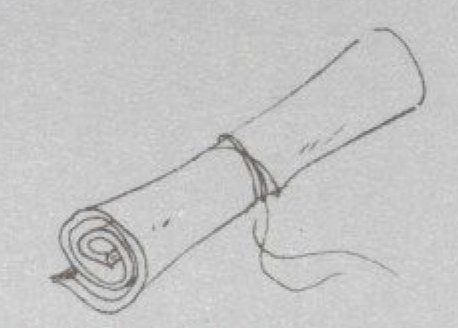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讀陶淵明集札記

胡不歸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錄

下篇　陶詩對後世之影響

上　篇

渊明行迹及作品





第一章　淵明身世述略

第一節　名與字

關於淵明行止，見於顏延之陶徵士誄、宋書本傳、蕭統陶淵明傳、蓮社高賢傳，此外，晉書、南史亦有傳，皆襲宋書，小有詳略而已。別有年譜十餘種，茲據諸書，稍加隱括，取便閱讀，非曰考證也。

淵明之名與字，各書記載不同。宋書本傳：「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蕭統陶淵明傳：「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蓮社高賢傳：「陶潛，字淵明。」南史本傳：「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晉書本傳：「陶潛字元亮。」

按：顏延之陶徵士誄云：「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則淵明乃其本名，可無疑也。

潛乃入宋後之名。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按先生之名淵

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文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為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本當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乃為得其實。」

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顏延之為先生誄,稱『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嘗以先生為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為潛耳。」

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龔斌陶淵明年譜簡編俱同此說;梁啓超陶淵明年譜則謂「淵明其名,而潛其小名」,古直陶靖節年譜稱「名潛字元亮,小名淵明」,其論似不及吳說有據。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彙考認為更名之說不足據,非也。

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李淵諱,故云〔1〕。楊慎丹鉛續錄卷九:「李太白詩:『昔日繡衣何足榮,今朝貰酒與君傾。且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即淵明,唐人避高祖諱改『淵』為『泉』也。今人不知,改『泉明』作『泉聲』,可笑。」

按:韓翃送客歸江州:「聞道泉明居止近,籃輿相訪為淹留。」全唐詩卷

〔1〕 葉廷珪海録碎事卷七下:「『齷齪東籬下,泉明不足羣』,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八:「海録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云云,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二四五耿湋奉和元承一作丞杪秋憶終南舊居：「恭侯有遺躅，何事學泉明。」卷二六九殷堯藩經靖安里：「悠然一曲泉明調，淺立閑愁輕閉門。」卷四九二則唐人稱淵明曰泉明者多矣，非惟太白也。

第二節　祖籍及先祖

江州尋陽柴桑人。晉書陶侃傳：「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又陶侃上遜位表：「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則尋陽乃淵明祖籍，可無疑也。顏延之陶徵士誄序：「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宋書本傳：「尋陽柴桑人也。」南史同，他書無異說。

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三〇四，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安帝義熙八年四一二，省尋陽縣入柴桑郡，柴桑仍為郡。」陳舜俞廬山記：「江州在山北二十里，本在大江之北，尋陽之陽，因名尋陽。」龔斌陶氏宗譜中之問題：「淵明故里與舊居必在尋陽郡治鶴問寨附近，地當廬山北麓，距東林寺較遠。」陶淵明集校箋附錄三

尋陽縣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柴桑縣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羅洪先遊栗里：「陶令罷官後，西疇黍正滋。至今栗里上，猶見柳條垂。山氣佳如舊，居鄰問不知。誰能邂逅飲，一醉寫心期。」念菴文集卷二十一查慎行從栗里渡柴桑橋至鹿子阪訪醉石觀靖節祠，中曰：「陶公家柴桑，地本接栗里。高賢棲隱處，土物覺清美。風翻紫芋苗，雨綻紅蓮米。平坡樹簇簇，枉渚波瀰瀰。徘徊山東南，何處訪故趾。逢人輒問姓，覬遇陶氏子。但見草角翁，叱牛入煙裏。」敬業堂詩集卷十五可參看。

曾祖陶侃，晉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卒諡桓。宋書本傳：「曾祖侃，晉大司馬。」蕭傳同；晉書本傳：「大司馬侃之宗孫也。」南史同。

淵明命子詩第五章:「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又贈長沙公序:「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可證侃乃其曾祖無疑也。

祖陶茂,武昌太守,妻周訪女。晉書本傳:「祖茂,武昌太守。」據晉書陶侃傳:「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陶茂之名見於淵明傳而不見於陶侃傳,至啓後人疑問。然今傳之陶氏宗譜多載陶茂為侃子,當沿自舊譜,又有晉書為證,以此,論定陶茂為淵明之祖,文獻有可徵者也。

淵明父名,史失載,經學者考證,乃陶敏。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於陶茂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慍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箋注陶淵明集卷一引

母孟氏,孟嘉第四女[1]。晉書孟嘉傳:「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杜詩詳註卷六,即反用龍山落帽典故[2]。

劉敞續黃子溫讀陶淵明詩十首之八:「孟嘗實超邁,舉世少其並。風流自有鍾,若士復孤迥。祖述酒中趣,乃知外家性。」公是集

〔1〕 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

〔2〕 羅大經鶴林玉露補遺:「桓温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摻撾嫚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温,何也?温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凄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温,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可參看。

卷四孟嘗者，孟嘗君也。此言孟嘉風流，淵明酒趣，有其來源。王質栗里譜：「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淵明孟府君傳亦云：「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蕭統陶淵明傳：「潛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淵明樂酒而任真，其源或在孟嘉。蓋其高尚沖穆之氣，得諸遺傳者深矣。

第三節　享年

淵明生年，各書不載。陶徵士誄僅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之某里。」宋書本傳：「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蕭傳、晉書本傳同。南史本傳、蓮社高賢傳只書卒年，不記歲數。後之陶譜多依宋書。

張縯吳譜辨證曰：「先生辛丑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為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為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引

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此詩序之辛丑，一作辛酉，『開歲倏五十』又有作『開歲倏五日』者。張蓋不能自信，故有『若以詩為正』之語。……遊斜川詩版本既多異同，又與戊申歲遇火詩『奄出四十年』相違，自難置信。」

梁啓超陶淵明年譜舉凡八證，其八曰：「顏誄云：『年在中身，疢唯痁疾。』此用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語，謂五十也。若六十以外，不得言中身。」並曰：「余鉤稽全集，知先生得年僅五十有六，宋傳誤也。」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逐條駁之，然於其第八條亦曰：「此證甚堅。」

古直陶靖節年譜主五十二歲之說,舉凡三證,牽合滯礙之處,較梁譜為多,陸侃如陶公生年考:跋古層冰陶靖節年譜已逐項駁之,朱自清亦曰:「梁、古兩家之說,論證俱嫌不足。」

鄧安生謂遊斜川詩序「辛丑正月五日」之「辛丑」,乃干支紀日,東晉義熙十四年四一八正月五日正為辛丑,詩發端句「開春倏五十」[1],此年淵明正五十歲,遂創淵明終年五十九歲說。由義熙十四年戊午淵明五十歲上遡生年,當在晉廢帝太和四年己巳三六九。

淵明享年凡六說,曰:五十一歲吳汝倫,五十二歲古直,五十六歲梁啓超,五十九歲鄧安生,六十三歲宋書本傳,七十六歲張縯,袁行霈亦主此說。按:淵明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曰:「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可知淵明作此詩時已五十四歲。斯可證古直五十二歲說無據。又距元嘉四年尚遠,亦可證梁啓超五十六歲說非是。

又,淵明祭從弟敬遠文:「相及齠齔,並罹偏咎。」韓詩外傳卷一:「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生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齠、齔均指幼年,明敬遠生時先生尚幼也。此可證年七十六之說為非。據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彙考,謂敬遠生年,淵明八歲,而義熙七年作祭從弟敬遠文時淵明已六十歲,去敬遠卒已二十餘年,何其不情也!

據鄧安生譜,淵明是年四十三歲,祭文「年甫過立」一語,未可遽定敬遠卒年即為三十一歲,蓋哀其早卒,即三十四歲亦可如是言之,即以三十四歲言之,若此祭文作於敬遠卒年[2],則相差九歲,謂「相及齠齔」非抵牾也。

---

〔1〕 此句一作「開春倏五日」,蓋誤,詳見本書第十六章「斜川詩異文考」。

〔2〕 淵明祭從弟敬遠文曰:「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可證祭文作於敬遠卒年。

此外，顏延之陶徵士誄曰：「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宋書本傳：「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蕭統陶淵明傳：「徵著作郎，不就。」義熙凡十四年。蕭統陶淵明傳：「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彙考：「義熙十一年劉柳薦周續之於劉裕，劉裕辟為太尉掾，不就，故有『尋陽三隱』之稱。此稱又必在劉遺民卒年之前，義熙十一年當可稱義熙末矣。是年淵明六十四歲，周續之四十六歲。」

愚謂淵明已近古之致仕之年，即拒徵命，又何高之有哉！蕭統陶淵明傳又曰：「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南史本傳同。元嘉四年，淵明且將復徵命，則年不至七十可知也[1]。依鄧安生陶淵明年譜，則淵明拒徵命時年僅四十七，與周隱之相若也。愚讀陶集，疑鄧說較有據，茲從之。

---

〔1〕　禮記王制：「七十致政則懸車。」白虎通致仕篇：「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例多，不俱舉。又三國志魏書徐宣傳：「宣曰：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陳矯傳：「七十有懸車之禮。」田豫傳：「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晉書劉寔傳：左丞劉坦上言「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又庾峻傳：上疏「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

第二章　兩晉學風概述

第一節　魏晉清談之習

漢書敘傳上:「嗣彪從兄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1]則清虛之風,始於王莽之世。至東漢,漸成風氣,即儒學名家馬融、鄭玄亦不能盡免[2]。魏、晉以降,學者更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專尚

〔1〕 顏師古注:「老,老子也。嚴,莊周也。」

〔2〕 後漢書馬融傳:「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又曰:「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然「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又鄭玄傳:「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依方辯對」者,即「正始之音」之濫觴也。

清談，研精佛理，玄虛之風隆盛，勤恪之行消泯，致學界陷無根之虛浮狀態〔1〕。

干寶晉紀總論：「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文選卷四十九〔2〕

何以然者，蓋三國之時，「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魏志毛玠傳。兩漢亭縣之制大壞，天下戶口不及盛漢之一郡，所謂「千里無雞鳴」者，非虛言也。農民背鄉而亡，豪強擅恣兼併，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因之，曹魏行「相土處民，計民置吏」之「屯田」法，此與兩漢之鄉縣亭制度迥異。漢之「鄉舉里選」，亦變為魏、晉之「九品中正」。此必廢五經博士之章句師法，而以清談玄虛起而代之。

開風氣之先者，乃昌言作者、漢末「三賢」之一仲長統。後漢書仲長統傳：「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又作詩二篇。」〔3〕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仲長統述志詩，允謂奇作，其曰『叛散五

〔1〕 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注：魏略以董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

〔2〕 李善注：「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鞏俗，以宏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3〕 其二曰：「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遊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經,滅棄風雅』者,得罪於名教甚矣。蓋已開魏、晉曠達之習,玄虛之風。昌黎志辟異端,而漢三賢贊,統與焉,殆未之察也。」[1]

楊慎丹鉛總録卷二十五:「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2]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八「六朝清談之習」條:「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者也,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

清虛之風,漢末開其端,魏、晉之後,茲風遂熾,王弼、何晏、阮籍、王衍之徒,蓋其魁帥也。晉書裴頠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葛洪抱樸子外篇崇教:「漢之末世,吳之晚年,……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惟無益,乃反為損。故其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據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又刺驕篇、疾謬篇亦譚及之。

---

〔1〕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十二後漢三賢贊之三:「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继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 嗚呼先生。」

〔2〕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顏氏家訓勉學：「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迹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又曰：「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據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

晉書儒林傳序：「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西漢風俗及正始條即承斯說，惟將其罪責歸於「崇獎跅弛之士」之曹孟德，及「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之林下諸賢耳。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之任誕則承顧說，以「自司馬昭保持阮籍而禮法廢」增益之。

淵明感士不遇賦序亦曰：「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

魏、晉乃中國歷史上思想較為鬆動時期，所以然者，蓋因長期分裂，土地為豪族兼併，此豪族多擁有部曲，有似西方中世紀之封建貴族，致中央專制有力所不能及者。逮至東晉，北方士族南遷，多形成小型之流亡政府，以門第標榜，故譜牒之學盛焉。士尚清談，蔑棄禮教，鄙世事為俗務，崇曠達為風流，雖未可一筆抹殺，然致數百年南北分裂，則為事實，故後之有志以濟世者，每言及此，無不鬚眉憤張，感慨繫之。

第二節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

然江州因地理特殊，亦有為難能之事於不可為之時者。晉書范寧傳：「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云云，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桓溫薨之後，始解褐為余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求補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課讀五經。」范寧乃晉之儒學名家，所著春秋穀梁氏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又范宣傳：「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言談未嘗及老、莊。……家于豫章。……雖閒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寧為豫章太守，寧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二范儒風化於外，陶氏家聲傳之內[1]，淵明既秉侃遺訓，復沐「二范」之風，亦精研六經，尊崇儒術[2]。此外，淵明外祖孟嘉之弟孟陋，亦「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隱居

---

〔1〕　晉書陶侃傳：侃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又曰：「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錢鍾書談藝錄：「按陶公詩又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又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蓋矯然自異於當時風會。世說政事注引晉陽秋記陶侃斥老、莊浮華，淵明殆承其家教耶。」

〔2〕　淵明與子儼等疏：「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飲酒十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二十：「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史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

不仕，「時或弋釣，孤興獨往」，「博學多通，長於三禮。注論語，行於世。」事見晉書隱逸傳，陶詩多用論語，亦有其原委也。然淵明之為淵明，還在其「任真自得」，故不為六經所限，於經史諸子之外更涉獵諸如山海經等異書[1]。少懷高尚，不無用世之志[2]。雖處江南匡廬、彭蠡間，對「鐵馬秋風塞外」却不無嚮往。

黃徹䂬溪詩話卷八：「世人論淵明，皆以其專事肥遯，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為世俗言也。」此言是矣。

〔1〕 淵明讀山海經一：「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2〕 淵明雜詩五：「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擬古八：「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頗有李白「仗劍赴山東」之豪俠氣概。

第三章　五柳先生傳

第一節　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三九五，淵明年二十七，五柳先生傳約作於此時。宋書本傳：「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與富貴」，較「冰炭滿懷抱」[1]者，可

〔1〕 淵明雜詩四：「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

謂愈得人生況味。文末云:「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1]其義同與子儼等疏所云之「羲、皇上人」。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論語季氏如淵明者近之矣。淵明不滿意自己所處之時代,以無懷、葛天氏之民自任,其思想淵源直接上古,後桃花源記一文,即承斯志,此亦可觀其思想發展之脈絡也。

王通中說卷九:「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関矣。』」歸去來兮辭曰「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文中子或有見於此歟?然此實為淵明未出之時也。性嗜酒,因「而家貧不能恒得」,故出仕;因德聞於鄉里,故能仕。晉書本傳:「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即其證。或曰細審文趣,頗為老成,當為義熙年間作,非也。

張耒感懷:「枯樹桓司馬,五柳陶徵君。微木何足道,所歎此兩人。一埋柴桑骨,一為九錫臣。榮辱俱已矣,芳穢萬世聞。」柯山集卷八此用桓溫撫柳泫涕事以為比也。

嚴有翼藝苑雌黄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尋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

〔1〕 愈德鄰佩韋齋集卷八靖節先生畫像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徜徉三徑,夭夭申申。世指為晉、宋之人,噫,孰知其為無懷、葛天氏之民也耶?」葛勝仲丹陽集卷八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一:「頃在東魯,有以淵明畫像見觀者,予贊之云:『欲仕則絃歌必求,欲隱則著作不就,欲卧則遣客而醺酣,欲飲則從客之邂逅,欲辭則檀道濟之粱肉必麾,欲取則顏延年之貨泉亦受,夫惟任真自得,而穎脫不羈,所以為無懷、葛天氏之民,而超三季之澆陋者乎!』」可參看。

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引謂此文作於令彭澤之前,是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陸蒙老嘉禾八詠之五柳橋:「五柳先生倦折腰,孤眠千載仰風標。青衫令尹頭如雪,不厭朝昏過此橋。」和詩:「歲歲春風弄柳腰,空懷靖節想清標。移栽應自陶彭澤,從此人稱五柳橋。」徐碩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引亦承此誤。蓋五柳乃彭澤之嘉話,雖知之而不改也。

謝肅書迂樵傳後:「予嘗讀五柳先生傳,以為陶靖節避世士也,反若汲汲於身後之名,何耶?及讀無名公序,則見邵康節亦效五柳而為之,豈其意皆有所在歟?何其異世而同符也!蓋靖節有志當世,而遭晉、宋之易代,恥仕二姓,遂不復仕,既無事功以白於天下,故自述其性情之實而載之文者,亦欲使其名之稱於沒世耳。若康節則不然,康節以天挺之豪,當宋治極盛之時,又有韓、富、司馬諸大賢為知己,在康節亦可以出而行其所學矣。康節乃弗之仕,而唯探月窟、躡天根以自得其性情之樂者,豈以事功則司馬、富、韓方立於朝不符於己故耶?夫性情難述,事功易書,陶、邵二公,它日既無事功以書於史官,述其性情,或失其實,則非所以為二公矣。此二公所以自為之序傳歟!雖然,二公者,皆豪傑有為之才也,靖節欲為而不值可為之時,康節值可為之時而不必為,故康節之發於詠歌者皆世外無窮之樂,而靖節之發於詠歌者皆世內無窮之悲。嗚呼!吾未嘗不於二公出處之際而有以觀夫世道之隆污也。」密庵集卷八

陳基六柳莊記:「昔者,陶靖節既已不屑為縣令,浩然賦歸,與造物者遊於羲、皇之上矣,其視世之軒裳圭組聲色子女與夫宮室狗

馬之奉，不啻如腥羶穢腐，蟬脫而去，惟恐其或浼己也。然而猶以五柳自號，彼五柳者亦何與乎靖節重輕哉！」夷白齋稿卷三十

觀謝肅、陳基所言，亦謂此傳乃淵明辭官後作，蓋偶失考也。白玉蟾集：「太微宮中箕宿之精化而為柳，垂垂裊裊然於淡雲疎雨之間。其間則有五柳先生。古人之所以隱於柳者，蓋欲彰其溫柔謙遜之志也。」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七十六引柳之態有窈窕閑淑之美，非隱逸者也。淵明歸園田後，但愛松菊之高潔，淩霜而不凋，異乎早年之趣矣。即此亦可證其非後期之作。

此外，謝肅謂淵明所以自為之序傳者，欲使其名之稱於後世，亦非。蓋此文但表其傾慕，示其天性，不慕榮利，忘懷得失，有類於無懷、葛天之民。故及其出仕，亦夢想不離田園，淡泊名利，偶不堪吏職，即翩然旋歸，非內戰交胸者可比也。

趙孟頫五柳先生傳論云：「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何則？紆青懷金，與荷鋤畎畝者殊途；抗志青雲，與徼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於首陽，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己之痛，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松雪齋文集卷六此論可謂先獲我心。

第二節　好讀書，不求甚解

此篇用「不」字頗多，錢鍾書管錐篇第四冊一四六條曰：「重言積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為』。……『不』之言，若無得而稱，而其意，則有為而發。老子所謂『當其無，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謂『言無者，激於言有者而破除也。』船山遺書第六十三冊思問錄內篇如『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豈作自傳而並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

正激於世之賣聲名、誇門地者而破除之爾。」

竊疑錢說於此文末句似拘泥太甚，淵明作傳以自況，與為己作傳究有不同。且此二句與後「無懷氏」、「葛天氏」相合，因不知其為何許人，更不詳其姓字，故疑其為無懷、葛天之民耳。

此文另有「好讀書，不求甚解」二句，前人多有論及。黃溍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元亮於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文獻集卷五

羅璧讀書致用：「張子房圯上一編，顛嬴蹶項；諸葛孔明讀書，但觀大旨；馬伏波少受詩，不能守章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隋蘇威曰：『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而數君立節皆不同。宋趙普二代相業，各用論語之半。蓋昔賢各知用書之要，不在徒為章句也。故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然後為善讀書。」識遺卷六

呂祖謙答潘叔度：「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為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東萊別集卷十

曾幾讀書四首之二：「童子區區攻一藝，老生汲汲事三餘。偶然領會忘言處，只有淵明解讀書。」茶山集卷八

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七：「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絃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眞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為章句細碎耳。『何勞絃上聲』者，謂當時絃索偶不具，因之以為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於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槩可見矣。答龐參軍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

欣然忘食。』使果不求深解，不取絃上之聲，則何為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為樂以消其憂耶？何為自少學之以至於欣然而忘食耶？癡人前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楊慎丹鉛餘錄卷十五：「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録、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方宗誠陶詩真詮：「淵明詩曰：『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蓋深嘉漢儒之抱殘守缺及章句訓詁之有功於六經也。然又曰：『好讀書，不求甚解。』蓋又嫌漢儒章句訓詁之多穿鑿附會，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論，真得讀書之法。」

方以智通雅卷三：「馮開之曰：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澁。董遇之百遍，考亭之半日，淵明之不求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庾嵩之開卷一尺，王筠之重覽輿深，其各得於輪扁之甘苦者乎！」

此以淵明「不求甚解」為是者。亦有別出心裁，以己見引申淵明之意者。馮班鈍吟雜録卷七：「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者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尚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悞，更以教人少年倦於討求，從之而廢。凡我同

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絶之可也。」

錢鍾書管錐篇第四冊曰:「仇兆鼇選林雲銘挹奎樓稿卷二古文析義序:『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所謂甚者,以穿鑿附會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若不求解,則義之析也何為乎?』竊謂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讀書難字過』也;陶之『疑義與析』,又如杜甫春日懷李白之『重與細論文』也。」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謂讀書不過分執著於字句,以致穿鑿附會失其本旨。晉書阮瞻傳:『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顏延之五君詠向秀:『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按魏、晉玄學主得意忘言,以致讀書不求甚解,重其會意。」

愚疑諸說僅睹其皮相,而未探其精髓。淵明讀書乃為生活,其生活非為讀書也。其於書不求甚解之時,正其得生活真趣之日,故云:「每有會意,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亦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飲酒五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非僅「見南山」而然,第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此外,少時讀書,如隙中窺日,若求甚解,反失自然。蓋胸中尚無人生這本大書以印證之,必求深領,亦捕風捉影、穿鑿附會而已。此亦可證此文為早期之作。至於晚年,淵明已讀透人生這本大書,六經真義,無須再辨,已了然於胸,即生死之際,亦洞若觀火,流止無礙,詩既懶賦,書自慵展矣。

第四章　十年仕宦始末

第一節　由江州祭酒入桓玄幕

晉安帝隆安元年三九六，淵明二十八歲，始仕江州祭酒。宋書本傳：「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飲酒十九曰：「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所言即此也。龔斌陶淵明年譜簡編：「此時，淵明已得長子儼與次子俟，正所謂『親老家貧』、『母老子幼，就養勤匱』，故出仕以救窮乏。」

其「不堪吏職」之原因，史未明言。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按宋書百官志，江州自晉成帝咸康中始置別駕祭酒，職位較高，陶任此職，何以多所恥而『不堪吏職』，似不易理解。江州刺史王凝之乃一五斗米道徒，晉傳云：『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可見陶確

實不屑事王凝之。」

晉書王羲之傳:「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1]又范寧傳:「補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續五經。又起學台,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奏之……寧以此抵罪。」若范寧,正淵明所謂「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飲酒二十者也,凝之因所奉之道不同而奏罷之,宜其為淵明所不取也。或曰此謂不堪吏職之繁,恐非,蓋淵明壯歲頗懷濟世之志,安肯棄敏於政事之陶侃而效浮虛之徒乎!

隆安三年三九八,孫恩陷會稽。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發兵擊之。十二月,桓玄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自領荊、江二州刺史。據通鑒,玄至江陵,「荊州人士無不詣玄」,頗有民望所歸氣象。淵明漫遊至此,依桓玄門下,如孟嘉之依桓溫者。淵明何以入桓玄幕府,史亦未載。

晉書桓玄傳:「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及長,形貌瑰奇,風神疏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隆安四年三月,「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所謂「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桓玄反迹尚晦,淵明此時出仕,舍桓玄更無他人。「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

---

〔1〕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以右軍之高明有識,不溺於老、莊之虛浮,而不免為天師所惑。……而東晉士大夫不慕老、莊,則信五斗米道,雖逸少、子敬猶不免,此儒學之衰,可為太息!」

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覬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其入建康上疏者，疑即淵明也。

淵明奔波荊湘間，鬱鬱無聊，頗有惱悔，作庚子歲五月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1]。隆安五年七月，淵明由江陵往尋陽休假，假滿還江陵，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淵明純粹寫景之作無多，偶一染筆，便覺不凡，詩中「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數句，即靈運亦當有「起予」之歎。

淵明雖在羈旅，思念故鄉園林，頗有「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之願。明以慮前，相機而動，冬，因母孟夫人卒，即歸尋陽居憂。祭程氏妹文：「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詩中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好爵」用於此處，頗有味。

第二節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晉安帝元興元年四〇二正月，驃騎大將軍司馬元顯率軍討桓玄。二月，桓玄東下，三月，玄入京師，殺司馬元顯、司馬道子，總攬朝政。改元大亨。次年十二月，玄篡位，以安帝為平固王，遷於尋陽。淵明仍因母喪居憂。

元興二年，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中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云云。

---

〔1〕 朱子語類卷一百七：「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大字韶國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朱熹取此詩以誡弟子，亦在其賦閑之時也。

湯漢曰:「詩中言本志少,説固窮多矣,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箋註陶淵明集卷三引

劉履選詩補注卷五:「古人處畎畝之中,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比。靖節自辛丑歲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及賦此詩,乃以『懷古』名題,意有在矣。其言聖人憂道不憂貧,而我瞻望遠不及者,蓋猶有饑餒之累,不免務為農作,而轉欲忘其長勤也。然既能忘其勤勞,且耕且種,即事歡欣如此,其於憂貧也何復有哉!觀其日入而歸,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則其氣象悠然,有非言語可得而形容者矣。」

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為隴畝民』,即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黄文煥陶詩析義卷三引

古直陶靖節年譜:「皆寫躬耕之情景也。終之曰:『聊為隴畝民。』則大有終焉之意矣。蓋先生公相之後,少年猛志,非無意於家國,及至出為鎮軍參軍,見朝政日非,方鎮日肆,內無王、謝之倫,外無陶、溫之侶,大廈之傾,吾未如何,所以望絶當年,心存往古,願與沮、溺為徒也。」

詩中曰「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云云,似幸己能及早避開桓玄,不與聞其謀逆也。至「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二句,蘇軾、黄庭堅等極推崇之。東坡題跋云:「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1]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黄庭堅論詩帖:「陶淵明詩長於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吾嘗見梅聖俞誦唐人詩云:『雀乳青苔井,雞棲白板扉。』聖俞甚愛此

〔1〕 道山清话:「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閒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則其於此二句實有感也。

句。柳子厚詩云：『渚澤清泉清』，淵明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此句殆入妙也。」山谷別集卷六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一：「東坡稱陶靖節詩云云，仆居中陶，稼穡是力。秋夏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胡祇遹韓氏南園遠風臺記：「禾之受風，有此天地即有此二物，且無馨香姿艷之美，田夫野老從事而不厭者，愛其秋實之成，餬口之利而已，豈知天地造物生意之美，機心一絕，與物閒適之樂。達官貴人日以薌澤紛華美麗炫其目，沉浸醲郁於高堂華屋名卉珍木之境，一至田疇，恐為草木泥土之所污，蹙然為之不樂。古今幽人隱士，澗阿巖谷，躬耕妻織，不為不多，亦未嘗形容是樂於謌詩。由此觀之，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之久，知是樂之極至，而又能聲於文者，獨晉處士陶淵明一人而已。後之知陶淵明之深者，獨一蘇雪堂而已。雖知之而不能同之，再廢再辱，卒貶死於海南。然而是樂也，豈區區鄙夫俗士、降志辱身於污世、汩沒老死於畏途者，所能知、所能言哉！」紫山大全集卷十一

王夫之古詩評選卷四：「『平疇交遠風』，信佳句矣！『良苗亦懷新』，乃生入語。杜陵得此，遂以無私之德，横被花鳥；不競之心，武斷流水。不知兩間景物關至極者，如其涯量亦何限，而以己所偏得，非分相推，良苗有知，寧不笑人之曲諛哉！通人於詩，不言理而理自至，無所枉而已矣。」

沈德潛古詩源卷九：「昔人問詩經何句最佳，或答曰：『楊柳依依』。此一時興到之言，然亦實是名句。倘有人問陶公何句最佳，愚答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亦一時興到也。」

洪亮吉北江詩話：「余最喜觀時雨既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為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

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到也。」

張潮幽夢影卷下云:「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此未易與淺人道也。」若淵明此詩,於物理有不通,於情理却相通,此間妙處,淺者不易解,高者方能致也。後世得其神機者,當以杜子美為最。

予竊有感焉,士之處世,難以建立者非功名也,乃與勞動者之同情,無此同情,則斷不能見人之共性,況物之天性乎?此感受力源於對生活之體驗與觀察,然此非勞動者不能與聞,淵明正因躬耕之實踐,始感受到良苗懷新之喜悅,遂為古老田園之代言者,後代詞林之立法者。使天下言田園者必思齊於淵明,同乎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何以然者?蓋因其乃充實田園之真實勞動者也。

第三節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中曰:「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意與懷古田舍二詩同。

延君壽老生常談:「想見作者之磊落光明。傲物自高。每聞人稱陶公恬淡,固也。然試想此等人物,如松柏之耐歲寒,其勁直之氣,與有生俱來,安能不偶然流露於楮墨之間!」

觀詩可知,淵明之於先世遺烈,非勉力學之者,所謂不求仁而仁自至,非天性中有此一段骾介之節,淡泊之懷,能之乎?

義熙七年四一一淵明作祭從弟敬遠文曰:「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葛,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可見其交誼之深,非惟親戚,實亦志同而道合者也。

詩中有詠雪佳句。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五:「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王士禛居易録卷二十九:「或問余:『古人雪詩,何句最佳?』余曰:莫踰羊孚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輝。』陶明淵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王摩詰云:『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祖詠云:『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韋蘇州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為上乘,若溫庭筠『白馬夜頻驚,三更灞陵雪』,亦奇作也。……至韓退之之『銀杯縞帶』,蘇子瞻之『玉樓銀海』,已傖父矣。下至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則下劣詩魔,適足噴飯耳。」漁洋詩話卷上所言略同,不復引。

沈德潛古詩源卷八:「淵明詠雪,未嘗不刻劃,却不似後人粘滯。愚於漢人得二語,曰『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於晉人得二語,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於宋人得一語『明月照積雪』,為千古詠雪之式。」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四:「詠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脱大雅,絕不黏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如淵明句云云,寥寥十字,寫盡雪之聲色,後人千言萬語,莫能出其右矣。」

淵明詠雪,將雪落之過程,融於短短二句之中,運畫工之筆,達化工境界。且「無希聲」、「皓已潔」,似有自比之意,不求有聞於世,而遺白於天壤之間也。

第四節　由鎮軍參軍轉建威參軍

元興三年四〇四二月,劉裕率何無忌、劉毅等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舉兵伐桓玄,三月,劉裕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四月,桓玄

挾安帝至江陵,劉裕率諸將與玄戰於湓口,大破之,進據尋陽。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劉敬宣劉牢之之子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淵明服喪既畢,值此風雲際會,亦離家起程,入劉裕幕府,作鎮軍參軍,東下赴京口。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中曰:「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所言即此也〔1〕。

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一:「淵明為建威參軍,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賦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晉隆安四年,春秋三十六此據宋書本傳。明年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賦詩,落句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蓋壯齒作吏,而丘壑之志已堅,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遊家巷二十有二年以沒,與謝傅東山之志異矣。」丹陽集卷八

此言淵明之歸隱,其志異於謝安之遊東山,是也。古人云:能言之而不能行之,不言也;能行之而不能言之,不行也。必也使言行相符,如車之於轍,形之於影,斯可矣。若淵明者,田園之好,非徒愛其風物之美也,亦因其能得生活之真味。淵明正賴田園實現人生之理想;田園亦藉淵明再現自然之活力:淵明與田園之結合,正孔子所謂「文質彬彬」者也。

溫汝能陶詩彙評:「孔明初出茅廬,便有歸耕南陽之想;淵明始作鎮軍參軍,便有終返故廬之志,其胸懷一也。至於一返一不返,時勢不同,所遭各異也。」

---

〔1〕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隱德傳:「時劉裕為鎮軍將軍,潛其屬也。揣知裕意,即有遯世之志。嘗賦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五:「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 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可參看。

此言亦是。然孔明出前，天下混亂已久，相機觀時，見劉玄德漢胄之後，仁德播於海內，可輔而佐之，其出乃志在濟世，非救家貧。若淵明之出，殆合於「家貧則不擇地而仕」之旨。惟其秉性耿介，難以與世周旋，故微不合意，即拂衣而去，曾不稍惜，故尤能見其天性也。

詩中「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二句，「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己獨違其性也。」文選卷二十六李善註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臨水愧遊魚』五字，可括莊子『遊濠梁』一段，較『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一句，意更靠實些。蓋莊子道家，陶公儒家也。」

莊子乃人生之評論者，而非實踐者，故雖知遊魚之樂，竝無羨慕之意。且能夢為蝴蝶，栩栩然於草木之間。人生之實踐者，多為外物所累，即淵明亦不得不出仕以救貧乏，故睹魚鳥之適性，則感愧叢生。此亦可見儒道之別也。

晉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淵明轉為劉敬宣建威參軍。三月，安帝還建康，劉毅與劉敬宣有隙，使人言於劉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奔亡之餘，為郡已幸，何至便為方伯。」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淵明奉命使都，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曰：「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二句，即「人事全非，江山依舊」之義，指桓玄兵敗，劉裕繼起，東晉王朝風雨飄搖，暫延殘息。「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二句承此，謂形體雖為世事所制，而素心却如江山之不可改易也。「園田日夢想」、「終懷在歸舟」云云，為後歸去來兮辭埋下伏筆。「諒哉宜霜柏」，淵明此時所念者已非柔軟飄逸之楊柳，乃歲寒始見其後凋之霜柏，其思想已逾審美境界，而

步入道德情境，蓋因時勢反復，猖獗聚會，事功難立，轉思立德以明志也。

元興三年五月，桓玄兵敗被殺。玄自起兵至被誅，時雖不長，為禍却重，自此，東晉政權漸入劉裕之手。淵明周旋其間，對當政者漸失信心。雜詩之九：「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之十：「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均寫行役之苦，以對比田園自由之樂。

趙泉山曰：「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回翔十載，卒屈於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箋註陶淵明集卷一引

自太元二十一年三九六初仕江州祭酒，至義熙元年四〇五，前後凡十年，此乃淵明仕宦、歸隱間徘徊不定、煩惱叢生之時期。淵明仕宦正值東晉混亂之時，入桓玄幕而桓玄謀逆，參劉裕幕而意有所恥，淵明此時，可謂兩難，欲事晉則司馬氏名存而實亡矣！詩曰「我來淹已彌」者，蓋深惜時事混濁，再難有為也。自祭文曰「自余為人，逢運之貧」，實感慨之言也。



第五章　歸去來兮辭

第一節　彭澤令

義熙元年八月，淵明為彭澤令〔1〕。歸去來兮辭序曰：「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2〕

---

〔1〕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九：「彭澤縣，本漢舊縣，屬豫章郡，置彭城湖南，因以為名。隋開皇九年廢彭澤，別置龍城縣。至十八年又改為彭澤縣。」又曰：「彭澤故城在縣北四十五里，晉陶潛為令，理此城。」

〔2〕 此家叔當為孟府君傳所言淵明從父太常陶夔，又見魏書司馬叡傳。御覽卷二四九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五三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成。王怪，笑：『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

言其「見用於小邑」,明白直率,沒有「至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之豪語,亦無「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之歷史責任感。由此亦知其「任真無所先」乃天性使然。

徐鉉江州彭澤縣修山觀碑:「江州彭澤縣有修山焉,瞰天險而高標,抗廬峰而特立,氣雄而勢聳,翠積而光寒,峻壑深巖,風雲蓄泄,茂林穹谷,材用蕃滋,遊居之所走望,真隱之所棲息。考諸圖牒,皆靖節先生遊憩之地也。杉松交影,猶懷種柳之風;山水清音,尚想素琴之意。」騎省集卷二十五

淵明令彭澤前,「尋陽三隱」之一劉遺民亦令此縣, 然知之者稀。彭澤之名,藉淵明以傳, 此地以人顯之一例也。淵明令彭澤, 才八十餘日, 設施規模, 不能概見, 因恥束帶見督郵, 決策而去, 其於彭澤之民, 泛泛然若風馬牛不相及也。然彭澤之民世世祀之[1],何哉! 愚謂所祀者,非彭澤之令,乃陶淵明也。淵明以其人格魅力卓絕千古,讀其詩文,迹其景行,而慕其為人者,豈獨彭澤之民,然他處雖欲祀之,而無憑藉也。

十一月,程氏妹卒於武昌,淵明作歸去來兮辭,棄官歸里。蕭統陶淵明傳敘之甚詳,曰:「後為振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2]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

---

〔1〕 羅願羅鄂州小集卷三陶令祠堂記:「淵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胸臆,便自宏遠。」

〔2〕 歸去來兮辭:〖三逕就荒,鬆菊猶存。〗文選卷四十五李善注引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游,皆挫廉沈名不出。〗事現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曰：『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顏延之陶徵士誄序亦云：「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淵明辭歸，後人多有論者。黃庭堅解疑：「昔陶淵明爲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1]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

淵明與子書，文雖簡短，旨義深長，論者謂此可見其博愛之襟懷，是也。然亦可見其平等之精神。於普通勞動者則寬容以待之，於仗勢橫行之督郵則以「鄉里小兒」視之。東晉之時，門閥森然，淵明俯仰其間，而不為世俗所染，非天性獨厚，能至是乎？後歸居田園，與父老班荊道舊，歌於壕畔，遊於斜川，飲濁醪而話桑麻，其精神皆源於此。淵明亦普通勞動者也，故與力耕而食者有內在之同情。如無此同情，淵明決無成為田園代言者之可能，後世擬陶和陶者衆矣，而其所以不及者，亦在此。

劉禹錫寓興二首之二：「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處唐之世，難知淵明，時代使然，即杜甫亦以「避俗翁」目之，且曰「未必能達道」。

司馬光和聶之美雞澤官舍詩七首之二題廳壁：「百里有民社，古為子男國。苟有愛物心，稺老皆蒙德。為身不為人，鄙哉陶彭澤。」傳家集卷五

通監不載淵明之卒，或鄙其「為身不為人」乎？孟子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考淵明所處之世，則君實之言，非通論明矣！

---

〔1〕 羅願陶令祠堂記：「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繾綣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

此外,趙公豫彭澤懷古曰:「堪羡陶彭澤,歸田不問名。」燕堂詩稿曾鞏過彭澤:「獨有田廬歸,嗟我未能及。」元豐類藁卷三王沂過彭澤縣曰:「九江屬邑名千載,東晉高風祇一人。」伊濱集卷八均致傾慕之意。

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非徒養身,意在行先王之道也,其所以授弟子者,德行第一,文學為末,然德不行於世,則其為德必孤而無鄰矣,故其學實政治之學也。三代以降,學派漸分,始有專門從事於辭章者,淵明於書不求甚解,若諸葛武侯之但觀大意者,其以安民利物為己任,固不待言也[1]。見時不我豫,即斂裳宵逝,亦可謂知己者矣。

王若虛題淵明歸去來圖:「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滹南遺老集卷四十五戴栩跋葛朴翁所和淵明歸去來辭:「天地無盡界,今古無終期,人以世故自絆,不翅如蟻之營營,而生死去來,夢幻不足擬也。彼以家為歸者,固贅矣;而以為無適非歸者,亦得無孟浪於其間哉!」浣川集卷九

愚疑此二說皆非也,人固可隨遇而安,然田園乃其始安之處,歸於田園,則回歸出發之地,完成旅行之循環。若淵明未返栗里之田園,則意味其旅行尚未結束,是豈歸來之心哉!

序又云:「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2]陶徵

---

[1] 徐鉉騎省集卷二十四送刁桐廬序:「陶彭澤,古之逸民也,猶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仁之業也。」

[2] 馬永卿嬾真子卷五:「淵明之為縣令,蓋為貧爾,非為酒也。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為三徑閒居之資用爾,非謂旋創田園也。舊本云公田之利,過足為潤。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說,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辭序不同者,當以序為正。」

士誄亦云：「賦詩歸來，高蹈獨善。」

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為此言也。……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淵明既曰「臨水愧遊魚」，又曰「深愧平生之志」，則其志不在生活之所附麗者，而在生活本身，役於口腹，此人與動物之所同也。然人之為人，在能淨化其存在，使不為生存所必須之物皆絕而去之，如此，生存之真意，斯悠然而出。然此可與知音道，難與世俗論，故淵明常達忘言之境界。淵明所以辭官者，蓋本性自然，以適己為貴，既恥見束於上司，自不樂去管理他人。後人紛紜其說，未必真得淵明之旨也。

洪邁容齋隨筆卷八：「陶淵明高簡閒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簞瓢屢空，缾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絺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兹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母爾。淵明在彭澤……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李洪跋陶彭澤歸去來圖：「彭澤可謂善居貧矣，其出處之節余固不論也。讀其詩，九日閑居則曰『塵爵恥空罍』，怨詩則曰『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歲暮則曰『屢闕清酤至』，始作鎮軍則曰『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與從弟則曰『深得固窮節』，飲酒則曰『饑寒飽所更』，有會而作則曰『老至更長饑』，詠貧士則曰『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傾壺絶餘瀝，窺竈不見煙。敝衿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歸來自序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幼稺滿室，缾無儲粟』，

及其恥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又有『饑凍雖切,違己交病』之語,是豈有一毫矯飾於其心哉! 信吾夫子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芸庵類稿卷六

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爛矣。」淵明懼「違己交病」,不因口腹而累其心,視區區一令若飛虻之過耳也。

第二節 「歸去來」辭義考

「歸去來」辭義難明,後人多有考證。林雲銘古文析義初編:「就彭澤言謂之歸去,就南村言謂之歸來。篇中從思歸以至到家步步敘明,故合言之曰『歸去來』。」

逯欽立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來、兮並嘆詞,以示興奮喜悅。爾雅釋訓:『不誒,不來也。』漢書韋賢傳注:『誒,歎聲。』以來為嘆詞,莊子已有其例。莊子人間世:『嘗以語我來!』以來為嘆詞,寫歸去之興奮喜悅,劉向、張衡已然如此。文選思玄賦:『迴志朅來從玄謀。』李善注:『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水自流。』朅來即去來。王慶蕃古文學餘云:『於官曰去,於家曰來,故曰歸去來。』非是。」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歸去來,即歸去之意。後漢書光武帝紀:『恐士大夫絕望計窮,則有去歸之思。』來,語助辭,無義。」

按:漢書高帝紀下:「詔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顏注:「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顏注謂「去來歸」為「去之來歸」,非是,此處去、來本一義。顏延之陶徵士誄:「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文選卷五十七李善注:「歸來,歸去來也。」蘇軾和歸去來兮辭亦云:「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三明「歸去來」即「歸來」之義。

逯注疑非，蓋淵明序中明曰因程氏妹喪去職，即果有喜悅之情，亦未必現於標題。

再者，晉書祈嘉傳：「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隱去來」即「歸去來」也。淵明以「歸去來」名篇本此。藝文類聚卷三引沈約詠春初詩曰：「且復歸去來，含情寄杯酒。」南史昭明太子傳：「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樂府詩集卷二十五有黃淡思歌辭：「綠絲何葳蕤，逐郎歸去來。」後竟以之為常。

張熾歸去來引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言人生幾時，不願富貴，樂天知命，故去之無疑也。」辭曰：「歸去來，歸期不可違。相見故明月，浮雲共我歸。」樂府詩集卷六十八引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李太白集注卷二十四孟郊長安羇旅行：「潛歌歸去來，事外風景真。」樂府詩集卷九十五引頗得淵明遺意[1]。

第三節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淵明辭官之由，宋書本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蕭統陶淵明傳、蓮社高賢傳及晉書、南史本傳同。

通典卷三十三：「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

---

〔1〕　全唐詩話續編卷上：「鑒誡錄云：羅隱以諷刺之深文而不第，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我獨以為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白鬢，塵在汙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見之，遂起歸歟之興。作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亦以淵明為可法也。可參看。

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五部督郵。」後漢書卓茂傳注引續漢志:「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又張酺傳注引漢官儀:「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御覽卷二百五十三引韋昭辯釋名:「督郵,主諸縣罰。」則督郵者,郡守所以驅策、監察、懲罰屬縣之吏也。

漢書孫寶傳:「徵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後漢書何敞傳:「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注:「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觀此,則郡守當於立秋日遣督郵巡察屬縣,以成嚴霜之誅也。

按:後漢書周燮傳:「馮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衆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獨行列傳戴封:「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儒林傳下:「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三國志魏書滿寵傳:「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又宋書阮長之傳:「初為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至於劉玄德令平原,亦因鞭督郵而去,則路人皆知,不復引。

觀上所引,則史傳謂淵明恥折腰於督郵,亦非無據。周燮、范冉、戴封、趙曄等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以免奉迎督郵;滿寵、阮長之則於督郵或考或鞭,掛冠而去,何淵明之不能哉!

前漢督郵多不過五部，有郡則僅二部、三部主其事〔1〕。後則多至數十人，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竿數其間，士之賢者多恥與為伍焉〔2〕。

通典卷十七：「魏玄同以為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昔之列國，今之州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並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3〕

王禹偁送張詠序：「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易移。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重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4〕，淵明起折腰之嘆。儕胥伍吏，區區於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小

〔1〕　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後漢書高獲傳注引續漢書：「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2〕　晉書虞預傳：「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為之防。」宋書謝莊傳：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

〔3〕　文獻通考卷三十九：「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効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

〔4〕　後漢書梁竦傳：「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畜集卷十九

王阮題靖節先生祠序:「督郵行縣,先生去之,某始未諭,以為接之,或可同寅,焉在未見,遽謂小兒,去之哉? 晚得一邑,親見羣兒挾權規利,難與為仁,而後敬嘆先生何其辨之早也。」義豐集

所言皆是也。晉書本傳曰淵明「素簡貴,不私事上官」,其視督郵為「鄉里小人」,亦無足怪者。至於疑此五斗米乃張魯所設之五斗米教者,非孔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乎?

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十七引鍾師禹曰:「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冉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忸於督郵,君子謂之不勇。」謂淵明不勇,亦奇聞也,淵明何需此勇哉!

陳淵答翁子靜論陶淵明:「淵明以小人鄙督郵而不肯以己下之,非孟子所謂隘乎? 仕為令尹,乃曰徒為五斗米而已,以此為可欲而就,以此為可輕而去,此何義哉? 誠如此,是廢規矩準繩而任吾意耳。……淵明至處,或幾於道矣,於義則未也。……愛其人,當學其為人,淵明固賢於晉、宋之人遠矣,於此竊有疑焉。」默堂集卷十六

此文謂淵明之歸隱,合於道而未及於義,或即司馬君實「為身不為人」乎?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學而為人,仕而為己,是皆雞鳴狗盜之徒也。為人而不失己,為己而不忘人,則其仕與學皆真。淵明正因仕則違己交病,故棄而去之,以明其仕非為己也,有何不義哉!

論語八佾:「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好仁」則力或有不足,「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有不為者,無力不足者。

淵明既知督郵之不仁，而復束帶見之，是使不仁者加乎己身也。故絕而去之，做之孔子所言，必曰：「如其仁，如其仁！」若滿寵等，執督郵而考訊之，勇則勇矣，然非好仁之道也。淵明無力正人，乃決意正己，聞督郵之風，即舉舟宵逝，視奉檄上路，始有悔悟者，不其遠乎！

第四節　淵明辭官之深層原因

淵明辭官之原因，本傳曰恥束帶見督郵，歸去來兮辭序則曰因赴程氏妹葬。愚謂二者皆是也。淵明恥見督郵，不宜自言，故託辭於武昌耳。洪邁陶潛去彭澤：「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容齋五筆卷一其疑近是。

鄭真易安齋記：「夫淵明也，蕭散夷曠，何有乎車馬之榮，軒冕之貴哉！而使其令於下邑，朝夕遑遑，簿書錢穀，視之不啻敝屣矣，解印而去，固其夙心，特未有以發之爾。一旦督郵人至，然後五斗折腰見於聲嗟氣慨之間，而去之心始得而直遂矣。故其辭曰『審容膝之易安』，所以深誌前日之倦且勞也。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想其為人，固有興起而不已者。」滎陽外史集卷十

此謂淵明真因督郵而辭官者，亦有謂其歸來因程氏妹葬者。葛勝仲次韻良器真意亭探韻序：「晉、宋二史皆載陶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遂棄彭澤歸，意謂淡於榮利，足名高隱，不知適所以訾之也。古之達人勝士，語默隱顯如固有，淵明襟量如止水，澄之撓之，未易清濁，豈以把板屈腰嬰意，遽違初心哉！以陶集考之，程氏妹新嫠居，急於撫親，故在官纔六旬遽歸爾。」丹陽集卷十六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

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五期功喪去官、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曼寄軒集後，即謂其確因妹喪而歸。然前人尚有異說。

惠洪同彭淵才謁陶淵明祠讀崔鑒碑：「武王既伐紂，乃不立微子。雖有去惡仁，終失存商義。夷、齊不肯臣，甘作首陽死。下視莽、操輩，欺孤奪幼稚。汗面亦戴天，特猴而冠耳。桓公弄兵權，劉裕竊神器。先生於此時，抽身良有以。袖手歸去來，詩眼飽山翠。追還聖之清，太虛絶塵滓。」石門文字禪卷一

此謂淵明之歸，蓋因劉裕竊據晉之神器。後之論淵明者，多承此言。魏了翁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詞：「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明興歸來之嘆。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雝容不迫若將微罪行者，視叔夜之婞直而輕慍，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哉。」[1]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二

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為為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居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機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者礙。』然則先生不為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

〔1〕 魏了翁經外雜抄卷二：「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云云。冏敗，人謂見幾。此與淵明歸去來意同，非謂督郵。」。

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劉漫塘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為高，以解印綬不顧五斗米為廉，愚以為此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為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為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寘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事蓋不可為，故欲翻然而歸，其發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為苟去云耳。世遂以為誠然，真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牟巘題淵明圖：「淵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託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關世道，豈眞為小諒，此二者要未足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辭，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微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嗚呼，內望徬徨，修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者異矣。」陵陽集卷十五

又跋歸去來辭：「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始為鎮軍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為建威將軍幕使都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俛就彭澤為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遠去，自此不復出矣。此意豈在區區一督郵耶？」陵陽集卷十六

王褘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義熙三年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為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為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王忠文公集卷六

陶澍陶靖節集注亦同此說，謂淵明之歸，「初假督郵為名，至

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以巖棲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之節也。」

惲敬靖節集書後之二:「思先生與劉穆之、王弘、徐羨之、謝晦同在劉裕幕府,其差池不待言,而劉裕之懷異志,穆之等之附裕,先生必微窺得之。於是晉室之安無可望,故自鎮軍參建威,自建威令彭澤,然後脫然遠去,永遂其不臣二姓之志耳。先生去官時,劉裕尙未執政,以爲王業漸隆者,非其實矣。先生處己之高,見機之決,進退之裕,皆於此可見,其詩清微通澈,雄厲奮發,如其人,如其人焉。」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二

包世臣書韓文後下篇:「考淵明自序,稱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義,旬日間遂剗僞楚,迎安帝於荊州,自退藩於徐州。乙巳五月,安帝還都,宋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貫金石。淵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之必代晉哉?」藝舟雙楫

古直陶靖節年譜:「案先生去官之原因,史傳以為因督郵,自述則以為因妹喪。以愚觀之,皆託辭也。……蓋先生少年嘗有於用世矣。……其出為鎮軍參軍,即欲乘時得志,以救宗國,奈府主非人,一飽興歎,朝端昏亂,尚歌豈聞,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蓋在鎮軍幕中已作山林長往之計矣。躬耕甫踐,耒耜旋投,斯不過聊為祿仕以活幼稚,先生所恥,當在於是。所以深愧平生,悵然慷慨,督郵不來,妹氏不喪,行亦斂裳宵逝。督郵已來,妹氏復喪,則適有辭可藉矣。」

龔斌陶淵明校箋:「感士不遇賦云:『卒蒙恥以受謗。』淵明曾仕桓玄,玄篡晉失敗,餘黨率受誅連,疑淵明或亦蒙恥受謗;加之『質性自然』,『違己交病』,適值妹喪,便託辭遠遁。史傳言因督郵而去,固屬皮相之見,序因妹喪,亦為託辭。王禕、陶澍『將移晉祚』云云,更不足信也。」

魏、晉易代之際,血雨腥風,雞鳴不已。司馬氏為固本植根,狂

剷異己，誅戮名族〔1〕。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如此，孟嘉亦然。淵明孟府君傳：「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至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又曰：「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劉克莊南軒送方耕道詩：「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於忠孝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野哉斯言。」〔2〕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二

孟嘉才德冠絕一時，猶為桓溫駕馭，為免世患，乃退隱於酒，若淵明所處之世，其亂逾前，所仕之人，更不如昔，且劉裕等新貴把持朝政，為東晉王室効力已不可能，欲不為當勢者駕馭，惟有辭官一途耳。

葛洪抱樸子外篇自序云：「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後漢書逸民傳序：「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

---

〔1〕　全晉文卷一二七引干寶晉紀總論曰：「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傑以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世說新語尤悔七：王導與明帝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2〕　陶澍注陶靖節集引容齋隨筆曰：「孟嘉為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桓溫府，歷征西將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肝肺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壽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累也。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他人歸隱，違其本性，淵明歸隱，遂其本心，此其不同也。淵明歸隱，或亦有見於此，諸家所論，疑似之說，恐不足據。

第五節　歷代詠歸去來圖

淵明辭官徑歸，至宋，李伯時畫歸去來圖[1]，騷人雅士，高淵明風概，多有詠者，擇錄數篇，以饗讀者。

蘇軾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二首之二：「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為君翻作歸來引，不學陽關空斷腸。」[2]東坡全集卷十七

黃庭堅題歸去來圖二首之一：「日日言歸真得歸，迎門兒女笑牽衣。宅邊猶有舊時柳，漫向世人言昨非。」之二：「人間處處猶崔子，豈忍更令三徑荒。誰與老翁同避世，桃花源裏捕魚郎。」[3]山谷外集詩注卷十五

葛勝仲淵明歸去來圖：「小邑絃歌始數旬，迷塗才覺便歸身。欲從典午完高節，聊與無懷作外臣。」丹陽集卷二十二

周紫芝題李伯時畫歸去來圖：「淵明詩成無色畫，龍眠畫出無

〔1〕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三李龍眠高士圖：「畫用絹素，澹設色，古柳一株，高士袒坐其下，書卷横陳，有酒盈罍，坐者微醺含笑，翛然自得，是陶徵君歸後像也。非龍眠三十年優遊林泉，豈能追摹至此。趙子昻亦曾畫《歸來圖》，元人題云：『文章撐住晉乾坤，三徑清風宛若存。何事揮豪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子昻見之，當有餘愧矣。」

〔2〕　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四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云：「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黃庭堅山谷内集詩注卷十七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欲學淵明歸作賦，先煩摩詰畫成圖。」

〔3〕　史容注：「論語：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以崔子以比劉裕篡晉也。」

聲詩。兩公恐是前後身，二妙略殊今昔時。我頃誦詩不知處，今乃按圖俱得之。當時想見歸意好，扁舟颺水風吹衣。壺觴未飲入室酒，玉色先見迎門兒。豈無故老說情話，尚有殘菊依東籬。雲歸鳥倦自有意，欲辯已忘誰復知。龍眠得之心應手，筆所到處心相隨。僮奴似有傲世色，草木亦帶煙霞姿。癡兒方辦公家事，此老自挾南畝犁。人生異趣豈不遠，心如鐵石終難移。我今此意不自事，老去見畫空慚非。」太倉稊米集卷三十六

趙蕃題歸去來圖：「淵明豈樂居巖藪，逢此百罹聊飲酒。龔生未免不食亡，孔融竟落姦雄手。想見龍眠下筆時，佇目精神思尚友。開圖我亦有遺恨，不得執屨從其後。」乾道稿卷上

李俊民淵明歸去來圖：「先生從來寄傲，肯向小兒鞠躬。笑指田園歸去，門前五柳春風。」莊靖集卷三又淵明歸來圖：「一旦倉惶馬後牛，衣冠從此折腰羞，先生不是歸來早，束帶人前幾督郵。」莊靖集卷五

貢性之陶靖節像：「解印歸來尚黑頭，風塵吹滿故園秋。一生心事無人識，剛道逢迎愧督郵。」南湖集卷下

方回題淵明歸來圖：「人以心役形，方寸有所主。陋巷足簞瓢，外物肯妄取。心或為形役，飢腸内煎煮。未必得鼎食，湯鑊已烹汝。淵明歸去來，妙甚第三語。自形役自心，何乃浪自苦。此理一以悟，公相亦糞土。而況折我腰，不過米斗五。昨非謝督郵，今是睇衡宇。易有『不遠復』，艮曰『止其所』。聖之清若和，高風夷、惠伍。懦立薄夫敦，仰止邁終古。」桐江續集卷二十六

劉迎題歸去來圖：「筆端奇處發天藏，事遠懷人涕泗滂。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折腰五斗幾錢直，去國十年三徑荒。安得一堂重寫照，為公桂酒瀉蕉黄。」中州集卷三

吳存樂庵遺稿卷二淵明歸去來圖：「五斗輕敝屣，吾腰重千金。摇摇一葉舟，載此無絃琴。是非有萬古，不在昨與今。易寫彭

澤興,難寫東籬心。」鄱陽五家集卷五

路鐸題鄒公所藏淵明歸去來圖:「牛刀小試義熙前,一日懷歸豈偶然。有意候君門外柳,無機還我酒中天。貞姿佳菊秋霜裏,真意南山夕鳥邊。善學展禽唯此老,萬人海裏小斜川。」中州集卷四

趙孟頫題歸去來圖:「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媸妍。終然不能去,俯仰塵埃間。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窗眠。撫卷三歎息,世久無此賢。」松雪齋集卷二

劉因歸去來圖:「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淩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平生磊磊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龎通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嗚嗚。」靜修集卷三

盧摯淵明歸來圖:「留侯晚歲遊赤松,武侯早歲稱臥龍。亡秦扶漢聲隆隆,淵明初非避俗翁。兩侯大節將無同。陽秋特書晉甲子,辭鋒時露長沙雄。王弘何幸奉吾足,督郵能芥平生胷。門前五柳春濛濛,落絮不與江波東。環堵蕭然吾未窮,北窗儘有羲皇風。畫圖不盡千古意,詩成一笑浮雲空。」宋元詩會卷七十

尚野淵明歸來圖:「羲皇上人鄉里兒,田園將蕪非所思。楚聲雖託絕怨懟,高情千古歸來辭。歸來忽復河山移,忠憤意切語益微。白雲遙遙望不極,東籬舊菊西山薇。夷、齊奚疑怨耶非,況乃貌此遺世資。文行圭璧照方冊,飄然仿佛空同時。子雲擬聖諸儒譏,法言、美新吾誰欺。考亭夫子春秋筆,昭然晉、莽日星垂。」元文類卷五

張天英題玉山所藏淵明歸來圖後:「陶令昔去官,當世豈知賢。杖藜柴桑里,汎舟即斜川。春風五柳陰,秋日秫盈田。歲釀杯中物,佳辰奉賓筵。觴來各有趣,斟酌罄交歡。為生豈易了,藉此一欣然。咄哉羲皇人,既遠身名全。」歷代題畫詩類卷三十七

張以寧題海陵石仲銘所藏淵明歸隱圖：「昔無劉豫州，隆中老諸葛。所以陶彭澤，歸興不可遏。淩煙譙功臣，旌旗蔽轇轕。一壺從杖藜，獨視天下濶。風吹黃金花，南山在我闥。蕭條蓬門秋，稺子候明發。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豁。高詠荊軻篇，竦然動毛髮。」歷代題畫詩類卷三十七

朱德潤陶淵明歸去來圖：「甲子題年玩物華，門前栗里自桑麻。從他晉史書劉宋，別有黃花處士家。」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五十六

王惲歸去來圖三首之一：「長沙勳業武侯忠，劉宋規摹操、懿雄。虐焰儘烘寰宇裂，五株楊柳自春風。」之二：「彭澤遺黎不幸何，斜川魚鳥共婆娑。先生踐迹高千古，不似終南捷徑多。」秋澗集卷二十五又淵明歸來圖：「獨遊初不為良辰，步入斜川別有春。多是斂裳宵遁日，眉間歸色喜津津。」秋澗集卷三十三

王結歸去來圖：「淵明雅放真高賢，遠與園、綺相後先。紛紛季世儘塵坌，胸次獨有羲皇天。假裝聊試彭澤絃，拂衣旋復歸田園。人生出處自有道，督郵屈見特寓言。山陽虛位時迍邅，阿瞞功立九鼎遷。乾坤一變義熙後，憂來涕泗如長川。舉杯遙酹魯連子，幾欲同蹈東海壖。東籬把酒泛秋菊，南山相對心悠然。清風凜凜映千古，丹青有筆誰能傳。臨風撫卷三嘆息，晴窗三復歸來篇。」文忠集卷二

同恕淵明歸來圖：「嗚呼靖節翁，後世忠武侯。出處雖事殊，抱負同天遊。雲鶴斂奇翼，還我松菊秋。南山日在眼，琴書可消憂。千年長沙孫，眉宇生氣浮。朗詠停雲篇，邈矣追風流。」榘菴集卷十一

陳高題陶淵明歸去來圖：「榮名世所逐，好爵人易縻。孰忘軒冕貴，而有田園思。陶公令彭澤，明哲照幾微。晉室日陵替，周鼎將遷移。歸來問衡宇，幽情託妍辭。松菊三徑懷，舟車邱壑期。沖襟邈閑曠，遠識超軒羲。其人既云遠，作者今有誰。聞風夙所慕，

投紱方自茲。覽圖成嘆息,永言以為師。」不繫舟漁集卷三

釋妙聲題歸去來圖:「奮身報韓仇,決策扶漢鼎。有懷千載上,慷慨心獨領。家貧值時變,樂道事幽屏。賦詩聊自娛,去縣不待請。高風振六合,名與日月並。朗詠歸去篇,猶疑見煙艇。」東皋錄卷上

鄭元祐淵明歸莊圖:「終風晝霾八表昏,有眼不睹東方暾。只應門前種楊柳,山河已改枝柯存。原田畇畇水漾漾,歸來有酒盈清尊。醉鄉生死豈不好,懸書甲子明深恩。仁人義士久黃土,丹青仿佛柴桑村。畫圖不盡古今意,寒蛩夜語秋槐根。」僑吳集卷二

劉基題李伯時畫淵明歸來圖:「江左昔潰亂,桓、盧遞相尋。劉裕起寒微,長驅掃氛祲。秋草雖未枯,霜雪已駸駸。陶公節義士,素食豈其心。我才非管、葛,誰能起淪沉。所以歌去來,歸臥五柳陰。悠悠多感激,愴恨寄謳吟。哲人貴知幾,芳名留至今。展圖三歎息,懷古一何深。」誠意伯文集卷三

吳當賦淵明歸來圖送致仕者:「蒼蒼廬山陽,渺渺彭蠡東。依依柴桑里,矯矯靖節翁。聊為三徑資,出宰古縣中。折腰未為辱,自睠菊與松。幡然賦歸來,高眠北窗風。素琴既無絃,尊酒亦屢空。籃輿入淨社,植杖隨春農。逍遙有真樂,疇能繼其蹤。君生千載後,出處慎初終。解印返故山,棲此環堵宮。作圖勵薄俗,相與傳無窮。」學言稿卷二

李東陽題淵明歸來圖:「種菊南山下,種桑長江濱。逍遙脫物類,感激皆天真。腰折豈為屈,所重在辱身。居然典午世,見此羲皇民。高風迥絕代,圖書流千春。茂先昧幾決,令伯傷邅迍。」懷麓堂集卷五十二張華,字茂先。李密,字會伯。晉書均有傳。

黃淳耀陶公歸來圖詩次劉靜修先生韻:「典午昔年逢革除,濛濛八表沈康衢。陶公歸來手荷鋤,一辭足化騷為奴。致身本期元凱俱,滄海漂蕩無黃虞。武陵之人有與無,柴桑幻出桃源圖。容城

韞璧不肯沽，千載二士遙相呼。哀哉赤狐還黑烏。」陶菴全集卷十二

李昱題陶淵明歸去來圖：「典午渡江江水竭，寄奴小草當春發。先生太尉之子孫，管、謝之間見人物。先生志在義熙前，先生道在羲皇先。北窗清風湛如水，閒來一枕供高眠。彭澤之衙大如斗，雲出無心亦云偶。鄉里小兒稱上官，辱我門前五株柳。有田將蕪胡不耕，無官見縛身始輕。掉頭一笑賦歸去，浮雲富貴非吾情。扁舟遙遙颶晴綠，笑指吾家舊茅屋。門首歡迎拜僮僕，三逕依然對松菊。黃菊黃菊當我軒，濁醪濁醪盈我尊。須臾爛醉喚不醒，昨非今是何須論。田夫農父邀皆去，共坐田頭話農務。阿舒爾等休讀書，讀書要被文章誤。」草閣詩集卷二

劉才邵跋李龍眠淵明歸去來圖：「嵇叔夜、阮嗣宗號稱曠達，至其文辭，頗務揚已衒異，以貶剝當世，有臭腐褌蝨之語，夫志在於脫世紛，反激而速之，則其被禍害，取讐疾，非不幸也。淵明蕭然自寄於埃壒之外，初無忤物之累，故其辭平淡，有太古之遺音。而龍眠翁能於筆端寫出情狀，使人觀之想見傲逸之姿，與林泉棲遯之趣，歷歷在眼中，豈與踞鍛問客、白眼視人者校遠近耶！」檆溪居士集卷十

遊潛夢蕉詩話：「張翠屏題淵明歸隱圖云云，大抵君子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初豈絕無用世之心哉？然枉道辱己，則弗屑為焉。是故淵明之決去也。苟遇知己，雖死可以許之，況於食其祿乎？翠屏末句引荊軻言之，重有所慨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按張以寧詩見上。

楊榮書淵明歸去來圖後：「晉陶淵明既宰彭澤，恥折腰郡督郵，即日解印歸，賦歸去來辭以見志，後人高之，往往取其辭中之意繪以為圖，所以寫高情於尺素，播清風於千載，何其至也。……嗟夫，淵明之高風逸節，卓然冠絕，固有不待於圖而後著，然而後人尚之，率皆寫其容儀態度之若是，此豈淵明之意哉，殆不過係高山仰

止之思而已。」文敏集卷十五

歷代高淵明之風，慕其為人，詠歸去來圖者多矣，聊引數首，已發觀止之歎。淵明辭官歸隱，置之希臘、羅馬等民選之邦，則區區無足道者。蓋其官吏皆由選舉產生，變動頻繁，公民無終身執政者，亦無終身乏執政之可能者，其居官則服務於民衆，為民則服從於法律，公民與國家共為一體，即官員亦不能外法律而行職責，官位非謀生之具，居官者多無薪資之酬。

第六節　論淵明之歸隱

淵明之歸，後人多有論者，仰止者有之，哀惋者亦有之。仰止者美其節義之高，哀惋者歎其才無所騁。

李商隱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李義山詩集卷下

陸龜蒙自遣詩三十首之十七：「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為餘糧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甫里集卷十一唐人於淵明之歸隱，多不理解，時運使然，無足怪者。

釋道潛劉福老長官佚老堂：「淵明未掛冠，志已蹈方外。何時辭五斗，散髮從傲睨。閑中氣味好，至樂無與對。黃香識君心，機事勸早計。古來軒冕事，端受外物制。有如纏蔓瓜，詎肯脫根蔕。一朝秋風至，零落驚潰潰。佚老得天和，晚景期百歲。超然閭里間，高風邈難繼。」參寥子詩集卷十二

謝邁陶淵明寫真圖：「淵明歸去尋陽曲，杖藜蒲鞋巾一幅。陰陰老樹囀黃鸝，艷艷東籬粲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豐隨意足。廟廊之姿老蓬蓽，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嬾詩書，小兒嬌癡愛梨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哦詩未遣愁肝腎，醉裡呼兒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

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挈榼來相親。一尊徑醉北窗臥，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聞道窮亦樂，容貌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隨溷濁，山林高義久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藍輿也不惡。」竹友集卷四

此外，郭祥正舟經彭澤謁靖節祠青山集卷十九、沈遼過李氏滄塘別墅雲巢編卷三及卷五褉感、李之儀讀淵明詩效其體十首之二姑溪居士後集卷六、李復陶淵明潏水集卷十、李彭歸來堂為韓子蒼題日涉園集卷一、黃彥平彭澤懷古三餘集卷一、趙蕃連日雨作，頓有秋意，懷感之餘，得詩七首，書呈教授知縣之四淳熙稿卷二、陳造題五柳先生詩編年後二首江湖長翁集卷五、于石次韻劉和德賦淵明紫巖詩選卷一、劉仁本送林宗明調廣東掾羽庭集卷一，均致傾慕之意，為免繁瑣，不俱引。

汪藻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謂是身為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為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泫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為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為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於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為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為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於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為淵明，而為吾固道之欣慕歟！」浮溪集卷十九

曹勛陶淵明畫贊：「偉矣靖節，百代猶堅。歸來一賦，高韻凜然。漉巾瘦笻，墟里風煙。仰止清名，日月在天。」松隱集卷二十九

周紫芝書夢溪丈人忘懷錄後：「沈翰林休居夢溪之上，自號夢溪丈人，作忘懷錄，所記皆林下幽事，筆談之所不載者，其中乃有梅月調護韝帶一法，議者譏其未能忘懷，向使微風徐來，飄飄然吹淵明之衣於斜川、東皋之上，則將安用彼帶為哉！由是觀之，淵明之去，為真歸也與！」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七

周必大題山谷和郭內翰長篇:「予少時見友人羅良弼云『郭明叔乃薄陶淵明』,心頗疑之。後得公文集,見元豐間宰分寧,贈黄太史長歌,其末云:『功名時來亦自然,跨風絶海非為難。肯學陶潛歸去來,虛名浪得傳人寰。』然後知其壯年志在功名,屈臨一邑,不忍學淵明棄印綬而去,庶幾善學柳下惠者耶。」文忠集卷四十六

趙鼎臣三徑堂記:「昔之隱君子常開三徑,以與其友人往來阡陌之間,初不以是求名也。五柳先生聞而慕之,作歸去來以自見。其詞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先生之言蓋自悲也。夫三徑細事耳,而先生慨然有就荒之歎,以此知士大夫非獨處富貴為可願也。」竹隱畸士集卷十三

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畝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魦鰡。吾謂釣弋亦何足為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於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耶律楚材和裴子法韻序:「頃觀子法跋白蓮社圖,斥淵明,攻乎異端,吾子不惑所學,主張名教,眞韓、孟之儔亞也。昔巢、由避天下而遠遁,堯、舜受天下而不辭,以致澤施於萬世,名垂於無窮,是知潔己、治天下各有所安耳。夫清虛玄默,樂天眞而自適者也;焦勞憂勤,濟蒼生為己任者也。二道相反,甚於冰炭,使堯、舜、巢、由易地則皆然。後之出亂臣賊子,窺伺神器,狐媚孤兒寡婦,扼其喉以取天下者,聞巢、由之風,亦少知愧矣。然則巢、由之功豈可少哉!棄享天下之大樂,而且希物外之虛名者,豈人情也邪?文中子

有言：虛玄起而晉室亡，斯豈莊、老之罪歟[1]？蓋用之不得其宜也。以虛玄之道治天下，其猶祁寒禦單葛，大夏服重裘，自底斃亡，豈裘葛之罪哉！昔晉武一統之始，不為後世之遠謀，何曾已識之。既而禍難繼作，骨肉相殘，屠戮忠良，進用讒佞，雖元凱復生，亦不能善其後矣。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獨淵明何能救其弊哉！適於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淵明見機而作，掛印綬而歸，結社同志，安林泉之樂，較之躁進苟容於小人之側者，何啻九牛毛也？以淵明之才德，假使生於堯、舜、湯、武之世，又安知不與皋、夔、伊、周並驅爭先哉！宣尼有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斯亦名教之內昭昭可考者也。何責淵明之深也！余常謂否則卷而懷之，以簡易之道治一心；達則擴而充之，以仁義之道治四海，實古今之通誼也。」湛然居士文集卷一

王惲書歸去來偶題於後：「古今聞人，例善於辭，而克行之者鮮；踐其所言，能始終而不易者，其惟淵明乎！此所以高於千古人也。」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二

劉岳申素心堂記：「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為魯司寇、墮三都、却萊、夷，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於匡，此時此心；使夫子遂居夷，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淵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內，不在淵明一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遊暮春、賦時運知之。夫淵明固嘗為州祭酒不辭矣，至以主簿召則不顧，又嘗為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令不辭矣，至自免去官，雖公田不及穫亦不顧，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盈樽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

〔1〕　王通中說卷四：「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丘，見榮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高而嘯，臨流而賦焉。雖悠悠清沂，閒詠以歸，不啻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申齋集卷六

耶律楚材、劉基乃異代之豪傑，其傾倒淵明如是，何哉？蓋哀其不如己之能得時以騁其才也。後世論淵明，嘉其志向，多與張子房、諸葛武侯並論；美其翛然，則以為與曾點、顏淵同心。詳見本書下篇，茲不細述。

第七節　序與辭是否一時之作

歸去來兮辭可與蘭亭序媲美。然序與辭是否一時之作，辭是否追錄之語，前人尚有異說。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即將序與辭分別繫於兩年，即序寫於義熙元年十一月，辭作於義熙二年春。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四：「凡為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像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録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劉祈歸潛志卷八亦曰：「淵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

定齋曰：「世謂淵明歸去來詞亦得漢、魏之賦體而為是詞，予以為不然。賦則漫衍其詞，體亦叢雜，長卿長於敘事，淵、雲長於說理，張平子而下著意以為之，其律愈切而辭愈庳。淵明蓋沛然出肺腑中，不見斧鑿痕。如首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間又云『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疑為二章而無端緒，此如莊、列言大道，縱橫飄忽，而其中自有繩削，但人不得而窺蹈之耳。」王霆震古文

集成卷七十引

錢鍾書管錐篇第四冊：「求之於古，則詩東山第三章寫征人尚未抵家，而意中已有『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掃穹窒』等情狀，筆法庶幾相類。……陶文與古為新，逐步而展，循序而進，迤邐陸續，隨事即書，此過彼來，各自現當景。……結處『已矣乎』一節，即亂也，與發端『歸去來兮』一節，首尾呼應；『耘耔』、『舒嘯』乃申言不復出之志，『有事西疇』、『尋壑經丘』乃懸疑倘得歸之行事，王氏混而未察。『追錄』之說，尤以一言為不知，亦緣未參之東山之三章也。非回憶追述，而是懸想當場即興，順風光以流轉，應人事而運行。」

按：陶徵士誄曰：「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宋書本傳：「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南史本傳：「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晉書本傳：「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淵明序云：「乙巳歲十一月也。」則此文作於義熙元年，晉書紀年有誤，然謂此文作於解印綬去職之時，則一也。

歸去來兮辭序曰：「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文中復曰：「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則淵明於在官之時，已有「歸歟之情」，其於歸後之情狀當設想再三，雖未筆之於辭，亦有契於心矣。故「情在駿奔」之時，命筆成篇，文思流轉，了然無痕。錢氏所言，近是。

第八節　晉無文章，惟歸去來一篇而已

蘇軾跋退之送李愿序：「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

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蘇軾文集卷六十六

包世臣書韓文後下篇，駁此二言，謂其為「率而語」，又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復無則。不唯與其詩之骯髒沉鬱殊科，即比閑情賦，寄意修辭，亦大有間。而永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恥事二姓為南朝獨行，意詞為拔足始基，重人及文耶。」藝林雙楫

愚謂包氏論永叔言為率而，是；其論淵明之文「言則不麗，意復無則」則非，此即仲尼所謂「過猶不及」者也。馮班鈍吟雜録卷四：「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為人。歐文忠公云云，豈得言晉人都無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此言近是。

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

李綱沙陽和歸去來辭序：「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典麗閑放，冠絶今古，非止獨步江左一時而已，後雖有作者，莫能及也。」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二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九：「盧踈齊先生文章宗旨：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敘而已。」此言較公允。

貢師泰跋陶淵明圖：「自司馬氏之東也，一時勲名氣節之偉，風流韻度之雅，蓋不可僂數也。然人物獨稱陶淵明，文章獨稱歸去來詞，往往好事者既詠歌以致其敬慕，復圖之以為美觀，何哉？嗚呼，三公九卿豈重於一令，千言萬語豈多於一詞也耶！」玩齋集卷八

王楙野客叢談：「漫錄云：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仆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效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倘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嵇康之語哉。」

淵明辭賦，與飲酒諸詩不同，非率意而作者，所謂「修辭立其誠」，淵明何能不重修辭哉！惟其讀書既多，涵詠復深，臨意措辭，萬類聚會，不覺胸中有隔而已。淵明文字之能高出儕類，關鍵在其所寫均親身體驗，且有無邪之思灌注於其中，非其情勝人，乃其思超人也。

汪藻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浮溪集卷十九

朱熹楚辭後語卷四：「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作此詞以見志。……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楚辭集注

林駉評文：「屈原之離騷，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忠憤心，奇體也。……靖節之歸去來，有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一

陳知柔休齋詩話：「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甚高，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漢武帝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九：「陶淵明歸去來，雖去騷人已遠，而詞旨超然，自覺塵埃不到。」

孫月峯云：「風格亦本楚騷，但騷侈此約，騷華此實。其妙處

在無一語非真境，而語却無一字不琢煉，總之成一種沖泊趣味，雖不是文章當行，要可稱逸品。」閔齊華注文選卷十三引

劉熙載賦概：「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屈子離騷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陶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其賦品之高，亦有以矣。」又曰：「屈子辭，雷填風颯之音；陶公辭，木榮泉流之趣。雖有一激一平之別，其為獨往獨來則一也。」又曰：「離騷不必學三百篇，歸去來不必學騷，而皆有獨至處，固知真古與摹古異也。」劉熙載文集藝概卷三

陶辭雖源於騷，尚非屈賦之比，蓋屈子悲大痛深，達於絕望之境，其流放瀟湘，山水之清音，風俗之樸陋，非但未能拯救之，反更激化其內在之憤懣，故發而為辭，直可驚天地、泣鬼神矣；淵明之悲，尚未至屈子之絕望，屈之情高遠無界，深厚難測，他人想像尚難得之，淵明之情較屈子去常人為近，故尤易為人接受，且其狀歡愉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思見於言外，後之喜斯文者衆，非偶然也。單從文體論，可稱之為今日之散文詩。

周紫芝祭靖節先生：「漢、魏而下，晉、宋之間，製作之輩，其出班班，曹、劉、鮑、謝，豈不足觀。文貴天成，不貴雕鐫，異哉淵明，有此至言，百世之後，歸來一篇。似美而淡，若枯而醇，醇固近道，淡固不羣，酒德人怪，離騷近箴，如此詞者，皆所未聞。先生之出，如山吐雲，先生之歸，如鳥入林。人見乃爾，我獨何心，所以超絕，亙古一人，放而為詞，妙不可論，律而為詩，是亦斯文。高風卓行，文章本根，彼捧心者，乃欲效顰，東塗西抹，而倚市門。刻畫無鹽，寧不厚顏。先生下世，五柳成村，犬吠深巷，雞鳴桑顛，仿彿音容，而在斯焉。」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九

趙蕃有懷子肅讀其詩卷因成數語：「退之以文鳴，餘事尤長詩。名家賈、孟流，未必踰於斯。淵明工五言，亦有歸來辭，迺知意到處，百發無一虧。」淳熙稿卷一

彥周詩話：「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何喬新和歸去來辭題王司馬休菴：「昔陶淵明解官而歸，作歸去來辭以見志，千載之下，頌其辭，想其人，景仰而不已。」又和歸去來辭送尹貳尹序：「君子之仕也，不矯情以為高，不徇俗以為通，惟其時而已。昔陶淵明為彭澤令，恥束帶見督郵，解官而歸，君子不以為矯。」椒邱文集卷十五

第九節　蘇軾、朱熹與歸去來兮辭

歸去來兮辭其價值非惟表見於文學，對後代文士之人格修養亦不無借鑒。蘇軾哨遍序：「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皆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不亦樂乎！」與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蘇軾文集卷五十九

又歸去來集字十首序：「予喜讀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其字為十詩，令兒曹誦之，號歸去來集字云。」和歸去來兮辭序：「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三

又題陶靖節歸去來辭後：「予久有陶彭澤賦歸去來辭之願而未能。茲復有嶺南之命，料此生難遂素志。舟中無事，倚原韻用魯公書法，為此長卷，不過暫舒胸中結滯，敢云與古人並駕寰區也哉！」蘇軾文集附錄蘇軾佚文彙編卷五

東坡因愛此文，同時之秦觀、晁補之等和者甚多，致時人之譏。

晁説之答李持國先輩書:「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又曰:「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絶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景迂生集卷十五洪邁容齋隨筆卷三:「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四:「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所言即此。

蘇轍和子瞻歸去來詞引:「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欒城後集卷五

張耒和歸去來辭引:「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辭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耒輒自閔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坡門酬唱集卷十六

晁補之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辭序:「辭長而歌短,歌有和,辭無和也。言語文章,隨世隨異,非擬其辭也,繼其志也。作者七人矣。」雞肋集卷三又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又不喜晉人,初不知道,徒窺其藩,謂盡至清言誤世,念身於古無一可,數讀陶潛歸去來詞,覺已不似而願師之。」雞肋集卷三十一

周紫芝和陶彭澤歸去來詞引:「陶元亮歸去來詞妙絶古今,非後人所能追逐,惟東坡諸人筆力可到,乃有和章,自是而作者益衆矣。」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二

柴望和歸去來辭序：「陶靖節辭豈易和哉！歸去一篇，悠然自得之趣也，無其趣和其辭，辭而已。坡仙之作，皆寓所寓，各適其適，有趣焉，不為辭也。」秋堂集卷二

家鉉翁和歸去來辭序：「東坡、潁濱、元誠、了翁，在遷謫時，皆嘗和淵明此辭，久之皆得生還故郡。余羈留北方，十有一年矣。客有持諸老和辭見示者，讀之感慨不能已。」則堂集卷六

蘇軾非惟和之，且常書此文以送人。題所書歸去來詞後：「毛國鎮從余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蘇軾文集卷六十九又書歸去來詞贈契順：「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讬此文以不朽也。」卷六十九其愛之篤，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也。[1]

此辭非惟文士喜樂，即道學、理學家亦然。邵雍讀陶淵明歸去來：「歸去來兮任我真，事雖成往意能新。何嘗不遇如斯世，其那難逢似此人。近暮特嗟時翳翳，向榮還喜木欣欣。可憐六百餘年外，復有閑人繼後塵。」擊壤集卷七

朱子語類卷一百七：「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並詩、並杜子美數詩而已。」

蔡世遠古文雅正卷六評曰：「元亮峻節高風，獨步千古，管幼安一流人物也。元亮更有詩文，堪令千載下玩味。朱子一生最好

---

〔1〕 東坡志林卷七：「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永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王楙野客叢書卷九嘗辨之，甚是。可參看。

讀出師表、歸去來辭及杜子美詩,晚年尤甚。蓋朱子當高、孝、光、寧之時,刻刻欲為國家復仇,故喜讀出師表;又不見用,而懷歸念切,故喜讀歸去來辭;好讀子美詩,亦是忠君愛國之心,喜得同調也。千古詩人,推陶、杜第一,蓋詩以道性情,性情離不得倫常,陶、杜之高節純忠,發之於詩,故可傳誦;不然,格調辭句雖工,畢竟是程子所云閒言語耳。」

李之儀閒居賦:「陶淵明歸去來,似無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於造物之外,陶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居不閒而得閒居之樂也。」姑溪居士前集卷一

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卷四:「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訓、説命於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於典午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

劉炎邇言卷十:「晉、宋以來,嘲吟風月,摹寫卉木而已。至於託物見志,一飯念君,則老杜酸辛優於太白之放蕩;敘幽情,述曠懷,則淵明歸去,東坡赤壁,優於離騷之怨懟。」附止庵曰:「陶、蘇與屈平於君有異姓同姓之不同,屈平怨懟於君,即大舜怨慕於親之心也,未可以此議平也。」

蘇軾、朱熹乃兩宋之出類拔萃者,後世文士無不受其影響。其愛誦此文,當有得於文字之外者,淵明之魅力在於,知其文可知其人,知其人亦可知其文,人與文結合如此緊密,在世界文學史上亦不多見,朱熹將其置於屈子、孔明、杜甫之間,誠有見也。觀歸去來兮辭,知淵明「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蘇軾文集卷十二雪堂記,因之,字裏行間充蘊令人悠然神往之愉悦。

第十節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歸去來兮辭曰:「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陸雲逸民

賦：「眄清霄以寄傲兮。」陸士龍集卷一謝安與王胡之詩：「外不寄傲。」又蘭亭詩二首之一：「寄傲林丘。」亦其所本。東坡志林卷一：「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引復齋漫録曰：「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閨人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蓋指此也。一以為北郭妻，一以為於陵妻，未知孰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為語出於陶，蓋不深考者也。」

黄仲元昭武危西仲寄傲軒記：「『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此避俗翁停雲四言也；『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此避俗翁飲酒五言也。東軒，翁疇昔琴書之所，故時時寄傲於其間，翁之寄以天，翁之傲亦天，『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此又翁歸去來兮第一章也，不知翁者，賞識其文，知翁者以退為高，無有觧音害翁韻者，翁辭三章，俱寄傲者也。停雲四言乎哉，飲酒五言乎哉，此翁胸中度世，於道悟入，神閑意遠，邈出宇宙，未可與俗人言。坡老和翁四言、五言，風味大畧相似，及和翁辭，自許為翁後身，畢竟道著翁意落在何處。後來，坡以寄傲為軒，翁千載人，坡亦百世士也。」四如集卷二

劉敏中審安齋記：「夫淵明之為此言者，豈惡富貴而欲貧賤哉？蓋其不得已而安於義也。淵明當晉室波蕩陵夷之際，欲行其道而不得，故絃歌未終，恐為鄉里小人所恥，於是拂袖長往，賦歸去來以自況，故其言云爾。使之遇隆平之世，則豈寧安於容膝之地而已哉。」中庵集卷十三

劉仁本寄傲軒記：「昔靖節處士陶淵明，當晉、宋之交，為彭澤

令,在官八十日,假去就於督郵,即棄榮歸隱,葛巾野服,吟詩縱酒,逍遙佚樂,自謂羲皇上人。作歸去來辭以自見,辭有曰:『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蓋表其志之無他,而知自足也。知足故身不辱,無他故志不降,可以絶俗傲世,保身全節爾。」羽庭集卷六

鄭真易安齋賦:「昔典午之云微兮,挺夫人之姱節。恥五斗之折腰兮,望柴桑而返轍。撫菊松而盤桓兮,用以適夫中心。審容膝之易安兮,曾何慕夫高深。慨斯人之莫繼兮,欻流光之奔電。想衣冠之神遊兮,儼風流而如見。」滎陽外史集卷五十三

又易安齋記:「昔者,曾子嘗曰:『靜而後能安。』而孟子亦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蓋皆即夫心言之,欲求安者,其可不求諸心乎?心安則身與之俱安。淵明曰容膝易安,殆與曾、孟相發明矣,然則淵明其聖門之徒歟!」滎陽外史集卷十

朱同容膝山房記:「夫古之君子,於問學之淵,行己之要,苟有自得,雖一二字終身佩服而有餘,或不能然,即萬卷五車於身心果何補也?軒冕之榮,金玉之貴,有識者咸知其為外物,至其臨利害,決去就,而斷斷不惑者幾人?由其不能熟玩精體,躬行實踐,而真知其味云耳。在昔陶彭澤以經綸之才,冠世之學,而丁時顛沛,不事異代,安貧樂天,風節之高,人莫不知。至其子房報韓之心,孔明扶漢之志,卒未白於後世,而屢見於詩。其賦歸去來辭也,有『審容膝之易安』,曰審,曰易,玩之熟而矚之徹矣。堂高數仞,於我何加,留侯之願從赤松,臥龍之躬耕南陽,謂非灼見實踐而能之乎?夫惟能守貧寠之素,而後能安節義之閑,能安節義之閑,而後能盡經綸之用,聖賢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知也。」覆瓿集卷六

陸隴其活潑潑齋記:「淵明之辭曰『倚南窗以寄傲』,吾謂淵明未聞道也。傲之非道亦明矣,何地何時何事而可以傲哉?如南窗可傲,則是道可須臾離,豈察與活之謂耶?……淵明之為人,高風

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能涵養於視聽言動之際，知傲之為達，而不知其為病。傲之一字，伏於胸中，而形於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欲橫行而不悟，湎於酒，躭於菊，閭巷鄙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為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三魚堂文集卷十

此謂淵明之傲為非也。今傳陶集，言「傲」凡五處，勸農第一章：「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飲酒七：「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十三：「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感士不遇賦：「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歸去來兮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則其所寄之傲，非衰世之傲，乃上古之傲也。上古之人所以能傲者，因其真也，後世之人所以不能傲者，蓋大偽斯興，失其敦厖也。淵明志在上古，以無懷、葛天氏之民自任，自謂羲皇上人，其傲本諸自然，非矯情違己者所能及也。陸氏不解，以理學家法裁之，大失活潑潑之趣。先儒有云，人不可有傲氣，然亦不可乏傲骨。無傲骨之人，鄉願而已，孔子於狷者狂者，皆有所取，惟鄉願疾之如讎，曰「德之賊也」，豈非有見於此乎？曰淵明「湎於酒，躭於菊」，尤非知人論世之言，蓋其先存一成見於胸中，以之裁衡淵明，顧此而失彼也。

此外，淵明讀史述九章八，詠魯二儒：魯之二儒，抱古道而不棄，拒叔孫通定禮樂之邀，亦不與政府合作者也，淵明美之曰「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其自視亦可知矣。論對後世之影響，淵明作品，舍桃花源記外，當以此篇為最，不僅影響到知識階層之生活方式，還影響到其審美方式及思維方式。

第六章　閑情賦

第一節　閑情賦題解

閑情賦當作於歸去來兮辭之後。序曰「余園閭多暇」,則其為歸隱後作可知也。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閑情』之『閑』即『防閑』之『閑』,顯是易『閑邪存誠』之『閑』,絕非大學『閒居為不善』之『閒』。」

袁行霈陶淵明閑情賦與辭賦中之愛情閑情主題:「說文:『閑,闌也。從門中有木。』注:『此以木歫門也。』引申為防、限、閉、正。廣韻:『閑,闌也;防也;禦也,』廣雅釋詁:『閑,正也。』正是其引申義。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養神,靜神以養氣。』可見『閑』乃防閑之義。閑情賦序:『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則閒情猶正情也,情已流於蕩,而終歸於正。序又曰:『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抑者,止也,與閑義

近。閑情賦末曰：『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憩者，止也，與閑亦義近。此類內證足證『閒情』意謂抑憩流蕩之情使歸於正也。」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閑：道德、法度。即賦序『終歸閑正』之閑。論語子張：『大德不踰閑。』廣雅釋詁一：『閑，猶法也。』或訓閑為防閑，或訓為悠閑，皆不確。」

按：閑本義為木柵欄，用於禁衛。後其義有延伸。廣韻：「閑，闌也；防也；禦也；大也；法也；習也；暇也。」左傳昭公六年：「是故閑之以義。」書畢命：「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論語子張：「大德不踰閑。」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閑，猶法也。」朱熹集注：「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向秀難嵇叔夜養生論：「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全晉文卷七十二抱朴子外篇崇教：「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宋書王僧達傳：「上表本忘閑情。」朱昭之難顧道士夷夏論：「閑情開照。」弘明集卷七引則「閑情」亦當時之常言也。

觀陶集，閑情賦乃另類，如放之兩漢、魏、晉間，則其源流所來亦遠矣。文學不外緣情、言志二途，情者人皆有之，志則非豪傑仁人不能也。兩漢以降，文學漸離教化之束縛，進入自覺時代，言志之詩趨少，緣情之文愈增。曹丕典論論文：「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賢，詩賦欲麗。」曹植薤露行：「騁我徑寸管，流藻垂華芬。」淵明此賦，辭藻之流麗，刻畫之細膩，想像之瑰奇，於同類作品中無出其右者，可證其非不能作時尚之文，蓋意有所不屑也。

第二節　綴文之士，奕代繼作

閑情賦序云：「綴文之士，奕代繼作。」賦情始楚之宋玉，逮漢，

司馬相如作美人賦、長門賦,張衡繼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至魏,則陳琳、阮瑀作止欲賦,王粲作閑邪賦,楊修作神女賦,應瑒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及洛神賦,晉之張華作永懷賦。此淵明所謂「奕代繼作,因並觸類,廣其辭義」者也。

今張衡定情賦殘佚,藝文類聚卷十八引:「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又文選卷十九洛神賦李善注引「思在面為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二句。

蔡邕靜情賦,又名檢逸賦,亦殘佚,藝文類聚卷十八引:「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並。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又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六十九自北堂書鈔輯「思在口而為簧鳴,哀聲獨不敢聆」二句。

其中「思在面為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思在口而為簧鳴,哀聲獨不敢聆」,為閑情賦「十願」所本,惟「張、蔡之作,僅具端倪,潛則筆墨酣飽矣」管錐編第四冊。

閑情賦「十願」一節,想像瑰麗,情調纏綿,極盡思致,然與宋玉諷賦、司馬相如美人賦相比,却辭雅韻諧,得騷人之遺意焉。諷賦與美人賦實為曹植洛神賦之濫觴。淵明賦十願而不得,「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視宋玉高唐賦「願薦枕席」、神女賦「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陳琳神女賦「順乾坤以成性」、王粲神女賦「探懷授心,發露幽情」、楊脩神女賦「情沸踴而思進」、「色歡懌而我從」、張敏神女賦「尋房中之至嬿,極長夜之懽情」者,非「終歸閑正」乎!

樂府詩集卷八十三雜歌謠辭一:「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

寧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一也。」

樂府詩集卷七十六：「樂府解題曰：『同聲歌，漢張衡所作也。言婦人自謂幸得充閨房，願勉供婦職，不離君子。思為莞簟，在下以蔽匡牀；衾裯，在上以護霜露。繾綣枕席，沒齒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晉傅玄何當行曰：『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言結交相合，其義亦同也。」

姚寬西溪叢語卷上：「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愚謂淵明此賦當從繁欽定情詩得意，惟定情詩乃女思男，閑情賦則反之。

樂府詩集卷七十六雜曲歌辭：「樂府解題曰：定情詩，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結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自以為志而期於山隅、山陽、山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焉。」

段成式嘲飛卿七首之二：「醉袂幾侵魚子纈，飄纓長罥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鞵。」全唐詩卷五八四宋史朱昻傳：「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其廣閑情賦載本傳中。

俞文豹吹劍録外集：「文正公守饒，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干當來。』介買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針，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邪！』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1]

---

〔1〕 周紫芝竹坡詩話：「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可參看。

徐伯齡蟫精雋卷五瓊瓊詞:「唐崔懷寶贈薛瓊瓊詞,蓋望江南調也,不知緣何只半篇,其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其意本陶淵明閑情賦。……故瞿存齋詩云:『纖手嬌聲放研羅,崔生樂意竟如何。若非曾讀閑情賦,爭識淵明恨更多。』」

劉迴歸來圖戲作:「雲髻春風一尺高,笑攜兒女候歸橈。情知一首閑情賦,合為微官懶折腰。」中州集卷十七此謂淵明因眷其妻之雲髻春風而還。杜甫逢月夜亦念雲鬟玉臂,何淵明之不能耶?

第三節 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

蕭統陶淵明集序:「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 惜哉! 無是可也!」[1]又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全梁文卷二十閑情一賦,中有「十願」,以蕭統之見,正所謂「麗亦傷浮」者,所以文選不取。

章淵槁簡贅筆:「自古詠婦人,詩云:『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宋玉云:『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固已的的分其狀貌矣。韓退之云:『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又何費辭之繁! 至元微之云:『近昵婦人,暈淌眉目,綰約頭髮,衣服廣修之度,匹配色澤。』尤極怪艷,因為艷詩,可謂直狀,畧無隱

〔1〕 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蓄。陶淵明作閑情賦，固多微詞，梁昭明便謂『白玉微瑕』，以此言之，宜乎當時深斥，以謂淫言綺語，人人肌膚。」說郛卷二十四上引

楊慎升庵詩話卷三：「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娭光眇視目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態。裴硎傳奇、元氏會真，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田汝成漢文選序：「若夫閒情一賦，明為白璧微瑕，蓋處士興寄沖寂，不當學步豔詞，勸百諷一，自舛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概奬為佳，是寶夏後氏之璜而忘其考也。」文章辯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一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八：「如淵明閑情賦可以不作。後世循之，直是輕薄淫褻，最誤子弟。」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亦稱「閑情賦十願，有傷大雅，不止微瑕。」

此以昭明為是者，蘇軾則別有高論。答劉沔都曹書：「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蘇軾文集卷四十九又題文選：「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適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書事者。」卷六十七

此論甚高，然後之學者亦不盡從。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七：「閑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為強解事，予以東坡為強生事。」

郭子章豫章詩話卷一：「昭明責備之意，望陶以聖賢；而東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猶可言，宋則非陶所願學者。東坡一生不喜文選，故不喜昭明。」

郭子章謂昭明望陶以聖賢,而東坡則直以詞人目之,是也。陶淵明集序曰:「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 不必傍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如閑情賦其不能「有助於風教」也審矣,昭明曰「白璧微瑕」,曰「亡是可也」,其立論所本,乃伯夷而非屈、宋,亦非不公允也。

對此賦有較深入理解者乃王觀國,學林卷七:「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唯在閒情一賦,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觀國熟味此賦,辭意宛雅,傷己之不遇,寄情於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賦每寄情於所願者,若曰『我願立於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譎諫者也。昭明責以無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意者,以為詠婦人耶! 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贈我金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繡段』。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閑情賦之寄意遠矣,以為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二:「昭明太子指閑情一賦為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末塗,沉湎酒色,何知非諷刺上耶? 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皆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定情有云:『想蹁里兮折杞檀,懼尨吠兮我所驚。』與國風何遠? 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且命陳琳、徐

幹、王粲、阮瑜、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閑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而卒，詞人深以為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為著之於選耶！」丹陽集卷八

釋惠洪題自詩寄幻住庵：「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作閑情賦，足以見其真，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可説夢，豈子美、昭明亦真癡耶？」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

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六：「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1]

謝伯採密齋筆記卷三：「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至傳方發明其意，以為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閑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余每誦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予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程珌歷代文章：「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蕭統復律以揚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洺水集卷五

劉克莊後村詩話：「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此女道士豈魚玄機之流歟？唐人多不矜細行，李羣玉有龍門寺佳人阿最歌云：『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為奴。』其放潑

〔1〕舊唐書宋璟傳：「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新唐書宋璟傳：「累封廣平郡公。」顔真卿顔魯公集卷四宋公神道碑銘：「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味道）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皮日休文藪卷一桃花賦序：「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十獻權舍人書、東坡全集卷三十四牡丹記敘、李綱梁谿集卷二梅花賦序亦及之。

如此。夫陶寫情性，如閑情賦可也；過則為璺玉矣。」

凌雲翰淵明像：「兩晉文章在此翁，陽秋都寄杖藜中。詩人祇寫歸來意，不道閒情似國風。」柘軒集卷一

吳雯焚詩二首之一：「十載支離苦負情，柔詞綺語可憐生。從今燒却梅花賦，別有深心到廣平。」之二：「蘭畹、金荃、絶妙詞，傷人元氣起人思。淵明已是何人物，文選樓中有異辭。」蓮洋詩鈔卷八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世目情語為傷雅，動矜高蒼，此殆非真曉者。若閒情一賦，見擯昭明；『十五嫁王昌』，取呵北海。聲響之徒，借為辭柄，總是未徹風、騷源委耳。……夫古人作詩，取在興象，男女以寓忠愛，怨誹無妨貞正，故國風可錄，而離騷經辭乃稱不淫不亂。詩三百篇，大抵言情為多，乃用尚書、禮運之義相繩，何其固耶？即以麗辭果流佚者，但可指為靡音，目為變聲，不可謂外於六義。何則？就其靡變，亦必固自有賦、比、興耳。」

張溥梁蕭統集題詞：「尋陽陶潛，宋之逸民，昭明既為立傳，又特序之，以萬乘元良，悠論山澤，唐堯汾陽，子晉洛濵，若有同心。摘譏閒情，示戒麗淫，用申繩墨，遊於方內，不得不然。然洛神放蕩，未嘗刪之，而偏詆此賦，於孔子存鄭、衛，豈有當焉。」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五：「夫孔子刪詩，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豔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昭明嘆為『白璧微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在昭明下哉！」

田雯豔體詩序：「漢、唐已來，張衡有同聲之作，繁欽著定情之句，下暨子夜、清商、西崑、香奩諸篇，溫、李、段、韓諸人，亦云艷矣。假使尼山而在，亦必不刪之，則以鄭、衛為淫風誠非也。謂艷體詩可以弗作，皆未讀毛詩者也。從來有老、莊之玄言，即有徐、庾之麗句。亦文章之不可闕者。余嘗謂大風、垓下，咄嗟而辦，格古音諧，劉、項何以能之？唐太宗功業雄卓，所為文競靡鬬華，嫣然兒女嬉笑之聲，如溫泉銘、小山賦，又嘗學庾信體，斯亦奇矣。而最奇者，

莫若陶淵明之閑情賦，柔心麗語，竟出於高士之口，宋廣平之賦梅花，風流冶宕，此何以說歟？」古懽堂集卷二十四又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一亦及之，茲不錄。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彥周詩話謂退之詩『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坐添香』，殊不類其為人。余謂鐵心石腸，工賦梅花；閑情一賦，何傷靖節？」

近人錢鍾書彌縫異說，首鼠兩端。管錐編第四冊：「昭明何嘗不識賦題之意？惟識題意，故言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効。其謂『卒無諷諫』正對陶潛有助諷諫而發；其引揚雄語，正謂題之意為『閑情』，而賦之用不免於『閒情』，旨欲諷而效反勸耳。流宕之辭，窮態極妍，澹泊之宗，形絀氣短，諍諫不敵搖惑；以此檢逸歸正，如朽索之馭六馬，彌年疢疾銷以一丸也。」其言雖辯，亦所謂「小知閒閒」者。

細驗之，淵明此文，非孤立者。擬古三：「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十四云：「此擬春閨懷遠之詩。」其七：「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玉臺新詠卷三引之，則大有繁華落盡，美人遲暮之感。

淵明此文，亦擬古而作，所擬者，楚騷也。陳沆詩比興箋：「從來擬騷之作，見於楚辭集注者，無非靈均之重儓，獨淵明此賦，比興雖同，而無一語之似，真得擬古之神。」

閑情賦序云：「檢逸辭而宗淡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其「諷諫」之意，已言之甚明，故文中不再述及。賦末云：「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於歸波。

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即曲終奏雅，「終歸閑正」之意。昭明未解淵明文體之妙乃爾，妄生異議，宜乎東坡譏之也。

第四節　論閑情賦主旨

關於此賦主旨，張自烈輯箋註陶淵明集卷五：「此賦託寄深遠，合淵明首尾詩文思之，自得其旨。如東坡所云，尚未脫梁昭明窠臼。或云此賦為眷懷故主作；或又云續之輩雖居廬山，每從州將遊，淵明思同調之人而不可得，故託此送懷。如東坡所云與屈、宋何異，又安見非小兒強作解事者？」又曰：「觀淵明序云：『諒有助於諷諫』，『庶不謬作者之意。』此二語頗示己志。覽者妄為揣度，遺其初旨，真可悼歎。」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亦主寄託說：「其賦中『願在衣而為領』十段，正脫胎同聲歌中『莞簟衿幬』等語意。而吳兢樂府題解所謂『喻當時七君子事君之心』，是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朱子謂『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怨美人之遲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此賦正用此體。昭明太子指為『白璧微瑕』，固為不知公也；即東坡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亦不知其比託之深遠也。」

劉光蕡陶淵明閑情賦注云：「身處亂世，甘於貧賤，宗國之覆既不忍見，而又無如之何，故託為閑情。其所賦之詞，以為學人求道也可，以為忠臣之戀主也可，即以為自悲身世以思聖帝明王亦無不可。」煙霞草堂遺書本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古之辭人多以美人喻君子，賤草比小人；其託於詩，必發乎情，止乎禮，而歸於諷諫也。淵明閑情，逐層鋪轉，意致纏綿，而終歸閑正，此非諷諫之作而何？又觀序之結句，與感士不遇賦同，或亦同時作。」逯欽立陶淵明集謂：「作於彭澤致

仕以後，以追求愛情之失敗表達政治理想之幻滅。」

袁行霈主愛情說，認為此賦可「視為淵明一次愛情之遐想或冒險」，並論其「十願」一節可謂一往情深，淋漓盡致。於華豔中透露真情，帶幾分天真，幾分癡呆，却毫無玩弄女性之意味。試想，如無真切而熾熱之愛情體驗，筆下豈能有如此傳情之詞句？由此可以見淵明並不枯槁之一面。

按：此乃耳食之語，不足為據，今之學者好為高論，核其實際，則多子虛烏有。且其陶淵明作品繫年定此賦為淵明十九歲作，尤謬。

此賦決非愛情之作，若謂必有此類體驗斯能作如斯文字，是不解文學亦昧於愛情者也，愛情與文學有一共性，即皆產生於想像之中，若非通過想像，愛情與文學決不能現身並長成之。淵明之前，若司馬相如、張衡、蔡邕等皆然，即曹植洛神賦亦想像之辭耳。且文詞愈美，表情愈真，愈遠乎實際之體驗，蓋現時之愛情，離美背真且包含痛苦與辛酸者多矣！然此宜與知者道，難向庸人言也。

此賦或為遊戲文字，無關乎寄託，然曰必無寄託，亦非，善讀此賦者，當於「寄與不寄間」求之耳。必曰以美人比君子，此雖靈均遺思，然淵明所友皆素心之人，南村不遠，斜川在目，侶之何難？若謂蓮社諸賢，則淵明既辭惠遠之邀，復相思乃爾，情何以堪？或曰「自悲身世以思聖帝明王」，亦不足據，蓋淵明心在羲皇之上，恒夢遊乎無君無臣之境，緬思於帝力無有之時也。

文首云：「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表面乃詠所求之人，然移之淵明自身，不亦可乎？「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四句，乃夫子自道，未可草草視之。此亦可證是賦乃中年之作，早時不應感慨人生之長勤，晚節何歎乎歡寡而愁殷。文末「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數句，可

與歸去來兮辭並讀。張衡四愁詩序云:「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全後漢文卷五十五淵明之意或亦同此。

顏氏家訓文章:「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幾案間,動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嘗言:「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引誡當陽公大心書,其所愛者,或以閑情賦為最耳。



第七章　感士不遇賦

第一節　感士不遇賦繫年

感士不遇賦或亦作於閑情賦前後，序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之習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素業。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古直陶靖節年譜繫此賦於義熙三年，並曰：「意與歸去來兮相發明，殆彭澤去官後作也。案五柳先生傳云：『嘗著文自娛，頗示己志。』集中二賦，皆示志之作。而昭明獨譏閑情賦，謂：『卒無諷

諫，何必搖其筆端。』是昭明猶未真知先生也。賞音之難，千古同歎。」

袁行霈陶淵明作品繫年同古說。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定為義熙二年，曰：「感士不遇賦當作於此年冬。」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關於此文作年有異說。一說作於淵明歸田前期。一說作於元興二年四〇三丁母憂居家時，與癸卯歲十二月與從弟敬遠詩同時作。一說作於晉、宋易代後。

按：此文思想内容多與飲酒二十首相近。『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二句，顯指義熙末稱疾不應徵命事，故此文大致作於義熙十一二年間。

按：龔斌於歸去來兮辭已有「感士不遇賦云：『卒蒙恥以受謗。』淵明曾仕桓玄，玄篡晉失敗，餘黨率受誅連，疑淵明或亦蒙恥受謗」云云，明此二賦有內在之關聯，必一時而作也。今復以「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二句，定其為義熙末年所作，非也。據飲酒二十首序，淵明此時已無意為文，即詩亦「輒題數句」而已，必不能作此類內涵深沉、筆意縱横、句式工整、用典綿密之文字。答龐參軍序亦曰：「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尤爲明证。古譜謂其作於歸田閒居之初，疑是。蓋淵明歸田之初，生計尚可，園閭有暇，感慨亦多，故借此以舒其牢騷鬱勃之氣耳。

文曰：「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又曰：「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又曰：「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言頗親切，頗合初歸之心情。宋書本傳：「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晉書本傳：「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淵明此時，已歸隱多年，不

應有如此激烈之反應。

周紫芝感士不遇後賦敘：「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作悲士不遇賦，其後陶元亮倣二士之意，而作感士不遇賦。……嗚呼，淵明知人生之如夢，而未能均窮達於一理，故遇不遇猶有分也。」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一此亦可證此賦非晚年所作，蓋淵明晚年於飲酒、採菊、彈琴之際，與道不期而遇於斜川、東皋間，窮達否泰既不介懷，何感於士之遇不遇哉！

朱鶴齡閒情集序：「余觀古今隱逸詩人，首推陶元亮，乃其閒情一賦，備極帷房旖旎之致，揆厥風旨，正與感士不遇賦同一寄託。」愚菴小集卷八則認此賦作於閑情賦前後，當無甚誤也。

第二節　此賦乃導達意氣之作

文心雕龍才略篇：「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鄭玄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仲舒、子長亦有感而作也。二賦均見藝文類聚卷三十，文繁不錄。

劉克莊司農少卿王公墓誌銘：「夫遇不遇，天也；知不知，人也。昔董生作士不遇之賦，而虞翻有世無一人見知之恨。悲乎！董生之不幸，未若虞翻之不幸也。」[1]後村集卷四十一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詠之也。觀其

〔1〕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

予觀子長此賦,雖不及仲舒,然亦有可珍視者,「委之自然」云云,承賈誼鵩賦而來,此或為早期習作,故多言己而不言人。董賦則致意於卞隨、務光、伯夷、叔齊、伍員、屈原,對淵明實有啓發。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五論感士不遇賦曰:「起結皆盡性至命之言,能明出處之分,而潔去就之義,中間雜引古人,無非此意。陶公真有學有守者哉。」

孫人龍纂輯陶公詩評注初學讀本卷二:「公一生貞志不休,安道苦節,其本領見於此數語。雖感士不遇,而歸於固窮篤志。讀其文,真可使馳兢情遣,鄙恪意祛,所謂有助於風教,豈不信哉!」

伍瑞隆惜士不遇賦序:「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而使不遇仲尼,則不過東魯之逐臣,與西山之餓殍,此卞和所以抱泣,而務光所以沉淵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董仲舒儒者,所為士不遇賦哀思傷毒,司馬遷繼為悲士不遇賦,陶潛又為感士不遇賦,千古悲涼,倡和欲絕。」歷代賦彙外集卷二引

劉熙載賦概:「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此即正誼明道之旨。司馬子長悲士不遇賦云:『沒世無聞,古人所恥。』此即述往事、思來者之情。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

淵明此文「原百行之可貴,莫為善之可娛」、「推誠心而弗顯,不矯然而祈譽」數句,實承仲舒「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而來,其所感之人,伯夷、張釋之、馮唐、李廣、王商而外,有賈誼、董仲舒、顏回,均儒士。其言仲舒曰:「悲董相之淵致,

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尤為感慨深致。又勸農第六章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1]將董生與孔子並敬讚之，知其德美有超然之處也。

仲舒乃漢初之大儒，因修春秋學，名重於世，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授業久次相傳，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嘗為中大夫，主父偃疾之，獲罪下獄，當死，漢武赦之，出為膠西王相，恐復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亦仕不得志而退歸者也。淵明敬讚之，蓋嘉其漸得士不用世之道也。

又感士不遇賦言李廣曰：「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競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衆人之悲泣。」慷慨寥落，可與詠荊軻並讀。

觀賦之序可知，此文乃淵明「導達意氣」之作，與率爾成章者不同，欲知淵明思想，若舍此他求，猶問道於瞽也。文中「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獨祗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衡輔善而佑仁」、「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云云，無不表達其儒家思想。[2]

其感伯夷、顏回曰：「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於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又：「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為鑒，衡輔善而佑仁。」亦太史公伯夷列傳之意。讀史述九章之

---

〔1〕吳瞻泰陶詩彙注引汪洪度曰：「末章歇後語，言若果能超然投迹，如孔如董，即不稼穡，我敢不斂衽以敬贊之哉。言外見得若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2〕淵明榮木四章：「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可參看。

一夷齊曰:「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之五七十二弟子曰:「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於伯夷、顏回反復致意。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淵明此文亦有意於此,「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

茅坤論陶:「間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棲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不成,猶藉真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曲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昐昐然歌詠泉石、沉冥麴蘗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縶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春秋時期,惟政治一學,孔子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授弟子,然皆以從政為指歸,行有餘力,始可為文。所謂「政事」,乃禮儀之類。政者,正也,人無德行,則不能正己,不能正己即不能治人。言語者,外交辭令也,諸侯朝會,多賦詩見志,因之亦不能遠離文學,故孔子曰:詩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禮儀為祭典會盟而設,公西赤願為小相者是也。當時可學之物尚微,而能學之人亦少,凡學者多能仕,此國不用,則遊他邦[1],賢人君子,有所周流。

---

〔1〕楊時龜山集卷八孟子將朝王:「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所言即此。

顏淵未仕，蓋因早死，且其家居奉養較子路為優，倘得壽考，當孔子逝後，即不起而仕人，亦必如子夏為王者師矣。

春秋以降，學者增多，諸侯減少，朝飲會盟亦非頻繁，故學而不能用者日見其多，即荀、孟亦有不遇之歎，然荀子在齊最為老師，至楚尚封蘭陵。孟子亦周旋齊、魯間，齊王招而不至，必待備禮恭請而後朝。若鄒衍之流，所到之處，王侯擁彗前驅，蘇秦說秦不行，發憤閱讀，至佩六國相印。逮至炎漢，天下一統，能學之人更多，而用學之處愈少，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賢人君子無復息肩，衆庶無所遷徙，若失意於執政者，則無處可投，故讀書者始有不遇之歎焉。退而自修，若董仲舒、揚雄者是也。自淵明後，作士不遇賦者甚少，蓋不遇亦不敢直言也。惟劉晝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北齊書劉晝傳，今亦不傳，此亦可見中古時期言論自由猶較後世為優耳。



第八章　歸園田居

第一節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淵明歸隱之初，「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1]，「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破泥土之重濁，煉澄明之詩意，妙手偶得，作歸園田居五首，「其辭旨平淡高遠」[2]，備受矚目。

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

〔1〕　馮贄雲仙雜記卷二引淵明別傳曰：「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2〕　李綱梁谿集卷十二和陶淵明歸田園六首序。按六首之末章非淵明作，前人已有考，玆不論。

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怡然自得，樂夫天命，兹情兹味，决非「但愛鱸魚美」者所能夢至也。上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此則不復愧矣。「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二句，本古詞「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宋書樂志三，可作一部「田園交響曲」來聆聽。捫蝨新語曰：「當與豳風七月相表裏。」諒哉斯言。

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

張戒歲寒堂詩話：「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豈專意於詠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並徘徊』，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工巧，終莫能及。」又曰：「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景物雖在目前，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

陸世儀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五：「志辭俱雅，關雎、鹿鳴、清廟諸作是也；志雅辭鄭，鄭、衛諸風之類是也；若志鄭辭雅及志辭俱鄭，則三百篇無之後，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辭鄭而志雅者，唐、宋諸人諷刺諸作是也；有志辭俱雅者，淵明田園諸什，子美北征諸篇是

也。誰謂刪後必無詩哉!」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此詩縱橫浩蕩,汪茫溢滿,而元氣磅礴。大舍細入,精氣入而粗穢除。奄有漢、魏,包孕衆勝,後來惟杜公有之。韓公較之,猶覺圭角鑱露,其餘不足論也。」

莊子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藝文類聚卷九十引晉之湛方生弔鶴文曰:「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淵明「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二句,本此。

北史陽休之傳:「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休之當昭明後,曾編陶集十卷,「樊籠」之歎,豈擬淵明乎!

或曰此乃淵明思想受莊、老濡染之明證,愚謂非也。韓詩外傳乃儒家之書,已先言之,卷九:「君不見大澤中雉乎? 五步一啄,終日乃飽,羽毛澤悅,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 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啗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 彼不得其志也。」

周紫芝書陶淵明歸田園書後:「陶淵明閒居則負耒而躬耕,年飢則叩門而乞食,蓋不可不謂貧矣。至於棄官而歸,則易若脫履,非其胸中自有邱壑,安能擺落世故如此。頃時杜祁公在政府,客有新第者,以所業獻公,請學為政,公無一言,唯問生事厚薄,人有問公者,公曰:『人有田園,則進退輕,乃可行吾志。』祁公可謂知言矣! 近時士大夫多喜學淵明詩,皆故為靜退遠引之詞,以文其歆羨躁進之失,譬猶效西子之顰,而忘其語意高遠,不能窺此老之藩籬也。」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

蕭統陶淵明集序:「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玉而謁帝;或披裘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淵明歸耕,其意並不全在耕,而在於田園能保留並發育生

活之真實趣味，與其天性相得益彰耳。彼彭澤一令，豈其志哉！

第二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歸園田居二：「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1]

淵明純粹寫農耕者，此二首及懷古田舍二首外，尚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及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二首。勸農言農耕之可尚而非詩人之體驗，兹不論。

又祭從弟敬遠文：「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可與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等參看。

然而，淵明正因貼近自然，探及生命之高級秘密，因此對幻化之人生[2]亦憂感叢出，「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所恐者非獨「桑麻」，但凡存在過之生命，即今已歸於空無，亦無不在其關心之中。「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二句，其殷勤之情，澤及草木，惟所願無違之事，千載而後，已無人能解矣。蘇軾曰：「我是識字耕田夫」，以「識字」為高，似不值淵明一哂。

淵明自幼即懷土地之虔誠，正是通過泥土賦予其豐沛之生活

〔1〕張英文端集卷八題翁康飴觀穫圖四首之三：「絢爛終歸淡泊宜，飽看身世已多時。人間惟有農桑樂，試讀陶家種豆詩。」

〔2〕歸園田居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智慧,此與「肥遁者」有本質區別。對不知稼圃之孔子,亦不為然〔1〕,所懷念者,乃「舜既躬耕,禹亦稼穡」勸農。張潮幽夢影卷上:「躬耕吾所不能,學灌園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學薙草而已矣。」若淵明者,躬耕、樵薪正其所能也。

歸園田居五:「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古人云:「晝長苦夜短,何不秉燭遊」,淵明非獨樂樂者,更善於體會與衆樂之趣。荊薪以代燭,招鄰曲共飲,其樂陶然未盡,不覺東方之既旭。此當為淵明與田老共飲之始。雜詩一:「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所言即此。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淵明所以能博愛者,緣於平等之信仰。

歸園田居四:「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此言耕種之餘,攜子侄輩閑步荒墟,徘徊丘隴之間,感念已歸於泥土之生命也終歸於空無,其立意與擬古四相近,却與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有異。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云:「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似合此歸園田居四、五兩首而言者,且某種幽默筆調充溢其間,仿佛淵明非惟能與在世者同樂,即柏下之人亦

〔1〕 勸農:「孔耽道德,樊須是鄙。」

可相與為歡耳。向死而生，存亡毗鄰，舍淵明其誰與歸！

徐乾學讀禮通考卷八十二：「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陶淵明與人飲周家墓柏下，乃西晉放誕之餘習，禮法之士猶不為，矧一本之親而樂其所哀也哉。君子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觀變焉矣。」此曲學管見，不足是，亦不足非也！

第三節　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

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淵明既招父老飲，父老亦招淵明飲，而後，此類交往已為淵明生活之重要內容。

飲酒九：「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是篇。」四庫本陶淵明集卷三引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此詩夾敘夾議，託為問答，屈子漁父之旨。」所言是也。淵明祭從弟敬遠文：「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議。」則敬遠非惟淵明知己，亦嘗以其歸隱之意向人辯說也。

淵明所處之世，「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曹羲至公論、「朋黨雷同，私議沸騰」晉書桓溫傳上疏陳便宜七事之一，「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感士不遇賦「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飲酒六然「同而不和」，陰相傾軋，公然火拼，故朝廷有違義之臣，民間多邀名之士，鮮有能遺世而獨立者。

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若淵明，「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

同之毀」抱樸子內篇暢玄,不以外物汩其素心,不以利害虧其純德,乃大有古人之風,其高出晉、宋人物,良有已也!

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引

辛棄疾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白髮西風,折腰五斗,不應堪此。問北窗高臥,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　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儕心事,古今長在,高山流水。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為蒼生起。」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四飲酒之淵明,其節義之氣,遠在東山「為蒼生起」之謝安石之上,善乎稼軒之言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十曰:「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況於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盡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子美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其言近是。

淵明飲酒十四:「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此言故人挈壺而至,淵明招父老,以荊條鋪地,坐於松下共飲之。所言雖雜亂,然已無「疑我與時乖」者,故淵明能不知何者為物,何物為己,於朦朧中,體會到酒中之「真味」。

又連雨獨飲:「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

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寫飲酒之體驗，言他人所未言，天既可忘，況人乎？況物乎？

和郭主簿：「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蠟日：「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雜詩四：「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讀山海經一：「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歸去來兮辭：「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寫家居飲酒之趣，亦復出人意表。

第九章　讀山海經

第一節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讀山海經十三首，約寫於歸隱之初。顏延之陶徵士誄序：「心好異書，性樂酒德。」所言必此山海經也。其首章尤有思致，曰：「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海山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周王傳」即穆天子傳。

李德裕郊外即事奉寄侍郎大尹：「高秩慙非隱，閑林喜退居。老農爭席坐，稚子帶經鋤。竹逕難迴騎，仙舟但跂予。豈知陶靖節，秖自愛吾廬。」李衛公別集卷十白居易所詠亦多，不錄。

韓維夏日覽物思古人三首之三陶潛：「衆鳥依嘉樹，想像先生居。日哦高簡篇，濁酒自為娛。世事不掛口，方且愛吾廬。」南陽集

卷二釋道潛亦愛亭：「扶疎蔭佳木，五月風來徐。淵明方偃臥，亦是愛吾廬。」參寥子詩集卷十一

謝薖亦愛軒：「漆園遊濠梁，得意儵魚樂。淵明愛吾廬，感彼衆鳥託。兩賢俱達道，妙處要商略。夫子誰與歸，潛也如可作。柴桑久無人，茲道竟寥落。頗能誦其詩，尚友亦不惡。」竹友集卷四此言孔子所欲同歸者必淵明而非莊周也。

陳傅良和張端士初夏注：「屈原、賈誼、陶淵明文辭，皆喜道孟夏，而悲樂不同，雖所遭之時異，要亦懷抱使然爾。」止齋集卷八

劉辰翁吾廬記：「陶淵明人品自高，其率然而出，率然而歸，賴其詩文興寄，足自道本志，使人想見公解裝登舟，望煙村，柳色曈曨，東作之外，而其廬近矣。嗟乎，樂哉！誰無此廬，而誰能言之。」須溪集卷四

虞集胡師遠詩集序：「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爲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太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五

許有壬安南志略序：「士為學當籠絡宇宙，天之所覆，宜皆知之，而或窒於遐，泄於邇，里閈見聞有弗深考，穹壤之外，渾淪之墟尚可知乎？淵明覽周王傳、山海圖以自適，其胸中之奇，高世之致，可想見已。」至正集卷三十

劉履選詩補注卷五：「此詩凡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寫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而為樂可知矣。」

溫汝能陶詩彙評卷四：「此篇是淵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謂不見斧鑿痕也。大約詩之妙以自然為造極，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議，神妙極矣。」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二句,與詠貧士七首之一詩曰:「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寓意相近。此詩妙處在於,人在自然之微雨好風中,可獲得某種詩意棲居。人在宇宙之間雖至弱至微,然俯仰之間,可以領悟萬物恒生之理。淵明此時,已無意於改造世界,反將精力用於完善自我。體味天地之大德,與萬物互為表裏,焉能不樂哉!

觀讀山海經諸詩,知淵明神思常馳騁於神話傳說之時代,此時代,人類作為太陽之子,享有不容侵辱之尊嚴,彼此平等,鄉鄰和睦,皆抱自然所予之全權,無須屈從於帝力,何必折腰於督郵?幼少者從學於師長,青壯者耕鑿於壟畝,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中道相見,並無玄言,惟話桑麻之長,熙熙然,煦煦然,春風風之,夏雨雨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真古之所謂「大同」者也。

唐、宋以降,君道趨嚴,學人再無以「大同」為生活之理想境界者,故於淵明但睹形影,而未見其神。其造訪淵明,亦僅及義熙年間之栗里,而不能遊羲皇之斜川,侶東戶之素友,既法乎其中,所得必下矣!

第二節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讀山海經之九:「誇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之十:「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詠誇父與刑天、精衛,辭氣慷慨,有金剛怒目之概,尤受人矚目。

謝靈運撰征賦:「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宋書本傳淵

明雜詩五：「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則淵明、靈運之志固相近也。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幾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四引

此句舊本作「形夭無千歲」，誤，先儒已辯證之，茲不述。至其旨意，後人亦有論者。謝肅和陶詩集序云：「讀山海經諸篇，有屈大夫遠遊之志。」密庵集卷七

劉熙載詩概：「鍾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切，尤詩之深致也。」

陸元鋐青芙蓉閣詩話：「明張志道題陶淵明歸隱圖云：『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伸。』淵明一生心事，為明眼人一語窺破，徒以羲皇上人目之，陋矣！鐵雲有論淵明詩云：『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詩傳。』亦同此意。後見鎮洋彭湘涵上舍兆蓀題陶靖節像詩云：『代易元嘉號，詩留正始音。桃花身世感，秫酒聖賢心。黃、綺貌猶在，荊、高悲獨深。誰知填海志，歸鳥是冤禽。』尤為淋漓入妙。」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此二章，乃陶集最見情性之作，淵明之祖陶侃本武人，以軍功封長沙公，淵明雖遊好六經，而刑天之志，猶激蕩不已，無所馳騁，即偶發揚於歌詩，亦有「飛揚跋扈為誰雄」之概，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曰「悲痛之深，可為流涕」，是也。

第三節　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

觀淵明「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之句[1]，與後期所作詠貧士「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不類，疑淵明歸隱之初，尚非困窮至極。然義熙四年六月，家中遇火，產業盡失。作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

曰：「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灑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蔣薰評陶淵明集卷三：「他人遇此變，都作牢騷愁苦語，先生不著一筆，末僅仰想東戶，意在言外，此真能靈府獨閑者。」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五十：「形骸猶外，而況華軒，所以遺宇都盡，而孤介一念，炯炯獨存，之死靡它也。」

鍾秀陶靖節紀事詩品卷二：「靖節此詩當與挽歌三首同讀，才曉得靖節一生學識精力有大過人處。其於死生禍福之際，平日看得雪亮，臨時方能處之泰然，與強自排解、貌為曠達者，不啻有天壤之隔。」

---

[1] 歸去來兮辭亦云「有酒盈罇」。

淮南子繆稱訓曰:「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淵明本以辭華軒為甘心,寄窮巷為素志,然其賴以存身之草堂,竟一火無餘,不得已,棲居舫舟之上,輾轉反側,憂思如焚。「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二句,看似平淡,內寓深理,果菜植根於土地,故能經火而復生,宿鳥本無根蒂,是以驚去而不還。在果菜與宿鳥之間,淵明無疑更著意於前者,故後有「且遂灌我園」之語。「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二句,言其貞剛之性,有非玉石之可比者,對照「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二句,可以知其志意所在。災難面前,安之如素,困窮之中,不改初心,非大有道者,豈能如是哉!

然而,隨時序推移,世事變幻,交際濃縮,淵明心中亦時起波瀾。陶侃嘗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晉書陶侃傳淵明亦感流逝歲月中,不僅有壯志與夢想,也有青春與一部分生命己丑歲九月九日「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雜詩二「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三「日月還復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雜詩五「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故詩中多處提及壯志未酬之鬱悶「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淵明身體力行「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耕鑿荒山「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杜甫有云「丈夫失意合躬耕」,淵明却以「躬耕」適其意,其內在志向,雖未明白表露,然事業未立,學道未成,顯然亦非樂意接受之結局。而生活愈發困苦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與杜甫「布衾多年冷似鐵」相比,尚有不如,雖曰「在己何怨天」,然對悠悠蒼天之「佑護善人」已有疑問,惟不及屈原「呵壁問之」而已。

躬耕壟畝,乃人類最古老職業。惟農民與獵人瞭解自己之工作,其形象謙卑而親切。然而,自詩以降,真正將耕鑿之樂形諸歌

詠者稀矣。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載朱虛侯劉章所言耕田歌:「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1] 漢書楊惲傳:「答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惜為宣帝所殺,此實為吾國言論自由之大厄[2]。

余一向不解為人傭耕之梁鴻既能賦五噫,緣何不復吟唱田園之頌歌,莫非「悔其少作」,欲入真正天才之行列! 可以說,土地精神因淵明而蘇醒,好風嘉穗藉淵明以通靈。淵明詩文寫於歸隱後居多,正如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也是寫於放逐之後。陸遊嘗曰「人非四十不可著書」,這使筆者想起菲律賓一種棕櫚樹,要長近四十年才會開花,同時盛開五千萬朵,形成「火樹銀花不夜天」壯觀景象,但旋盡凋謝。

淵明雖曰:「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有會而作序然非有意為詩,而是閒居寡歡,輒題數句自娛,以為歡笑飲酒序。故其寫詩如老牛熱而喘月,頗得水流石間,風行波上之致,故曰淵明乃接近詩之真意者也。

第四節 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

文心雕龍知音篇:「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史記孔

〔1〕 漢書高五王傳作「請為太后言耕田」,無「歌」字,可證漢初已有詠耕田者。

〔2〕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引袁宏詠史詩曰:「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三漢人坐語言獲罪亦論及之,可參看。

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蕭統陶淵明集序云：「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此與詩品論陶「每觀其文，想其人德」相似。

蘇軾與蘇轍書：「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黄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山谷内集詩注卷一

虞集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樑邵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述贊云：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道園學古録卷四十

楊士奇畦樂詩集序：「詩以道性情，詩之所以傳也。古今以詩名者多矣，然三百篇後得風人之旨意者，獨推陶靖節，由其沖和雅澹，得性情之正，若無意於詩而千古能詩者卒莫過焉。故能輕萬鍾，芥千駟，翛然物表，俯仰無慚，豈非足乎己而無待於外者乎？是雖不必以詩名，而誦其詩者，慨然想見其為人。」畦樂詩集

薛瑄讀陶詩：「靖節一何高，理鑿時運表。返耕甘苦饑，棄世樂枯槁。所以見諸詩，淡泊出天造。掩卷思其人，清風起林杪。」敬軒文集卷一

趙善括趙清獻帖跋：「居今之世，慕古之人，要當得其用心如何耳。噫，古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其筆語，斯可矣。由其手澤，想其用心，是亦今之古人也。陶彭澤之詩，發言古澹，誦其言，則知其忘機械，脱風塵，邈乎其遠矣。」應齋雜著卷四

張潮幽夢影卷下：「我不知我之前生，當春秋之季，曾一識西

施否？當典午之時，曾一看衛玠否？當義熙之世，曾一醉淵明否？當天寶之代，曾一睹太真否？當元豐之朝，曾一晤東坡否？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數人，而此數人則其尤甚者，故舉之以概其餘也。」

讀淵明之詩文，則見其人尤易。何則？蓋淵明一生追求，是達一「真」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五「真」非可言說者，淵明貴「真」，生受之於大塊，死託體於山阿。楊王孫「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漢書楊王孫傳，僅就形骸而言，即已驚世駭俗，妻友不樂。淵明則更進一步[1]，忘形忘性，隨意所之，達於「抱樸含真」勸農境界。莊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謂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其詩文，之所以高出人表，為百世師，即得益於此。

淵明曰「任真無所先」[2]，「任真」即冥合自然，即「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然「傲然自足」勸農之悠悠上古，惟存詩人夢幻之中，其面臨者乃「真風告逝，大僞斯興」感士不遇賦序之時代，淵明毅然獨立於社會之外，朝接近於「羲皇」之源頭回遡，欲找回人類賴以生存之榮耀：每一時代中，總有一人想重新成為半人半馬之神物。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吾曰：淵明乃聖之真者也。前人言紅樓夢「當煮苦茗讀之，燃名香讀之，於好花前讀之，空山中讀之，清風明月下讀之，繼南華、離騷讀之，伴涅槃、維摩讀之。」吾於陶詩亦然。非耕耘者不知其味，非樂酒者難解斯旨，非久囚樊籠、終歸自然者不得與聞其道，非博大真人不足以引為知己。

---

〔1〕 飲酒十一曰：「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2〕 莊子齊物論郭象注：「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

第十章　飲酒二十首

第一節　我醉欲眠卿可去

淵明好酒，史有明文。宋書本傳：「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李太白集注卷二十三所言即此。

蘇軾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之二：「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李行中醉眠亭三首之二：「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東坡全集卷六

王直方詩話：「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云，山谷題無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意極相類。」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

李復陳元常醉眠菴:「淵明喜閒放,自號葛天民。我眠君且去,人謂此語真。無機物莫猜,鷗鳥猶狎馴。欲眠何遣客,一念已生塵。豈如龐德公,相對忘主賓。」潏水集卷九

周紫芝四月二十八日,江元楷置酒,坐客皆醉臥,已而主人亦就睡,戲作數語,以紀其事,中曰:「主人亦忘客,去留隨所欲。可笑陶淵明,欲睡客須逐。」太倉稊米集卷十二

陸遊酒熟:「侯印何由得酒泉,小槽新熟亦欣然。放翁達處過彭澤,客自在傍吾自眠。」劍南詩稾卷三十六

吳寬重九無菊:「無酒人但醒,無菊人尤俗。我與陶淵明,事事相反覆。俗病惟自知,客醉解留宿。淵明祇欲眠,往往客遭逐。」家藏集卷十七

按:東坡好立異,此猶其小者,然亦可見其品性,去古人猶有一間。東坡之酒友多閒人,慕名而來,東坡若居北辰而衆星拱之,故對客眠亦無害;淵明之友多素心者,或為田野父老,淵明與之乃平等交往,安能己欲眠而不勸其去乎!後之襲其意者,真矮子觀場,人云亦云也。

第二節　題淵明漉酒圖

宋書本傳:「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劉禹錫柳絮:「縈迴謝女題詩筆,點綴陶公漉酒巾。」劉賓客外集卷八陸龜蒙漉酒巾:「靖節高風不可攀,此巾猶墜凍醪間。偏宜雪夜山中戴,認取時情與醉顏。」甫里集卷十二淵明葛巾漉酒,乃一嘉話,後趙子昂作漉酒圖[1],題詠亦多。

---

[1] 劉壎水雲村稾卷七題淵明漉酒圖:「『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達論也。然亦何至用巾漉酒,不避汚垢漬蔑邪? 韻人勝士,託此寓高致,乃認為真,即癡人聽説夢耳。微茫杳靄中,露頂運臂,急酒之狀宛然。一展卷,知是名筆,動人醉興,舌本流津。」

龐鑄漉酒圖：「我愛陶淵明，愛酒不愛官。彈琴但寓意，把酒聊開顏。自得酒中趣，豈問頭上冠。誰作漉酒圖，清風起毫端。露電出形似，神情想高閒。大似揮絃時，目送飛鴻難。袖中有東籬，開卷見南山。嗟予困塵土，青鬢時一斑，折腰尚未免，敢謂善閉關。望望孤雲翔，羨羨飛鳥還，歸田未有日，掩卷空長歎。」中州集卷五

王惲淵明漉酒圖：「晉人尚放曠，不受羈與束。虛高失之傲，降志到自辱。淵明性真率，順適無矯欲。清風凜一時，千古仰高躅。得錢送酒家，況我新釀熟。渴來夢吞江，奚計巾一幅。有槽不得壓，露頂手自漉。清濁即聖賢，併欲貯吾腹。悠然對南山，夕鳥送以目。還我浩浩天，世運任伸縮。泠然風度林，澹若雲在谷。俯仰霄壤間，出處一往復。過此設有論，正為蛇畫足。宛轉出新意，便可激流俗。不思皇上人，方寸許撐觸。欲求先生心，用意不當曲。縱使欲自況，此老烏可黷。吾言誠漫與，得酒且兀兀。」秋澗集卷五

許有壬淵明漉酒圖：「平生心事在黃虞，豈意人間有寄奴。歸去一巾猶漉酒，宋家冠冕定泥塗。」至正集卷二十六

楊維楨淵明漉酒圖：「義熙老人羲上人，一生嗜酒見天真。山中今日新酒熟，漉酒不知頭上巾。酒醒亂髮吹蕭屑，架上烏紗洗糟糵。客來莫怪頭不巾，巾冠豈為我輩設。故人設具在道南，老人一笑猩猩貪。東林法師非酒社，攢眉入社吾何堪。家貧不食檀公肉，肯食劉家天子祿。頹然徑醉臥坦腹，笑爾阿弘來奉足。」乾坤清氣卷五阿弘者，王弘也。

黃鎮成題辛庸之所藏子昂畫淵明漉酒圖並書歸去來辭：「先生歸來三徑荒，宅邊五柳森成行。野田流水春欲莫，種秫未斸南山陽。苗稀草盛收已薄，畢歲未可供壺觴。前年彭澤纔一稔，已具盞勺開糟牀。鄉里小兒不解事，使我掉臂歸柴桑。偶然得米釀爲酒，籬下又報秋花黃。呼童染指驗熟否，甕面盎盎浮雲漿。祇將頭上

葛巾漉,下注瓦缶流泉香。科頭席地竟一醉,白日嘯傲登羲皇。元嘉甲子不足數,陶然醉境真吾鄉。栗里先生百世士,吳興學士遥相望。畫圖入妙書更美,翰墨一代傳文章。辛君得之能寶藏,我亦長歌歌慨慷。」秋聲集卷一

傅若金題淵明漉酒圖:「淵明性嗜飲,所遇適其真。漉酒東籬下,邈若旁無人。捐紱非所吝,焉愛頭上巾。田園日成趣,松菊相與親。百年何為爾,酩酊及兹辰。陶然至和内,混沌以為鄰。」傅與礪詩集卷二

釋妙聲漉酒圖:「棄官賦歸來,田家酒初熟。脱我頭上巾,漉此杯中緑。獨漉復獨漉,漉多酒還濁。酒濁猶自可,世濁多返覆。桑枯柳亦衰,但有松與菊。田父晚相過,相與話墟曲。共醉茅簷下,此生亦以足。」東皐録卷上

淵明葛巾漉酒,其風流不減孟嘉落帽。然今所傳陶集,言巾者凡兩處,蓋託此以寓高致,未必真也。或偶一為之,亦乘興而已。趙子昂作圖以傳其嘉話〔1〕,且多有詠之者,聊引數首,以備遊觀。

第三節 淵明醉石

晉書本傳:「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可知淵明隨意所之,得酒輒飲,飲而必醉,醉而即臥,不以世物介懷,故其醉石,所在多有。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十一:「栗山源在山南,當澗有陶公醉石。」陳舜俞廬山記卷二敘山南篇:「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平

〔1〕 王惲秋澗集卷三十二淵明漉酒圖:「牀頭釀香奚待壓,脱巾漉酒良愜人。興來酣適無不可,過論總非公所真。」自注:「趙子昂筆。」

廣可坐十餘人，元亮自放以酒，故名醉石。」張野廬山記：「陶潛栗里，今有平石如砥，從廣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御覽卷四十一引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四：「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也。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為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為常。」周必大廬山後録：「屈曲行三里，遇數道人草菴，背有崖古澗，醉石在焉。仰視飛瀑，披大石而下，甚為奇觀。石有坳處，俗云陶公枕痕也。」說郛卷六十四上引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廬山有淵明古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以為荊楚之『荊』。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於其石上，名『淵明醉石』。某為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榜『歸去來館』。」又跋顏魯公栗里詩：「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

曾集陶淵明集序：「南康蓋淵明舊遊處也，栗里、上京，東西不能二十里，世變推移，不復可識。獨醉石隱然荒煙草樹亂流中，榛莽蔽翳，人迹不到。鄉來晦翁在郡時，始克芟夷支徑，植亭山巔，幽人勝士因得相與摩莎石上，吊古懷遠，有脩然感慨之意。」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四

王褘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亙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即臥此石上

也。……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王忠文集卷九

古直嘗夷考之，其陶靖節年譜曰：「今玉京山前里許，九峰橋側，有部婁，上有磐石，可坐多人，湖水盛時，正在江中，土人相傳，謂淵明嘗在此望開先瀑布，醉眠其上云。與朱子語錄符合。先生所居上京必在玉京山前無疑也。陳令舉廬山記云云，案記所稱醉石，在離溫泉里許窮谷中，余嘗登之，石甚小，只能坐二三人耳。先生此處蓋有先疇，祭敬遠文云：『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殆即來溫泉附近收穫，舫舟三宿，必在錢家湖濱。因收穫來此，徜徉谷中，醉眠石上，後人因名醉石。要之，先生遇酒輒飲，其醉石必不止一二處也。」

淵明醉石，亦一嘉話，自唐即不乏詠者。王貞白書陶潛醉石：「片石陶真性，非為麴蘗昏。爭如累月醉，不笑獨醒人。積疊莓苔色，交加薜荔根。至今重九日，猶待白衣魂。」全唐詩卷八八五

陳光題陶淵明醉石：「片石露寒色，先生遺素風。醉眠芳草合，吟起白雲空。道出乾坤外，聲齊日月中。我知彭澤後，千載與誰同。」全唐詩卷八八六

陳舜俞淵明醉石：「聒聒飛泉清遶石，悠悠天幕翠鋪空。是非分付千鍾裏，日月消磨一醉中。柳絮任飄荒徑畔，菊花仍在舊籬東。水聲山色年年好，堪使遊人恥素風。」都官集卷十三

朱熹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遊諸兄醉石：「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舉觴酹飛泉。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驚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闕陰，思屬東海壖。丹衷竟莫展，素節空復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爲君結茅屋，歲暮當來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

又陶公醉石歸去來館：「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

傳，獨嘆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絶，優遊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歗，亂以歸來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

喻良能題淵明醉石：「平生憶淵明，偶此訪遺迹。柴桑僅未泯，栗里猶可識。寒溜瀹泠泠，孤煙輕羃羃。撫事良多感，西風生醉石。」香山集卷二

淵明醉石外，又別有太白醉石，李德裕醒石，不具述，以嘉話觀之可也。

第四節　陶淵明詩篇篇有酒

蕭統陶淵明集序云：「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焉。」白居易效陶潛詩亦曰：「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白氏長慶集卷五。

淵明現存詩文一百四十六篇，據逯欽立關於陶淵明一文統計，言及酒者凡五十六篇。他篇之外，專有飲酒詩二十首，約作於義熙十二年。序曰：「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邢象玉古意：「家中酒新熟，園裹葉初榮。佇杯欲取醉，悒然思友生。忽聞有奇客，何姓復何名。嗜酒陶彭澤，能琴阮步兵。何須問寒暑，徑共坐山亭。舉袂袪啼鳥，揚巾掃落英。心神無俗累，歌詠有新聲。新聲是何曲，滄浪之水清。」全唐詩卷七七七

崔道融寓吟集：「陶集篇篇皆有酒，崔詩句句不無杯。醉來已共身安約，讓却詩人作酒魁。」全唐詩卷七百十四

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三：「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

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五

晁補之飲酒二十首同蘇翰林先生次韻追和陶淵明之三：「陶公羣於人，而無人之情。詩豈世外語，世語不可名。東坡憐此翁，同調但隔生。形光來戶屨，真處人不驚。得酒自醒醉，放意無虧成。」雞肋集卷四

李復調李教授：「君不見屈平放逐南辭楚，顦顇行吟並江浦。一聞鼓枻笑獨醒，搔首低回愧漁父。又不見淵明彭澤投簪纓，退隱衡門依五柳。凝塵滿匣不鳴絃，頭上接䍦親漉酒。爾後寥寥幾百年，醉鄉途路隔雲煙。空看青鑑悲毛髮，不向芳尊問聖賢。」潏水集卷十二

趙鼎乙巳二月初八日集獨樂園，夜飲梅花下，會者宋退翁、胡明仲、馬世甫、張與之、王子與、林秀才及余，凡七人，以「炯如流水涵青蘋」為韻賦詩，分得流字：「孟公飲狂車轄投，不適遂與俗沉浮。謫仙醉吟驚冕旒，氣侮權倖無悔尤。不如淵明此意俱悠悠，飄然不繫之虛舟。偃蹇不從刺史遊，遇酒或能道上留。介不為高通不偷，亦知出處非人謀。」忠正德文集卷五

鄧肅醉吟軒：「淵明句法古無有，頭上幅巾供漉酒。李白豪篇驚倒人，舉目望天不計斗。二子風流不可追，公作幽軒為喚回。長鯨渴興沉江海，錦囊妙句生風雷。安得一廛在公側，時時去作孔融客。愁腸得酒生和風，也向毫端寫春色。」栟櫚集卷五

李處權春晚簡德孺：「人生有酒即佳辰，忽忽園林已暮春。雨後落花渾帖砌，風前飛絮欲沾人。我如放浪陶彭澤，公是風流賀季真。伊水崧雲在何處，舊衣猶有洛陽塵。」崧庵集卷六

唐庚與舍弟飲：「篇篇皆有酒，世疑淵明詩。佳處正在此，俗子那得知。寄迹杯酒中，序者為之辭。詩酒吾家事，何用寄迹為？疑者既已陋，序者良亦卑。酒殊醉味同，勿問醇與醨。」眉山唐先生

文集卷十九

趙蕃連雨獨飲偶書四首之一：「伯倫無他文，一頌自不朽。淵明飲酒詩，乃至二十首。未易多寡論，俱能金石壽。我乏二子辭，徒然老耽酒。」淳熙稿卷二

陸遊家釀頗勁戲作：「千古英雄骨作塵，不如一醉却關身。鼎來雖恨王陵戇，熟味方知孟子醇。試問浩歌遺世事，何如酣枕養天真。竹林嵇、阮雖名勝，要是淵明最可人。」劍南詩稟卷七十四

戴表元六月十三日壽陳子徽太博十首，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為韻之六：「自古皆有隱，陶生隱於酒，炎氛四面集，一窟在北牖。世人羨桃源，桃源復何有？惟容醉鄉徒，百世得相友。」剡源文集卷二十七

倪瓚次韻呈張德常：「陶公興寓酒，杜老愁亦酌。豪傑千載人，處世何磊落。吐詞蔚忠義，安貧務簡約。嗟哉嚇腐鳶，邈矣鳴臯鶴。」清閟閣全集卷一

侯克中陶淵明二首之二：「滄海橫流懶問津，歸來博得自由身。有田不肯栽秔稻，漉酒何妨解葛巾。身外一毫皆長物，世間萬事等微塵。寧為黃菊籬邊客，不作白蓮社里人。」艮齋詩集卷三

此以詩詠淵明飲酒者，亦有作文論之者。酒於淵明，非汎汎焉相遇如波上之鷗也。乃淵明體驗生活之途徑，其意義僅次於田園。

第五節　後人論淵明飲酒

韓愈送王秀才序：「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

邪?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

蘇軾書淵明飲酒詩後:「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書淵明詩二首之一:「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之二:「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 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吳曾能改齋漫録卷十:「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又作擬古詩云:『生前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謝逸黄君墓誌銘:「余嘗疑阮嗣宗、陶淵明平生沉酣於酒,而出處去就之際皆合於道,其為詩雖汪洋澹泊,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是以知二子負英偉之才,而世不我用,託於酒以自適者也。」溪堂集卷八

謝肅和陶詩集序:「夫靖節山澤之逸,凍餒所纏,進不偶時,而退安於命,然以氣節學問弗獲表見於天下,故託酒以自娱,非真酣於麴蘗、汩於辭章也。」密庵集卷七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十:「靖節詩推周、孔處甚多,其逃於酒者,避劉宋耳。當時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 韓子惜其不遇孔子,議論甚正,但與阮籍同譏,則未必然。其論詩亦不列陶而反及謝。」又榕村詩選卷二:「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蓋有託而逃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而徒麴蘗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謂感激而未能平其心,則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謂其無得於聖人而以酒自樂,則其視陶公已淺矣。觀飲酒詩第十六

章、第二十章，恐公之希聖，不在韓公下也。此與阮籍輩奈何同日而語？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其寓言，固自有由。當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乃宰輔子孫，無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德名自樹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靈運亦以元勳之裔，縱其才氣，殺身於無名，則公之所處，合於聖人之道，超然尚矣。」

薛雪一瓢詩話：「著作以人品為先，文章次之，安可將不以人廢言為藉口？昔人云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其胸次非復人間機軸，而為諸臣作勸進表，又不足多矣。陶徵士飲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之致。雖有閒情一賦，何妨託興。」

馮班嚴氏糾謬詩體：「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為諱，陶公始也。」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附輯三引又鈍吟雜録卷一：「阮嗣宗至慎，不臧否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事。」

溫汝能陶詩彙評卷三：「世人惟知有我，故不能忘物，物我之見存，則動多拘忌矣。淵明忘我更勝於齊物，其殆酒中聖者歟！」

謂淵明「酒中聖者」，是也。在吾國之酒文化中，淵明據重要地位，酒乃文人文化之核心。有學者認為：組成中國文化之要素乃劍與簫（吾不解緣何非琴、笛、笙、瑟），遺此無所不能之勾對大師。劍屬豪放一派，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之概，簫則屬婉約一派釋名：「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然一座橋僅二基石豈能成哉！故酒起連接、平衡、穩定之用。若以五音比倫，可當「宮」之角色。

淵明自言「猛志固常在」、「將以填滄海」，原非以三徑資、五斗米為念之數士，然「堪恨南朝學道盛，偏縛奇士作詩人」梁啓超讀陸遊詩，適逢「五胡亂中華」，司馬家兒偏安江左，桓玄之亂後，劉寄奴把持朝政，終至晉室傾覆，此吾國歷史罕見之貧乏時代，既不能憤

其「猛志」,亦不肯濁行以污世,惟遁身田園,與野夫同耕,在山樂山,在水樂水,既遺世獨立,又不見危言奇服,避免陸機、張華、謝靈運等所遭殺身之禍,何以故,就因結識酒這位「好人猶大」式朋友而已。

第六節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飲酒二十:「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湯漢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四庫本陶淵明集引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二:「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邵博聞見後録卷十八:「伏羲、神農出上古,所謂莫之為而任其自然。下此始有傳,然事多偽而不實,孔子特彌縫之,使天下後世曰聖人而不敢議,功德被於堯、舜以降,其賢豈不遠哉!」

劉履風雅翼卷五:「此言上古之時,淳樸無偽,自世降而俗漓,少有能復其真者,賴孔子出,汲汲為之彌縫,雖不得位,而禮、樂暫為一新。自洙、泗輟響,而典籍壞於狂秦。漢興,諸儒區區修補於

煨燼之餘，誠亦勤矣。如何後世無有能親之者，惟見終日奔走，以趍勢利，安有以道思濟天下如孔子之問津者焉？則是道喪至此極矣！又焉得不託於酒而快飲耶？但恐醉人常多謬誤，見者恕之可也。西山真氏謂淵明之學自經術中來，今觀此詩所述，蓋亦可見，況能剛制於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出語有度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哉！」

程敏政復真軒記：「復真，靖節詩語也，讀者不審，疑其有剖斗折衡之意，豈其然乎？真當謂性之本然者，故其詩以遑遑魯叟彌縫使淳繼之，蓋天真鑿而人僞滋，工詞華者，習口耳，慕清談者，判心迹，靖節之意，以為非聖人刪述垂憲，則不可以復此真而使之淳矣，淳殆性善之云也。今讀其言，沖遠古澹，可以嗣風、雅之逸響；考其行，則大之彝典，小之起居，皆不為無見；而恒發於高懷曠度之餘，使人視之邈乎其寡儔也。然則復真之語，誠孔門之緒論，惡可置議哉！」篁墩文集卷二十

陸世儀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九：「陶淵明飲酒詩其卒章云云，玩其辭意，上敘孔子，下述六經，皆言願學聖人之意，但篇終以飲酒之語亂之，故人不之覺耳。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言所行不無過差，不能盡如六籍，由於好飲亦躬行未之有得之意，細玩當自見也。」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十：「陶淵明詩，有杜、韓不能到處，其語氣似未説明，義蘊實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見超出尋常。自秦、漢來，黄、老盛行，都説聖賢以禮、樂、詩、書，教得人姦僞叢生，此詩却説『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黄、老之説如言人元氣本足，却被後來飲食藥餌戕賊生命，不知陰陽之氣自初而盛而老，知識開後，人事錯雜，嗜欲紛起，亦理勢之自然，所以用飲食藥餌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氣也。『鳳鳥雖不至』到底禮樂一新，自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亡而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

不知詩、書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孔安國輩，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為事，終日馳驅於名利之塲，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一筆溜到飲酒上去，謂我若不快飲，亦尤而效之，豈不負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時，元亮尚敢講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又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誤於詩、書、禮、樂者，麯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1]

姜宸英敦好齋記：「夫自漢以來，詩、書之放廢久矣，至魏之末季，王、何輩出，競為清談以惑世，士大夫非易、老、莊之書不讀，易聖人所以明陰陽消息之理，而與異端之旨同述。其傳流於江左，糟粕六經，非薄湯、武，百餘年不絕，而後熾為乾竺之教，至於江陵失守，蕭繹輟講，文武之道竟與瓦礫同殉，此晉名流之遺禍所以不在秦李斯下也。陶公傷之，其言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云云，其悲時憤俗而自寓之意見矣。南朝二百八十餘年，無人能為此言者，惜也遭時不幸，終以酒人自晦，非其志也。使其得時以試，行其所學，佛、老之害，或者其猶未甚歟！」湛園集卷三

安磐頤山詩話：「陶淵明詩沖澹深粹，出於自然，人皆知之，至其有志聖賢之學，人或不能知也。其詩曰：『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

---

〔1〕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十又曰：「韓詩溫柔敦厚，纏綿悱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則工部有不及者。蓋春秋立義之最大處懼亂賊者，懼後世之亂賊也。若本人之身已為亂賊，尚何畏於死後之誅？此等實說著深微，千古不刊。陶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當時風尚，盛道老、莊，以為周、孔之道，鑿朴生偽，而淵明謂孔子欲使其淳，可知連上『眞』字亦非放達謔浪之謂。以此意選詩，便寥寥矣。」可參看。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予謂漢、魏以來，知遵孔子而有志聖賢之學者淵明也。故表而出之。」

按：魏、晉之世，上之所好，下之所行，惟佛、老是在，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區區一淵明，即輾轉顛沛於其間，造次以潤色之，殷勤以彌縫之，亦不能挽狂瀾之既倒，惟徒自憂傷耳。此詩可見淵明之學本於六經，異於竹林之侈談莊、老者，飲酒二十首，於阮籍、嵇康、畢卓、張翰等酒人未置一詞，所言均兩漢以上人物，此亦可見其趣向不羣，高出儕類矣。

第七節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

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外，尚有止酒詩一首，曰：「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里。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梅堯臣擬陶潛止酒：「多病願止酒，不止病不已。止之懼無歡，雖病未宜止。且欲止人事，事止不經耳。次誦止足言，行當止田里。田里止誰親，止樂山水美。既止何所助，唯酒與止喜。以言止不止，未必止為是。止酒儻不瘳，枉止徒可恥。止亦隨化遷，不止等亦死。慎勿道止酒，止酒乃君子。」宛陵集卷十二

蘇軾和陶止酒詩引：「丁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原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曰：「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

師淵明,力薄且為已。微痾坐杯酌,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一

蘇轍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裏。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聞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已。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欒城後集卷二

陳與義諸公和淵明止酒詩因同賦:「愛河漂一世,既溺不能止。不如淡生活,吟詩北窗裏。肺肝亦何罪,困此毛錐子。不如友麯生,是子差可喜。三杯取徑醉,萬緒散莫起。奈何劉伶婦,告語見料理。不如一覺睡,浩然忘彼已。三十六策中,此策信高矣。政使江變酒,誓不涉其涘。尚須學王通,藝黍供祭祀。」簡齋集卷二

張孝祥止酒:「飲酒見真性,此酒不可止。一飲病三日,止酒寧獲已。飲酒有別腸,勸酒無惡意。既因酒成疾,那識酒真味。將軍醉不敬,次公醒而狂。破面長觸人,不如持空觴。人言我止酒,似是遣客計。但使客常滿,客醉我亦醉。」於湖集卷三

劉一止家姪季高作詩止酒戲賦二首之一:「淵明出從仕,務亦計林田。一朝倦束帶,唾棄如飄煙。無酒每從人,茲事若可憐。醉來便逐客,卿去我欲眠。了知此賢胸,醒醉皆超然。胡為遽止酒,而作止酒篇。此身役萬物,不使一物偏。有偏即是累,任性皆非圓。我樽可忘酒,我琴故無絃。攜琴玩空樽,惟我樂也天。」

之二:「淵明賦止酒,止酒未嘗止。今朝詩固云,從此真止矣。我觀他日詩,說酒特未已。必飲誠有累,必止亦非理。無如作病何,聊用忘憂耳。得失定相半,隨過無彼此。何為我阿咸,深拒堅壁壘。子言故多師,烏有與亡是。獨此止酒詩,字字如信史。恐子昧圓通,未究真止義。嘗觀諸世間,一一等幻戲。死生尚云爾,何乃較醒醉。操瓢起相從,無為乏我事。」苕溪集卷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里。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余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里，則朝市深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黃潛閒止齋記：「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逍遙閒止』為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絶物，而寓情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為言者也？抑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為輪奐之美；步止於蓽門，而不知孰為康莊之遠；味止於園葵，而不知孰為食前之方丈；歡止於稚子，而不知孰為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閑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孰為莊生之遊，孰為淵明之止乎。」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五

俞德鄰輯聞：「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於酒。止猶『綿蠻黄鳥，止於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生止高蔭，步止蓽門，味止園葵，懽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於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榮衛不理，是豈溷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為善，雖止扶桑涘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涘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

痾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邪?」佩韋齋集卷十八

方良永題黄子堯知止詩卷:「予嘗讀靖節先生止酒詩,於世味紛華一切屏去,然後知靖節所以知止者,以澹泊為之宗也。」方簡肅文集卷七

舒頔節飲詩引:「夫酒適興而已,名曰歡,取其樂也。詩興眉壽之歌,書載沈酗之戒,皆不欲其過於飲也。故大禹之所惡,靖節之所止,莫非此意。」貞素齋集卷五

愚謂淵明之詩乃戲筆,其義當於言外得之。止之意義,或為禁斷,或為到達,觀淵明詩意,似近前者。東坡曰「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者,明己亦未能止也。其和陶神釋:「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因對弟言,故和藹寬厚,未思者或以為其真不立杜康之祀矣。

至於此詩結構之妙,前人亦有譽者。謝榛四溟詩話卷一:「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不及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略無虛設,字字有味。」

第八節　酒之為德也久矣

張朝幽夢影曰:「凡能詩者必能飲酒。」酒乃詩之孿生姊妹,可以說首先發現酒並飲之者,必是一位詩人;當世界結束之際,猶執杯不輟,意興陶然,視洶湧岩漿若汩汩酒泉者,更是一位詩人。善飲酒者,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屈原之懷沙涉江,即因與酒情非獨鍾。舉世皆沉醉,獨醒又何為?若屈原亦有酒盈罇,手持蟹螯,與歷歷酒徒沖一舸夜雨,能不曰「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乎!

飲酒藝術非朝夕所累成,據統計,詩經言及酒者達四十八首,

楚辭更有酒宴之描寫，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一曰「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是也。

至漢，鄒陽首以酒為文章主題，西京雜記卷四載其酒賦一篇，首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漢書遊俠傳：「黄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如物。」又揚雄傳：「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殽從遊學。」淵明飲酒十八：「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袪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稱美可謂備至。

揚雄因性嗜酒，已公開為酒辯護，且以酒客而非法度之士，開阮籍輩以酒對抗名教之風。曹植、王粲等群起效之。曹植酒賦序曰：「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全三國文卷十三觀其文，乃知反揚子之意者。

漢、魏之交，對酒文化最有貢獻者當推孔融，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又「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注引孔融集與操書，備數酒德，可謂酒文化之序言。

蘇軾和陶貧士七首之四：「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閒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並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東坡全集卷三十二孔融、淵明並論。又作孔北海贊，於融頗致傾慕。

魏、晉士人，放達不羈，多溺於酒，觀晉書阮籍傳，可知其大略。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

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説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顔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

許顗彦周詩話:「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遂令阮籍輩,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

費衮梁谿漫志卷六:「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予謂此未爲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其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仿佛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迷,反爲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諸賢之盲也。」

陸世儀思辨録輯要卷八:「酒之為物,古聖賢未嘗不愛之,孔子之無量,愛而得其正者也;陶淵明、白樂天愛而得其趣者也;邵康節愛而得其養者也。如南朝八達,則愛而放僻邪侈為無忌憚矣。況下此者乎。」又曰:「朱子愛遊山水,嘗以一古銀杯自隨,每至山水佳處,輒滿斟一杯對之。飲酒如此,亦何可少。」

馮班鈍吟雜録卷八:「陶公言飲酒,即七賢之志也。彼皆有為而為之,君子不可無陶公之志,苟非其時,則沈湎亦可戒也。」

所言皆是，魏、晉之交，酒非享樂之具，乃避患之所。至東晉，王羲之有蘭亭之會，謝安石備東山之遊，酒更獨佔風流。一個沒有醉人之世界豈能想像乎？南楚新聞：「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為祥瑞。」以醉人為「祥瑞」，或覺難解，然古時惟「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飲酒三百場」者，方可播其遺德於寰宇，垂其偉名於千古。

故曰：酒文化至竹林七賢，已蔚為大觀，淵明則更上層樓，體驗到酒中蘊涵之「真味」，從而升入美學境界。其飲酒二十首，內容極為豐富，雖是「家貧不能常得」，然淵明走進酒之胸腹中，於此，酒已成為人生之代名詞：淵明目有所燭，耳有所聆，心有所感，氣有所怒，然遭逢亂世，口不能言。淵明早就理解現代哲學：對不能言說之一切，惟有保持沈默。談何容易，其感慨世事之言不過酒罈裂縫間油然而生之幾株小草而已。酒乃淵明返樸歸真之窗口，其重要性遠在東籬之菊、無絃之琴以上，但悠悠千載，李白、蘇軾而後，界此「大偽斯興」之時，又有幾人真得飲酒之旨哉！



第十一章　飲酒之五

第一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飲酒第五首尤有韻致，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景與意會，興致悠然，此超脫塵俗、化於自然之境界，後代詩人無從達到。開篇四句，頗有理趣，向為名家稱賞。

蘇軾自書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詩並跋：「陶公此詩，日誦一過，去道不遠矣。」蘇軾佚文彙編拾遺卷下又遠樓：「西山煙雨卷疎簾，北戶星河落短簷。不獨江天解空濶，地偏心遠似陶潛。」東坡全集卷六

黃庭堅書贈俞清老：「陶淵明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夫眞處，蓋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范正敏遁齋閒覽：「王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

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者。且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有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趨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王荊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故，平生不以勢利為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蔕芥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蔕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愛日齋叢抄卷三：「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舒亶遊翠岩六首之四：「先生盍言歸，小子願有請。由來陶淵明，結廬在人境。閒抱無絃琴，靜弄南窗影。勝事幾人知，高風千載永。何當理籃輿，步月下孤頂。」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二十引

韓維次韻謝尉公靖同遊北園五首之三：「今玆冬已孟，青林猶蔽野。愛此晴景嘉，置酒衡茅下。緬思陶公句，異代同瀟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與馬。」南陽集卷六

晁補之次韵閻甥伯溫池上八首之八：「平生惟親舊，相得懷抱敞。寧知老田里，三徑得還往。結廬在人境，此意陶令賞。但話北窗涼，何必羲、皇上。」雞肋集卷八

鄭真心遠樓記：「我思古人，若柴桑處士者，正惟有得於此，故其詩曰『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是豈為外物所移者耶？想其採菊東籬而悠然南山，悅飛鳥之還，以為真意，而欲辨忘言，則夫萬化之妙，已默契於其中矣。此心之氣象，他人不能識，而柴桑獨識

之。」滎陽外史集卷十二

真德秀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西山文集卷三十六

按:謝良佐,字顯道,立蔡人,有上蔡語録。師程顥,吳澄心遠亭記:「夫以芳草而雜艾蕭,以獨清而汨泥滓,自迹而觀,雖楚三閭大夫之潔,安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邪?遠遊之作,乃與世外飛仙者俱,而翺翔寥廓之上,其心之遠,何如也?君子之觀人也,詎可于其迹,不于其心哉!晉陶徵士,猶楚屈大夫也。徵士少時,作鎮軍參軍,而經曲阿,為建威參軍,而經錢溪,因長史秦川,而欲遊目於中都,曷常遺世絶俗,而忘天下也。義熙歸來之賦,蓋有不得已焉。結人境之廬,而能絶車馬之喧,何哉?喧寂在心,不繫乎迹也,故曰『心遠地自偏』。東籬之西,南山之北,悠然真意,誰其知之?嗚呼!遠矣。……夫陶子卓行之賢也。」吳文正集卷四十四

陳基悠然亭記:「斯亭也,俯太湖之蒼茫,覽夫椒之崒嵂,飛鳥往還,與山嵐相迴薄,悠然之中,宛有真趣,此靖節所謂欲辨而忘言者也,蓋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自然無名,太墟無迹,言之不足以盡其意。噫,靖節其殆天遊者耶。」夷白齋稿外集卷下

郎瑛七修類稿:「真西山論陶詩,……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非自經術,自性理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可見陶公心次渾然,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王士禛古學千金譜:「通章意在『心遠』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從古高人只是心無凝滯,空洞無涯,故所見高遠,非一切

名象之可障隔，又豈俗物之可妄干。有時而當靜境，靜也，即動境亦靜。境有異而心無異者，故遠也。心不滯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車馬不覺其喧。籬有菊則採之，採過則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

包恢答曾子華論詩：「後世詩之高者，若陶與李、杜者難矣。陶之沖澹閑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農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竊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之。」又曰：「陶淵明少學琴書，性愛閒靜，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曰『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彼方以居閒處獨為樂，若有秋毫岑寂無聊之態，其能道此等語，作此等詩乎！曰『心遠地自偏』，曰『此中有真意』，曰『聞禽鳥變聲，復欣然忘食』，此其志高矣美矣，好詩者如進於此也，詩當自別矣。」敝帚藁畧卷二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心遠地自偏』之義乃屬魏、晉玄學之範疇。魏、晉隱逸之風極盛，玄學改變隱居乃逃於江海之上以避世之舊觀念，指導人們不執著於外在形迹，而去追求心境之超然無累。倘內心超脱，則隱於市朝與隱於岩穴無異。如王康琚反招隱詩云：『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周續之亦稱：『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岩穴耳。』不難發現，『心遠地偏』之義，正是魏、晉隱士追求之『勝義』。」

按：此詩乃陶集壓卷之作，故不憚繁瑣，備引諸說。龔斌曰淵明乃擬魏、晉之玄學者，非也。吳澄心遠亭記：「陶子時運、暮春之詩，慨想清沂詠歸之樂，孰謂陶子不知聖學哉！」是也。論語記曾點浴沂詠歸，孔子是之，此於江海岩穴乎何有？即孔子亦嘗「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

上晉書樂廣傳:「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1]宋祁西齋休偃記:「目睎飛鴻,心遡歸雲,蘧蘧適適,不知周粟之薄,顏閭之陋也。昔人以名教中自有樂地,寧欺我哉!」景文集卷四十六淵明胸中自有樂地,故雖貧寠不以累其心[2]。感士不遇賦序曰:「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其自處如此,焉能與世俯仰,雷同毀異哉!

此外,陸遊雖曰「文章本天成」、「工夫在詩外」,然不能如淵明「心遠地自偏」,「飛鳥相與還」,忘情淡性於山水田園之間。一晨一夕,一稼一禾,均使淵明走向一條通往詩之道路。淵明本無意為詩,所追求者,乃一種生存方式。淵明努力為貧乏之家居生活提供一種可能,若屈原,「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淵明非「潦倒不通世務」者,亦不屑陳述「偉大謊言」。意識到一朵野花也比帝王之冠冕更美。後代之「識字夫」不從「内美」修起,而專意於尋章摘句,彫龍畫虎,費力愈多,去詩彌遠,可悲也夫。

第二節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蘇軾題淵明飲酒詩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南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又書諸集改字:「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

[1] 袁燮絜齋集卷五再乞歸田里狀:「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某嘗服膺此訓,乃知人生自有樂地。此心無愧,雖貧且賤自有真樂;此心有慊,雖富且貴不堪其憂。」熊禾勿軒集卷一跋文公再遊九日山詩卷:「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遊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

[2]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四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張氏行述:「床頭常置淵明詩一編,閒誦至『傾壺無餘瀝,窺竈不見烟』,輒拊卷曰:『是中自有樂地,惟此翁知之。』」

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善沒。』改作『波』字。二詩改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1]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晁補之題陶淵明詩後：「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雞肋集卷三十三

蔡寬夫詩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

復齋漫錄：「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余觀白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杯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也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引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

〔1〕詩話總龜前集卷七亦引東坡語。沈括續筆談等亦論之，與東坡之意略同。

不近也。答長安丞裴說詩云:『臨流意已悽,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懷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落世紛[1],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諦,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悽而採菊,因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一:「捫蝨新話: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

王觀國學林卷八:「如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或改見為望。杜荀鶴之『燒葉罏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鐙』,而或改葉為藥。王平甫之『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而或改親為多。一字之改而清濁遼隔,前賢詩文,為人所改如此類多矣。」

陆遊老學菴筆記卷四:「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盖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荊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向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陸文圭悠然亭記:「昔淵明守彭澤令,僅八十餘日,不肯束帶見督郵,賦歸去來詞,返柴桑里,閒居重九,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

〔1〕「落世紛」前脱一字,四庫本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五引作「解落世紛」,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三十三引作「脱落世紛」。

服九華，寄懷於言。方其徘徊東籬之下，悠然自得，謂『此中有真意』，蓋低頭採菊，舉頭見山，景與心會，所以為奇，而或人輒改『見』字為『望』字，遂使此句神採索然，以見之出於無心，而望之則有心也。此老胸襟洒落，真寄興於山川之外，高情逸韻，今古一人而已。」牆東類稿卷八

張南軒採菊亭詩引曰：「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易及。讀其詩，可見胸次灑落，八窗玲瓏，豈野馬遊塵所能棲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云云，「興寄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詩曰：「陶公千載人，高標跨餘子。豈無濟時念，斂蔭獨知止。歸來卧衡門，無慍復何喜。九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蕋。舉頭見南山，佳處政在此。地偏心則遠，意得道豈否。」詩話總龜后集卷十引

鏐績霏雪録卷下：「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識者稱之不容口，今之云然者，不過如野人議璧，隨和稱好耳，求其真識，亦幾人哉！或以為『望南山』，此又所謂曲士不可以語道者也。雖樂天猶不免此失，獨韋應物有『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為近之，然粘皮骨矣。嗚呼！淵明妙處，豈可以意識求哉！」

此皆言改字之非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望』一作『見』，就一句而言，『望』字誠不若『見』字為近自然。然山氣飛鳥，皆望中所有，非復偶然見此也。『悠然』二字，從上『心遠』來，東坡之論不必附會。」可備一說。

程大昌演繁露續集卷三：「陶詩『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祇賞菊，而山忽在眼，故為可喜也。『池塘生春草』，若祇就句説句，有何佳處，惟謝公久病起，見新歲發生，故可樂耳。」

牟巘跋意山圖：「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物，則意為物役，不能為我樂，而適為我累耳。山本無情，而好山者每每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絶徑不可下，邑令百計取，

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而況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無意,適與意會,千載之內,惟淵明得之。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陵陽集卷十七

劉詵悠然堂:「極天地間富貴之娛,意氣之盛,其樂舉不如心胸無累、悠然會意之為適計。淵明賦詩之日,向之仕於州縣,其齟齬摧折足以拂膺而短氣者何限?亦既曠然而釋於心矣。凡晉、宋間之興廢成敗可以感奮而驚愕者何限?亦既怡然而安於天下矣。歲時耕稼,讀書飲酒,自放於得失窮通之外者已久,採菊之次,悠然見山,此其心豈有一毫世累哉!」桂隱文集卷一

吳海悠然軒記:「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其中,故無欲而自得,方其採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非山能令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動之象焉,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覩夫崔崔巖巖者然後為有得也。嗟夫,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聞過齋集卷三

王彝跋陶淵明臨流賦詩圖:「陶淵明臨流必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為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矣。」王常宗集卷三

歸有光悠然亭記:「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為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震川集卷十五

沈周讀陶詩二首之一:「採菊見南山,賦詩臨清流。偶耳與物

會，微言適相疇。浩蕩思惟表，其心共天遊。江不阻水逝，天不礙雲浮。後人涉彫斲，七竅混沌愁。掩卷三太息，至山莫容丘。」石田詩選卷八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一：「『採採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古之論者尚多，不盡引。李白玉階怨云：「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李太白集注卷五夜泊牛渚懷古：「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李太白集注卷二十二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若能化得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全唐詩卷三五一均有我之境，故用「望」字；若陶詩及孟郊洛橋晚望：「榆柳蕭疏樓閣閑，月明直見嵩山雪。」卷三七六乃無我之境，宜用「見」字。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衰矣］：「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則山耶？人耶？悠然莫辨矣。正所謂「既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水經注卷三十四此中大有禪意，所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者，或即此也。



第十二章　責子詩

第一節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淵明別有一種筆風,即幽默,同期文士絕難一見。其幽默作品,乞食、止酒外,當以責子詩為最,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

杜甫遣興五首之三:「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1]杜

---

〔1〕 蔡正孫詩林廣記卷一引眞西山曰:「淵明又有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十三引趙次公曰:「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語矣。如楚調之『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顏淵稱爲仁,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頗恨枯槁乎?」

詩詳注卷七

蘇軾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茅散。二豪苦不納,獨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笑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晚以道自盥。無成空得嬾,坐此百事緩。」蘇軾詩集合注卷十三

按:白居易哭崔二十四常侍:「伯倫每置隨身鍤,元亮先為自祭文。」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二又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異世陶元亮,前生劉伯倫。卧將琴作枕,行以鍤隨身。」卷三十六蘇軾將淵明與劉伶並論,本樂天,亦戲筆也。然前人論此詩頗有歧見,或謂淵明以諸子不肖為恨,或謂此詩乃是淵明戲謔個性之表現。

黄山谷書陶淵明責子詩後:「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1]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又曰:「杜子美困窮於三蜀,蓋謂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託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謂痴人前不得説夢也。」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

[1] 說郛卷三十四上引耐得翁就日録:「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説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今陶集不載此語,未知何據而云然,附識於此。

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惠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

葉寘愛日齋叢抄卷三:「責子詩聊洗人間譽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

黄徹䂬溪詩話卷七:「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聲利也。老杜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胡直書陶靖節集後:「某少讀淵明詩,喜其辭旨意沖逸,不犯功力,而未知其幾于道。……反覆讀至神釋諸篇,然後知淵明之幾于道,而杜子美未悉也。不然,何其明三才之中,重魯叟之思,乃出于道喪世衰之餘,若是乎勤且篤也。而世止以隱逸忠義槩之,亦淺矣。然淵明以彼其資,乃終逃于酒,弗能大有明于斯道,豈亦未有以參三才之學告之者歟?噫,使斯人果與聞於學,則冉、閔儔矣。」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八

錢謙益吳封君七十序:「杜少陵之譏淵明,以謂『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亦未知爲淵明者。推淵明之志,惟恐其子之不得蓬髮歷齒,沉冥沒世,故其詩以責子爲詞,蓋喜之也,亦幸之也。」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四又題嚴武伯詩卷:「昔者,淵明爲責子詩云云,此蓋達人智士,任運玩世,擺落嘲弄之辭耳。」卷四十八

此著文以辨之者,亦有作詩以正之者,例多,聊引數首,以見風概。郭祥正讀陶淵明傳二首之二:「陶潛真達道,何以避俗翁。蕭然守環堵,褐穿瓢屢空。粱肉不妄授,菊杞欣所從。一琴既無絃,妙音默相通。造飲醉則返,賦詩樂何窮。密網懸衆鳥,孤雲送冥鴻。寂寥千載事,撫卷思冲融。使遇宣尼聖,故應顏子同。」青山續集卷二

許景衡李伯時畫陶淵明其猶子遺余作此謝之：「斯人今何在，古冢號寒木。簡編漫遺言，風採不可復。……行藏固有在，今昔豈余獨。新詩第甲乙，三徑森松菊。少陵曾未知，浪疑公避俗。」橫塘集卷二

辛棄疾書淵明詩後：「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先生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

盧摯淵明歸來圖：「留侯晚歲遊赤松，武侯早歲稱卧龍。亡秦扶漢聲隆隆，淵明初非避俗翁，兩侯大節將無同。」元文類卷五

趙秉文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十：「千載淵明翁，誰謂不知道。閑賦責子詩，調戲乃娛老。杜陵盖自況，亦豈恨枯槁。壺觴清濁共，適意無醜好。歸來五柳宅，守我不貪寶。長嘯天地間，獨立萬物表。」滏水集卷四

黄公望題張叔厚寫淵明小像：「千古淵明避俗翁，後人貌得將無同。杖藜醉態渾如此，困来那得北牕風。」元詩選二集卷十四

安磐絶句二首之二：「竹杖綸巾避俗翁，閉門終日坐高松。抱琴却是無彈處，流水高山一萬重。」四庫本御選明詩卷一百七引

按：杜甫遣興，凡五首，其一，以嵇康、孔明對言，二人者，皆臥龍也。所遇不同，則結局迥異，謂士不得知己，則不能展其懷抱也。其二，詠龐公，言若不能如孔明之救時，即當如龐公之高隱也。其四詠賀知章，知章自號四明狂客，亦能達生者。齊己塘上閑作：「閑行閑坐藉莎煙，此興堪思二古賢。陶靖節居彭澤畔，賀知章在鏡池邊。」全唐詩卷八四五亦並思此二人。其五，詠孟浩然，孟自言「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隱鹿門山，以詩自適。杜甫將淵明與此五人並列，非貶之，實仰之也。

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一：「淵明於阿舒輩始作詩命之，繼作詩責之，終作訓曉之，且曰：『吾黽勉辭事，使汝幼而飢寒，抱兹苦心，良獨罔罔。』又以同財共居為治命，無惑乎杜拾遺笑其掛懷抱也。後漢逸人王霸見其友令狐子伯子車服有光，儀矩甚適，而其

子歸自田畝,蓬頭歷齒,因愧卧不興。乃知父子恩深,雖外軒冕士,視身榮悴如二五與十,而於子則不能忘懷每如此。雖然,淵明知任真而已,豈預恤後世之譏議,若拾遺能觀物反身,則知愛阿舒與宗文何以異。」丹陽集卷八

淵明詠貧士七:「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1]考之後漢書列女王霸妻傳,葛氏之言,誠有見也。淵明於己之窮達,固無所介懷,然父子情真,觀其淪落於草莽,焉能不著意哉!

江左重在門閥,淵明於此時,不以家累累己,直道而行,非胸中大有定見,能之乎?故古往今來,論具完美之人格者,孔子、蘇格拉底外,首推淵明,即蒙田、梭羅亦不能與之相比也。蘇軾雖為後世推崇,然其品質不無可議之處,蓋因其樂於流浪而不喜堅守也。淵明乃善於堅守者,其所處之世界已如此逼仄,無論轉向何方,均聚集無法穿透之黑暗,然猶堅持心靈之自由,精神之獨立,而其所以憑藉者,數畝田園而已,其所以衛護者,上古賢人而已。獨立於蒼茫寥落之野,而不困不惑,帝力不能馴其性,鄉論未可改其志,華軒何足動其心,貧乏豈曾減其趣,其所以捍衛人性之尊嚴者,無他,忠恕而已矣,任真而已矣。筆者撰寫此書,旨在擺落近時俗儒悠悠之談,再現淵明之真實。使世人知吾國之文化,治人或不足,然亦得自治之精髓也。

第二節 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

淵明命子、責子二詩外,晚年尚有與子儼等疏一文,則藹然可

---

〔1〕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

觀，全無詼諧之意矣。中曰：「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世說新語言語：「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注：「濠、濮，二水名也。」見莊子。

黃震林水會心記：「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此晉人之言，莊子之學也。……夫人一心，物物可以坐照，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頹乎其前而不覺，惟凝神息念，脱去世慮，則雖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人夷曠，宅心事外，盼庭柯以怡顏，枕清流而自潔，脱然瀟灑之趣，固宜往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心者爾。」黃氏日抄卷八十六

胡銓二友堂記：「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胸次，聽號鍾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道歷物表，便有濠濮間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則風斯在下矣。」澹菴文集卷四

劉將孫沂濱道院記：「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古今，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聞其語，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又曰：「且以浴沂言之，莫春時服，少長浴罷，休於嘉樹，詠歌而歸，雖不自以為樂，而聞者尤以為喜也。此其襟懷光霽，與風日俱麗，夫子安得而不與之。」養吾齋集卷十七

淵明此節文字，或得意於簡文[1]，然其志趣不同，簡文意在濠、濮，淵明志在羲、皇，與曾點近，去莊周遠。莊周之濠、濮，以今言之，類似行為藝術；曾點之浴沂，則樂在其中。淵明亦然，其不及

〔1〕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九：「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可參看。

曾點者，蓋曾點衆樂樂，淵明獨樂樂也。至遊斜川，則淵明亦衆樂樂矣。淵明北窗書臥，亦一嘉話[1]，詠之論之者甚多。

李白戲贈鄭溧陽：「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李太白集注卷十孟郊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忽吟陶淵明，此即羲、皇人。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風塵。」孟東野詩集卷七李商隱自貺：「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又假日：「素琴絃斷酒缾空，倚坐欹眠日已中。誰向劉伶天幕内，更當陶令北窗風。」李義山詩集卷中

蘇軾次韻子由緑筠堂：「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谷鳥驚棊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牕涼。」東坡全集卷二宿逍遥堂二首之二：「秋來東閣涼如水，客至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卷八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卷二十五例多，不復举。

黄庭堅卧陶軒：「陶公白頭卧，宇宙一北窗。但聞窗風雨，平陸漫成江。」原注：「為晁无咎作。」山谷内集詩注卷六

李復美原縣北軒：「淵明昔遯世，北窗朝脱巾。清風一披拂，自謂羲、皇人。冥冥孤鴻姿，真與浮雲親。寂寞千載後，遐躅空遺塵。」潏水集卷九

何中遊芙蓉山十四首之末章：「我慕陶淵明，能怡田畝情。日夕飲名酒，不知有此生。乞食固非辱，在官亦何榮。當其高臥時，但覺宇宙輕。閒靜性獨樂，不以矯激成。極陳形影神，尤戒無營營。雖非晉、宋秋，寧計世間名。道勝不知物，天全妙無聲。」知非堂稿卷一

---

[1] 按歸去來辭曰「倚南窗以寄傲」，南窗亦淵明嘉話也。

韓淲余干黄師求北窗詩:「陶令一北窗,今古自無對。折腰豈為米,歸來本非退。平生羲、皇心,肯與時嚮背。當年五柳傳,誰云閉關輩。子能知其然,此意要常在。淵明不吾欺,是中誠可愛。」澗泉集卷二

朱松寄題陳國器容膝齋:「淵明乃畸人,遊戲于塵寰。南窗歸徙倚,宇宙容膝間。豈不念斗米,折腰諒匪安。是非無今昨,飛倦會須還。」又秋懷十首之五:「悠然淵明心,千載與我期。」韋齋集卷一

趙鼎臣尉遲氏園亭記:「夫物之樂無窮,而人之力有限也,以有限之力逐無窮之樂,将終身戚戚,樂未得而憂先之矣。嘗試樂其所樂,則亦安往而不滿其意哉!故山不必泰、華、衡、霍,水不必洞庭、瀟湘,竹不必渭川、淇澳。趣於容膝,則淵明之南窗優於廣厦;遺乎貧富,則夫子之曲肱可以夢見周公,而不知老之将至矣。」竹隱畸士集卷十三

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二:「五六月,北窗下凉風何處無之,何人不遇,至心與景會,遂能背偽合真,自致於羲、皇上者,獨淵明而已。其詩云:『蕤賓五月中,清明起南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歸来引亦云『風飄飄而吹衣』,意淵明進禦寇乘風之理,因以覩道也。至若樹木交蔭,時鳥變聲,輙歡然有喜,豈在物耶?聲塵種種,皆道所寓,惟淵明領此。」丹陽集卷八

陳藻容膝軒序:「形骸者,精神之逆旅也;宫室者,又形骸之蘧廬也。以逆旅而寄蘧廬,妄乎哉?不妄也。是故環堵之室,至人之所居;一畝之宫,儒者之所處。逍遥寢卧其下,而不以為狹者,何哉?誠以方寸之大,大於六合,而無假乎外,此孟軻所以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而陶淵明所以小窗容膝而有忘世之樂也。」樂軒集卷五

葉夢得玉澗襍書:「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性情,但能輸寫胸中

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儼等疏云云,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備書於手,初不自知為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睡讀書,藉木蔭,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為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說郛卷二十上引

陳基知還亭記:「夫以靖節之脫灑不羈,博學厲操,使出而致用,則其効可以返淳風于千古,振大雅于末季,所謂羲皇之上者,不止北窗之下矣。不幸而遇衰世,仕不足以屑其意,則寧浮遊塵埃之外,以庶幾夫不遠復之義,夫豈其獲已哉!」夷白齋稿外集卷下

馬廷鸞題周公謹蠟屐集後:「夫詩,天地間一靈物也,故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君子之於是物也,寓焉而已。陶淵明每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便欣然有喜,臨流賦詩,寓之謂耳。嘔心出腑如李長吉,則留之為弊也。」碧梧玩芳集卷十五

李彭北窗睡起有懷吳世南:「曩時謝仁祖,蕭散北牖下。捍撥響鵾絃,天際頗閒暇。淵明曲肱卧,餘事眼不挂。便欲俯羲皇,凉飈助矜詫。」日涉園集卷四

按:世說新語容止:「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謝尚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謝尚與淵明同處北窗之下,其外在表現並不相同,謝尚須彈琵琶以助之,淵明則獨臥而已;即其內在感受,謝尚為他人所觀,淵明則自我體驗。淵明乃獨立而自足者。惟自足斯可自治,淵明所以能領悟自治功夫者,以其內心自足也。自足則不爭,不爭則心靜,心靜則能聽,天地之萬籟,交相鼓吹,雖外在於我,亦皆因我而在也。

觀此可知,淵明與自然能和睦而處之,其視鳥聲,若良朋之話

語，有朋自遠方來，寧不樂乎！淵明亦倦飛而知還者，故與鳥宜生內在之同情也。其中「樹木交蔭，時鳥變聲」，可與歸鳥「顧儔相鳴，景庇清陰」並讀，鳥聲樹影，正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何處無之，惟淵明能聆其義，能解其喜耳。

淵明詠鳥之作亦多，歸鳥、飲酒四、雜詩十一外，散見多處，不復細論，其所以著意於鳥者，因其能倦飛而知還也。



第十三章　三笑圖

第一節　虎溪送别考

初，晉安帝元興元年，釋慧遠與劉遺民等，於廬山結白蓮社。高僧傳卷六釋慧遠傳：「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秀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

慧遠亦能詩，廬山記卷四引其遊廬山一首，曰：「崇巖吐清氣，幽岫棲神迹。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逕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玄聽，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奪沖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原缺末句，據楊慎升

庵詩話卷十二補[1]。

據晉書淵明本傳：淵明隱居期間，「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蓮社高賢傳：「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考廬阜雜記，淵明所以「攢眉而去」者，蓋因遠公「勉以入社」也。

遠公與淵明之虎溪送別及蓮社之說，唐人已頗言之。李白別東林寺僧：「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須過虎溪。」李太白集注卷十五李端奉和秘書元丞杪秋憶終南舊居：「高門有才子，能履古人蹤。白社陶元亮，青雲阮仲容。」全唐詩卷二八六

按：阮咸，字仲容，竹林大子之一，見晉書籍體

釋貫休再遊東林寺作五首之四曰：「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自注：「遠公高節，食後不飲蜜水，而將詩博綠醑與陶潛，別人不得。又送客不以貴賤，不過虎溪，而送陸靜修道士過虎溪數百步，今寺門前有土崗，送道士至此止也。」禪月集卷二十一，陸靜脩，據蓮社高賢傳應作陸脩靜。

釋齊己荊門送晝公歸彭澤舊居：「彭澤舊居在，匡廬翠疊前。因思從楚寺，便附入吳船。岸繞春殘樹，江浮曉霽天。應過虎溪社，佇立想諸賢。」全唐詩卷八百四十又憶別匡山寄彭澤乾晝上人曰：「近來空寄夢，時到虎溪頭。」卷八四三李山甫山中依韻答劉書記見贈：「何當陶淵明，遠師勸傾杯。」卷六百四十三

陸龜蒙和夏景無事因懷章來二上人韻二首之一：「麗事肯教饒沈、謝，談微何必減宗、雷。還聞擬結東林社，爭奈淵明醉不

---

〔1〕楊慎升庵詩話卷十二：「晉釋慧遠遊廬山詩云云，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獨見於廬山古石刻耳（一作東林寺志）。『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真晉人語也。杜子美詩：『得似廬山路，真隨慧遠遊。』正用此事，字亦不虛。」

來。」甫里集卷九宗雷者，宗炳、雷次宗也。

至宋，釋契嵩題遠公影堂壁曰：「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酖湎於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鐔津文集卷十六

楊傑廬山五笑之一遠師：「我笑東林寺，孤高遠法師。種蓮招社客，平地鑿成池。」之二陶淵明：「我笑陶彭澤，聞鐘暗皺眉。籃輿急回去，已是出山遲。」之四陸先生：「我笑陸簡寂，修真脫世埃。九霄一飛去，重入舊山來。」無為集卷七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二：「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於陶有云云，視彭澤又高一着矣。」

則虎溪送別之傳說，唐已有之。惟所送者，乃陸修靜也。遠公於淵明，但勸傾杯而已。至北宋中葉，始有三笑之說。契嵩，宋初人，楊傑與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遊，亦未言遠公送淵明也。

蘇軾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中有「我比陶令愧，師為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之句。

蘇轍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絕句贈之，又留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絕繼之：「遠老陶翁好弟兄，虎溪、廬阜久逢迎。何須更要經平子，清議從來貴士衡。」欒城集卷十四

黃庭堅戲效禪月作遠公詠序：「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云，故效之。」詩曰：「邀陶淵明把酒碗，送陸脩靜過虎溪。胸次九流清似

鏡，人間萬事醉如泥。」黃山谷詩集內集卷十七又明遠庵：「遠公引得陶潛住，美酒沽來飲無數。我醉欲眠卿且去，只有空瓶同此趣。」山谷內集詩注卷二十又謝答聞善二兄九絶句四：「莫作叫號驚四鄰，甕中有地可藏眞。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絶倒人不嗔。」山谷內集詩注卷十五

陳舜俞廬山記卷一：「虎溪，昔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故名焉。時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神蓮殿之後，有白蓮池。昔謝靈運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涅槃經，因鑿池為臺，植白蓮池中，名其臺曰翻經臺，今白蓮亭即其故地。」

蓮社高賢傳：「陸修靜，吳興人，早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說郛卷五十七下引

晁補之白蓮社圖記：「初，法師送客，常以虎溪為限，最厚陶潛、陸修靜，偶送兩客，不覺過溪。然陶忘懷得失，晉、宋間一人耳。修靖後得道度世，兩人固非入社者，皆善法師。而謝靈運恃才傲物，嘗求入社，法師以心雜止之，靈運不恨也。為鑿二池，種白蓮，後名其社云。殷仲堪之為荊州也，時入山修敬，故圖中所繪陶、陸、謝、殷在十八人之外。」雞肋集卷三十

郭祥正望廬山懷陶淵明：「羌廬初在望，復憶柴桑翁。醉來卧磐石，悶默天地通。不入惠遠社，自彈無絃桐。悠悠出谷雲，漠漠栖林風。傍巖片月白，落磴寒泉紅。此意非眺聽，遥知與君同。」青山續集卷二

沈遼寄才仲：「陶令在彭澤，放懷天壤間。横江三百里，往往向廬山。多尋簡寂醉，時訪遠公閒。不復顧吏迹，世人指為頑。」雲

集編卷一此言淵明令彭澤時，即與遠公、修靜遊，疑誤。

李綱戲贈東林珪老：「我遊廬阜南山北，師住二林東院西。試問遠公求作佛，何如陶令醉如泥。苦邀名山同蓮社，笑送幽人過虎溪。千載風流久寥落，更煩拈出與提撕。」梁谿集卷十八

王十朋蓮社：「淵明、修靜不談禪，孔、老門中各自賢。送別虎溪三笑後，白蓮流水兩淒然。」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十

裘萬頃宿翠巖寺呈李弘齋簽判：「匡廬勝處君曾到，誰是淵明與遠公。幸有和陶詩卷在，好依蓮社此山中。」竹齋詩集卷三

辛棄疾鷓鴣天：「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風。細看爽氣今猶在，惟有南山一似翁。　　情味好，語言工。三賢高會古來同。誰知止酒、停雲老，獨立斜陽數過鴻。」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四

朱熹簡寂觀在開先西五里，陸修靜所居：「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柳翁，屢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夙心。晚歲更市朝，故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我来千載餘，舊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槮。」晦菴集卷七

吳師道李龍眠蓮社圖：「遠公廬山下，手種玉色蓮。清脩香火社，雜遝山林賢。龍眠弄筆墨，貌出晉、宋前。橫橋虎溪水，古木東林煙。須眉策遺老，瓶罄趺枯禪。石壇花雨落，稽首西方仙。休吟散梵帙，風罏薦寒泉。矯矯靖節翁，歸心赴斜川。分手溪上笑，攢眉社下緣。淋浪漉酒巾，籃輿搖醉眠。止飲諒匪難，恥受異教牽。空山舊行迹，寂寞餘千年。竟令妄庸兒，攝誘紛相傳。陶翁我尚友，掩卷心茫然。」禮部集卷二

同恕虎溪圖：「遠公廬阜居，心境兩超絕。紛紛任去留，法眼槩一閱。平生方外交，陶、陸人中傑。高標脫世羈，晤言契真悅。相逢苦無期，相送那遽別。區區虎溪巖，不為兩公設。舉手一逌然，長風振林樾。」榘菴集卷十一

鄧文原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世傳淵明、修靜入遠公社,蓋淵明未之言也,或疑好事者為之說。夫交道貴心知,豈復計形迹之異哉?而世徒以形迹分爾汝者,此交道之所以薄也。王、謝、支、許其出處大不同,而當時論交者歆羨以為美,蓋忘勢與忘人之勢,雖晉、宋世而古風尚未泯,矧淵明、修靜高蹈物表,而獨何疑於遠公相好哉!」巴西集卷上

此論較通達,淵明之交惠遠,宋書、南史皆未言之,晉書所言「及廬山遊觀」或即此也。淵明性寬容,田父野老同飲而不辭,即王弘、檀道濟亦嘗交之,何慧遠之不能耶?其不入蓮社,因本儒家,賢者之心,一有所定,則不復更移,世風之淩替,如雲過眼,焉足動其心懷哉!

施閏章曾子學陶詩序:「慧遠作蓮社,謝康樂求入,以心雜不許,獨許淵明飲酒,然則有淵明之人,即飲酒無礙於禪,仕亦無礙於隱也,而卒不以公田種秫易其東籬採菊者,所謂『素襟不可易』也。」學餘堂文集卷五此言甚是。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三:「中書侍郎范寧直節立朝,為權貴譖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寧辭不至,蓋未能頓委塵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詘。

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概,顧我能致之者,力為之不暇恤。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荊道舊,於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為界。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中紀之,足標一

時之風致云。」

李伯時之蓮社十八賢圖,李冲元蓮社圖記記之甚詳;淨土蓮社,後人亦有說,茲不詳述矣〔1〕。

第二節　三笑圖考

蘇軾石恪三笑圖贊:「彼三士者,得意忘言。廬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蘇軾文集卷二十一又書三笑圖後云:「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冠屨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欽之兄,想亦當捧腹絶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絶也。」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三引

黄庭堅三笑圖贊:「二豪之所爭,不滿三隱之一笑。三隱之所笑不解耶,舍之顔耶? 舍之印。霧鎖雲埋,九年面壁,此印方開。」山谷集卷十四此贊頗難解,所謂「三隱」者,未知所指,録以備考。

蘇天爵跋三笑圖:「往年行過彭澤,慨想陶公高風,不可企及,西望廬山,林壑深邃,是宜隱者之所居焉。陶公世為晉臣,值宋革命,高蹈深隱,其所與遊,蓋必志同道合者也。自昔士生不辰,逢世多難,往往晦迹浮屠、老子法中,然則惠遠、修靜抑亦避世之流歟!」滋溪文稿卷二十九則山谷之「三隱」,或即此歟?

然後世多有疑者,樓鑰又跋東坡三笑圖贊攻愧集卷七十七已致其疑。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三十:「楊鐵厓云: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

〔1〕 可參看姚勉雪坡集卷三十六豫章新建淨社院記,四庫本。

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樓攻愧亦言修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其說蓋本樓鑰。

宋濂跋廬阜三笑圖：「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於廬楞伽，而先儒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于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沒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於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此亦本樓鑰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師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晉有兩修靜，議者弗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嶽獨笑之編，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文憲集卷十四

王世貞題三笑圖序：「蘇子瞻題三笑圖，不言為何人，後人引以為虎溪故事，而謂為陶靖節、遠公、陸脩靜者，或是宋元嘉初陸脩靜，非梁普通中陸修靜也。吾嘗遊東林寺，其前一小溝，潺潺流，一石橋踞界之，僧指以為虎溪，然太近，恐非故虎溪也。其面為香罏峯，蒼翠拂天，此畫景不甚似，而人頗古雅。」弇州續稿卷五

此兩公案為宗門所樂言，皆取淵明以自重也。以淵明之與蓮社諸賢，生既同時，居復相接，人事交際或有之，他若蓮社高賢傳所記聞鍾悟道，三笑虎溪，恐皆好事者所造之物語耳。

或曰：此象徵著三位智者自足之歡樂，象徵三教之代表人物於

幽默感中團結一致之歡樂。然儒、釋、道能過同一座橋，因其本源一致，儒家養性，佛家忘性，道家任性也。三教本源雖一，然其表達有異，儒教乃從生活中來，故儒者之修身無須外在於生活，且修養愈深，愈能得生活之況味；儒學意在使個體融入羣體，並進而影响羣體，故曰「德有邻，必不孤」也；若志不獲騁，則退而修身草茅間，此即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也。道家之宗旨則非，乃使個體脫離羣體，保持獨在，其志在一己之身，且修道者須借助外在儀式，以製造神秘氣氛，故使人遠離生活，而非接近生活，其人多入深山靜修可證。此外，修道者若遇同志，多結伴歸隱，此與儒者之歸隱又不同，儒者歸隱，即遇同志，亦偶然相見而已，絕少寢食與共，同事清修者。孔子雖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並有欲居九夷之心，可歷聘列國不遇後，還是返回家鄉，使雅、頌、禮、樂各得其所。可知儒者之隱，非單善一己之身，乃以退為進，欲垂其事功於後也。淵明與范寧，均拒慧遠之招，不入蓮社飲酒四：「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答龐參軍：「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其為真儒，與范寧同，論者乃謂「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殆會合儒家道家之言而韻之者」，何不知淵明之甚耶！

第三節　歷代詠三笑圖

李冲元蓮社圖記：「龍眠李伯時為余作蓮社十八賢，追寫當時事。……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華。巖之旁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橫為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漱石而激浪者，虎溪也。……為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瀟落，泉石

秀潤，追千載於筆下，畫羣賢於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辯而未停；默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鈎深味遠，叩伭闕，宅靈府，而遊恍忽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潮海之聲；行往來者，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絶倒，達于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童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不足以發伯時之華，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其臭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四庫本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引

陳壽李唐虎溪三笑圖跋：「余嘗遊匡山，至虎溪，未入東林寺，首見一亭扁曰三笑，因問其故，謂晉遠師以陶淵明、陸修靜且語且別，握手相忘，遂犯送客不過虎溪之戒，乃相顧各掀髯而去。今觀李唐此圖，千載遺風具存，人生不與路為讎，二三子何哂之有？」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引

李覯題昱師房三笑圖：「高僧不出院，屏畫三笑圖。客子倦遊者，欲去復踟躕。古人骨朽不可追，今人相見如古時。人間觸事入吾笑，何必門前有虎谿。」盱江集卷三十五

宋黎廷虎溪三笑圖：「陰壁摻苦竹，秋池淡芙蓉。二老廬山間，風味夙昔同。亦有栗里人，心事黄花叢。囊中無一錢，眼底四海空。羲皇未渠愜，上與無懷通。衆羽集新條，雲霄一冥鴻。淨社亦可人，念爾名教宗。博酒空勤渠，攢眉一聲鐘。蒼苔片石在，醉卧空山中。良辰入奇懷，杖屨閒相從。偶然出岫雲，倏爾風飄蓬。虎溪有嚴禁，詎敢待此翁。行行不知遠，大笑分西東。風流一時散，千載留高踪。溪光與山色，隱隱尚笑容。笑意果何如，畫史安能窮。按圖付一嘿，翳景生長松。」鄱陽五家集卷二

吳澄跋虎溪三笑圖：「一谿不過，限隔爾我。偶接高人，容易打破。六眼相視，大笑呵呵。法界無邊，吾師知麽？」吳文正

集卷一百

仇遠李待詔虎溪三笑圖:「偶然行過溪橋,正自不值一笑。三人必有我師,不笑不足為道。」山村遺集

袁說友題東坡蘇公三笑圖帖:「不覺虎溪過却,軒渠一笑而歸。此笑此心真處,自然魚躍鳶飛。」東塘集卷六

劉嵩題三笑圖為蕭與靖賦:「三人同笑不同心,墨本流傳漫至今。何似青蓮李居士,猿啼月出過東林。」槎翁詩集卷七

滕安上虎溪三笑圖:「步談不覺過前溪,三老盧胡一笑齊。溪若有靈應也笑,我初無意限東西。」東庵集卷四

王惲三笑圖:「玄聖開天一理融,推心不外善為宗。後人剛作無同論,三子相逢笑殺儂。」秋澗集卷三十三

馬臻題虎溪三笑圖:「無生一曲無人和,石池水滿蓮花大。揚眉瞬目喜津津,不覺回頭虎溪過。咄哉三士皆人豪,醉醒不理柴桑陶。傍人若問笑何事,向渠指點廬山高。」霞外詩集卷九

胡長儒題李待詔虎溪三笑圖:「元亮纘孔業,修靜研玴玄。遠公學瞿曇,高居著幽禪。人異道豈殊,萬散一固全。目擊輒有得,參會各囅然。胡為老緇褐,蹈舞喜欲顛。謾道遺其身,襟袖猶褊襹。彼酣適酒趣,尚不醒者傳。俗吏浪自苦,窺管持知天。」元詩選二集卷二

虞集虎溪三笑圖:「入社心無適,過橋迹邁存。自嗟機事失,空與畫圖論。白羽秋風靜,黄花夕露煩。詎能隨衆笑,我亦付無言。」道園遺稿卷二

黄鎮成虎溪三笑圖:「栗里先生不鼓琴,偶攜明月到東林。白雲滿地蒼苔濕,流水一山春雨深。歸路已忘言外意,過橋誰識笑時心。人間俯仰成陳迹,傳得高風說到今。」秋聲集卷三

成廷珪虎溪三笑圖:「三老風流笑口開,山中猿鶴亦驚猜。攢眉入社謾多事,送客過溪能幾迴。僧影欲隨秋水去,虎聲偏傍石橋

來。東林絶響今千載，撫卷題詩愧乏才。」居竹軒詩集卷二

謝應芳三笑圖：「簡寂先生五柳翁，襟期適與遠師同。過橋相送忘相别，千古風流一笑中。」龜巢稿卷十七

張天英題三笑圖：「我思廬山三十載，喜見虎溪三笑圖。遠公愛客不愛酒，陶令愛酒無錢沽。黄冠道人愛譚道，握手顧盼成盧胡。乃知古来賢達士，出處自與常人殊。君不聞東晉英雄數周顗，對語新亭泣新鬼。」草堂雅集卷三

釋祖栢虎溪三笑圖：「境緣心妄起，心悟境自忘。三老同一笑，物我兩茫茫。月照清溪水，風散白蓮香。無端一笑已，千古笑何長。」草堂雅集卷十四

胡奎題三笑圖之一：「一時行過虎谿頭，何事千年笑未休。山色水光無限思，至今人説晉風流。」之二：「一時行過虎谿東，笑倒廬山五老峰。説與柴桑陶靖節，攢眉不必更聞鐘。」又題三笑圖：「虎谿三笑本無心，豈意流傳直到今。澗水松風都是笑，白雲依舊在東林。」斗南老人集卷五

釋宗泐題三笑圖：「過橋本無心，三笑亦偶爾。當時肯垂名，好事傳畫史。巍巍匡廬峰，湜湜虎溪水。援筆寫清高，幽興殊未已。」全室外集卷三

鄭善夫題虎溪三笑圖：「東林卓錫地，宛在崑崙西。蓮社誰堪入，廬峰不可梯。一空無色相，三笑豈菩提。便合攢眉去，酕醄過虎溪。」少谷集卷五

王世貞題三笑圖：「遠公白蓮社，鬱若人天師。破戒飲陶令，違誓過虎溪。遠方一大笑，陶意竟攢眉。乃知病維摩，不受彌勒窺。何物陸道士，千載亦傳疑。」弇州續稿卷五

陳烓虎溪三笑圖：「所趨固異時，襟懷頗同調。脱畧辭垢氛，廬峰擇高妙。社散機已忘，談空且流眺。輕風吹浮雲，誤越虎溪徼。顧兹空翠間，撫掌同一笑。詎識千載餘，畫圖有遺照。」石倉歷

代詩選卷四百四十一引

晁補之白蓮社圖記所記之圖非李龍眠畫。歷代詠三笑圖甚多，無佳作，錄其差可者。又別有詠蓮社圖者，上已錄吳師道一首，餘不足觀也已。



第十四章　形影神

第一節　形神之辨古已有之

晉安帝義熙九年九月，慧遠作萬佛影銘，淵明形影神詩三章即作於是年。形、神之辨，古已有之。孔門雖肯定祭祀，然並非事鬼，乃盡生者之事而已。論語八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鄉黨：「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家語哀公問政篇：「宰我問鬼神，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此明顯附會。論衡論死篇：「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細審之,孔子非謂死不可知,實謂知生始能知死耳。只要對生命有真實之體驗,完整之把握,抽象之思考,對死亦可知之。蓋死亡與生命乃絕然對立之存在形態,凡生命中所有,死亡中即皆不存在;換言之,死亡中之所有,生命中亦皆不存在。人固然不能在死亡中理解死亡,却可以在生命中理解生命,而且,真實之死亡亦蘊涵於真實之生命中。故孔子雖不言死,然其於死亡並非毫無感知。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其言壞、言摧、言萎,均不復存在之義也。

墨子經上曰:「生,刑與知處也。」刑同形;孫詒讓墨子閒詁卷十:「此言形體與知識,合并同居則生。」墨子雖言形知合處則為生,然亦主有鬼之說。其明鬼一篇論之備矣,墨子持有鬼之論,旨在限制君權,禁暴止非,以利民也。民生時雖不及君主之貴且有力,若變而成鬼,其尊貴與力反在帝王之上,此實為受壓迫民衆普遍存在之願望。就哲學而言,有其荒謬之處,然自社會實踐而論,亦有其不容貶低之意義。

荀子天論篇曰:「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觀墨子之言,形與知相處則為生,反言之,形與知相離即為死矣,雖未逕言其滅,亦未言其不滅也。荀子見解較墨子更為精闢,神待形而生,形不具則神無所附,所謂神者,無非好惡、喜怒、哀樂之情而已。此情乃神之外在表現,順天之情,情與誠通,誠者,充實之謂也。

時至炎漢孝武,受董仲舒說,專崇儒術,有鬼之論,盛行於世,無神思想,專歸黃、老。據漢書楊王孫傳,王孫所言,旨在矯世之厚葬,此與墨子薄葬之義略同。而支撐其裸葬之理論,在於死亡之認識:「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

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此即「來自泥土，必復歸泥土」之義。此處，歸者指形，化者指神，各歸其真，則形失其體，神失其聲，惟此乃合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謂「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者，乃從其來源而言，管子內業篇：「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故死則各歸其所來之處也。

弘明集卷五引桓譚字君山新論形神曰：「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復然其灺。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臘，而精神弗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既稟形體而立，……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雌雄交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1]

桓譚以「四時之代謝」論人之生長老死，與古希臘史詩「正如樹葉榮枯，人類之時代也如此。秋風將枯葉撒落一地，春天來到，林中又會滋發許多新葉，人類也如此，一代出生一代凋謝」，有異曲同工之妙。君山意謂自然有四時之代謝，人既為自然之物，理亦不能外此。與桓譚在世時間相近之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在物性論中，對死亡亦有相近之見解，均以自然哲學為基礎，對生命與死亡加以思考並闡述。

君山稍後而持無神論者為王充。論衡論死篇曰：「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不能使滅灰

〔1〕此據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冊第八章引文。

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者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

王充此文,邏輯嚴密,論證清晰,若非佛教傳入中土,鬼神之說,從哲學層面而言,實無須置喙矣。魏、晉之世,因佛教影響,無神之論,有衰微之象,偶有言者,若傅玄之傅子、楊泉之物理論,亦不能度越王充,兹不備述。今將淵明作詩緣起,稍加引伸。

第二節　形影神序

逯欽立關於陶淵明:「隆安二年三九八前後,桓玄、慧遠在佛教教義問題上反復進行辯論,桓玄作罷道指佛教論,慧遠以明報應論來答辯,桓玄作沙門應敬王者論提出再反駁,慧遠又以沙門不敬王者論來答辯。沙門不敬王者論作於元興二年四〇四,此文包括五個部分,第五部分就是形盡神不滅論。」

高僧傳卷六:「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正,以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翜、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

弘明集卷五引慧遠形盡神不滅論文,有問有答。「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

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

慧遠此文，以火與薪為譬，「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云云，言雖辯矣，而不能破王充之論，因其未言傳於異薪之火，果何從而來耳。若謂乃此薪之火，然此薪尚未燃盡，此火焉能即離；若謂此薪已盡，則此火即離之以傳他薪，那此薪已滅而彼薪未燃之間，火何處而在耶？若謂神者，微妙之物，「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然其必為物，斯能格之以致知；若謂此物並非存在，乃虛無耳，然虛無亦是「存在」之一體，所不同於實物之存在者，乃其以虛無為存在形式也。死亡之所以難以談論，在於人類智慧只能發現死亡之表現形式，對死亡之內涵惟有加以想像與推理，然此想像與推理却無從證實，此所以死亡迄今尚能存其祕密耳。

義熙八年，慧遠於廬山刻石立佛影，義熙九年九月作佛影銘，銘有五章，其一曰：「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文末云：「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謝靈運佛影銘序紀其本末，見廣弘明集卷十五，文繁不錄。慧遠論形影神三者之關係，形滅而影存，影滅而神存，神者「落影離形」，妙極造化。靈運與淵明同時，而受其影響，亦有「聖不我欺，致果必報」之語。

淵明此詩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序曰：「貴賤賢愚，莫不營營

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渊明言「自然」者,尚有数處,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去來兮辭序:「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孟府君傳:「又問聽妓[1],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

先秦諸子,孔、孟之外,無不言自然,非僅莊、老。荀子正名篇、性恶篇均譚及之。觀荀子之言,謂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與莊子之說無異,所異者,荀子贊同此偽,莊子反對此偽。荀子所以贊同者,蓋以為非此無以保性情之自然;莊子所以反對者,則以為此正害性情之自然。可知,二者不同之處非在其體,而在其用。若謂淵明言及自然,即斷定其崇向莊、老之道,此乃皮毛之見,無須辯論者也。

呂氏春秋論人:「何謂反諸己也? 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遊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呂氏春秋乃雜家之書,明自然之說,淮南子言自然最多,四庫總目亦入雜家。謂神辨自然之説乃莊老之專屬,是於秦漢學術源流未深考也。逮戰國末期,已為知識界普遍接受,諸子著書立說,各取所需而已。

第三節 形影相答

其形贈影曰:「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淒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此言「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挽歌詩一曰「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可參看。

---

[1] 世說新語識鑒劉注作「伎」。

蘇軾和陶形贈影：「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閒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樂，輒復隨漣洏。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

呂氏春秋義賞篇：「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淵明「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二句，所言即此。草木得天地山川之常理，亦不免露榮霜悴，人獨何物，而能免此開始結束之過程哉！且今秋既悴之草木，明春復可發榮，與天地、山川同此循環，「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何哉？蓋未見世間死者能復還之，即可證實人死即滅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云云，明言形無騰化之術，其意謂影附於形，因形而生，蘇軾曰「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形之所無者，影亦無之，此乃必然之理，「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形不可待，影無可留，無復多疑，莫若得酒即飲，享受生命本身即已蘊涵之樂趣耳。此實為人生發展之初級階段，即儒家所謂養生以待時，修能以俟命也。

其影答形曰：「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蘇軾和陶影答形：「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楊時龜山語錄：「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

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説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龜山集卷十二

陳仁子文選補遺卷三十六:「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遺愛,人胡為不竭於為善乎?謂酒能銷憂,比之此更為劣爾。觀淵明此語,便是孔子朝聞道夕死,孟子修身俟命之意,與無見於道,留連光景,以酒消遣者異矣。」

馬墣陶詩本義卷二:「其中得酒、立善、委運三層,惟一立善而已。」沃儀仲曰:「晉人喜放達,立善兩字,重復提醒,足為名教干城。若徒以縱酒風味見誇,恐竹林七賢,尚與五柳先生同床異夢。」黄文焕陶詩析義卷二引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此託為主張名教者之言,蓋長生既不可得,則惟有立名即立善可以不朽,所以期精神上之長生,此正周、孔名教之義,與道家自然之旨迥殊。」

按:諸家所論,均著眼立善,而未辨影形之關係。影者,附於形又離於形,影因形而生,形滅則影亦滅,故淵明謂「止日終不別」也。然憩蔭則形在而影無,處耀或僅睹其影而不見其形,此其所以為乖也。東坡「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前句是,後句則非,蓋影雖因形以生,然亦不能徒生,必有外物以借之,所謂「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是也。若外物已去,雖則形存,影亦澌滅,故形純屬於己,影則處己與不己之間,甚者或為己之累,淵明有見乎此,故下首借「神」以釋之。

上首言樂己,此首言用世,「立善」云云,實為人生發展之中間階段也。

第四節　神釋

其神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蘇軾和陶神釋：「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五：「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葉夢得玉澗襍書：「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進一關，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

吳泳九日閒居讀陶詩有懷：「天蓋不住旋，日車不停馳。西風下木葉。那復有靜時。造物尚爾勞，人生能無為。我於大化中，縱浪何所羈。倦則熟午睡，飢則愛晨炊。既無大患及，亦無好爵縻。但得長如此，樂焉復何疑。」鶴林集卷一

周密齊東野語卷九:「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

按:「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雖欣於立善,若無人延譽,亦猶形處暗裹,月燈不燭,身沒名亦盡也,若求人延譽,則己之所立,已非善地,蓋有道德者不可自言其有道德,然又不能不勉他人以道德,此道德之困境也。立善既虛,遺愛亦枉,不如委運而行,縱浪大化之中,將有限付之無限耳。

淵明言及死亡之處甚多,死亡乃其作品主題之一,欲理解淵明思想,觀其對待死亡之態度殊有必要。與子儼等疏:「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人之壽夭與窮達相同,窮達既不可妄求,壽夭亦不能外請,在乎一身而已矣。雜詩七:「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此即挽歌詩三「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之義。正因曉知死亡即歸於虛無,淵明才執著於生命,努力賦予生命以真實內容。

又飲酒三:「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所謂「道喪向千載」者,即仁人之道喪失已久,世人皆為名利所役,營營不止,然生命短暫,倏如流電,持此一身,即喧嘩百年,能成何事哉!淵明於此有向死而生之義,不再僅以審美目光觀照萬物,而是以哲學情思理解萬物,領悟萬物內在之理。

白居易擬形影神作自戲三絕句,序曰:「閑臥獨吟,無人酬和,聊加身心相戲往復,偶成三章。」心問身曰:「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報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重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閑奈我何。」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

蘇軾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後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周密齊東野語卷九：「二公之説雖不同，而皆祖列子力命之論。」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四引

蘇軾又有問淵明詩曰：「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為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饑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憂一作運去生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自注：「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二淵明「縱浪大化中」云云，東坡所言，看似過之，實猶不及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二：「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来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辞逆旅之舘，永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盖第一達磨也。」謂淵明為「達磨」，蓋言其處世之理得禪宗旨趣也。然淵明此詩實乃駁斥慧遠「形盡神不滅」之論，其無意於佛也明矣。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或疑淵明之專神至此，殆不免受佛教影響，然觀此首結語『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之句，則淵明固亦與范縝同主神滅論者。縝本世奉天師道，而淵明於其家傳之教義尤所創獲，此二人同主神滅之說，必非偶然也。」又曰：「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並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於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之輩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

不須如主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與運化之中,則與大自然為一體,因其如此,既無舊自然說形骸物質之滯累,自不致與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捨釋迦而宗天師也。推其造詣所極,殆與千年後之道教採取禪宗學說以改進其教義者,頗有近似之處。然則就其舊義革新,『孤光先發』而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以文學品節居古今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其言淵明為「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筆者學植淺薄,未敢非議,以吾管見,淵明直一詩人而已,與其同時之謝靈運,亦一詩人,然二者相較,謝近於詩,陶近於人,謝之詩為當世推重,陶之人為後代景仰,論對詩体发展之貢獻,陶不及謝;論對人身修养之啓迪,謝不及陶;此其大致之別也。至於此詩蘊涵之思想,實已脫離儒、道之表象蘇軾曰:「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進入生命之本質存在中,乃生命發展之高級階段,達到信仰之境。惟其所信仰者,非世俗之宗教,乃生命之本真也。

第五節 人生三階段

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淵明此詩,亦三境界,然與王氏所言不同,未可並論。愚謂此處可取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人生三階段」理論以參證之〔1〕。

〔1〕 參見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及中譯本譯者序,上海社會科學院版,晏可德 姚蓓琴譯。

克氏將人生劃為審美、道德、宗教三階段。審美階段靠感性存在，道德階段靠理性存在，而宗教階段則擺脫二者束縛，純靠信仰存在。審美階段實乃耽於感性快樂之生活方式，處此階段之個體，浮生如夢，惟知及時行樂，並無道德責任感。此人看似無憂無慮，心想事成，然並不能享受真正人生，因生命在其眼中始終乃曇花一現、轉瞬即逝者〔1〕。淵明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又曰：「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即執著於今世之生活也。

第二階段較第一階段略為高級，此人既已認識到審美生活終究令人絕望，因之，尋求別種根據一定準則行事之生活方式。他遵守此類準則，也希望別人能遵守之，從而使道德準則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化〔2〕。因此，他是憑藉理性生活，而理性對於人類之存在而言乃低一級者，為其還受外部世界之制約。淵明曰：「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立善者，即根據一種準則而生活，且希望別人同樣遵守這一準則。

克氏認為宗教階段實際上乃最佳之生活方式。惟達宗教境界者斯能成一完人，斯能展開孤獨個體之豐沛思考。淵明退隱之後，生活範圍雖日趨狹窄，但作為個體更深入孤獨境界中，從而體驗到孤獨個體之豐富內涵。孤獨乃個體存在之必然，此孤獨性非外部力量所強加，乃由個體存在本身所決定。存在之個體即孤獨之個體。雖然每一個體之存在皆有其歷史性與現時性，並且被賦予各種現成之行為模式與道德規範，但每一個個體都必須做出自己之

〔1〕 正如克氏所言：「大多數人如今已經喪失靈性，遠離聖恩，……他們已經喪失了今世之生活，所以執著於今世之生活；他們原本就是虛無，所以成了虛無。」

〔2〕 克氏曰：「一個有德性之人不可任由人們來讚美他，他必須驅使他們走向道德之境。一旦任由人們來讚美一個道德圓滿之人，他就會被吹捧成一個天才，即被置於另一個層次之上，這在道德上將恰好構成最可怕之謬誤，因為道德之境必將是大衆化的。一個有德性之人必須時時主張並以此教誨他人：人人都能夠像他那樣採取合乎道德之行為。」

選擇,不能由別一個體越俎代庖。選擇何者可以參照,且有其相對性;但選擇本身並無參照,乃屬必須。因之,選擇就是選擇孤獨,就是孤獨地選擇。此孤獨個體之範疇不僅昭示個體與自己之間、個體與他人間之關係,且也昭示個體與自然間之關係,無疑,自然乃一絕對,構成對人類之要求,因而是人類一切行為之前提。但是自然與個體、絕對和相對、無限與有限之間存在一條人類無法逾越之鴻溝,因為人類乃短暫者,有限者,人類惟有處在孤獨之中,才能與自然交往,才能縱浪於大化之中。淵明曰:「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惟有對天地之神秘達到信仰境界,才能徹底放棄自我,而惟有徹底放棄自我者,斯能在萬物之運化中體驗到本我之存在。

淵明此三章詩並非從不同側面闡述對生命之見解,而是揭示生命發展之三個層次,從自我之審美開始,進入社會之道德層面,又復歸自身,面對本我。惟今日之我已非向時之我,今日之我已褪盡浮華,達到真我之境界。毫無疑問,淵明正是那位成熟到可以進入「永恆之境」者。



第十五章　尋陽三隱

第一節　劉遺民

蕭統陶淵明傳:「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謝枋得碧湖雜記:「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為撫州參軍,淵明呼為周掾,亦隱於柴桑,時號尋陽三隱。」說郛卷十九下引

淵明有酬劉柴桑詩一首,曰:「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鬱北墉,嘉穗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

後又有和劉柴桑詩一首,曰:「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

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其中「弱女」,喻酒之薄也。劉柴桑,即彭城人劉程之,曾為柴桑令[1]。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卷二:「酬和劉柴桑二詩,情真趣適。雖寄世中,却遊人外。尋陽三隱,如遺民乃知己,非續之可比也。」廬山記卷四引劉遺民奉和慧遠遊廬山詩一首。其事迹,又見蓮社高賢傳、唐釋元康肇論疏、廣弘明集等。

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義熙六年卒,春秋五十九。

釋元康肇論疏引惠遠劉公傳云:「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裔也。承積慶之重粹,體方外之虛心。百家淵談,靡不過目;精研佛理,以期盡妙。陳郡殷仲文、譙國桓玄,諸有心之士,莫不崇拭。祿尋陽柴桑,以為入山之資。未旋幾時,桓玄東下,格稱永始。逆謀始,劉便命孥,考室林藪。義熙公侯咸辟命,皆遜辭以免。九年,太尉劉公知其野志沖邈,乃以高尚人望相禮,遂其初心,居山十有二年卒。有說云:入山之後,自謂是國家遺棄之民,故改名遺民也。」

廣弘明集卷二十七慧遠與隱士劉遺民書注云:「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閒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閒退之士輕舉而

〔1〕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十六宿西林寺:「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欲回。」自注:「柴桑令,劉遺民是也。」

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羣賢遊處，研精佛理，以此永日。」「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亡日，與衆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斂手氣絕，年五十有七。」

以上記載，當以慧遠所作劉公傳為近是。桓玄於元興二年十二月篡晉稱楚，改元永始，劉程之即於此時隱居廬山，居山十二年，則劉於義熙十一年卒。蓮社高賢傳謂劉遺民卒於義熙六年，非也。程之著述，隋書經籍志：「梁有老子玄譜一卷，晉柴桑令劉遺民撰，亡。」又曰：「梁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亡。」經典釋文序錄有劉遺民玄譜一卷，注云：「字遺民，彭城人，東晉柴桑令。」謂遺民乃其字，與他書所記異也。

觀此可知，劉遺民乃由道家入釋家者，淵明本志在儒家，故雖見招而躊躇也。其言為親舊之故，未忍入廬山以索居者，婉辭也。所謂志不同而不相非之，得仲尼「君子和而不同」之意焉。

第二節　移居二首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四一五，淵明移居南村，與殷晉安為鄰。作移居詩二首。淵明上京舊居於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暫棲門前水濱舫舟之上，不久徙居西廬。至義熙十一年乙卯移居尋陽負郭之南村。顧炎武陶彭澤歸里：「因多文義友，相與卜村南。」顧亭林詩集卷一所言即此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

淵明之重交誼，於停雲四言詩亦可見之。程文海停雲軒記曰：「晉、宋崇尚清虛，此道不絕如縷，獨淵明皎然自潔於俗，天倫大

義,惓惓不忘,後世知言之士無不資以為名高。至於停雲一詩,與伐木、風雨諸篇相表裏,其厚於朋友之倫又如此,此所以為淵明也。」雪樓集卷十二

錢謙益萃止軒說贈張登子:「人之生於斯世,功名富貴,薰染於外,聰明才智,驅策於內,置身於奔車傳遽之中,畢世而為勞人者多矣。通人志士,深知其病,而以山林、詩書、朋友三者為樂。然吾觀淵明停雲之詩,以爲『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其於周續之、龐参軍、劉遺民諸人,流連往復,南村移居之作,三致意焉。則淵明之所以定迹深棲,望古遙集者,其結志尤莫尚於朋友也。」牧齋有学集卷四十五

按:淵明移居,志在求友。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古人重交誼勝於金石,故伯牙絕絃於子期,管仲歎息於鮑叔。時降世遷,人心不古,結朋納黨、狼狽為奸者比比是矣,塞廉潔之途,辟污穢之藪,如犬吠聲,似蛇噬骨,同惡相濟,不容異端,納賄聚貨,覆邦蠹民,如墜深淵,不知底止,讀淵明詩亦可稍愧矣!

所謂「素心人」,據晉書本傳:「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及與殷晉安別序「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尋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云云,可知當指張野、羊松齡、龐遵、殷隱輩。殷隱亦見廬山記,曾作晉安太守。廣弘明集卷十五引其文殊像讚二首。廬山畧記引張野奉和惠遠詩一首,均不及原作,亦不錄。

詩中「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二句,前人多有論者,然皆未得其理。愚謂土地教人學會虔誠,凡力耕而不欺土地者,土地亦必不相欺也。土地之本心在於生育,然總處沈默之中,並不輕易表露,即有所表露,亦僅對力耕者借懷新之苗以表達之,若淵明可謂

「聽不以耳而以心」、觀不以目而以神者矣。

與殷晉安別詩云：「遊好非少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遊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溫柔敦厚，詩教之本也。有溫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溫柔敦厚之詩。……如殷參軍已為宋臣矣，而淵明送之，但曰『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何等忠厚，何等微婉！若出後人之手，不知如何淺露矣。」殷晉安乃淵明舊友，此詩語意深摯，所謂「故者不失其為故」者也。「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與杜甫口吻畢肖，讀之真堪一笑也。

羊松齡即淵明詩所贈之羊長史。義熙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彝器，歸諸建康。時左將軍朱齡石遣羊松齡往關中稱賀，淵明作贈羊長史一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詩曰：「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聖賢留遺迹，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季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與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此詩寓義，前人所言不一〔1〕。託羊長史代訪商山之季與甪等賢人遺迹，婉而多諷，頗得詩人之旨。施閏章贈陶季：「淵明恨

〔1〕　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四庫本陶淵明集卷二引湯漢曰：「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迹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首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甪遊耳，遠矣！深哉！」

生晚,慨獨思黃、虞。詠言抒中懷,自與詞人殊。」學餘堂詩集卷十此言是也。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喬億劍谿說詩卷上:「淵明人品高出四皓之上,……其景慕之如此。正猶武侯嘗自比管仲、樂毅,而不自知度越諸子也。」

按:謂武侯度越樂毅可,若謂度越管仲,過矣。惟淵明,謂其高風直在四皓之上,不為虛言。

第三節 周續之

蕭統陶淵明傳:「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居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云。」據宋書檀韶傳,韶於義熙十二年為江州刺史,淵明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詩當作於是年。

詩云:「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此詩對理解淵明思想,頗多助益,其所重者乃「孔業」也。趙泉山曰:「靖節不事覲謁,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社主遠公順寂之後,雖隱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潁之事微譏之。」箋注陶淵明集卷二引

溫汝能陶集彙評卷二:「是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周續之已入廬山,會刺史檀韶苦請出州,在城外講禮,所住公廨復近馬隊,故靖節姑示以己之安閑,中則抑揚其詞以深規之,末用冷諷,語雖詼諧,意本肫切,古人交誼之不苟,於斯可見。」

宋書周續之傳：「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顔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辨析精奥，稱為該通。……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又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蓮社高賢傳：「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父殁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

又宋書顔延之傳：「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則延之儒學勝續之遠矣。祖企、謝景夷兩人無考。

朱熹龜山誌銘辯：「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

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伊洛淵源錄卷十

王世貞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南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時謂之尋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冥迹隱顯，故當推為龍首；遺民迹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八

觀此，續之乃以儒起家，由儒入道，由道而及佛者，雖出處與淵明同，中則異也。及晚年，劉遺民、慧遠相繼而卒，續之亦入宋庭，此固非淵明所喜者，然其祖述孔業一節，欲藏其善亦不能也。淵明此詩，既言「念我意中人」，又曰「思與爾為鄰」，其「雖不能爾，至心尚之」與子儼等疏之情明白表露，何則？蓋緣「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也。末二句「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者，非風周生，乃自嘲耳。隱居潁水之濱，守拙以待老，果其情歟，惟惟，否否。其與殷晉安別詩：「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始有風意焉。



第十六章　遊斜川

第一節　遊斜川詩異文考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四一八，正月五日辛丑，淵明偕鄰曲遊斜川，作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層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皐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層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1]

論者曰：陶公小序，多雅令可誦，是也。讀淵明詩，當注意其序，更需領會序與詩之關係，約略言之，序言之不足者，以詩足之，

〔1〕 權載之韋賓客宅宴集詩序：「季倫金谷，實有歌詩；元亮斜川，亦疏爵里。」見權載之文集補刻。

詩詠之不能至者，以序補之；至於作品宗旨，則多藏詩尾。

江西通志卷十二南康府：「層城山在府城西五里，今謂之烏石山。晉陶潛遊斜川詩序『臨長流，望層城』即此。又西二里為玉京山，其地名上京，陶詩所云『疇昔家上京』也。」

據淵明詩及序，則斜川必有其地，惟年久世遷，故渺然莫辨矣。駱庭芝斜川辨見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文长，不復引可備一說。又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曰：「忽聞石門遊，奇唱發幽情。褰裳思雲駕，望崖想層城。馳步乘長岩，不覺質有輕。矯首登靈闕，眇若淩太清。」序曰：「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詩紀卷四十七則「曾城」或即廬山之一峰也。

淵明詩文無直言廬山者，亦無直言廬山之名勝者，而常遊之東皋、斜川今則不復考矣。廬山因廬江而得名，廬江見山海經，山水相依，互舉殊稱，其曰匡山或匡廬者，蓋誤也。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逮至魏、晉，賦廬山者甚多[1]。自他人觀之，廬山無疑乃絕佳之審美物件，理想之詠歌題材，而淵明則曰「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其不為時尚流風所移，概可見矣！若云淵明於廬山之遺忘，乃對世俗權威之消極抵抗，亦可備一說也。

詩曰：「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兹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遊目，緬然睇層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遥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1〕 水經注卷三十九引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峩，寔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

此詩及序異文頗多，幾難董理，因與淵明享年相關，故學者聚訟雖久，迄無定論。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二：「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爲誤。今作『開歲倏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馬永卿嬾真子亦云：「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

周必大跋向氏邵康節手寫陶靖節詩：「康節先生蘊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知道也。……『開歲倏五十』或作『五日』，近歲祁寬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節直作五日，尚何疑焉？」文忠集卷十八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向薌林家藏邵康節親寫陶詩一冊，……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向家子弟携来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熙豊以後人寫，盖贋本也。」則所謂邵康節鈔本亦不足據矣。

蘇軾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慚。」又和陶遊斜川：「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則蘇軾所見本作「開歲倏五十」無疑也。葉夢得石林詩話：「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則東坡於陶集固嘗考證之矣。

蘇過小斜川引，曰：「予近卜築城西鴨陂之南，依層城，繞流水，結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於壬子歲也。畸窮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歎其事，取其詩和之。」詩曰：「淵明我同生，共盡當一丘。試築小斜川，佳名偶相儔。」斜川集校注卷六

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則蘇過所見陶集亦同軾也。然放翁

晚年正月五日出遊詩則曰:「未為遼海千年別,且繼斜川五日遊。」論者謂前誤,至「老而更覈」者,非也,此本詩序,非本詩也。

序曰:「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詩曰:「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以意逆之,亦應作「五十」而非「五日」,且序首已曰「正月五日」,詩首復重之,則辭廢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二陶彭澤集作「開歲倏五十」,注:「十,一作日,非。」是也。

詩末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與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末句「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意同。

第二節 斜川追淵明

蘇軾和陶遊斜川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四又和陶歸園田居六:「斜川追淵明,東皋友王績。」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遊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為韻得澤字:「想象斜川遊,作詩繼彭澤。」東坡全集卷十

蘇過亦有和作,次陶淵明正月五日遊斜川韻:「歲豐田野歡,客子亦少休。糟牀有新注,何事不出遊。春雲翳薄日,磻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閒,醉眠不驚鷗。茅茨誰氏居,雞鳴隔林丘。曳杖扣其門,恐是沮、溺儔。但苦鴂舌談,爾汝不相酬。築室當為鄰,往來無憚不？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倘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斜川集校注卷一北海者,孔融也。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曲水會當追逸少,斜川終擬學淵明。」卷六

釋覺範如春軒:「雖非曲水會,自是斜川人。」石門文字禪卷八又

聞龔德莊入山先一日作詩迎之：「披襟散坐青林下，依約斜川萬古情。」卷十跋東坡與佛印帖：「雖其一期酧酢之語，而謙光爛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卷二十七魏了翁跋斜川帖亦曰：「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襐順裹方者乎？」鶴山集卷六十二

韓淲正月五日讀東坡和斜川詩於霞山：「有酒勿憚飲，觸事醉則休。風物既閑美，何為不來遊。斜川眇千載，淵明豈常流。疏年記時日，依湍對魴鷗。偶然值隣曲，崎嶇想經丘。吾生亦老矣，懷古誰與儔。但笑勿悲鳴，百句無一酬。玆辰過霞山，又可絶口不？却怪和陶者，儋、崖聖同憂。遥遥二子心，妙處未易求。」澗泉集卷五

李綱過淵明故居：「捨櫂湓浦城，稅駕柴桑里。緬懷靖節翁，衡宇玆避世。乞食雖甚貧，折腰肯為米。陶然傲羲、皇，獨得醉中意。三徑不願餘，五斗聊自誄。優遊晉、宋間，俯仰無可愧。若人骨已朽，凛凛有生氣。斜川尚環流，層城亦秀峙。如何高世士，廟貌乃頹圮。誰將一觴酒，薦此菊與杞。朗詠歸來辭，感嘆成坐起。」梁谿集卷十八

葛勝仲次韻良器真意亭探韻：「行懷斜川遊，坐想栗里磯。九原不可作，築亭傍崔嵬。」丹陽集卷十六又漁家傲［初創真意亭於南溪遊陟晚歸作］二首之二：「疊疊雲山供四顧。簿書忙裏偷閒去。心遠地偏陶令趣。登覽處。清幽疑是斜川路。」

朱熹比與鄰曲諸賢修舉歲事，携壺石馬，追補斜川之遊，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陶之句以紀其勝，輙亦用韻酬答，兼呈諸同遊者，請共賦之：「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清遊。迥眺曾城阜，朗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波沒輕鷗。眷言撫佳辰，荒尋靡遺丘。且復置往事，及玆命高儔。縱策聊並歡，飛觥起相酬。未知千載下，亦記此日不？商歌有遺音，林樂無餘憂。但

得長如此,吾生亦何求。」朱文公文集卷九碼,地名。

又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風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坐間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韻,熹得中字,賦呈諸同遊者:「玄景彫暮節,青陽變暄風。忽尋斜川句,感此勝日逢。駕言當出遊,一寫浩蕩胸。雲物疑異候,淒迷久連空。今朝復何朝,頓覺芳景融。疇曩庶復踐,隣曲歡來同。伊雅一籃輿,連翩數枝筇。綠野生遠思,清川照衰容。遥瞻西山足,突兀彌畝宮。庭宇豁清曠,林園鬱青葱。於焉一逍遥,芳樽間鳴桐。既爵日樹隱,班荆汀草豐。纖鱗動微波,新荑冠幽叢。惆悵景易晏,徘徊思無窮。願書今日懷,遠寄柴桑翁。仰止固窮節,愧兹百年中。」朱文公文集卷八

又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長吟斜川詩,日落寒烟凝。暝色變晴景,清尊照華燈。」朱文公文集卷九熹別有和斜川詩數篇,不錄。

劉跂與諸人步郊外作寄舍弟斯川:「緬懷斜川人,疎野更無儔。千載今日歡,政爾聊相酬。誰言根枯槁,兹語當信不?」學易集卷二程俱得小圃城南用淵明歸田園居韻六首之五:「緬懷斜川人,勝日追隣曲。超然睇層丘,鷄黍聊自足。」北山集卷六李復正月五日遊曲江:「莫學少陵翁,淚點吞聲垂。且效陶淵明,為題斜川詩。」潏水集卷九周紫芝次韻李子澤過次卿豁堂二首之一:「溪雨廉纖作晚晴,斜川風物喚淵明。歸來定自有新句,醉著烏巾一幅輕。」太倉稊米集卷五

王惲秋雨中書懷:「賢哉靖節翁,歸臥斜川㟝。怡然擁敗絮,一笑慰佟、儼。多生各有分,過慮讓憂貶。當時曠達懷,樂過鼓瑟點。」秋澗集卷四

觀此可知,東坡富於幽默,晦庵乏於離憂,然其思慕斜川之遊,恨不與淵明同時,則一也。歷代和陶遊斜川詩者甚多,略無新意,

不復引。

陸友仁研北雜志卷上：「韓子蒼云：王右軍清眞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嬰其胸中，然其作蘭亭敘，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淵明遊斜川，亦悼念歲月，卒之縱情忘憂，乃知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陳謙曰：「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誰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尚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為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而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倪濤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五十四引

張寧郭應物像贊：「藴石之玉，出鎔之金，松間獨鶴，月下清琴，寒花栗里，流水山陰，閒適如靖節而行不失步，瀟灑如逸少而樂不驚心，斯人也，方將尋其落葉之迹，而適遺我以珮玉之音。」方洲集卷二十二

愚謂淵明此遊，雖不及金谷之盛，蘭亭之雅，然以走在通往真實道路而言，却有過之而無不及。羲之蘭亭敘文彩之美可比歸去來辭，然憂樂之感，交替於心。淵明曰：「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亦非無憂者，惟能忘之耳。羲之高情遠致，非凡俗能及，其家族處晉之世，與謝氏同盛，盛極則衰，亦自然之理，羲之之憂較淵明難以忘懷，蓋因此也。淵明正因家族衰落，五子亦復無望，故能脫此羈累，遺彼憂憤，得享今日之樂耳。

第十七章　菊、松、無絃琴

第一節　不覺有羨於華軒

據宋書王弘傳，弘於是年遷江州刺史，欲致淵明而不能也。宋書淵明本傳：「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輿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晉書本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

子〔1〕，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2〕

觀此可知，王弘悉淵明本志，能順其心，非如檀道濟之不解事者。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為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

按：晉書曰「不覺其有羨於華軒」，至東坡則變為「偶有羨於華軒」，乃讀書誤記所致，非有意立奇也。

牟巘九日序：「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屈為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寧死不與九錫事，王弘自江北来，首以此事風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弘為吏部尚書，為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来江州，柴桑近在境内，於陶公時惓惓，豈非内懷前愧，欲拔高人勝士以自湔祓耶？彼曷不知名節之為高也。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盖已甚迫，則亦可以見吾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為一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為何物，而弘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笑也。」陵陽集卷一

〔1〕　按劉楨，字公幹。三國志魏老王昶傳引昶戒子書曰：「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或即此也。

〔2〕　劉義慶世說新語於淵明未及一言，沈約宋書後，記淵明逸事者漸多。造履事見續晉漢陽春秋，御覽卷六百九十七引之，晉書蓋據此以補也。

淵明本參劉裕幕府,後辭彭澤而歸,非以隱為賢、以賢自高者,其守田園,蓋因性與世違,難於周旋,非潔志慕聲之徒可比也。王弘造訪,則稱疾不見,中途邂逅,亦飲酒盡歡,倣之論語,有似孔子之於陽貨者。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俟其出也,往其家而拜之,遇諸途,亦不回避,相與言語。此即古人「和光同塵」之謂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五十:「邵平可遊蕭相之門,淵明何妨飲王弘之酒,在我皭然不滓,則衰榮各適而不相疑也。」所言近是。

第二節　白衣送酒舞淵明

檀道鸞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類聚卷四引宋書本傳:「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1]

淵明九日閒居序:「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中曰:「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黄華。」西京雜記卷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崔寔月令:「九月九日,可採菊花。」吳自牧夢粱録卷五:「日月梭飛,轉盼重九,蓋九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號曰重陽。是日,孟嘉登龍山

[1] 馮贄雲仙雜記卷三引淵明別傳曰:「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可參看。

落帽，淵明向東籬賞菊，正是故事。今世人以菊花、茱萸為然，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耳。」姜宸英菊隱說：「菊之為性，掩葩于艷陽之日，挺節于嚴霜之候，是屈子之所欲餐，而陶公之所嘗採者也。」湛園集卷七所言即此。

謝採伯密齋續筆記：「龍山之宴，孟嘉恥為征西客，故假落帽以盖其慙；淵明出宅邊菊叢中，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歸。陶乃孟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事。」

淵明之前，詠菊者頗多，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九章惜誦：「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鍾會菊花賦：「季秋初九，日數將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彫瘁，芳菊始榮。紛葩韡曄，或黃或青。」又云：「夫菊有五美焉。黃華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潘尼秋菊賦：「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痾。」袁山松菊：「靈菊植幽崖，擢穎凌寒飇。春露下染色。秋霜不改條。」王淑之蘭菊銘曰：「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豔羣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成公綏菊花頌曰：「芳踰蘭蕙，茂過松竹。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福。」自鍾會下均類聚卷八十一引淵明「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二句，及讀山海經之四：「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即承此。

王維偶然作六首之四：「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簑笠不能守。傾倒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王右丞集箋注卷五

李商隱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陶詩只採黃金實,郢曲新傳白雪英。」李義山詩集卷下又史鑄百菊集譜卷六:「晉羅含字君章,耒陽人。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唐李義山菊詩:『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裏香。』」羅隱登高詠菊盡:「陶公没後無知己,露滴幽叢見淚痕。」羅昭諫集卷三

楊萬里誠齋詩話:「淵明、子美、無己三人作九日詩,大概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从此不須開。』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也。無己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又賞菊三曰:「菊生不是遇淵明,自是淵明遇菊生。歲晚霜寒心獨苦,淵明元是菊花精。」誠斎集卷三十七

方回重陽吟序:「興有不同,而皆極天下之感,君子以之冥心焉。陶淵明曰『閒居愛重九之名』,此閒寂之極感也;蘇長翁曰『菊花開時即重陽』,此曠達之極感也;潘邠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此衰謝之極感也;吕居仁曰『亂山深處過重陽』,此羈旅之極感也。」桐江續集卷二

牟巘題淵明圖序:「淵明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意殊寂寞,江州刺史王弘諸孫已荷朝寄,猶知有賦歸去来者,能於此時遣白衣擔酒遠餉,邂逅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無酒則曰『塵爵耻虛罍,寒花徒自榮』,有酒則曰『何以稱此情,濁酒且自陶』,而王弘所餉己酉九日,十有九年畧不見詩集,何耶? 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往往逃於酒而寓於菊,二詩之作,一感一喜,微見於意,固不暇於歳歳皆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外可也。」陵陽集卷一

按:淵明于義熙五年復作己酉歲九月九日詩,未及菊。中曰:「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二詩相距整十年。

第三節　秋菊有佳色

淵明詠菊詩凡三首。飲酒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公乘億賦得秋菊有佳色：「陶令籬邊菊，秋來色轉佳。翠攢千片葉，金剪一枝花。蘂逐蜂鬚亂，英隨蝶翅斜。帶香飄緑綺，和酒上烏紗。散漫摇霜彩，嬌妍漏日華。芳菲彭澤見，更稱在誰家。」全唐詩卷六百

陳樵胡伯玉隱趣圖四詠之二晚香逕：「秋菊有佳色，幽香知為誰。蔚為霜中傑，肯向露下衰。獨賞心悠然，酒至觴淋漓。永懷陶靖節，高風邈難追。」鹿皮子集卷二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四庫本陶淵明集卷三引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予觀此詩，旨趣超然，非得物我之樂者，不能作，其佳處，尤在末二句，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即此也。故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引

釋契嵩南軒銘敘：「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邪？」鐔津集卷十四

貝瓊東軒記:「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爲之歎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郉之宅,食五斗固愈乎瀼下之田,顧束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怵於中者,豈不以爲得此生爲至樂邪？苟以得此生爲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哉!」清江文集卷二十四

第四節　卓為霜下傑

淵明和郭主簿二:「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遊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1]此外,飲酒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歸去來兮辭「三逕就荒,松菊尤存」亦譚及之。

周敦頤愛蓮説:「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周元公集卷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六:「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為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摇落,方於霜中獨秀。故淵明詩云:『黄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史鑄百菊集譜卷六菊花诗:「獨芳三徑屬秋深,清致貞姿快賞心。解道卓為霜下傑,平生靖節最知音。」又卷三引愚齋云:「陶淵明和郭主簿詩:『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愚愛『霜下傑』三字最佳。東坡和子由所居詩:『粲粲秋菊花,卓為霜中英。』今觀百注坡詩中闕而不注,何諸公不省淵明詩邪？苕溪漁隱曰:先君題泗上秋香亭詩『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

〔1〕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三十六:「霜下傑,菊也。一曰松。」

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絶蘭茝』，自淵明妙語一出，世皆師承用之，可謂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

胡次焱菊墅記：「晉處士不仕寄奴，蓺菊自老于是，世之隱者，率有取于菊。韋表微雖為松菊主人，天隨子為杞菊作賦，皆淵明倡之。雖然，菊非素負隱操，淵明果何取焉？博觀草木中，孰有如菊之高蹈者？」又曰：「周元公指菊為花之隱逸，有味乎其言哉！高人勝士，臭味攸同，其愛菊則宜，碧桃和露，紅杏倚雲，菊一無所羨，而甘心籬落。春陽者，物所競趨也，菊為向隅之夫，譬周室方隆，夷、齊餓于首陽也；秋霜者，物所畏讋也，菊為守節之士，譬秦政方虐，園、綺亨于商巖也。淵明之戀晉也，猶夷、齊于商；而其鄙劉也，猶園、綺于秦，宜其愛菊為萬世之倡。嗚呼！士有不幸而類淵明所遭之世者，不有籬菊，將誰與歸？」梅巖文集卷四

貝瓊菊莊記：「菊為草木之一，前乎陶靖節，鮮有愛者，而陶亦托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子目陶為愛菊，目菊為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陶並稱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高蓋著於百代，菊亦與之俱高矣。吁，一氣之烈，草木摧敗無色，若奔北將士蹂躪大荒之野，而菊挺然冒霜不凋，宜為陶之所賞，可謂絶類而傑出者乎！」清江文集卷六

觀陶詩，可知淵明所採之菊，乃野菊，黃華，逮露滴霜凝，此華獨茂，予幼時於山間松蔭之下，恒見之，好採以結環，戴脖頸間；非後世金雕玉琢、撓敗天真，供人玩觀之菊也。是知淵明之好菊，合於自然，後人之好菊，逆於物性。今更有所謂園藝者，嫁接培植，品類愈多，盛於秋日之菊，人已厭觀，反樂開於春日者，此豈淵明所敢知哉！

惟世人言菊，必及淵明，論淵明，亦必及菊，然淵明所樂者，乃古之菊，非今之菊，乃野之菊，非盆之菊，乃松下之菊，非室內之菊。古之菊，野之菊，松下之菊，真花之君子也；今之菊，盆之菊，室內之

菊,宜與優孟、窈娘等量齊觀,淵明若處今世,於此等菊,即不揮而斥之,亦必冷而哂之矣。

予常恨生今之世,不及睹滄英漱玉之才,今有孟依依者,高情遠韻,頗有謝女林下之致,而清心玉映,又不減易安舴艋之趣。予嘗次其韻作蝶戀花二首,一曰:「昨夜尚哀桐半死,幾串鵑聲,入岫推雲起。夾道紛紛清如水,恍然如嗅崐山蕊。　步出平蕪松尚細,知待來年,此木真堪倚。將辨忘言斯解媚,物能齊也予何悴。」彼知予樂淵明之樂,即次韻曰:「霜菊東籬開到死,尚在枝頭,不共秋蓬起。一甕灌園長抱水,花中自愛黃金蕊。　新種宅前陶柳細,酒醉詩閒,正合先生倚。嶺上白雲生百媚,結廬人境安窮悴。」予復和之曰:「吾輩名心果已死,藝菊蒔松,星月兩荷起。雌顧雄飛前後水,白衣恰受兩三蕊。　天道至廣能遺細,遊倦東山,安得羲皇倚。琴且無絃何可媚,既眠獨惜金樽悴。」聊記於此,可知淵明高風,雖今之女子亦解仰慕也。

第五節　論淵明採菊

黃庭堅寄題安福李令愛竹堂:「淵明喜種菊,子猷喜種竹。託物雖自殊,心期俱不俗。」山谷外集卷四又松菊亭記:「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裛淵明之菊霞,可以無愧矣。」山谷集卷十七隱居者,陶弘景也。

韓駒題採菊圖序:「往在京口為曾公卷題採菊圖:『九日東籬採落英,白衣遥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天啟屢哦此詩,以為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陵陽集卷二

劉克莊跋建陽馬揖菊譜：「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1] 後村集卷三十一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謝翱九日：「秋風颯以至，今日重陽日。眼明對南山，尚想陶彭澤。向來建威幕，頗見有此客。驅車不小留，駕言公田秫。一朝又棄去，此意誰能識。寄奴趣殊禮，風旨來自北。只今王江州，建國功第一。故是阿珉孫，舉動良足惜。飲愧望柴桑，稍以自湔滌。殷勤白衣餉，猶恐不我即。中路候藍輿，要致已甚迫。葛巾赤兩脚，頹然向林宅。此翁本坦蕩，焉能苦違物。雖然可計取，中實未易屈。華軒又何羡，自載返蓬蓽。終身書甲子，往往義形色。如使磷與緇，安得為玉雪。籬邊菊弄黃，粲粲正堪摘。我方持空觴，千載高風激。」晞髮集卷五

釋妙聲偃松軒記：「余嘗謂寓意於物者，物不能為吾累，山川草木，風雲月露，摩盪流峙，往過來續，皆足以樂吾情性之正，而草木生植華茂，尤易觀感，故君子取以自近，而其趣則有不同者焉。若屈原於蘭蕙，淮南於桂樹，王猷之竹，陶潛之松菊，皆樂之不厭，形於詠歌，此數子者，豈留連於一草一木之微以玩其華也哉！其興寄之遠，名言之妙，未易與俗人言也。」東皋録卷中

---

〔1〕 劉克莊後村集卷二十水龍吟：「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書甲子，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子，疑狂疑傲。與柴桑樵牧，斜川魚鳥，同盟後，歸于好。　　除了登臨吟嘯，事如天，莫相諮報。田園閒靜，市朝翻覆，回頭堪笑。節物催人，東籬把菊，西風吹帽。做先生處士，一生一世，不論資考。」可參看。

謝應芳菊軒記:「古者達觀之士,寓物適意,初未嘗肆意於外物也。若莊周觀魚,支遁觀馬,阮孚自蠟之屐,嵇康柳下之鍛,與夫愛竹愛松愛諸花卉者,大率皆適意而已。……夫東籬之菊,猶西山之薇,薄言採之,可以樂飢,若乃賦離騷而飡落英者,其庶幾乎?」龜巢集卷十五

侯克中九日懷淵明:「苦節清才素所長,千年有客過柴桑。五株緑柳門闌貴,三徑黄花姓字香。老去惟書宋甲子,歸來獨擅晉文章。南山正在悠然處,聊為西風舉一觴。」艮齋詩集卷三

劉汶菊山序:「夫予見世之慕陶者鮮,借使有之,能得其迹而已,果能得其心耶?當典午時,天下雲擾,仕而忘返者何限?淵明乃能賦歸田園,以寄傲乎採菊見山之頃,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者,正猶冥鴻高飛,而世網之設,莫之能制也,其可使兒女輩覺哉!然則淵明之樂,所以獨得于悠然者,雖欲自形諸言而不可得;後之人顧欲追尋其樂于千載之上,宜乎徒得其迹而不能得其心。苟能得其所以樂之之心,雖無菊與山,不害為知陶樂;有未得,雖日處菊山之間,猶無見也。」鐵網珊瑚卷十引

周權讀陶淵明傳:「淵明任疎散,出處皆逍遥。悠然解縣組,不折五斗腰。晴川風日佳,歸舟喜摇搖。及門對妻子,不覺衣囊枵。居貧道則腴,念澹迹已超。時復會田家,興至不待邀。種荳在南山,種苗在東臯。投閒偶成趣,心逸身匪勞。孤懷託素琴,萬事付濁醪。樂天以乘化,内適何陶陶。若人渺何許,世遠不可招。千載東籬花,寒香翳叢蒿。採採不盈掬,佇立秋風高。」此山詩集卷一

貢奎題淵明圖:「若士超世流,高風凌飛仙。倦懷經濟術,嗜酒豈自然。去之千歲間,才賢孰相先。畏途轍皇皇,歸歟袖翩翩。日暮孤雲飛,黄花澹秋妍。坐憐王弘輩,矯首南山巔。」雲林集卷一

劉宗周人譜類記卷上:「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足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為?』陸答曰:

『此處怕見陶淵明。』」

予觀陶集，非惟楚大夫悅蘭，晉徵士於蘭亦雅興不淺。飲酒十七：「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謂蘭之芳馥必待清風而生發，以別於蕭艾，猶松菊經霜乃見奇也。擬古一：「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淵明以柳自況，以蘭自期，此猶「夕我往矣，楊柳依依」也。感士不遇賦：「歲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閑情賦：「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又：「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此繼靈均之遺風也。

第六節　詠採菊圖

蘇軾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彼哉嵇、阮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著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華，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東坡全集卷二十七

韓駒題採菊圖二首之一：「黃菊有何好，且寄平生懷。遇酒興不淺，無酒意亦佳。此理誰復明，自昔寡所諧。空餘採菊圖，寂寞懸高齋。」之二：「今日菊始華，叢雁鳴相和。若無一觴酒，如此重九何。悠然數酌盡，會心豈在多。醒來不復記，散髮東山阿。」陵陽集卷二

周紫芝採菊圖贊：「人生百年，倏焉如寄。彼滔滔者，與波同逝。偉哉斯人，高目睥睨。棲遲衡門，偃蹇一世。天實生之，以律貪鄙。棄官如泥，視貲如穢。佳菊盈園，聊寓吾意。擷我爛斑，得此蒼翠。誰畀二物，以侑一醉。於人雖拙，於吾得計。孰能名之，是真樂地。」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三

王十朋採菊圖：「淵明恥折腰，慨然詠式微。閒居愛重九，採

菊来白衣。南山忽在眼,倦鳥亦知歸。至今東籬花,清如首陽薇。」梅溪後集卷十三

趙秉文東籬採菊圖:「淵明初亦仕,迹留心已遠。雅志懷林淵,高情邈雲漢。妖狐伺晝昏,獨鶴驚夜半。平生忠義心,回作松菊伴。東籬把一枝,意豈在酒醆。不見白衣來,目送南山鴈。澹然忘言説,聊付一笑粲。」滏水集卷五

元好问採菊圖二首之一:「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之二:「梦寐煙霞卜四隣,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山笑,誰是東籬採菊人。」遺山先生文集卷十三

方回題淵明採菊圖:「東籬東籬所至有,南山南山古至今。東籬之西拄我杖,秋菊千叢開黄金。南山之北送我目,鴻飛山陽我山陰。今是昨非栗里宅,三徑就荒猶可尋。畫工可寫淵明面,政恐難寫淵明心。淵明面匪宣明面,誰歟障我西風扇。翁醉欲眠遣客去,淵明此心我常見。歸去来兮歸去来,淵明方寸焉在哉。寧入東鄰白蓮社,不上徐州戲馬臺。」桐江續集卷二十六

按:謝晦,字宣明,宋書有傳。通鑑卷一百二十五胡三省注:「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矛百步,項羽所築也。」宋書王曇傳:「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南齊書禮老上:「宋武爲宋公,在彭城,九月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

艾性淵明採菊圖之一:「餐英人去已千年,留與先生泛酒船。昔日避讒今避世,黄花獨識兩翁賢。」之二:「不緣斗米掛朝衣,自是知幾勇賦歸。莫把秋英等閒看,商山芝草首陽薇。」剩語卷下

劉因採菊圖:「天門折翼不再舉,袖手四海横流前。長星飲汝一杯酒,留我萬古羲皇天。廟堂袞袞宋元勳,争信東籬有晉臣。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寒香持贈君。」靜修集卷三

胡天遊淵明採菊圖:「葛巾翩翩玩秋風,元熙有此歸來翁。南

山荒徑亦何有，黄花迎笑籬之東。平生聞道不愠窮，冷澹亦與黄花同。風霜歲宴吾與汝，肯逐桃李爭春紅。寒香盈把欲誰贈，繞籬三嗅心沖沖。停雲遠在天一方，八表慘淡將焉從。渡江仍孫馬化狗，伐狄小兒蛇作龍。憂來惆悵清樽空，解事白衣乃相逢。一觴進我忘憂物，浩歌目送南飛鴻。」傲軒吟稿

謝應芳題淵明採菊圖：「一官棄如屣，三徑今來歸。言採東籬菊，如彼西山薇。秋田未熟禾無酒，白衣攜來恰重九。今年不識是何年，且為黄花開笑口。非無小窗膝可容，花前一笑樽已空。衰顔得酒借春色，霜染樹頭秋葉紅。先生之貧人共惜，先生之心人莫識。大厦難將一木支，逃入醉鄉聊自適。」龜巢稿卷三

石田自題淵明採菊圖：「花開爛漫屬秋風，滿地黄金醉眼中。千古陶潛晉徵士，乾坤獨在此籬東。」珊瑚網卷三十八引趙戣和人淵明採菊圖：「淵明為米腰慵折，送酒人來却强顔。今日東籬重採菊，只應醒眼對南山。」新安文獻志卷五十六引靳貴題淵明對菊圖：「栗里風光别後詩，清樽獨詠晚香時。折腰欲問歸來意，只許東籬老菊知。」僧清濋淵明採菊圖：「泛觴黄菊終非煬，在眼青山殊有情。好是晉家天地濶，此時何處著先生。」歷代題畫詩類卷三十七引

宋禧為承漢德題淵明採菊圖：「高眠不道羲皇遠，爛醉猶知晉室尊。三徑有花歸栗里，千山無路記桃源。去官彭澤皆真意，避世秦人亦寓言。老去忘憂忘未得，秋來採菊度朝昏。」庸菴集卷七

陳廷敬題恒齋採菊圖二首之一：「椒風宫閣日初長，榻到蘭亭第幾行。珍重畫師秋菊意，百花開後晚花香。」之二：「瑣院垂簾隔晝陰，墨花秋卷共沉吟。年光人澹還如菊，猶是飡英飲露心。」午亭文編卷十七

魏廷薦家子一畫淵明採菊圖見貽戲作：「茅屋四五間，脩竹一二畝。東籬繞曲折，南山安户牖。芙蓉既盛開，菊又當重九。此際陶淵明，寧無人送酒。」檇李詩繫卷二十三

第七節　獨樹衆乃奇

新唐書韋表微傳:「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裹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文同詠竹:「屈大夫逐去,徒悦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丹淵集卷十七洪皓題張侍郎松菊堂:「淵明宇宙心,五斗詎可易。歸来薙三徑,去草甚蝨賊。嘉此松菊友,相視猶夙昔。」鄱陽集卷三

陸遊淵明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蓋以菊配松也。予讀而感之,因賦此詩:「菊花如端人,獨立凌冰霜。名紀先秦書,功標列仙方。紛紛零落中,見此數枝黄。高情守幽貞,大節凜介剛。乃知淵明意,不為汎酒觴。折嗅三歎息,歲晚彌芬芳。」劍南詩稾卷十九

按:淵明和郭主簿「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松菊並言。飲酒四:「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八:「青松在東園,羣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擬古六:「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所言亦松也。

淵明詠松,不僅美其歲寒不凋,獨立不懼,亦感其可為「失群鳥」託身之所也。施德操北牕炙輠録卷上:「人見淵明自放于田園詩酒中,謂是一踈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悽悽失羣鳥』云云,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陸樹聲長水日抄所言略同,竝曰:「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陶淵明資料彙

編上冊引

戴良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之一：「烏鵲失其羣，棲棲無所依。豈不遇良夜，誰共星月輝。兩翮已云倦，何力求奮飛。遥見青松樹，決起一來歸。孤危正自念，復慮歲晚飢。苟遂一枝託，安知溝壑悲。」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可參看。

淵明雜詩十二：「嫋嫋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二五間，喬柯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將嫋松與柔童相比，以言孤松貞剛之氣，亦在平時所養也。閑情賦：「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歸去來兮辭：「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擬古：「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則言人以及松，亦楚騷之遺意也。

論語子罕：「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莊子德充符：孔子曰：「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又讓王：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禮記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文選卷二十二左思招隱詩李善注引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淵明著意於松，蓋感孔子之言也。淵明之前，言鬆者至多，即詠孤松者亦不乏人。

劉公幹贈從弟之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凄慘，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文選卷二十三嵇康遊仙詩：「遥望山上松，隆谷欝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嵇中散集卷一世説新語容止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李充弔嵇中散曰：「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御覽卷五百九十六引他尚多，不俱引。

淵明之後，寄意孤松者亦衆。李白南軒松：「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閒時，蕭灑終日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烟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李太白集注卷二十四？

柳宗元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柳河東集卷四十二

劉肅大唐新語卷七:「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玩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榦,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厦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

黄庭堅題松下淵明:「南渡誠草草,長沙想艱難。松風自度曲,我琴不須彈。遠公香火社,遺民文字禪。雖非老翁事,幽尚亦可觀。客來欲開說,觴至不得言。」山谷集卷三

郭祥正讀陶淵明傳之一:「我愛陶淵明,超然遺世想。一奏無絃琴,妙曲寄玄響。翛然聽以氣,萬籟應諸掌。舟車就所便,丘壑信孤往。泉涓木欣欣,酌酒助俯仰。酣醉頹雲煙,舒嘯逸羅網。斯人孰可見,夢寐期髣髴。兀如南山松,亭亭植千丈。」青山續集卷二

揭傒斯題淵明撫松圖:「抱拙辭下邑,曠然獲所安。孤松臨廣園,聊且共盤桓。清晨散遊策,日入自當還。霜露不相貸,時物倏殊觀。兹植焉所貴,昔為聖者嘆。」文安集卷四

陳旅題陶淵明撫松圖:「原野涼風至,草樹日蕭條。杖筇還故丘,青松在東皋。孤陰近衡宇,薄日映層標。念此有貞操,撫之以逍遥。」安雅堂集卷三

楊維楨淵明撫松圖:「孤松手自植,保此貞且固。微微歲寒心,孰樂我遲暮。留侯報韓仇,還尋赤松去。後生同一心,成敗顧隨遇。歸來撫孤松,猶是晉時樹。」歷代題畫詩類卷三十七引

凌雲翰撫松圖:「三徑歸來樂此生,涉園成趣似淵明。門前五

柳初搖落，庭外孤松漸長成。正好盤桓當美景，何妨賦詠到閒情。華軒又見開華扁，為有鄰翁識姓名。」柘軒集卷二

胡奎題淵明撫松圖：「淵明與孔明，出處各有道。乃知歸來辭，即是出師表。盤桓撫孤松，全身以為寶。」斗南老人集卷一

洪邁淵明孤松：「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云，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容齋三筆卷十二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陶公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係松於徑荒景翳之下，其意可知矣。又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1]，如『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下云『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人但知陶翁菊愛而已，不知此也。」

陸文圭菊軒記：「霜露既降，秋芳獨妍，香而耐久，枯而不墜，故其功益壽延年，人誰不愛菊，然愛者即指為淵明則不可。九日閒居，東籬獨酌，興直寄焉耳。世遂謂淵明愛菊，然則『松菊猶存』、『撫孤松而盤桓』謂淵明愛松亦可。」牆東類稿卷八又卷十五怡顏亭曹若晦子無易為奉親作：「冬青有何好，婆娑歲寒姿。每愛淵明句，獨樹乃為奇。」

潛玉論陶：「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自道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鎮軍、督郵，同塵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歲，謝良價於朝士。』蓋合曾、

---

〔1〕　舊本陶淵明集中有四時詩一首，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許彥周詩話曰：「此詩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顧愷之神情詩末句作「冬嶺秀寒松」，類聚卷三引，注曰：「摘句。」

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事、令彭澤，即云良價哉！顔延之曰『物尚孤生』，先生真孤生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按：松之堅定不移與鳥之失羣孤飛恰成對比，鳥有回歸之日，松著獨茂之時，二者相得，則成一詩意棲居。淵明之身曾如鳥之孤飛，然其心則終始如松，當青女素娥相鬬嬋娟之時，毅然挺秀，卓傑無匹。逮其晚年，身與心，形與影，歡然相得，無復多慮，所謂「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者，非知道之言乎！淵明言孤言独甚多，弗惟好异，盖其存在状态即孤且独也。然無孤獨聯言者，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淵明有焉。

第八節　自有淵明方有菊

淵明言松雖較菊為多，而後人却僅思其菊，至有以「菊聖」譽之者。李白九日登山：「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爲無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李太白集注卷二十杜甫復愁十二首之十一：「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頻賒。」杜詩詳注卷二十

辛棄疾浣溪沙曰：「自有淵明方有菊，若無和靖即無梅。」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四鷓鴣天：「戲馬台前秋雁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黄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　傾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重九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稼軒詠淵明東籬之菊詞甚多，不復引。

陳傅良沈仲一送菊自言封植之勞欲得詩為報為賦三絶之一：「東籬何在菊年年，菊視陶詩竟孰賢。未必緣詩花更好，花將詩與萬人傳。」止齋集卷八

姜特立詠菊：「菊禀金天精，勁氣凌風霜。水流山下潭，飲者壽命長。泛我杯中物，染我詩句香。所以陶徵君，愛之不忍忘。」梅

山續藁卷十一

包恢書徐致遠無絃藁後：「夫以四時之花，其華彩光燄，漏洩呈露者，名品固非一，若春蘭夏蓮秋菊冬梅，則皆意味風韻含蓄蘊藉而與衆花異者，惟其似之，是以愛之，求其人其惟屈大夫與周濂溪、陶靖節與林和靖之徒乎？」敝帚藁畧卷五

葛勝仲次韻慶善九日：「二九依辰至，追歡付麴生。竹根拚醉臥，菊蘂正牽情。杜曲酬佳節，陶翁愛此名。吹花更吹帽，相值得豪英。」丹陽集卷十九又卷二十三鷓鴣天［賞菊］五首之二：「採採黄花鵠彩濃，吹開一夜為霜風。已邀騷客陶元亮，不用歌姬盛小叢。」

李處權次韻德孺晚菊：「屈原作離騷，採菊飱其英。淵明賦歸來，徑荒菊猶榮。此物有至性，名因君子成。豈知時節過，不顧霜露凝。歲華易晼晚，芳物隨凋零。艷色始獨秀，馨香自孤清。花似時美女，俗惡空娉婷。由來品次定，横議那得爭。」崧菴集卷一

文天祥發彭城：「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臺，野花發葳蕤。草埋范增塚，雲見樊噲旗。時節正如此，道路欲何之。我愛陶淵明，甲子題新詩。白衣送酒來，把菊卧東籬。」文山先生文集卷十四

鄭真萍軒記：「夫寓物而不拘於物，士君子所以樂其天也。屈平之於蘭，淵明之於菊，濂溪之於蓮，豈直以芬芳艷麗之為哉，蓋其物理之適與造化相為流通爾。」滎陽外史集卷七

舒頔雲臺觀燕集序：「昔人稱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是謂四美。余謂景之美者莫如秋，花之美者莫如菊，夫秋氣最清，花得氣之清，所以為尤美也。春夏之花，衆人所愛，淵明愛菊，亦愛其氣之清者與？……噫，花之愛豈淵明所獨哉！淵明遭叔世，知晉室之不可支，知禄仕之不可久，在官八十二日，假督郵而去，賦歸去来以自况，其高蹈清絶，千載之下，一人而已。觀其詩沖澹雅潔，夐出塵

表,固自成一家,雖沈、劉、鮑、謝,未易窺其籓籬。」貞素齋集卷二

錢宰葵南草堂記:「嗟夫! 君子之昔寓情于物,固皆取其德之似也。昔之人或樹蘭焉,或樹菊焉,或樹梅焉。……蘭生於幽谷,屈大夫之貞潔似之;菊秋而花,陶徵君之靖節似之,梅發於窮冬摇落之後,林處士之幽隱似之。……樹蘭者,吾知其有抗世之志;樹菊者,吾知其有邁世之節;樹梅者,吾知其有高世之行。」臨安集卷五

程敏政竹窗記:「凡人情景之所適,不在於瓌麗偉大之觀,而恒得於卒爾偶然之頃,睹逸態之駿發,聆天機之自鳴,躍然於心,驩然於面,而嗒然於口,視所謂瓌麗偉大之觀,直若枝拇贅疣,無所用之,而人亦莫能與知也。柴桑處士把菊於東籬,康樂公得句於池塘之春草,是二物者何地無之,山籬野塘又非有臺榭位置之巧,而兩翁得之,卒爾偶然之頃,喜極忘言,謂終身不可復置,而畢天下之情景不足加之也。高情遠韻,翛然出塵,千載之下,惡能識之哉!」篁墩文集卷十九

張潮幽夢影卷上:「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淵明為知己;梅以和靖為知己;竹以子猷為知己;蓮以濂溪為知己;桃以避秦人為知己;杏以董奉為知己;石以米顛為知己;荔枝以太真為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為知己;香草以靈均為知己;蓴鱸以季鷹為知己;蕉以懷素為知己;瓜以邵平為知己;雞以宋宗為知己;鵝以右軍為知己;鼓以禰衡為知己;琵琶以明妃為知己:一與之訂,千秋不移。若松之於秦始,鶴之於衛懿,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淵明與菊相得益彰,菊因此而欲發光華矣!

第九節 夕閑素琴

陶徵士誄:「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宋書本傳:「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晉書本傳謂淵

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淵明祭從弟敬遠文曰：「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此或為史傳「素琴」之所本，然此謂從弟敬遠，非淵明自道也。淵明集中言及琴者多處。時運：「清琴橫床，濁酒半壺。」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歸去來兮辭：「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閑情賦：「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和郭主簿：「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答龐參軍一章：「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自祭文：「欣以素牘，和以七絃。」言撫琴之樂，知其於此雅興不淺，史傳謂其「不解音聲」者，疑非。

其擬古五：「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可知淵明於琴實情有所鍾也。或歸隱田園後，交遊者多素心之田父野老，無解音者，故偶不屑顧此乎？

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之二：「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絃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黃金。鄉人化其風，薰如蘭在林。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沈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白氏長慶集卷一蓋拟淵明也。

蘇軾和陶貧士詩七首之三：「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和陶東方有一士：「屢從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琴一作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自注：「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遊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卷四十

又淵明非達:「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苟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又淵明無絃琴:「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乃得其真。」蘇軾文集卷六十五則自否其說矣。故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三曰:「子瞻為徐州,誚淵明無絃不如無琴,後悔其言之失。」丹陽集卷八

第十節　後人詠無絃琴

淵明設琴而無絃,以寓其高致,與採菊同為嘉話,後之詠者甚多。王昌齡趙十四兄見訪:「客來舒長簟,開閣延清風。但有無絃琴,共君盡樽中。」李白贈臨洺縣令皓弟:「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李太白集注卷九又嘲王歷陽不肯飲酒:「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李太白集注卷二十三杜甫過津口:「甕餘不盡酒,膝有無絃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杜詩詳註卷二十二

杜牧同趙二十二嘏訪張明府郊居聯句:「陶潛官罷酒缾空,門掩楊花一夜風牧。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嘏。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牧。别後東籬數枝菊,不知閒醉與誰同嘏。」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二

黃滔贈友人:「超達陶子性,留琴不設絃。覓句朝忘食,傾杯夜廢眠。愛月影為伴,吟風聲自連。聽此鶯飛谷,心懷迷遠川。」全唐詩卷七百六

張隨無絃琴賦:「陶先生解印彭澤,抗迹廬阜,不矯性於人代,

笑遺名於身後。適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兮無量，琴也無絃。粲星徽於日下，陳鳳啄一作軫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周旋。幽蘭無聲，媚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為心和即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中出，靜非外傳，若窮樂於求和，即樂流而和喪；扣音以徵靜，則音溺而靜捐。是以撫空器而意得，遺繁絃而道宣。豈必誘玄鵠以率舞，驚赤龍而躍泉者哉！」文苑英華卷七十七引

歐陽修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之一：「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為。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文忠集卷八

黃庭堅晚發咸寧行松徑至蘆子：「咸寧走蘆子，終日喬木陰。太丘心灑落，古松韻清深。聊持不俗耳，靜聽無絃琴。非今胡部律，而獨可人心。」山谷內集詩注卷十八又寄季張：「贈君以匠石斲泥之利器，淵明無絃之素琴。此書到日可歸來，思子妙質為知音。」山谷外集卷十一又戲用題元上人此君軒詩韻奉答。周彥公起予之作。病眼皆花，句不及律，書不成字：「此道沈霾多歷年，喜君占斗斸龍泉。我學淵明貧至骨，君豈有意師無絃。」山谷別集卷一

李廌琴臺：「廣陵散成不忍傳，淵明援琴葛為絃。乃知此樂潛聖賢，直與天地通其玄。」濟南集卷三

李綱讀東坡和淵明貧士詩寄諸子姪，云重九俯邇，樽俎蕭然。今余亦有此歎因次其韻，將錄寄梁谿諸弟，以發數千里一笑：「何以寫我意，寄之朱絲琴。鍾期久已死，千古無知音。棄置不復彈。調家難繹尋。東籬採青蘂，濁酒聊孤斟。千駟所不顧，一斗誠可欽。陶然又復醉，誰識淵明心。」梁谿集卷二十

郭祥正春日獨酌十首之五：「醉去卧蘭茞，安用張蜀錦。何必黃金杯，瘿杓亦足飲。物理不可齊，好惡乃天稟。真精既洞達，空無仍諦審。所以陶淵明，北窗自欹枕。起作無絃彈，此音殊妙

甚。」青山集卷四

鄒浩和晦之見贈聽琴:「忌子當年妙五音,曾令按劍革初心。昭文重愧難成曲,潘岳胡為繆見尋。在昔絲桐嘗棄置,到今山水自高深。何當共造無絃處,莫使淵明擅此琴。」道鄉集卷六

郭印仁壽縣治新開小軒,以琴中趣名之,用趣字韻賦之:「淵明識琴心,徽絃總不具。興發時撫弄,悠然得真趣。杳然太古音,充滿一切處。」雲溪集卷三

馮時行憶淵明二首之二:「五音不害道,其如哇淫何。聊以寫我心,素琴時按摩。澹泊有妙意,豈憂焚天和。賢哉等冥鴻,竟免嬰禍羅。」縉雲文集卷一

林希逸無絃琴:「道外元無器,聊橫膝上琴。本非絃可弄,自覺趣尤深。早向聲前悟,何勞指下尋。昭文元不鼓,鍾子謾知音。瞶矣鐘名啞,傷哉磬有心。退之如解此,十操不應吟。」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八

吕本中讀陶元亮傳二首之二:「我愛陶彭澤,不求絃上聲。琴中如有趣,曾遣幾人聽。」東萊詩集卷一

薛季宣讀陶靖節詩次前韻效其體:「濁酒自傾盡,陶然忘古今。橫琴寄逸響,聊以寫我心。矯矯兩白鵠,盤旋下層林。此情誰與傳,無絃有遺音。萬籟夕已息,寧知身是今。浮雲翳青空,油然起無心。寄傲北窗下,驟雨落疎林。遊子為三歎,寥寥希太音。」浪語集卷六

劉克莊後村詩話:「雪巢讀陶詩云:吾觀淵明詩,了不在言賦。有如春和氣,周行不停駐。時與春為風,融夷物華而。未嘗見用力,萬物榮處處。時與秋為月,浩然無點注。江山滋清絶,宇宙靡纖汚。乃知淵明詩,本不在時故。邂逅吐所有,氣象隨所寓。乞食不為拙,華軒不為慕。歸来不為高,折腰不為沮。羲皇平步超,無懷貞雅素。簡淡豈能盡,學者謾馳步。獨有無絃琴,明明一

斑露。」

張鎡雜興：「淵明膝上桐，一絲不肯挂。彈聲聒天地，無人知此話。謂琴只這是，世間何用絃。謂在有無中，其然豈其然。」南湖集卷一

安熙病臥窮廬，咏靜修仙翁和陶詩以自遣適，輒效其體，和詠貧士七篇，非敢追述前言，聊以遣興云耳之三：「靜中有真趣，非絃亦非琴。耿耿方寸間，千年有遺音。手植庭下蘭，奇香愜幽尋。獨處誰晤語，有酒還自斟。西山蕨薇多，長往夙所欽。塵迹尚淹留，低徊愧初心。」默庵集卷一

胡仲弓感古十首之一：「卞氏璧難售，淵明琴本瘖。自衒亦可醜，三獻機轉深。無絃避俚耳，舉世誰知音。所以古達士，萬事何容心。勿學卞氏璧，請事淵明琴。」葦航漫遊稿卷一

薛嵎山居十首之八：「古調今誰彈，至樂非外假。淵明愛無絃，此意知者寡。放鶴未歸來，時倚長松下。旁觀彼何人，笑我衣裳野。」雲泉詩

侯克中陶淵明二首之一：「彭澤幡然便挂冠，老懷還比向來寬。興隨綠蟻凌秋色，心與黃華共歲寒。述酒一篇知已少，折腰五斗向人難。無絃琴裏無窮趣，不為時人取次彈。」艮齋詩集卷三

盧琦答福唐林氏兄弟詩：「大聽聽若聾，志士時若瘖。所以陶淵明，趣得無絃琴。悠悠南山青，採採黃菊金。歸來一篇詞，千載猶賞音。」圭峯集卷上

胡奎題高士聽琴圖：「一彈太古無絃調，只有柴桑處士知。回首蒼梧叫虞、舜，南風何日到朱絲。」斗南老人集卷五

予嘗曰淵明已理解現代哲學，於不能言說之一切惟有保持沈默，此亦可證之。琴之不勞絃，即心之不役於物也，心不役於物，斯能由自我而達於本我。或云白日乃脆弱自我之騷動，夜晚乃強大本我之覺醒，又云人世乃白癡之夢魘，充滿騷動與喧嘩，則淵明所

以不失其真者,乃因能靜也。琴絃之音且避之,車馬之喧緣何人耳哉!

第十一節 論淵明之寄物

王寂三友軒記:「夫人情之嗜好,固不在乎尤物,而在乎適意而已。然必先得之於心,而後寓之於物,故無物不可為樂。如謝康樂之山水,陶彭澤之琴酒,嵇康之鍛,阮孚之屐,雖其所寓不同,亦各適其適也。」拙軒集卷五

路伯達成趣園記:「昔淵明去彭澤,返故居,日涉其園,而至於成趣者,蓋其所向之意深焉。嘗摭陶事而論之,得其所以謂之趣者。陶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與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又著孟府君嘉傳,桓温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識酒中趣爾。』蓋惟琴抱太古之質,惟酒適無何之鄉,以其妙意有不可言傳者,故謂之趣。而園中之遊亦得稱其趣者,豈非寓不傳之妙而與琴酒均耶?」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六十二引

邵亨貞對菊亭記:「淵明當晉、宋風塵之際,澹然不徇時好,退而徘徊,晚節與黄花同傲霜露,其中所存,人莫之見也。至於千載而下,心領意會者,復幾何人哉?」野處集卷一

韓元吉東皋記:「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夫世之所慕於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於物而不累於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歟,皐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且山林皐壤非世俗悦於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於賢士大夫得之者乎?」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劉敏中寓齋銘序:「人之好有甚異者,察其意之所在,而好可

知矣。陶潛愛琴，不施徽絃，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潛之意在乎識趣，不在乎琴，而寓之琴也；支道林喜畜名馬，人問其故，曰『吾自愛其神俊』，道林之意在乎神俊，不在乎馬，而寓之馬也。」中菴集卷十九

方孝孺菊趣軒記：「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残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己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适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己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遜志齋集卷十六

方孝孺論淵明得物之趣，物又不失淵明之趣，所謂非物於物者也。人生天地之間，亦物也，然人知他物之為物，亦知自我之為物；而物既不知自我之為物，亦不知人亦物也。知之者，豈惟人乎？人

若因物而役,為物所化,則人而非人,直一物已,寧無悲哉!淵明直入萬物之窟,以物觀我,與物同化而不化於物,此其所以為高也。後世之人,累於物者多矣!或曰:「若無花月美人,何必生此世界;倘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不知花月美人、翰墨棋酒,泥而過度,亦非養生之法也。此乃一困境,故云「若愛之不過頭,即證明愛之還不夠」,然「過猶不及」也。淵明所以及而不過者,賴其任真抱素耳。真則不矯不偽,素則濁而能清,守此二者,以與物遊,或能得物之趣而不失我之趣乎!予乃昧乎道者,何敢多論,且置之以俟高明。



第十八章　於王撫軍座送客

第一節　目送回舟遠

元熙二年四二〇秋，王弘於尋陽湓口送客，亦邀淵明，淵明賦於王撫軍座送客一詩。詞曰：「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遊雲倏無依。洲渚四緜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斂餘輝。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宋書，王弘字休元，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澄之為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為豫章太守，將還郡，王弘送至湓口今尋陽之湓浦，三人於此賦詩敍別。是必元休邀靖節預席餞行，故文選載謝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陶澍陶靖節年譜考異：「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有之，今本奪去也。」

文選卷二十引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詩,李善注曰:「沈約宋書曰:『王弘,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澄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又曰:「瞻時為豫章太守。」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瞻避弟晦權盛,求守豫章,卒元嘉三年。」

謝瞻詩中「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二句,李善注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與淵明詩「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對讀,頗有味。

蘇軾而外,和此詩者甚多,不復引。程穆衡曰:「庾入朝,謝赴郡,王還治,皆逝者也。止者斯旋駕可矣,復何悵為?雖然,於此而不動念者,非人情也。聖人必無非人情之事,此老莊、吾道之別也。若夫舟既遠而此情猶不遺,尚得為人乎?我見朱軒繡轂,帳飲餞歸者,不過亦如遊雲晨鳥,同為萬化之遺耳。縱化忽及我,而我自能遺化,斯善於觀化焉。」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卷二引

吳瞻泰陶詩彙注卷二:「汪洪度曰:逝,指庾與謝也。一被徵,一為豫章太守,皆宋武帝時出仕之人,所謂逝也。己獨閒居,所謂止也,殊路從此判然,安知稅駕何日哉!微露其意,妙在不覺。」

此詩於陶集,乃別調。「遊雲倏無依」、「風水互乖違」云云,皆不得適意者也。淵明別有悲愁,難以言說,末二句,言已盡而意無窮,較李白送別諸詩,滋味深厚。

第二節 情隨萬化遺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萬化:此指天地萬物之變化。嵇康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故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按:陶詩中化、大化、

萬化、化遷有二義，一指天地萬物之變化，一指生命自始至終之變化。遺：孔子家語五刑：『長幼無序而遺敬讓。』注：『遺，忘也。』淮南子主術訓：『必遺天下之大數。』高誘注：『遺，失也。』」

按：尚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此「化」與荀子「陰陽大化」之「化」不同。儒釋道三教均言「化」，並無本質區別，蓋陰陽之更替，萬物之化遷，及生老病死，乃每人皆須面對者。荀子天論曰：「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曹植九愁賦：「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全三國文卷十三

抱樸子內篇釋滯：「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為之虧，大化不為之缺也。」又莊子大宗師：「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郭象注：「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淮南子覽冥訓：「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曹植神龟賦：「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全三國文卷十四老子河上公章句第五十八章題作「順化」。弘明集卷十二引慧遠答桓玄書：「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

淵明集中言及「化」者多處，形贈神：「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神釋：「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歸園田居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五月旦作和戴主薄：「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連雨獨飲：「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歲暮和張常侍：「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悲從弟仲德：「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還舊居：「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己酉歲九月九日：「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飲酒十

一:「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讀山海經二:「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十:「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歸去來兮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愚謂淵明「同死生,輕去就」之意,本之賈誼鵩鳥賦。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或為淵明所本。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讀服烏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劉歆傳:「在漢朝之儒,唯賈生一人而已。」

三山老人語錄曰:「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為長沙傅,有鵩鳥入舍,為賦以自廣。……自漢興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還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引

朱熹楚辞集注卷八:「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仿佛。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廁於屈原、孟子之列,而無一語及誼,余不能識其何說也。是以因序其賦,而並論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甘復書許聖瑞自製墓誌銘後:「余讀賈生鵩賦、陶潛挽歌詞,而知二子之不梏於形而能達生矣。」山窗餘稿

淵明讀史述九章之六屈賈曰：「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遺。侯詹寫志，感鵩獻辭。」感士不遇賦亦曰：「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賈誼其感鵩所獻之辭，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無害其為真儒；淵明詩中偶用老、莊之言，即因之而論其所宗非仲尼，可乎！



第十九章　述酒詩

第一節　讀史述九章

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篡晉，稱宋，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改元永初。通鑒宋紀卷一：「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帝劉裕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於故秣陵縣。」

淵明作讀史述九章。序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苏軾書淵明述史章後：「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蘇軾文集卷六十六

詳味詩意，其所感者，非惟古史之人物，亦近世之事變也。夷

齊、箕子、魯二生、程杵四章，表易代之感。顏回、屈賈、韓非、張長公四章，則述懷之詞。管鮑章，則悼晉、宋交替之際，人情之薄，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邪？」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按南史記南北朝事，不及晉，其立陶潛傳，本宋書，正史一人而三傳，淵明而外，別無他人。

袁桷題從子瑛城門八詠：「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悱，抑其意而為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似而為之者焉。」清容居士集卷五十

淵明又作扇上畫贊曰：「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論者謂自我寫照，是也。

第二節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永初二年四二一，劉裕弒恭帝。通鑒宋紀卷一：永初二年，「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禕，使酖零陵王，禕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禕，邵之兄也。太常褚

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床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逾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

是年,淵明作述酒詩,以寓悲憤,自註:「儀狄造,杜康潤色之。」此詩於陶集中最為難解,蘇軾亦無和篇。黃山谷曰:「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劉克莊醉筆亦曰:「吾詩淺易聊陶寫,不似淵明述酒篇。」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十八

韓子蒼、湯漢嘗試解之,略得其義。韓子蒼曰:「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

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荊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引

其注述酒曰:「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褘,使酖王。褘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

隱語，或覩之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復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其釋「山陽」二句曰：「魏降漢獻帝為山陽公，而卒弒之。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此正指靈陵先廢而後弒也。」龔斌陶淵明集箋注引

趙泉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禅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潛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漭奥不可指摘。今於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類之風、雅無愧。誄稱靖節『道必懷邦』，劉良註：『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引後之注解陶集者，多遵湯說，不復綴述。

第三節　後人論述酒詩

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扳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吳文正集卷三十七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為廋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愚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

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鄰。』乃欲制形煉魄,排空御風,浮遊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弒國亡,而末言遊仙修煉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於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沖淡和平,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吾於陶公亦云。」

鄭元祐陶靖節像:「袖裹慚無博浪椎,酒醒空賦柴桑詩。悲涼一曲山陽笛,滿眼山河是義熙。」歷代題畫詩類卷五十三引

朱同題希陶詩卷:「典午忽兮不可尋,靖節感慨何其深。赤松終遂博浪擊,孤竹肯改西山心。百年事異有興廢,曠代志同無古今。希陶果解前人意,述酒雄篇時一吟。」覆瓿集卷三

溫汝能纂集陶詩彙評卷三:「題名述酒而絕不言酒,蓋古人借以寄慨,不欲明言,故詩句與題義兩不相蒙者往往有之。陳祚明謂作離騷、天問讀,不必着解,得之矣。」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積卷五:「靖節時當禪代,雖同五世相韓之義,但不敢言,而借辭庾辭以抒忠憤,向非諸公表微闡幽,烏能白其未白之志哉!」

張諧之陶元亮述酒詩解:「陶公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曲身後代,自劉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而以酒自晦。至是痛晉祚之亡,君父之變,遂以述酒名篇,而於飲酒、止酒諸作,三致意焉。讀者詳稽時事,以意逆志,則陶公之心,日月爭光,而其情亦足悲矣。」

夏良勝中庸衍義卷十六:「至如讀屈騷,人皆知其屈抑悲憤之志,而莫知大意只在遠遊一篇,當時君闇臣讒,世莫可與,但相與歸之冥漠焉爾;讀陶詩,人但知其恬淡,隱況之高,而不知其大意在述酒一篇,盖劉裕以進酒行弒而莫能正者,則託酒而逃以慕於仙也。」

述酒一詩，關係淵明出處大節，故前人論之如是。今人有謂淵明之心繫故國為非者，是不知淵明，亦昧於古道也。淵明忠於晉室，如今似無謂，然於當時，實難能而可貴，若夫王弘輩與時俱進，直一變色龍耳，又烏足道哉！

吳菘論陶：「淵明非隱逸流也，其忠君愛國，憂愁感憤，不能自已，間發於詩，而詞句溫厚和平，不激不隨，深得三百篇遺意。或觸目興懷，或因時致慨，或寓言，或正寫，或全首寄託，或片言感發。其一段無可如何心事，第託之飲酒、學仙、躬耕，聊以自遣耳。若以飲酒詩便作飲酒讀，讀山海經便作山海經讀，田舍詩便作田舍翁讀，所謂『作詩必此詩，便知非詩人』矣。然此第言其命意大概，若必沾沾以某句指某人，某首指某事，支離穿鑿，失之又遠。況當桓靈寶以後，迄劉寄奴受禪，幾廿年，雖國事日非，而玉步未改，隱憂寄意，時時有之，豈可遽牽合易代耶？」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陳沆詩比興箋卷二：「讀陶詩者有二弊。一則惟知歸園、移居及田間詩十數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飲酒、貧士，便已罕尋，擬古、雜詩，意更難測，徒以陶公為田舍之翁，閑適之祖，此一弊也。二則聞淵明恥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尋響，望文生意，稍涉長林之想，便謂採薇之吟。豈知考其甲子，多在強仕之年，寧有未到義熙，預興易代之感？至於述酒、述史、讀山海經，本寄悲憤，翻謂恒語，此二弊也。」

後人閱讀陶詩，確易陷此二弊，將天際真人之思，視為換代遺老之悲；千古盛衰之感，易作二姓更替之恨。然若謂劉裕篡位弒君，淵明亦無動於中，亦非。淵明所感者，非為一姓之衰，蓋堯、舜之道不行，有權有勢者，視國家為己有，殘賊生靈，鯨吞四海，貴為帝王者，一旦失勢，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權力之交易從來就與屠戮並存，此人之生竟賴於彼人之死，非惟淵明悲之，吾亦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也！

第二十章　詠史三首

第一節　詠二疏

淵明詠史三首或亦作於此時，二疏取其歸，三良哀其死，荊卿惜其志，皆託古以自見。馬墣陶詩本義卷四：「淵明詠二疏、三良、荊軻皆有意。二疏辭官，與宗族鄉党飲酒宴樂，以沒餘年，是淵明之所深與，三良則以殉君者對照弒君，荊軻則以報秦者感懷報宋，故其辭多慷慨。」蓋均有感而作也。

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還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按：二疏事見漢書疏廣傳。史記蔡澤傳：「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功成而不去，則違自然之序也。衰周指春秋之世，多與炎漢相對。此謂得功成身退之趣者，春秋之世已稀，迨至炎漢，惟二疏能復行此道也。「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二句，即以退為進也，淵明之詠二疏，蓋有自比之義焉。

蘇軾題淵明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其和陶詠二疏曰：「二疏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傅。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毁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嘗遊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

淵明之前，詠史詩已成風氣，即「二疏」亦有詠之者。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文選卷二十一

羊祜與從弟書曰：「疏廣吾師也。」藝文類聚卷二十六引葛洪知止：「二疏投印於方盈……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袪將來之惑。」抱樸子外篇卷四十九後願以二疏為師者頗多，權載輿二疎贊權載輿文集卷二十八、白居易不致仕白氏長慶集卷二均致此意。

二疏之退，後之論者亦多。蘇軾二疏圖贊：「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一作淚下沾襟。」蘇

軾文集卷二十一

此圖亦李龍眠所畫。呉則禮二疏遺榮圖:「飽聞疇昔設供帳,祖道都門車百兩。脱冠著屐良有人,五鼎一毛真邁往。彭澤縣令亦勝流,徑捐五斗因督郵。著書頗復恨枯槁,臭味絶知殊二老。龍眠一世論丹青,不數輞川王右丞。丹青之引誠落寞,世上只今無少陵。二疏妙致不可孤,昔人亦作二疏圖。龍眠捉筆守圭竇,兒輩亦復知廣、受。昔人獨能圖二疏,圖以韻語至今無。丹青之引有句眼,昨者少陵今隱居。龍眠平生有妙思,筆如周、商鐘鼎字。二疏之迹定不磨,照人真若前日事。」北湖集卷二

洪邁二疏贊:「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云,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効常人尋閲質究也。」容斎随笔卷四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己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卷一百三十亦言之,意略同。

愚謂淵明此三詩乃寫古代士所以事君之三種存在狀態:一者見事有不濟,覩微而身退,自樂餘年;一者與主同憂樂,雖快意一時,然不免為殉葬品;一者則受主恩遇,志在復仇,無所退縮,死而後已。三種存在狀態中,淵明無疑更傾向於前者,故曰:「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第二節　詠三良

詠三良曰：「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響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詩秦風黃鳥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鄭玄箋：「從死，自殺以從死。」文心雕龍哀弔篇：「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

按：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杜預注：「任好，秦穆公名。」據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則殉者不止三人也。詩人所以致哀，蓋因此三人特其良者，故取以為代表耳。正義引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漢書匡衡傳載匡衡上疏亦云：「臣竊考國風之詩，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謂三良自殺，與左傳及詩序義皆不合。史記蒙恬傳載蒙毅之對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則先秦謂三良被殺。自殺之說，或起於漢人也。

朱熹詩集傳曰：「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

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姚際恆詩經通論亦嘗論之,曰:「今平心按之,其事出於穆公之命,三人自殺,要皆不得已焉耳,豈樂死哉!即使臨穴惴慄,亦自人情,不必為之諱也。」

詠三良者,代不乏人。王粲詠史詩:「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文選第二十一

曹植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1]文選第二十一

阮瑀詠史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達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藝文類聚卷五十五

觀上可知,匡衡、應劭、鄭玄等以三良之從死為信,王粲、曹植、阮瑀、淵明之詩,均未出此。至唐、宋始有別論。

---

〔1〕 皎然詩式卷二三良詩:「陳王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粲云:『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蓋以陳王徙國,任城被害已後,常有憂生之慮。故其詞婉娩,存幾諫也。王粲責穆公,正言其過,存直諫也。二詩體格高逸,才藻相鄰。至於『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斯乃迥出情表,未知陳王將何以敵。」唐五代詩格彙考引。

李德裕三良論：「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荣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晋献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荣樂，殁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一

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德裕之說本此。

柳宗元詠三良：「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誇四方。款款効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黄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張惶。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柳宗元詩箋釋卷一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宗元所言本此。若據應劭「穆公與羣臣飲酒酣」云云，明其非病時之語，亦非如魏武子之遺命，乃一時戲言耳。三良不以戲言為戲，及穆公死，若從遺命然，亡者不欺，守信如是，此其所以為良也。李論誠高，柳詩亦佳，然與詩人之意猶有間焉。

蘇軾鳳翔八觀之八秦穆公墓：「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蘇軾詩集合注卷四

蘇轍和詩曰:「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為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為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嬴所為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為詭。三良狥秦穆,要自不得已。」樂城集卷二

觀黃鳥詩有「臨其穴,惴惴其慄」語,鄭玄箋:「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朱熹詩集傳卷六:「臨穴而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二蘇所言,相反如是,何哉?東坡知穆公有生不誅孟明之仁,焉能有死用三良為殉之暴,是矣;然其謂三良之從死,若齊之二客之從田橫,乃甘心情願者,則非,此亦惑於應劭,未能以史傳為正也。蘇轍謂三良之殉,乃不幸為康公「迫脅」,且詩人記其「臨穴惴慄」之狀,「三良狥秦穆,要自不得已」二語,直見詩人本心,但以此論,識過長公矣!三良殉葬,即出繆公遺命,若無康公迫脅,能行之乎?

此後,蘇軾又作和陶詠三良,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

雖仍惑於應劭之說,然其論正大,與初迥異。臣子非君主之犬馬,其所以事君者,非求蓋帷以存活,乃欲致民於康泰,致國以安寧,故其視一身之重,有如泰山,安能因君之一言而作鴻毛之遺哉!若三子者,感君偶語,墜身墓中,雖邀名於千載,而其所死者,實微不足道。士之處世,固有一死,然以身殉道可也,若死不由道,安足慕哉!蘇軾於此,視臣之於君,汎汎然若波中之相逢,爾為君乃偶然,我為臣亦非必然,臣弒君為逆,君殺臣亦不為順,立君本為社

稷，若君不為社稷而死，豈可為君？任臣以安國家，非安君之一身，故臣者亦有人格之獨立性。然此獨立性于君權至上之時，何處可求哉！惟有如淵明辭官而歸休，斯能免殉葬之憂，得自由之趣。末四句雅合淵明本心。蓋淵明於士之三種存在狀態中，實不以仕宦為高也。古之事君者，先彈冠於通津要塗，惟懼為時會所棄。幸而入仕，叨配班末，擠身儕流，則殷勤服侍，以盡歲月。所以然者，蓋其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及忠情發露，為主所知，入其權勢核心，主掌机要，則遂為君之私物，不得復有自身，失去自我，富貴何榮，木末之風、薤頭之露而已，是豈淵明之所尚哉！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九：「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子厚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云，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苕溪漁隱詩話後集卷三云：「余觀東坡秦墓公墓詩，全與和三良意相反。蓋少年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其少作也。」困學紀聞卷七亦云：「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夐殊。」

藝苑雌黃曰：「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

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是非者。惟東坡和陶云云,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古今。」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為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爱,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

王惲黃鳥三良說:「觀坡和陶三良詩,反復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蓋康公從先君亂命,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横,讀之者爱其如此,故不覺白璧之有微瑕也。若晦翁之詩説,可謂盡之矣。」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四

據左傳及史記所言,三良從死,非穆公之命,實康公之使。意者康公於三良或心有忌憚,若漢宣於霍光之芒刺在背者,故殺之以立威耳。詩序僅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此實因康公在位,詩人未敢明以刺之,故嫁之於穆公。至應劭則撰出穆公「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之言,生後人無窮臆測。李德裕、柳宗元、蘇軾、朱熹之論,乃以此見志之辭,因三良而發,非專論三良也。以人殉葬,乃秦之陋俗,詩人所哀者,乃以良人殉葬,非刺繆公以常人殉葬也。後,劉因亦和淵明詠三良靜修先生文集卷三,張昱張光弼詩集卷一、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卷四亦有作,所見尚不及蘇軾,茲且不引矣。

陶澍注陶靖節先生集卷四:「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此慨魏文之涼薄,而欲效秦公子上書,願葬驪山之足者也。淵明云:『厚恩

固難忘，投義志攸稀。』此悼張禕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節，荊卿寓報仇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

予觀晉書陸玩傳：「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咒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大廈之傾，所從來漸矣，淵明所悲，或在此乎？

第三節　詠荊軻

三首中以詠荊軻最知名。詩曰：「燕丹喜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上指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公知不歸去，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淩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久已沒，千載有餘情。」

前人多以此詩與詠二疏、詠三良皆作於晉、宋易代之際，深有寄託。或謂靖節憤宋武弒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或謂荊軻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擊禪代，時具滿腔熱血，觀此篇可以知其志矣。又曰：人祗知先生終隱柴桑，安貧樂道，豈知却別有心事在。賢者固不可測，英雄豪傑中人，安知不即學道中人也耶！言皆近是。

淵明之前，詠荊軻者亦頗有人。漢書藝文志雜家有荊軻論五篇，班固自注：「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故文

心雕龍頌贊篇曰:「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今其文已佚。阮瑀詠史二:「燕丹養勇士,荊軻為上賓。圖擢盡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引左思詠史六:「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旁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文選卷二十一乃其特出者。張潮幽夢影卷下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淵明此篇之出,可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九:「左太沖、陶淵明皆有荊軻之詠,太沖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踈,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荊軻功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衄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愚疑葛說為非,歷史有必然之理,然所謂必然者乃若干偶然促成。淵明所言,見解實在諸人之上。秦皇名政,竊以為其已隱知得位之不正也,恐人論及,故急刑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且生父放逐,親母囚禁,天壤間孑然獨立,其心或有不平,思立功名以寧之,是以屠滅六國,劃分郡縣,使天下一歸於己。若荊軻之擊得中,吾國歷史或將改寫,如古希臘半島,形成長期諸邦共存之局也。

或曰:秦之滅六國,發端於繆公,始皇奮六世之遺烈,征殺數十年,斯告功成,故統一之業,非一人而定也。此言甚是,然古之專制政體,有一代昏聵,數百年基業即告瓦解者,亦非鮮見;有一人英

明，則百里之地，數千之旅，得天下者，亦不勝書。秦滅六國所以艱難者，因六國王族皆根深蒂固，世卿世臣，交相夾輔，且各有封地，並領臣民，與國共休戚。倘秦逢晉惠之流以為君，威未加函谷以東，恐已遭六國肢解屠滅矣。古之國家昌盛與否，決定於統治者之品質，而非制度，更非法律，若始皇遭刺，秦必生內訌，從而動搖軍政之基礎。後始皇既死，則山東告變，不數年而龐大帝國蕩然無存，亦可證也。

或又言：秦之統一乃順天應人之舉，國家之權力惟有集於某一政權之下，民斯能致和平，對平民而言，和平乃最大之福利。此似是而非之言也。荀悅前漢紀卷五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彊，桀、紂得肆其虐，紂脯刑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其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彊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淫奢行，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

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彊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此論周分封之益與秦統一之害可謂備矣,莫謂古人不知小國聯盟以建構大國之為佳也。

此後,詠荊軻者漸多[1]。柳宗元詠荊軻:「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趨。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台觀皆焚污。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柳宗元詩箋釋卷一

劉克莊後村詩話卷十三:「詠荆軻者多矣,此篇『勇且愚』之評,與淵明『惜哉劍術疎』之語,同一意脉。陶、柳詩,率含蓄不盡。」

蘇軾和陶詠荊軻:「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

[1] 如藝文類聚卷五十五引宋孝武帝詠史詩、周弘直賦得荊軻詩、陽縉荊軻歌,樂府詩集五十八引吳均渡易水,全唐詩卷一百四十一引王昌齡雜興、卷五百七十一引賈島易水懷古,因無關弘旨,不錄。後,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三、黃淳耀陶菴全集卷十和陶詠荆軻、郝經陵川集卷七、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卷四、李賢古穰集卷二十四、徐熥幔亭集卷二、明詩綜卷七十引米雲卿之詠荆軻等,均不及淵明遠甚,亦不錄。

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陛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

東坡「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二句，疑本李遠讀田光傳，曰：「秦滅燕丹怨正深，古來豪客盡沾襟。荊卿不了真閒事，辜負田光一片心。」全唐詩卷五一九「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云云，與陶詩同義。

朱熹曰：「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來得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

程敏政題宋李龍眠白描淵明圖後：「夫淵明自以晉朝世輔，恥復屈身劉宋，故始終託詩酒以自晦，而人莫之知也。朱子綱目大書『晉徵士陶潛卒』於南宋之朝，可謂得淵明本心於千載之上者矣。淵明平日詩最沖澹，至於詠荊軻則激烈之氣，奮然如不可遏，以秦諭宋也；平日與物無競，至於檀道濟饋粱肉則峻却之，以道濟事宋為心膂也：此其心事當何如哉！」篁墩文集卷三十六

黄仲昭題陶淵明詩集：「陶靖節詩，蕭散沖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涵泓演迤，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題品，以為自漢古詩十九首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竈而煬也。或疑靖節累世仕晉，留侯三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為韓報仇，靖節則託於酒而逃焉，雖終身不仕宋，清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為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漢高者可託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弑奪，閔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氣，往往於詩焉發之，觀其詠荊軻者可見矣。靖節之與留侯，迹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未軒文集卷四

王世貞彭户部說劍餘草序：「夫莊周隱士耳，其著說劍，能使

人攘袂而思奮;陶潛之詩,何其冲然澹宕也,詠荆軻一篇慷慨感激,於劍術之疎深致意焉。」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五十五

康發祥伯山詩話卷一:「荊卿之刺秦政,後之詩人皆多不是之言,要之以成敗論人,古今同嘅。徐夫人之匕首,猶之倉海君之椎,其中殿柱,猶之中副車也。太白於張子房,則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獨不可曰報燕雖不成,風雲為之變色乎?靖節詠荊卿云:『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則意固有在,而於荊卿毫無憾詞也。」

孫一元陶淵明:「淵明豪傑人,出處亦有道。昔讀荆軻詩,仿佛見懷抱。」太白山人漫藁卷二龔自珍舟中讀陶詩曰:「陶潛却似臥龍豪,萬古尋陽松菊高。不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又曰:「陶潛詩喜詠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錢鍾書談藝錄亦論及之,文繁不錄。

予亦嘗作詠荊軻一章,附錄於此,聊表欽仰耳。曰:「燕、趙尚奇節,荊卿更絕倫。長揖太子別,玄雁起秋晨。悲歌挽頹景,劍鞘北冥氤。衣冠何似雪,肝膽皆崐崘。飛蓋入函谷,馳掩穆王塵。路遇避秦者,崎嶇走無垠。羲皇木鐸息,誰解倒懸民。圖窮雷自動,果露淵龍真。寧先漸離死,肯從魯連淪。要醒蒙昧主,省此布衣嗔。壯思真浩蕩,洞庭豈足陳。仲尼九原作,必曰如其仁。」

此外,朱熹發現淵明之豪放,却不言其何以豪放,蓋此處豪放者非淵明,乃荊軻耳。影響作品風格者,非惟作者本人,乃所寫之內容,作者在醞釀作品前,必須找到適合所要描述內容之基調,此乃寫作常識。有「江湖俠骨」者,乃荆軻耳。試想淵明若用田園之閑適筆調描述荊軻,非惟不倫,亦唐突傳主矣;反之,將此豪放風格用諸田園,恐東籬之菊、懷新之苗亦不肯受也。故曰:詩人不是英雄,然詩人謳歌英雄之事業,因而加入英雄之事業中,亦成為具有英雄氣質之人。淵明正因詠歌荊軻之事業,而成為詩人中具有俠

肝義膽者，顯示出豪放之風。後之辛棄疾對淵明傾倒有加，亦因其能歌詠英雄之事業並由此顯示出英雄本色耳。

淮南子泰族訓：「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荊軻之歌，施之易水則宜，用於廟堂則不宜，其間道理，固無須多辯。

張戒歲寒堂詩話謂杜子美「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事，一切意，一切物，無非詩者。」若淵明者，實得杜甫之先聲，一切事，一切意，一切物，凡入其目而關其心者，皆詩也。他人則不然，惟一副筆墨，一種面孔，以應對世界，塗抹乾坤，詠烈士而無烈士之豪放，頌隱者而無隱者之閑逸，吟園田而無園田之平淡，居山林而無山林之寧靜，處廟堂而無廟堂之端肅，何則，未養其真之故也。

顧炎武文詞欺人：「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日知錄卷十九斯言得之矣！



第二十一章　桃花源記

第一節　桃源地理考

桃花源記約作於本年,此乃淵明最受稱道之作品,描繪一「烏託邦」社會,標誌作者社會理想所達之高度,置諸吾國文化史,誠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者也。

董説書桃花源記後:「不能為報韓之子房,則當法避秦之楚客。陶氏詠荊軻與桃花源記異用而同體;慨然欲為荊軻不可得,然後徙而為桃源避秦之謀。嗚呼悲哉!」豐草庵前集卷二

汪琬陶淵明像贊序:「淵明桃華源記述其人之語曰:『尚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淵明之所爲寓意者也。蓋自魏、晉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操戈攘臂,鬭爭紛紜,其爲耳目之所不忍見聞者多矣。淵明思得窮山曲隩、深阻敻絶、蕭然遺世之地而逃之,而卒不可得,則姑託諸文以自見。設爲虚辭,以示其欣慕想像之意,固

不必實有其地與實有其人也。後世能詩之士，遂因淵明之言，而爲歌爲行者不絶。最後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又從而辨之，以爲源中之人非神仙，是不已大誤乎！昔阮嗣宗當魏、晉之間，其才無所發攄，輒寄之於酒，時人譏其放誕任達，而大將軍昭獨稱之爲至慎，昭雖姦雄，然不謂之深知嗣宗不可也。淵明之好飲亦然，當其醺然微醉，悠然長吟，不自以爲黄、綺，即自以爲無懷、葛天之民，故其詩有云：『一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幾若不知此身之在義熙、永初時者，彼其視醉鄉，亦甚無以異於桃華源也。」堯峰文鈔卷三十七

所言近是。然關於桃源之有無及究在何地，古今異說紛紜。通典卷一百八十三：「朗州今理武陵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昭王置黔中郡。漢高更名武陵郡，後漢、魏至晉皆因之。晉趙厥問潘京云：『貴州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郡，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武陵記桃花源，即此地也。」

湖廣通志四庫本卷十二桃源縣：「靈巖山在縣北七十里，山下五洞相通，旁為靈巖寺。桃花洞在桃源山下，一名秦人洞，洞前石橋横跨兩山，名遇仙橋，洞口瀑泉千丈，落石壁下，距洞里許，伏地不見，至北三里，為桃花溪，水合流入江，相傳即晉陶潛所記桃花源也。……其實秦人、漁父不必有其人，桃花源不必有其地，陶潛高士，寓興幽遐，仿佛孫綽遊天台賦，馳神運想，如己再升者也。」

貝瓊桃花流水記：「按桃源為天壤間絶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之。今桃源州桃川宫南一里是也，寔武陵八景之一。陶淵明記盖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者，輒言其為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怪哉！然自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死於賦者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年之

久，理亂不及於耳，榮辱不加於身，以神仙目之，亦非過矣！及晉太康中，漁者既至而出，其道卒莫之塞，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壞，今且同於他境，長荆棘而伏狐兎，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於城郭囂埃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匡山，杜甫之錦江，孰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於詩者，亦有『桃花流水』之語，奚必桃源之為桃源也。」清江貝先生集卷二十五

尹臺武陵精舍詩序：「余少讀桃花源記，私怪隱居避亂之人，乃能得善地而安之，至老子孫，更世代，曠然歷數百年不與囂俗接，是何其異也。好事者因侈為神仙迂誕之說，而畫史書徒往往肆之篇繪，不復以為人間事矣，非世遠而傳之謬耶！頃余奉使，自長沙入武陵，中間多崇嶺曲谿，雜以美田高木，時邐迤迷所出往，窈然若晉人所稱記者，不一而值焉。然後知斯地信天下山水幽奇詭閟之會也。至郡，問桃花源所在，則西距不啻二百里，山水莫究其深遠；扣秦人蹤迹，蓋已無聞於世殆千年，而其山猶有曰秦人洞者云。」洞麓堂集卷一

陳寅恪撰桃花源記旁證金明館叢稿初編引，博引水經注、元和郡縣志等地理著作，疑「桃花源之紀實部分乃依據義熙十四年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成語所作成。」「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真實之桃花源後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據晉書劉驎之傳：「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存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

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1]又桓沖傳：「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

又鄧粲傳：「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

龔斌陶淵明校箋：「按桃源實在武陵說，蓋附會文中『武陵人捕魚為業』一語。陳寅恪氏據地志中有桃源、桃林、桃花塞、桃林宮之名，遂謂桃源在北方，淵明或得知劉裕參軍戴延之入關途中之見聞。此殆臆說而已。一是天下桃源其名其地，所在多有，非僅見於關中。二是戴延之欲泝洛川竟不達其源之事，淵明何由知之？淵明故友羊長史固銜使秦川，但非與戴同行，未必知戴事。陳氏又因主桃源在北方之說，故稱桃花源居人先世乃避苻秦，而非嬴秦。然桃花源詩明云『嬴氏亂天紀』、『俎豆猶古法』、『奇蹤隱五百』。若避苻秦，則苻堅之亡國距宋武入關不過三十年，顯與『俎豆猶古

〔1〕　御覽卷五百四引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於山澤，志在存道，常採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或說囷中皆仙方秘藥，驎之欲更尋索，終不能知。」搜神後記卷一：「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據記，驎之蓋即卒於太元間。晉書謂驎之為光祿大夫耽之族。而淵明作其外祖父孟嘉傳，言耽與嘉同在桓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嘉於耽，則淵明與耽世通家，宜得識驎之，故知其有欲往桃源事，惟不知與晉中興書所記，孰得其真耳。」

法』等語難通。近人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據晉中興書、晉書隱逸傳及淵明為其外祖父所作孟嘉傳，推測淵明寫桃花源記時，知道劉驎之入衡山採仙藥而終不得之傳聞，其說較陳寅恪所論簡明可信。要言之，桃花源非實有其地，乃取劉驎之入山採藥之傳聞，寓以自己理想之虛實渾涵之境。」

愚謂龔說近是。意者兩晉之時，即有桃源之傳說，淵明取之，文以記之，詩以詠之，今古書殘缺，莫可稽考。若謂此全出淵明之想像，恐未必然也。

第二節　歷代詠桃源之一

淵明之後，詠桃源者甚多。李白古風三十一：「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李太白集注卷二：下途歸石門舊居：「石門流水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鷄犬，就牛仍見繁桑麻。」卷二十二

王維桃源行：「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更問神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常時只記入山深，清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樂府詩集卷九十

武元衡桃源行送友：「武陵川徑入幽遐，中有雞犬秦人家。家

傍流水多桃花。桃花兩邊種来久，流水一通何時有。垂條落蘂暗春風，夾岸芳菲至山口。歲歲年年能寂寥，林下青苔日為厚。時有仙鳥来銜花，曾無世人此携手。可憐不知若為名，君往從之多所更。古驛荒橋平路盡，崩湍怪石小溪行。相見維舟登覽處，紅堤綠岸宛然成。多君此去從仙隱，令人晚節悔營營。」全唐詩卷三一六，又卷七八六作無名氏。文苑英華卷三三二作王維

韓愈桃源圖：「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架岩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群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淒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韩昌黎全集卷三

劉禹錫桃源行：「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綸擲餌信流去，誤入桃源行數里。清源尋盡花綿綿，踏花覓徑至洞前。洞門蒼黑烟霧生，暗行數步逢虛明。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語委曲問世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筵羞石髓勸客餐，鐙爇松脂留客宿。雞聲犬聲遙相聞，曉光葱籠開五雲。漁人振衣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迷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滿溪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水流山重重。」樂府詩集卷九十

梅堯臣桃花源詩：「鹿爲馬，龍爲虵，鳳皇避羅麟避罝。天下

逃難不知數，入海居嵓皆是家。武陵源中深隱人，共將雞犬栽桃花。花開記春不記歲，金椎自刼慱浪沙。亦殊商顏採芝草，唯與少長親胡麻。豈意異時漁者入，各各因問人閒賒。秦已非秦孰爲漢，奚論魏晉如割瓜。英雄滅盡有石闕，智惠屏去無年華。俗骨思歸一相送，愼勿與世言雲霞。出洞沿溪夢寐覺，物景都失同廻槎。心寄草樹欲復往，山幽水亂尋無涯。」宛陵先生集卷五十

王安石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临川先生文集卷四

劉分文桃源：「武陵溪深山合沓，巖谷掩映秦人家。仙俗迷涂不可到，春風流水空桃花。山中道人多百歲，翠髮蕭條神骨异。漁舟往往傍林相逢亦問人，問世。」彭城集卷八蘇軾和桃花源詩：「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閒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絶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尻駕無可稅。苓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齕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自注：在廣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遊，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東坡全集卷三十二

汪藻桃源行：「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烟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浮溪文粹卷十五

李綱桃源行：「武陵溪水流潺潺，漁舟鼓枻迷泝沿。谿窮路盡恍何處，桃花爛漫蒸川原。花間邑屋自連接，雲外雞犬聲相喧。衣裳不同俎豆古，見客驚怪爭來前。殺雞為黍持勸客，借問世上今何年。自從秦亂避徭役，子孫居此因蟬聯。不知漢祖以劍起，況復魏晉稱戈鋋。慇懃留客不肯住，落花流水空依然。淵明作記真好事，詩人粉飾言神仙。我觀閩境多如此，峻谿絶嶺難攀緣。其間往往有居者，自富水竹饒田園。耄倪不復識官府，豈憚黠吏催租錢。養生送死良自得，終歲飽食仍安眠。何須更論神仙事，只此便是桃花源。」梁谿集卷十二

胡寅和仁仲遊桃源：「桃江穩楫蘭舟渡，記得劉郎有仙路。未能趨海訪神仙，且欲沿溪看紅樹。釣竿已自慰羈束，平生況得滄州趣。最欣傲吏輕儻來，擬學淵明賦歸去。與君一問桃花宿，豈但行如武陵暮。伯陽八十有一篇，立教清净貴自然。神仙之説何所始，虛怪汗漫無中邊。漁郎迷路去家久，雖踐勝境終廻旋。雕辭飾實好事者，至令千載猶流傳。寧聞自古有仙人，茂陵垂老一語真。豈伊冠履薦紳士，惑溺不異蚩蚩氏。誠能御氣友造物，陋彼蟬蜕悲埃塵。想見桃源之埜花正開，牧兒橫管吹出芳林來。不知人家尚幾許，雲屏玉帳空悠哉。霏紅泛綠竟杳杳，我亦乘興山陰迴。不如與君歸種待蕡實成蹊，晝永無地生蒼苔。」斐然集卷一

王十朋和桃源圖：「嬴秦斬新開混茫，傲睨前古無虞唐。詩書為灰儒鬼哭，李斯秉筆中書堂。長城丁壯無還者，送徒更住驪山下。避世高人何所之，出門永與家鄉辭。入山惟恐不深速，豈是得已巢於斯。来時六合為秦室，未省今為何歲日。吏不到門租不輸，子長丁添更何卹。春入山中桃自花，招邀隱侶傾流霞。男耕女織自婚嫁，派别支分都幾家。誰泛漁舟迷處所，山開洞闢聞人語。乍相驚問卒相歡，設酒烹鷄講賓主。可憐秦事已茫然，帝業初期萬萬年。猶道祖龍長在世，豈知異姓早三傳。鄰里慇懃争餉饋，人情與

世無相異。未信壺中別有天,却訝身遊興寥寐。山花亂眼鳥哀鳴,数日留連喜復驚。更從洞口尋鄉路,逢人欲話疑非情。異日扁舟欲重顧,水眩山迷紅日暮。後来圖畫了非真。作誌淵明乃晋人。」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九

謝應芳題桃源圖:「昔年曾讀桃源記,會得陶潛言外意。柴桑避世如避秦,恨不山深絶其事。借人為喻説桃源,漁郎之遊皆寓言。不然溪上山如故,何乃舟迴徑迷路。若令此景真在山,此翁必入窮躋攀。編書不用書甲子,姓名無復留人間。只今唐虞太平世,花柳村村足佳致。不須重展畫圖看,四海桃源復何異。」龜巢稿卷二

胡宏桃源行:「北歸已過沅湘渡,騎馬東風五陵路。山花無限不關心,惟愛桃花古來樹。聞說桃花更有源,居人更得仙家趣。之子漁舟安在哉,我欲乘之望源去。江頭相逢老漁父,煙水蒼蒼雲日暮。投竿拱手向我言,桃源之說非真然。當時漁子漁得錢,買酒醉臥桃花邊。桃花風吹入夢裏,自有人世相周旋。酒醒驚怪告儔侶,遠近接響俱相傳。靖節先生絶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不然川源遠近蒸霞開,宜有一片隨水從東來。嗚乎神明通八極,豈特秘而桃源哉!我聞是言發深省,勒馬却辭漁父回。及晨遍覽三春色,莫使東風空莓苔。」五峰集卷一

姚勉桃源行:「武陵溪邊翁好漁,笭箵釣車日採魚。扁舟為家葦為屋,豈知世有神仙居。曉來不記舟行路,忽在桃花深絶處。紅雲杳靄望欲迷,絳雪繽紛落無數。水源盡處便逢山,一逕似通人往還。穿花竟出洞谷口,別有天地如人間。青山高下鱗鱗屋,秀埜桑麻深潑緑。春深耕罷犢牛眠,晝靜人閒雞犬熟。村中老幼皆相知,驚逢外人子為誰。平生採魚不到此,借問此是蓬萊非?笑言此亦人間耳,聞有蓬萊何處是。秦初避亂偶此來,今日已傳秦幾世。漁家不識青史編,相傳去秦六百年。吁嗟已不聞漢魏,豈復知今晉太

元。當時秖恐秦萬世，攜家挈鄰相遠避。早知秦不五十年，安得種花來此地。採藥山人去不歸，啖松女子今何之。種桃着花尚未實，未必歲月多如斯。家家置酒延雞黍，便好卜鄰花底住。中心自喜口不言，後日重來今且去。悽然辭別便登舟，依舊花間溪水流。插竹謾標來處路，鳴榔無復舊時遊。顧家一念仙凡隔，如夢驚回尋不得。當時不與俗吏知，或可重尋舊踪迹。五湖雲擾豈減秦，晉人合作桃源人。漁郎出山自失計，秦人絶踪應未仁。漁郎漁郎休太息，漁家自有神仙國。鱠鱸沽酒醉蘆花，此樂桃源人未識。神仙有無何渺茫，退之此語誠非狂。淵明作記亦直寄，便如東皋誌醉鄉。秦風鍥薄難與處，晉俗清虛何足數。願令天下盡桃源，不必武陵深處所。」雪坡集卷十八

胡藏之題吳生畫桃源圖：「王宰五日畫一石，左思十年賦三都。誰似今時吳道子，咄嗟能辦武陵圖。武陵不與人間隔，可憐舊日無尋覓。蒼蒼煙水只依然，試倩漁舟問消息。」聲畫集卷一引

第三節　歷代詠桃源之二

方回桃源行：「佩蘭騷人葬魚腹，章華臺傾走麋鹿。祖龍南遊萬事非，腸斷沅江為誰綠。王孫公子入函關，半作長城鬼不還。委質良難身死易，長歌深入桃花山。姬周以義興，夷齊用為耻。懷王歿於欺，此恨痛入髓。力不加虎狼，固有去之爾。向來長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識呼為仙，謂無君臣益欺天。慷慨褰裳睨東海，不見當年魯仲連。淵明胡為作此記，不紀義熙同一意。羞殺人間淺丈夫，反君事讐如犬彘。我來山中覓餘春，千古義氣猶如新。楚人安肯為秦臣，縱未亡秦亦避秦。」新安文獻志卷五十引

元德明桃源行：「山中三月山桃開，紅霞爛漫無邊涯音崖。山家藏春藏不得，落花流水人間來。憶昔攜家竄岩谷，秦人半向長城

哭。回頭塵土失咸陽,矰弋徒勞羡鴻鵠。冬裘夏葛存大朴,小國寡民皆樂俗。晝永垣籬雞犬閑,春晴門巷桑榆綠。漁郎偶到本無心,仙境何緣得重尋。今日武陵圖上看,唯見雲林深復深。」中州集卷十

趙孟頫題商德符學士桃源春曉:「宿雲初散青山溼,落紅繽紛溪水急。桃花源裹得春多,洞口春烟揺緑蘿。緑蘿揺烟挂絶壁,飛流淙下三千尺。瑶草離離滿澗阿,長松落落凌空碧。雞鳴犬吠自成邨,居人至老不相識。瀛洲仙客知仙路,點染丹青寄輕素。何處有山如此圖,移家欲向山中住。」松雪齋集卷三

吳澄和桃源行效何判縣鍾作:「冀州以北健蹄馬,一旦羣嘶廬、藿下。睢陽不遇雙貂公,總是開闗迎拜者。燎原餤餤春復春,不惟捧水惟益薪。海門浪沸會稽坼,血淚交流草莽臣。舉首日邊遠與近,不知官守何人問。仲連未即蹈東海,元亮至今尚東晉。桃源深處無腥塵,依然平日舊衣巾。擬學漁郎棹舟入,韓良寧忍終忘秦。」吳文正集卷一百

劉因桃源行:「六王掃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却悔桃花露蹤迹。曾聞父老説秦強,不信而今解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王惲題桃源圖後:「君侯示我桃源圖,絹素剥裂丹青渝。衣冠俎豆三代古,仿佛物色開華胥。當時傳記羨樂土,序説本末何敷腴。半山歌詠似摭實,昌黎論列疑其虚。千年繪彩見遺迹,桃源之境誠有無。君不見淵明千古士,心遠與世疎,羲皇而上每自況,肯隨澤雉樊籠拘。絃歌歸來朝市改,故山田園松菊蕪。斜川風景固足佳,未免結廬人境車馬時喧呼。復譬宣力兩不可,天運乃爾將無如。遐觀高舉深意在,安得超出物表冥鴻俱。因緣聞此武陵説,託彼奥隱稱樵漁。不然果有繼問津,雲烟出沒何須臾。又不見山林

不外天壤間，迥與世隔皆仙居。桃花流水窈然在，放浪而即斯人徒。」秋澗集卷九

薩都拉桃源行題趙仲穆畫：「長城遠築阿房起，黔首驅除若螻蟻。誰知別有小乾坤，藏在桃花白雲裏。桃花重重開白雲，洞門鎖住千年春。男耕女織作生業，版籍不是秦家民。桑麻雞犬村村屋。流水門墻映花竹。無端漁父綠蓑衣，帶得黄塵入幽谷。主人迎客坐茅堂，共話山中日月長。但見花開又花落，豈知世上誰興亡。明朝漁父歸城市，回首雲山若千里。再來何處覓仙蹤，恨滿桃花一溪水。」雁門集卷四

王淮桃源行：「武陵十里桃花水，遥接仙家洞天裏。桃花不隱洞中春，引得漁郎來問津。洞中牆屋開村落，石田沙田足耕鑿。陰連綠樹晝昏昏，鳴鷄吠犬東西門。漁郎相見驚相語，共問今朝是誰主。秦家虐焰逐飛烟，司馬獨主江南天。尊前論罷長歎息，醉掩松窗卧苔石。明朝出洞歸故鄉，回首萬壑雲茫茫。山中此景知無有，千載詞人説盈口。我欲携書上釣船，洞口去覓桃花源。」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六十一引

陳贄桃源行：「雲山重疊溪水春，漁舟遠去茫無津。但見桃花萬千樹，寂寂何曾逢一人。登岸縈紆遶山隩，壑轉林開見原陸。忽聞雞犬隔煙蘿，似有人家住深竹。竹畔誰歟邂逅逢，衣冠不類今人服。問知此地名桃源，陰陰亦有桑麻園。自緣物外風光别，不比人間塵俗喧。東隣西舍須臾集，争向漁郎問鄉邑。如今世上是何朝，從來此地無人入。復云先世來此間，子孫遂爾不知還。三春處處桃花雨，四顧茫茫青黛山。漁郎自念何曾見，出山須當報州縣。身到仙家非偶然，再擬來從此遊衍。歸途一一紀行蹤，不謂雲林即更變。堪笑漁郎憶頗深，重尋迷却舊山林。臨風何必空惆悵，仙境由來不易尋。」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八十四引

貝瓊張繼善寄桃源圖：「張生寄我桃源圖，桃源有路歸何日。

高堂坐見武陵溪，犬吠雞鳴猶仿佛。雲氣挾山山欲行，山窮水澗桃花明。仙家只在流水外，世上無人知姓名。一日花間問漁者，山河百二如崩瓦。赤帝西來祖龍死，復見同槽有三馬。太康去秦六百秋，子孫生長不知憂。商顏黃、綺亦何事[1]，白髮出侍東宮遊。龍争虎戰俱寂寞，絶境空存已非昨。種桃何必指秦人，春到花開又花落。」清江詩集卷五

何景明桃源圖歌：「昔我遊武陵，坐石窺花源。岸圻丹洞闕，風廻緑蘿翻。崩崖奔古月，沓嶂響哀猿。行車一以過，始知人境喧。真陽仙令欲南往，手持新畫來相訪。武陵山水久不覩，今晨置我高堂上。巖穴如聞雞犬聲，邨墟但見桑麻長。仿佛潭水濱，點綴桃花春。山川似晉代，衣服猶秦人。回首茫然一烟霧，尋源誰復知真處。投簪福地終有期，箇中先認桃花樹。」大復集卷十四

程敏政桃源行為揚州王彥平太守題畫：「前村雞鳴後村應，四山如城石無磴。男耕女織自春秋，不許世塵通一徑。繞溪種桃無雜花，十里五里明朝霞。穿花作路記來往，秦虐不到山人家。捕魚深入者誰子，鳴榔忽過青山趾。溪亭老翁疑且驚，失路何人誤來此。小問市朝經幾主，客云有晉今太康。邀歸戀戀作雞黍，屈指悠悠悲海桑。異事流傳寧復再，神仙已遠丹青在。昌黎有作誠得之，餘子雖工亦何逮。我嘗三復柴桑吟，桃源楚地幽且深。楚人讐秦不相屈，忠義誰明千載心。竹鶴老人年九十，點染生綃墨猶濕。楚江山水晉風神，却似身曾到原隰。維揚太守開别筵，披圖細玩春風前。興酣一訂武陵史，為君改賦逃秦篇。」篁墩文集卷九十三

謝承舉桃源圖：「武陵桃花先破春，漁郎偶爾來問津。山重水複得雲竇，風馳浪駛臨溪濱。何知卒然入異境，人家遠近通芳鄰。

〔1〕 按：史記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之頸領。」

石田茅屋與世隔,云是先世來避秦。桑麻接地足衣食,冠裳結伴無疎親。我聞嬴氏亂天紀,儒坑典焚兇不悛。大張淊暴戕物類,俯視四海皆愚民。天生性良天亦恤,故教善衆藏嶙峋。仙邪人邪杳莫測,歷世已久迹已陳。縱然有仙亦常事,神仙原是人間人。昌黎、臨川各云遠,地下不起黄道真。坡翁語破萬世惑,千載淵明蘇為申。」歷代題畫詩類卷三十一

魏裔介桃源行:「淵明自謂羲皇人,作為詩記擬避秦。秦人宋人一而已,詐力簒殺不足詢。柴桑自有桃源渡,洞口雲深落英聚。鷄犬尚有古音聲,衣裳不作新制度。此中避世可千年,春花秋月自娟娟。峽中不知人何事,世人遥望惟青山。山色溪光終不改,武陵白雲自相待。却笑時人欲問津,避秦之宅竟安在。」兼濟堂文集卷十八

鄭昭桃源行:「當年父老苦秦苛,扶攜去種武陵桃。種桃父老死已久,只有兒孫食土毛。後來漁者因迷路,忽入桃源驚指顧。殷勤相訊果云何,從此諄諄各言故。我為先世避秦來,種桃自活山之隈。世世但知桃有實,年年不問今何時。花開葉落長如此,地析天分豈所知。漁人為道秦不久,鹿因為馬死劉手。炎精尋蝕復重光,四百餘年有九有。三龍鼎峙難久居,五馬渡江晉室餘。紛紛戎馬彌寰宇,我要避秦曷去諸。一聞此語共愀然,自是人間别有天。既脱秦人狼虎口,又免漢魏幾倒懸。爾今遠來可共處,倘若辭歸勿浪語。此中奇隱六百年,未許外人來遊此。漁郎謂我有妻兒,不得久留遂去之。一行一顧一表識,去後重來失路歧。世人便作神仙道,神仙蹤迹豈人到。古來避世深谷中,豈獨商山有四皓。吁嗟世變日異常,在處無非爭奪場。不是深居何有鄉,胡能不見網羅傷。」全閩詩話卷六引

洪亮吉桃源行:「沅江水碧疑無岸,一路布帆飛入縣。藍輿偶憶義熙年,三復陶公一篇傳。我知栗里宅,即是桃花源。武陵路遠

不須涉，咫尺好上尋陽船。陶然酒後詩成偶，可識漁人亦烏有。試問千株洞口桃，何如一帶門前柳。北窗日共羲皇遊，眼底尚恐無殷周。何言秦漢與魏晉，卑論不欲驚時流。華胥以上風尤厚，事隔千年已非舊。雲中雞犬倘有知，肯出淮南八公後。但書甲子仍作詩，此意亦有誰人知。永初開國是何世，不若洞裏忘年時。沉沉遠岸楓林出，恍若溪桃欲成實。波流千折樹百盤，再轉或恐逢眞源。」洪北江詩文集卷十二

錢大昕題仇十洲桃花源圖用陶靖節韻：「生當晉宋交，夢到殷周世。心淸自太古，未覺懷、葛逝。桃源宜臥遊，松徑任蕪廢。肯爲督郵留？欲就漁人憩。先民聊寓言，畫師煩絕藝。石洞若可尋，秫田了無稅。只有家雞棲，不逢邑犬吠。人物儼仙流，衣冠異唐製。異境恍在斯，徑思一葦詣。淸淺捕魚谿，可揭兼可厲。墨林昔藏弆，流轉閱百歲。轉運今詞宗，識畫誇眼慧。偶披咫尺圖，疑到淸淨界。一念即去來，獨往無障蔽。東坡已箇中，南陽自門外。區區欲問津，詎能參冥契。」潛研堂文集續集卷二

王得臣麈史卷二：「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淸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陳肖庚溪詩話卷下：「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為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四：「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別之作者尚多，不俱引。縱觀諸家所詠，以王安石「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立意最高。

第四節　後世論桃源

李白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建阿房，並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淩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脱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迹，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溪。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人，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子今扁舟而行然，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李太白集注卷二十七似真信有桃源者也。

蘇軾和桃花源詩引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思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

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公何為問此? 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東坡全集卷三十二

李綱桃源行序:「桃源之事,世傳以為神仙,非也。以淵明之記考之,特秦人避世者,子孫相傳,自成一區,遂與世絕耳。今閩中深山窮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園水竹,雞犬之音相聞,禮俗淳古,雖斑白未嘗識官府者,此與桃源何以異?」梁谿集卷十二

王十朋和桃源圖序:「世有圖畫桃源者,皆以為仙也。故退之桃源圖詩,詆其說為妄。及觀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誌,乃謂先世避秦至此,則知漁人所遇乃其子孫,非始入山者能長生不死,與劉、阮天台之事異焉。東坡和陶詩嘗序而辨之矣。」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九

洪邁桃源行:「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繫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爲眞,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

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

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絶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容齋三筆卷十

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二：「淵明桃花源記叙武陵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特其地深阻，與外人間隔耳，非有神異。東坡載蜀青城老人村，險遠不識鹽醬，亦桃源之比。仇池世稱福地，而王欽臣嘗奉使過之，有九十九泉，萬山所環，可避世如桃源。然則世有增廣桃源之事為神仙者，甚矣其好怪也。使果神仙，安有不知今為何世而待問漁人者乎？」

王觀國學林卷四：「後人編類雜書，如荆土歲時記之類，咸分門録之，初無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秦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為故事。案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出，迷，不復得路，而不著其姓名，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迹。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仙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為然也。盖事多出於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為故事，亦不朽耳。」

桃源圖後題：「昌黎韓公有桃源圖詩，則是圖已著於唐。其詩首雲：『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説誠荒唐』，末復雲『世俗寧知僞與真』，蓋末以陶公之言爲然。且古今所傳避秦者，茹芝之老，採藥之父，入海之重，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魚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於异境幻界神仙家之雲，此韓公之所以不能無疑爾。愚覩陶翁氣韵淳古，寤寐羲皇遭罹叔季，慨然簒革之際者，何限？异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慕且如此，計其於桃源固所樂聞，原，原言高舉，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禮部集卷十六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卷二：「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為仙。如

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遍是桃花水，不下仙源何處尋』，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致治兮，惡魅魑之人逢。逮後世之陵夷兮，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荊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為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方回桃源行序：「予謂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國之亡，不忍以其身為讐人役，力未足以誅秦，故去而隱於山中爾。至晉而後，漁者見其子孫，或誇詭以為神仙，固已非矣。王介甫『知有父子無君臣』之句，尤為悖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不遽亡之，則亦避之，蓋深於知君臣之義者，介甫殆未知也。淵明豈輕於作此記，亦私痛晉之士大夫，翻然事劉裕而無恥者爾。予遍讀桃源題詠數百首，無能發明此意，故大書道士壁而刋之，不知其僭。兼是時，北兵破蜀，降將或為之用，因并以寓一時之感，而其實亦足以為天下後世為人臣者之勸云。」新安文獻志卷五十引

王惲桃源圖三首之一：「淵明既號葛天民，流水桃花到處春。明見筆端閒寓興，武陵休苦殢漁人。」之三：「浙西到處武陵溪，稍涉幽深路便迷。始信避秦原寓說，淵明遺世更羈棲。」秋澗集卷三十又卷三十一題桃源圖後：「淵明高興託冥鴻，流水桃花事本空。好笑武陵狂太守，謾回烟棹月明中。」

黃宗羲兩異人傳：「昔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古今想望其高風，如三神山之不可即，然亦寓言，以見秦之暴耳。秦雖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體髮膚；即無桃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黃梨州文集

吳旦生曰：「古來三漁父，一出莊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記，皆其洸洋迷幻，感憤膠葛，因託為其辭以寄意焉，豈必真有其人哉！」歷代詩話卷十

黃淳耀遊橫山記序：「昔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

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仙；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余意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嬴秦况當時，以避秦自况，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概見，而非真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不識鹽醯，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至理存焉。」陶菴全集卷二

徐一夔桃溪記：「吾嘗觀陶靖節記桃花源事，疑其地實在世外，非人間有，如客所稱，不出吳江、烏程二邑之交，非桃花源比也，而不知有亂世，亦異矣哉。然後知天壤間未嘗無絶境，第吾駑薄，弗獲至爾。」始豐稿卷二

顧璘昇平賦：「予嘗讀高士傳及桃花源記，未嘗不憮然罷卷，慨其所遭。方嬴氏之亂天紀，顧民生之如露晞，號嚴迅震，法密凝脂，當是時也，摇首犯禁，重足懷疑，是故知者逃名，達人遠迹，奮鴻舉而甘豕遊，避危機而謝繒及，恐恐焉入山不深，投林不密，則其所以種朱桃，啖青芝，放身長往，與世相遺者，乃其不得已也，而又何樂乎？締觀其歌，夷考其事，則慨唐虞之世遠，託深谷之逶迤，懷富貴之憂大，甘芝草以療饑，率妻孥於絶境，樂草木之無知，世秦服而昧漢，况魏晉之推移，則其情可悲而志固可識也。」山中集卷二

魏裔介桃源行序：「昔晉有高士陶淵明，置身三代，嘆其身遭劉宋禪代之際，世之人莫己知也，故作桃花源記，綴之詩以自明其古處，其文云：『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嗚呼，非此中人足道乎？又云『劉子驥親往未果，後遂無問津者』，嗚呼，非其人，津

可問乎？乃唐人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等，皆以桃源為神仙，而東坡亦不能辨，以為漁人所見乃避秦者之子孫，是皆無異於説夢也。」兼濟堂文集卷十八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古今論桃花源者，以蘇氏之言最有通識。洪興祖釋韓昌黎桃源圖詩，謂淵明敍桃源初無神仙之說，尚在東坡之後。獨惜子瞻於陶公此文中寓意與紀實二者牽混不清，猶為未達一間。」

第五節　桃花源記思想源泉

桃花源記詩文極有特色，其思想源泉，直接上古。詩之「適彼樂土，願得我所」，就表達「生活於他處」之願望。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管子君臣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徵，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

呂氏春秋恃君：「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

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

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墨子尚同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异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滋衆，其所謂義者亦滋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父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者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府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

文子自然：「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潛夫論班祿：「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

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

以上所引,儒道皆有,觀其所論,皆謂置君长以利民。孟子更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所謂社稷者,即國家也。國家亦不能置於人民之上。人乃羣居動物,非羣聚不能安居,非安居不能樂業。設無共同之尊長以禁暴止陵,則強者必斯力,智者必任巧,孱弱者必蒙害,族大者昌,孽寡者危,故設君所以護民也,立國所以興羣也。然時移代遷,人民反成為君主之臣仆,國家之皁隸,與當初置君建國之義全然相反,此誠可悲可慨之事也。

時至魏晉,玄言大盛,阮籍大人先生傳云:「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養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

進一步闡述「無君無臣」、「物定事理」之理想,並指出君臣之設、貴賤之分、賞罰之用,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乃「亡國戮君潰散」之根源。

抱樸子外篇詰鮑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下:「鮑生敬言好言老、

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之辭哉？夫強者淩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禦，由乎爭強弱而校智愚，彼蒼天果無事也。」

按：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又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漢書文帝紀：「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皆謂君之設，乃上天之意，非也。實強者自願為之，愚夫被迫從之耳，誠如鮑生所言「由乎爭強弱而校智愚」而來。

鮑生又曰：「夫混茫以無名為貴，羣生以得意為歡。……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凡物皆願盡其天年，不違其真，人亦物也，寧願失其自由，供官者之勞役哉？設官本為利民，反不勞而得，不耕而食，增民之負，則民寧不愈困乏乎？所謂「忠義」，所謂「慈孝」，皆因逆亂不和而彰顯，此非莊子之所謂「重傷」乎？

鮑生曰：「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並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自有國有君之後，則爭土攘名，無日或止，戰亂頻仍，百姓愈困。「降及杪世，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

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

按:兩晉之時,君而無道者,當以前秦之苻生為最,晉書載記十二:「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 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此即所謂「率兽而食人」者也。又曰:「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有罰而無賞,專意為之,以肆其心,羣下進退失據,狼狽無所,故陳寅恪疑桃源所避者,非嬴秦,乃苻秦也。若使此等人僅為匹夫,有司法以制之,有鄉論以束之,日謀衣食且不暇,性雖兇暴,安得施之!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顰顣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奸釁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從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

第六節　桃花源記總論

鮑生於立君何以致害,已探及其根本所在,專「利」而已,此皆有史實以驗之。人類初期,處自然狀態之下,社會之構成多以家庭為單元,由家庭之聚集而成為部落,所謂君長不過部族之首領而已。部族首領與其成員有深厚之血緣關係,故能勞心勤力以為之謀福利也。逮之後世,由於部族之相互兼併,其成員之關係益疏,君長與屬下再無內在之同情,故漸棄群體之利益而謀一己之私利。此亦社會發展之必然,由人類自私本性所決定。戰國末期,諸侯銳減,國君與其臣民之關係有時甚若仇敵,自荀子以下,多談法治,蓋因非法律不足以為治也。然古希臘之立法者如梭倫意在普及民權,而吾國之立法者如商君、韓非則旨在加強君權,源同而流異,莫此為甚也。

鮑生所言,古之學人無不知者,然吾國君主專制何歷千年猶不改哉?蓋其所言,皆立君之害,而未言不立君之害也。客觀而言,在較為廣大之土地與較為繁多之民衆間,不立君之害,實較立君之害為甚,二害取其輕,故寧知其害而不舍也。立君之害在於,君權難以限制;不立君之害在於,衆力無所歸總。若立君而能限其權,則二害皆可免也。故西方國家有取君主立憲之制者。然鮑生所言實為吾國民主之先聲也。所謂民主,非謂每民皆以為主,實為每民皆可為主也。即每民皆有為主之可能,而不必每民皆實為他人之主也。所謂主者,非由天予,乃由民間而來;處主之位則為主,離主之位復為民。民所重者,非處位之人,乃人所處之位耳。此位予取予奪,不在處位之人,而在於不處位之民,此則為民主矣。

若謂古代賢人哲士未曾思考何以限制君權,亦非。孔曰以仁,孟曰以義,均非對民而言者,其明顯意圖即在於限制君權,然此類

限制，未觸及根本，僅以禮法形式以表現，反使君權更廣而大之。也許，古代賢人已發現君權難以限制，故不再考慮如何限制，以啓發其天性，開悟其本心，使自覺耳。確實，即至今日，對權力加以限制也有其困難之處，愚謂孔子對此應該有所認識，故提倡「為政以德」，後來儒道二家，亦多言為君之道，並備陳禍福以懼之，然其效果如何？民無一日之安，國無半紀之寧，攻殺劫掠，侵並弑奪，見諸史冊，難以備述。

淵明此詩首句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吾國之專制體制從根本上加以確立實始於嬴氏。所謂「亂天紀」云者，乃謂嬴氏變亂古代之制度耳。嬴秦之前，中國社會實際尚處相對自由之境地，雖彼此攻戰不已，然各國之君對民尚有尊重之情，蓋其統治地位非民不足以保障也。然嬴秦一統中原之後，其統治地位之保障已不再依賴於六國之民，而依賴於秦國之軍隊，故其視六國之民如仇敵，亦必然之勢也。因視民如敵，故畫地以限之，定律以裁之，焚書以愚之，聚兵以窮之。統治者自覺與民保持對立，實由此而始也。

專制者保持其統治之途徑，無外乎賞罰二塗，春秋之世，因統治者與民並未完全對立，故提倡「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大禹謨，秦後，則反之。罰則不能無失，賞則不能無濫，罰失則民怨，賞濫則民困，統治者與怨困之民並立天壤間，能無憂懼乎？欲解此憂懼，惟有兩塗，一者擴張其勢力，二者嚴密其法律，法律愈嚴，民人益怨，勢力愈大，耗費愈多，百姓愈困，此惟能加重彼此之對立，使鬥爭更見激烈耳。善乎鮑生之言曰：「君臣既立，衆惡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觀淵明記中所言，桃源隱者，所以能「怡然自樂」，其根本原

因，並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而在於每人皆可將客人延至其家，以出酒食耳。觀此，其自由可知，其平等可知，其自主可知，至其富足，尚為餘事耳。陳寅恪陶淵明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曰：「淵明理想中之社會無君臣官長尊卑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雖有父子無君臣』之句深得其旨。」避秦之人，雖歷五百年，並未形成等級社會，何哉？蓋其「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之故也。「于何勞智慧」一句，尤有味，桃源人並非無智慧，而是無可勞智慧之物。其所以無可勞智慧之物在於所見不廣耳。人類所面臨困擾主要有兩種，其一為如不發展技術就會毀滅於外來之災難，其二為如不對技術之發展有所克制，人類就有可能陷入自己所製造之災難中。所謂技術者，即古人之「機心」也。在此二者之間，人類發展之大勢是寧毀滅於自己所製造之災難，亦不願毀滅於外來之災難，此人類希望之所在，亦絕望之所在。古今哲學，皆力圖在二者之間建立某種平衡，淵明所言，亦寓此旨。此外，桃源之人所以能夠平等者，在於其生存之地狹小且與外界隔絕，一旦其絕對獨立性遭到破壞，此平等即失去賴以存在之基础，桃源人對此亦能自覺，故曰：「不足為外人道也。」

因此，一個人若想享受一己之平等，就必須致力於建立普遍之平等，世間只要還有一處地方存在不平等，那對已享受平等者而言，即潛伏失去平等之威脅。只要世間還有一人不幸福，那對已幸福者而言，就暗示一種不幸。然人之性情却有異於此，惟見別人不幸之時方能感受到自己之幸福，別人越不幸，自己之幸雖未增加也感到愈加有福，此人類之劣根性使然，無足怪者。然却使人類建立普遍平等之希望幾乎成為泡影。從另一方面而言，正因建立普遍平等非惟與人之天性相背（人之天性與動物相同，遵循弱肉強食之法則），而實際操作之過程亦困難重重，才更容易使人類願意相信此平等乃生而具有，無須努力即已達到，使平等觀念上升為人類

整體之信仰，即人人平等乃放之四海之公理，無須證明，無須爭議，凡對此有抵觸者，均為人類之公敵也。然此又引出一問題，即人人平等之信仰若想在世界範圍內得以確立，又必須將不願與他人平等者作為犧牲，即達到平等之途亦存在奴役；同理，即使此平等已經確立，並以立法形式加以維護，那在維護過程中也會產生奴役，總之，平等與奴役共生，人類只有努力減少奴役，才能接近於平等。

予意淵明亦如西方智者，並不相信有所谓「善良之野人」或「和谐之野蠻人」，也不相信他們會「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其希望或要求者：乃所有人，皆從此得到啓示，去尋求我們早已失去之家園：人若喪失自己之家園，即予其整個世界有何用哉！想生活於他處，又立足於自身，淵明之道以一貫之，無疑，此乃開其「雖設而常關」之門之鑰匙。



第二十二章　乞食詩

第一節　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宋武帝永初三年四二二，正月，江州刺史王弘進號衛將軍。五月，劉裕卒，太子義府即位，是為少帝。淵明五十四歲。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曰:「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

據宋書裴松之傳:「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宋書本傳:「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龐主簿即龐遵，字通之，鄧治中無考。

詩中曰:「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可知淵明作此詩時已五十四歲。袁行霈陶淵明作品繫年繫此詩於宋永初元年四二〇,時淵明六十九歲。其陶淵明年譜彙考曰:「此二句應連讀,意謂自『結髮念善事』以來,已努力五十四年。『結髮』十五歲已上,茲以十五歲計,『六九年』,五十四歲。自十五再過五十四年,為六十九。自王質栗里譜以來即繫此詩於五十四歲下,相沿已久,殊不妥。因為不能說自出生起即努力為善,而只能說自『結髮』起努力為善也。」

按:史記主父偃傳:「結髮遊學四十餘年。」漢書施讎傳:「結髮事師數十年。」袁說或本乎此。然此實為榮木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之意。古時結髮以示成人,可以仕君奉親。王粲詠史:「結髮事明君。」文選卷二十一李善注:「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淵明感士不遇賦亦云:「廣結髮以從政。」史記李將軍列傳:「結髮而與匈奴戰。」「結髮念善事」即影答形「立善有遺愛」、神釋「立善常所欣」、感士不遇賦「原百行之可貴,莫為善之可娛」之意。淵明自「結髮」即有志於立善矣。此詩,乃其一生之總結,由結髮十五歲起,經弱冠二十歲、始室三十歲至於今,僶僶俛俛,已六九年矣,因「離憂悽目前」,故「慷慨獨悲歌」,「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二句,乃其一生經驗之總結〔1〕。袁說似巧而實非。又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其計年方法與此同,並誤。

蘇軾和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頹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裀,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

〔1〕 四庫本陶淵明集卷二引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二其意與淵明同。

淵明此時已上升於立德境界，故視功名若浮煙，所謂「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謂其受道家影響，但追求現世之歡樂如張季鷹者，非也。

第二節　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

宋少帝景平元年四二三，春，淵明作答龐參軍詩，序云：「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之交，欵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纏綿悱惻，僾然如見其人。詩中曰：「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歡然。」則交誼之深可見矣。

朱淛靈壺紀別詩序：「予適負暄前簷，披陶彭澤詩，誦其答龐參軍之句，愛其清真雅澹，未能去手。其詩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又曰『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又曰『情通萬里外，形迹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欣然會心，不覺失笑，鄙人之心真煩古人先道之矣。」天馬山房遺稿卷二

冬，作四言詩答龐參軍，序曰：「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尋陽見贈。」此龐參軍非故人龐通之，當別為一人。詩分六章，每章八句。氣象聲響，最肖三百篇。

溫汝能陶詩彙評卷一：「情真意婉，即偶然酬答，而神採淵永，可規可誦。姜白石謂其天資既高，趣旨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旨哉斯言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四言詩，叔夜、淵明，俱為秀絕。」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陶淵明生於晉末，人品最

高，詩亦獨有千古，則又晉之集大成也。」

淵明四言詩，從嵇康得法，五言詩，自阮籍取意，實集兩晉之大成。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又體性篇：「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淵明殆能合其所長，而以儒家旨意以暢達之，置阮之黠於無用之所，放嵇之介於廣莫之間，非惟人品高潔可繼顏淵，即其詩亦隱然為靈均之嗣響，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遠之濟世，邇之善身，後人將其與杜甫等而觀之，良有以也。

第三節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宋文帝元嘉元年四二四，顏延之為始安太守，道經尋陽，日至淵明舍酣飲。宋書本傳：「先是義熙十一年，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司馬光柳枝詞十三首之十一：「五柳先生門乍開，宅邊植杖久徘徊。陌頭遙認顏光祿，詰旦先乘瘦馬來。」傳家集卷七梅堯臣江口遇劉糺曹赴鄂州寄張大卿：「我同陶淵明，遠憶顏光祿。得錢留酒家，醉卧江蕪綠。」宛陵集卷三十六蘇軾和陶貧士詩七首之三：「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疏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急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所言即此。

陶徵士誄曰：「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又曰：「叡音永矣，誰箴余闕？」文選卷五十七李善注：「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己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則淵明嘗以

處世之道誨之也。然彼此何無贈答之言哉！或趣同而志不同，故但飲酒而已。

淵明飲酒十三：「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或即寫二人酣飲之狀，亦未可知。又十二：「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此或即「舉觴相誨」也。

按：宋書顏延之傳：「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則其出守始安蓋因交接廬陵王義真，為徐羨之等所疾也。

顏延之傳又曰：「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

謝綽拾遺錄曰：「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躶身自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天中記卷二十九引

據此可知，其與淵明情款，蓋以酒為媒耳。延年之「不護細行」與淵明「不潔去就之迹」有異，二人之品有別，此亦不可不辨。然遠弔屈大夫，近友陶徵士，風流亦可想見也。張溥顏光祿集題辭

嘗論之,可參看。

第四節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元嘉三年,檀道濟為征東大將軍、江州刺史。蕭統陶淵明傳:「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侯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之粱肉,麾而去之。」

顧易柳村譜陶:「王弘欽遲公,則饋之酒而受。延之情款公,則饋之錢而受。至道濟,則獨麾其粱肉,觀道濟所云,全非知己矣。所以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也。然於粱肉則麾之,而對道濟之言則甚溫和沖粹。孔子云:『危行言遜。』藉非涵養深,詎能臻此境地哉。」楊希閔晉陶徵士年譜持論略同。

檀道濟乃劉宋開國元勳,義熙十二年,劉裕北伐,其功居多,淵明踞而見之,且麾其粱肉,論者或謂因檀乃裕之親信,故待之與王弘有別。竊以為非是,檀武人,然有君子之心,雖傲而拒之,必不加害。若王弘者,觀其彈奏謝靈運事,即知其為人[1],非虛與周旋,可乎!

有會而作一詩,當為拒道濟粱肉有感而作。序云:「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才通。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詩中曰:「弱年逢家乏,老

[1] 宋書王弘傳曰:「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其佞如此。

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又曰：「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其貧困實非言辭所能形容矣！

淵明詠貧士七首當作於此時。其一「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云云，已見上引。其二略曰：「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与有會而作意同。

晚唐詩人唐彥謙有和陶淵明貧士詩七首，之三：「松風四山來，清宵響瑶琴。聽之不能寐，中有怨歎音。旦起繞其樹，魄砢不計尋。清陰可敷席，有酒誰與斟。由來大度士，不受流俗侵。浩歌相倡答，慰此霜雪心。」全唐詩卷六七一有陶令風味。此可證和陶非肇於蘇軾，軾特取其集盡和之耳。

苏轼和貧士七首之一：「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1]東坡全集卷三十二

安熙病卧窮廬，咏靜修仙翁和陶詩以自遣，適輒效其體，和詠貧士七篇，非敢追述前言，聊以遣興云耳：「淵明守窮賤，生平慕黔婁。富貴如浮雲，萬變紛相酬。世運自興喪，常恐德未周。羲皇不可見，日暮悵離憂。乾坤一東籬，百代無與儔。寄語狂馳子，擾擾將焉求。」默庵集卷一

胡祇遹士辨：「自伯夷、叔齊、長沮、桀溺、接輿、荷蕢之後，四皓之避秦，管寧之蹈海，滄海橫流以及東晉中間，鄙夷國步，隱逸之

---

〔1〕 方回桐江續集卷九擬詠貧士七首序：「淵明有詠貧士詩七首，前二首自謂，後五首引古賢士七人，亦借以自謂也。東坡遷惠州一年，九日無酒，乃追和淵明詩以寄意。」此後，吳芾湖山集卷一、牟巘陵陽集卷一、郝經陵川集卷七、劉因靜修集卷二、安熙默庵集卷一等，亦和淵明詠貧士詩，致仰止景行之意，未免繁瑣，不復引。

士不為不多，千載而下獨推淵明，何也？誦其詩，讀其書，見其為人，不得不為之稱道，觀淵明之詠貧士諸詩，暨『羲農去我久』、『東方有一士』、『先師有遺訓』、『清晨聞叩門』、『辭家夙嚴駕』、『少時壯且勵』諸章，則淵明之所學，所以自任者，豈徒嗜酒傲世、賞花柳、醉盡江山而已耶？後人之知淵明者，目為閒適放曠、長於作詩而已，豈真知淵明者哉！」紫山大全集卷二十

張元干跋趙祖文貧士圖後：「晉宋間人物，風流如陶淵明，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臥北窗下，涼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詩獨不顯姓字，要是當時隱君子耶？抑自况也。貧者士之常，胸次所養果厚，必無寒餓憔悴色，故能安於青松白雲之下，而操孤鸞別鶴之音，優哉遊哉，聊以卒歲，宜其淵明願留而保歲寒也。向使望塵雅拜者，稍知金谷園中，竟不免禍敗，詎肯相率以諂事人耶？」蘆川歸来集卷九

雷鋐讀書偶記卷三：「陶淵明人第知其澹然忘世，沮、溺一流人；進之則為不事二姓，魯仲連一流人。其曰：『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又曰：『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其汲汲不敢自逸者何也？及讀詠貧士詩曰『苟得非所欽』，曰『所懼非飢寒』，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嗟乎！此可以得淵明之真矣。」

按：顏延之庭誥云：「諺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為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遠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于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全宋文卷三十六顏、陶交稱莫逆，故所見略同。

孔穎達詩譜序正義：「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文心雕龍明詩：「故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信有符焉爾。」禮記孔子閑居：「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非徒發洩憤懣，樂其聲節，亦使吾言之出，能持己身之不墜，使言行相符耳。陶詩中，多詠先賢遺烈，即此義也。放曠、窮愁，皆陶詩之表相，欲見其人，先觀其友，知淵明之所景慕者，則淵明可見矣。

第五節　饑來驅我去，不知競何之

與此同時，又作乞食詩，一則拒食，一則乞食，世皆以被拒為恥，以招人之乞為能，淵明則拒以明志，乞以遂志。李白曰「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吾於淵明亦有焉！

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競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王維與魏居士書：「近有陶淵明，不肯把板曲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後之累也。」趙殿成王右丞集卷十八

按：王維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謂其「乞食」為終身之慚，似非淵明之旨，蓋「乞食」乃晚年偶一為之，非「屢乞多慚」也。即如維所言，忍一時之慚，果能「安食公田數頃」乎？仕宦之塗，權力之場，傾車覆轍者，史不勝書，即維本人，不亦有「凝碧池頭奏管絃」之悲乎！[1] 且淵明既能忍一時之慚，他慚又何不可忍，則此豈為淵明哉！

---

〔1〕 張萱疑耀卷四次韻良器真意亭探韻：「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云，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淵明之為淵明,蓋其於立身大節處,一絲不苟,雖窮困萎頓,接踵交迫,亦一無所悔。觀其詩文,有憂歎之辭,無喪惜之意,則當日之辭官歸隱,非率爾以為者,乃長期思考之選擇,乃其學養之必然結局,非惟天性,是惟道性。荀子堯問篇:「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若淵明者,亦天下之綱紀也。周孔之文章所以歷五胡之亂而不廢者,得無淵明之力乎!

故後世文士,論及淵明乞食一節,但懷景仰,並無微言。司馬光偶成:「於陵薄三公,桔槔親灌園。伯成輕南面,執耒耕丘樊。淵明恥為令,乞食倚人門。賢人樂遂志,榮辱安足言。鄙哉夸毗子,結駟乘朱軒。」傳家集卷二

按:於陵見孟子,伯成見莊子,均高地。

蘇軾和陶乞食:「莊周昔貸粟,猶欲舂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苦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為子孫貽。」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二

賀鑄題陶靖節集後:「淵明不樂仕,解組歸柴桑。遡風北窗下,坦腹傲羲皇。儲粟既屢空,乞食何惶惶。有身即大患,斯語聞伯陽。顧我亦多忤,丘樊思退藏。慙無辟粒術,圭勺耗官倉。」慶湖遺老詩集卷四

舒岳祥閬風集卷一:「淵明不可及,適意惟所之。無食不免乞,折腰乃竟辭。主人必義士,知心如子期。厚饋既賙急,復酌我以卮。談諧有真味,斯人定能詩。柳惠未失正,魯男豈可非。學陶何必乞,書此以自貽。」

葛勝仲次韻良器真意亭探韻序:「杜拾遺、王右丞輩固一臭味也。……世人不知淵明類若此,淵明何訾焉!」詩曰:「少陵罪責

子，頗謂達道非。右丞鄙乞食，更以人我譏。乃知第一流，尚此知音稀。」丹陽集卷十六

陸遊貧甚戲作絶句：「糴米歸遲午未炊，家人竊閔乃翁飢。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劍南詩稾卷六十三

此外，劉敞續黄子温讀陶淵明詩十首之九曰：「貧賤自古然，豈愧世上兒。」公是集卷四、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七曰：「飢窮古不免，陶生良有辭。骨肉同天倫，僮僕緣食來，如何長年中，萬事付酒杯。脱身得一飽，激烈成歌詩。」施閏章學餘堂詩集卷九則作反乞食詩，曰：「邈哉百世後，誰復識此意。」

此作詩以論者，亦有著文以論者。蘇軾書淵明乞食詩後：「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陳淵與陳子通别紙：「淵明不以五斗米為督郵折腰，寧叩門以乞食，昔人嘗議之。嗟乎！士之不遇賞音，千古所同，真可悲哉！自今觀之，强之其所不樂，雖萬鍾可辭，而況五斗乎？辭之不幸至於乞食，固吾所樂也，而又何恤焉。淵明百世一人，豈淺之為丈夫者所能窺測，亦及之而後知耳。」默堂先生文集卷十八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十：「陶渊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継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内，童稚日糊口。』而継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齊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尤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如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

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云云見下書李簡夫詩集後,葛魯卿為贊[1],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閒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

延君壽老生常談:「人生太窮,至於飲食不繼,雖說該去忍饑讀書,然枵腹高吟,肚裏如何支架得住。偶憶東坡絕句云:『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竈,隻雞斗酒定膰吾。』夫以東坡之賢豪,餓到十來天,也想人家饋東西吃,而真率之氣,妙能縱筆寫出。乃知陶公叩門乞食,浣花偕妻乞絲,都不足為古人深病。」

王維品節遠在淵明之下,宜其有所不解,此論非但於淵明無損,反愈見其不可及。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蘇軾文集卷六十八

王洪成趣軒記:「予始讀晉書,竊怪何曾、王戎以盛名卿相,當晉室多故,士習侈誕,不克正己格物,少振頹靡,而貪得黷貨,銖稱寸較,戚戚若負販,無斯須寧。及觀陶潛詩,見其超曠踔絶,春容怡愉,視己窮達,一不足以累其心,靜而詠之,令人消去渣滓,悠然釋然,不知天之高,地之廣,萬物之衆,何其快也。然後知曾輩之達有不如潛之窮,而孔子所謂鄙夫,而與沂上之詠歎者,蓋有以也歟。且當潛時,天下多事,栖栖栗里、柴桑之間,衣食不給,非潛之賢,不能一日堪,使其得志,固亦去何、曾輩萬萬也。」毅齋集卷六

淵明與子儼等疏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

[1] 葛勝仲,字魯卿,所作陶淵明畫像贊見書淵明集後三首之一,已見注引。

汝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玆苦心，良獨內愧。」文中所言「孺仲賢妻」，見後漢書列女傳，「二仲」見嵇康高士傳，「萊婦」見列女傳卷二，均美志行者。

安貧固窮亦陶詩主題之一。固窮既非易，安貧良獨難，淵明非枕流漱石、餐風吸露者，為維持生存，躬耕不息，自信「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然「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以至「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其於己固無可言，「在己何怨天」，諸子何辜，亦使其幼而飢寒，此淵明所不能平於心者，其「乞食」當為此耳。



第二十三章　挽歌詩

第一節　挽歌源流考

後漢書逸民向長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待至晚年,淵明也陷入對生命之火漸趨冷却之思考與子書云:「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死神已叩響其雖設而常關之柴門飲酒十五:「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雜詩五:「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雜詩七:「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他坦然以待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詠貧士:「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讀山海經十:「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對於生命淵明並不厭倦飲酒三:「所在貴我身,豈不在一生」,對「突然消失」亦不感興趣(快樂者從不懼怕死神),但也意識到盡頭之不可避免飲酒一:「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神釋:「老少同一死,賢愚無

復數」,挽歌詩一:「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終於,集聚於死亡中生命存在之最高秘密顯露出來詠二疏:「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讀山海經九:「餘迹寄鄧林,功成在身後」,詠貧士四:「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寫挽歌詩三首,自祭文一篇。

文選卷二十八有「挽歌」一類,錄繆襲挽歌詩一首,陸機挽歌詩三首,淵明挽歌詩一首[1]。史鑑挽歌序:「魏繆熙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為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短促,述死亡之悲苦,敍喪葬之儀情。至若近世以來,遞相承襲,或美其節行,或感其交誼,體既不同,辭亦稍異,然其哀傷惻怛之情則一也。」西村集卷五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風俗通義言:『漢末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儡,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陽嘉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蓋漢末尤尚之,故魏武父子,皆有此作。論其出拔,莫過陳思王,首錄熙伯,拘限本詞也。」

詩品卷下評魏侍中繆襲詩:「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曹旭詩品集注:「挽歌原送葬之曲,因其詞淒婉,音節動人,漢末遂用於讌樂娛賓,蓋以悲為美也。唯以造哀:語出詩經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此謂繆襲挽歌能夠表達出哀傷之情。」

干寶搜神记卷十六云:「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顏氏家訓文章:「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

---

[1] 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橫之客,皆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王利器集解:「郝懿行曰:陶淵明自作挽歌,乃愈見其曠達,然故是變格爾。」

世說新語任誕:「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劉注引譙周法訓曰:「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劉孝標繼曰:「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是知挽歌源於挽柩之謳,柩重則挽者必多,謳歌以齊其步調耳。其用與船工號子同。惟不能作歡樂之辭,曲調必哀耳。後則為喪送之禮儀,再後則脫離喪事而獨行之,成為詩歌之一體。

晉書卷二十禮志中:「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裴啓語林:「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

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1]

樂府詩集卷二十七相和歌辞薤露引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泣喪歌也。本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又引樂府解題曰：「左傳云：『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横始也。』」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按：搜神記所謂薤露，始見文選卷四十五引宋玉對楚王問：「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可知挽歌古已有之，其所歌亦勞者之事也。

第二節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文選所錄淵明挽歌詩乃第三首，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

〔1〕 曾端伯亦曰：「晉桓尹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明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箋註陶淵明集引。

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趙山泉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採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謂此詩作於淵明將逝之夕，是也。詩云「嚴霜九月中」，則此詩作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九月。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簀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讚及此者。因表而出之。」箋註陶淵明集引

挽歌三章，乃形影神哲理之實踐，所謂君子處世，必也使言行一致，文而若質，質而若文，表裹如一，彬彬然無負於造化之致，斯可矣。若淵明者，行而能言，言而能行，視其一生，可以無愧，故臨終之際，坦然平夷，雲本無心以出岫，鳥今倦飛而知還，非沉潛於信仰之境者，安能致此！若僅以世俗所謂達觀視之，非惟失於淵明，亦昧於人生。

後，秦觀亦自作挽詞淮海集卷四十。蘇軾書秦少遊挽詞後曰：「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遊相別于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遊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黃庭堅與王庠周彥書亦曰：「秦少遊沒于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隕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山谷集卷十九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東坡謂太虛『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

者，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王義山稼村自墓誌銘：「余最愛杜樊川諸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為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之。如陶淵明、秦少遊輩自為挽歌，往往悲悽憤惋，不脱兒女態，壯夫不為也。」稼村類藳卷二十九此言謂少遊可也，於淵明乎何有！

第三節　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自祭文云：「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最後歎曰：「人生實難，死如之何。」本左傳成公二年：「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八：「此文乃靖節之絶筆也。」詩話總龜前集卷六引東坡曰：「自祭文出妙語于纊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但恨其猶以生為寓，以死為真耳。嗟夫，先生豈真死，得非寓乎？」

按：西京雜記卷三：「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刋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栢樹五株，至今茂盛。」此即自祭文、自撰墓誌之始。

葛勝仲書淵明集後之三：「淵明自祭文云：『辭逆旅之舘，且歸於本宅。』蓋反其真之説也。……窮達命也，出處時也，不可預計，至若孝悌之行，若人之朝殞夕膳，不可一日闕者，韓退之傳歐陽詹云『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余於淵明亦云。古今人士頌淵明德美衆矣，罕有頌其孝友者。……哀程氏妹，悲敬遠、仲德弟，文尤

為悽惋。至於凱風、寒泉之念興而述外祖孟嘉傳，念禮服昭穆之遠而作贈族祖詩，蓋所謂『永錫爾類』者邪！淵明垂死之文，讀之令人恍然自失，與今世悟道坐脱立亡者何以異？其曰：『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乃知其退歸不仕，平生功用在此也。」丹陽集卷八

朱翌猗覺寮襍記卷下：「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辭、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秘、李棲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誌，衛大經自鑿墓、自為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林俊太平別業記：「昔李愿歸盤谷，昌黎序之，蘇文忠謂唐無文章，惟盤谷一序，愿之名假序以傳不朽，夷考其實，愿無甚過人者，愿負盤谷者歟？陶元亮懶折腰，歸柴桑，賦歸去來辭，文忠亦謂晉無文章，僅取諸此。詳觀其歸田園、還舊居、形神釋、自祭文諸作，皆趣尚高雅，况味沖澹，樂天委化，山不得而高，水不得而深，乾坤百物，不得而陶冶籠駕之也，况區區仕止得喪間哉！元亮誠無負柴桑，而自致所不朽者。」見素集卷十二

淵明非不樂生者讀山海經五：「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然並不拒絕死亡讀山海經八：「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在信仰情境中，死亡作為存在之最高模式已不再令人絕望，反而給人之短暫存在帶來希望，淵明已有幸做一真人，説出「已經聽到、已經理解、已經把握、已經實現」之物。「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極地之黑暗，果能隱去其存于人類記憶與想像中之燭光乎？

元嘉四年，晉徵士陶潛卒。顏延之陶徵士誄序：「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若

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文選卷五十七李善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張銑注：「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

王質栗里譜：「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蕭統以為『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為知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化，夫復何言。」

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嗚乎！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為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閑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

羅洪先拜靖節墓：「久憎折腰事，再拜向高墳。東晉非前日，南山還暮雲。將持斗酒酹，更以輓歌聞。不飲緣何事，低徊心已醺。」念菴文集卷二十一

汪琬題淵明集：「淵明出處始末，具詳本傳，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塡海，大節炳然，微獨以甲子紀年而已，而通鑑不載，豈偶軼之耶？抑別有義例也？……予三復淵明詩，不能不爲溫公太息也。」堯峰文鈔卷三十八

按：汪氏譏議通鑒不載淵明之卒，乃司馬光受揚雄浸染之故，非是。陶詩受尊崇，自蘇軾起；其品節受褒揚，自朱熹起。君實著通鑒時，陶詩尚未得蘇軾發揚，安能以天彝人倫之重寄淵明哉！

方回次韻汪以南閒居漫吟十首之五：「晉季有詩人，忽如古伯夷。其人果為誰，請讀淵明詩。同時顏、謝流，望風悉披靡。東阡西陌間，黍稷何薿薿。烹葵酌濁醪，世味無復美。百萬呼盧公，枉為寄奴死。漫仕心未安，託辭避郵史。自挽何謂亡，宇宙與終始。

眷言塵纓客，試問滄浪水。」桐江續集卷八

嗚乎！熱愛自然之詩人終於回歸自然矣。李白詩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淵明告別人世，永歸真宅，然其生命之菁華，已保留於簡短詩文中，與山共永，與水同長。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孰謂淵明不能當之耶！



下　篇

陶詩對後世之影響





第一章　晉宋文學流變

第一節　江左風味，溺於玄風

淵明於通往「真宅」[1]之路悠然而逝，土地之滯重，「存在」之泥沼，亦難挽留；然其身後並不寂寞，一百二十餘首詩，十幾篇短文，使主宰世界之遺忘女神亦敬而遠之。即單論詩歌藝術，中古時期亦惟曹植能與之並駕齊驅，謝靈運、鮑照等矓乎其後矣。即後之效仿者，若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蘇軾等，亦不能及也。然陶詩却因外在於魏晉、劉宋之文學流變，為唐前文論所罕及。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

〔1〕 漢書楊王孫傳：「乃得歸土，就其真宅。」列子天瑞：「鬼，歸也，歸其真宅。」

焉爾。」文心雕龍論說篇:「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時序篇:「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柱下者,老子也;漆園者,莊子也。七篇者,莊子內篇有七。

典午之世,何晏、王弼雖尚清談,亦尊崇儒術。後於此者,則專尚莊、老,延及江左,復雜佛說。表現於文學,則「溺於玄風」,「理過其辭,淡乎寡味」,此江左文體之初變也。

世說新語文學:「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劉少標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旁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據檀氏所言,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至建安七子、魏之三祖及曹植等,均體則詩騷,雖旁綜百家之言,而主體未變。既西晉之末,陸機、潘岳輩雖「文緣情而作」,不復以言志為體則,然宗歸不異。逮正始中,王弼、何晏之流好莊老玄勝之談,舉世尚之,蔚成風氣,作用於文學,則不復體則詩騷,而錯出莊老。玄虛之詩,惟華言是務,巧言是標,建安风骨,至是而衰矣!其代表有許詢、孫綽。

許詢,字玄度,以文學見稱當世,常與謝安、王羲之等遊,蘭亭之會亦與焉〔1〕。南齊書文學傳論:「許詢極其名理。」孫綽,字興

〔1〕 晉書謝安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淵明孟府君傳亦談及之,曰:「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

公，博學善屬文，與詢一時名流〔1〕。

鍾嶸詩品序：「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又詩品卷下評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詩曰：「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駱賓王和學士閨情詩啓：「爰逮江左，謳謠不輟。非有神骨仙才，專事玄風道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觀嶸之言，知東晉玄風大暢之時，許詢、孫綽固詩家之首選也。御覽卷七百三引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可見其風尚矣。

第二節　郭璞遊仙，挺拔為俊

於玄風初盛之時，欲變其體者，首推郭璞字景純。文心雕龍明詩篇：「江左篇製，溺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採，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才略篇：「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又雜文篇：「景純客傲，情見而採蔚。」

鍾嶸詩品序：「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卷中評晉弘農太

〔1〕　孫綽傳：「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

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暉,彪炳可玩。始變中原一作平原,指陸機,又作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南齊書文學傳論:「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文選卷二十一遊仙詩李善注:「凡仙遊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景純之遊仙,即屈子之遠遊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

劉熙載藝概詩概:「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儁上』目之,殆猶未覘厥蘊。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玄默之致,遊仙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

按:郭璞遊仙詩,今存者十四首。除昭明所選外,見於類聚卷七十八、初學記卷二十三者,凡七首。古詩紀卷四十一彙而錄之。遊仙諸作,實本阮籍詠懷,寄託遙深,風調高激,一反許詢、孫綽浮淺之風,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文心雕龍論說篇:「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也。」玄勝之談,至江左李充尤盛。

李充者,元帝時人,正當渡江之始。晉書本傳言其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釋莊論上下二篇。隋書經籍志四:「晉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御覽卷五九七引充起居誡,知其好道家之言。其詩存者,惟初學記卷十八引送許從詩曰:「來若迅風歎,逝如歸雲徵。離合理之常,聚散安足驚。」文選卷二十八注引九曲歌「肥骨銷滅隨塵去」,不異老莊之旨。

又,文選卷第三十一江淹雜體詩殷東陽興矚注引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知其玄風之慕,甚於時人。又撰

翰林論，品評文章，雖「疏而不切」詩品序，亦蔚成風氣。至義熙中，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始改。

第三節　謝混情新，得名未盛

謝靈運傳論：「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詩品序：「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晉書謝混傳：「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史臣論曰：「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

文選卷二十二引謝混遊西池詩一首，中有「高臺眺飛霞」、「水木湛清華」之句，意境甚佳。元好問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之二「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題詩自合動煙霞。」元遺山集卷十一本此。更有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誡族子詩等，不錄。

觀沈約、鍾嶸所論，並本檀氏。然約以殷仲文、謝叔源並舉，謂仲文始革孫、許之玄風，叔源則大變太元之體氣，是知仲文乃玄虛論談之終結者，叔源乃山水清音之啟始者也。文心雕龍才略篇：「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詩品卷下評晉徵士戴逵、東陽太守殷仲文詩曰：「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亦可證殷、謝齊名。南齊書文學傳論：「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仲文因「玄氣猶不盡除」，故檀、鍾論文學源流，略而不提。

宋徵璧抱真堂詩話：「謝混『高臺眺飛霞』，『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麗。」江左文體，因此而變。「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謝混有焉。又，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論許詢、孫綽、李充、郭璞、謝混詩甚詳，可參看，不復引。

第四節　莊老告退，山水方滋

文心雕龍明詩篇：「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謝靈運傳論：「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詩品序：「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踪，固以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蕭綱與湘東王書：「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梁書庾肩吾傳引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引雪浪齋日記曰：「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

王士禎雙江唱和集序：「詩三百五篇，于興觀群怨之旨，下逮鳥獸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間亦有之，亦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廣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漁洋山人文略卷二

馮班嚴氏糾謬詩體曰：「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詩人所作，皆莊老之讚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范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之言山水，始於康樂。」又鈍吟雜録卷八：「自魏末苦清言，以老莊為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為達，文人承流而作。謝靈運肆覽莊、易，放意山水。……夫山水之文，使人蕭遠無鄙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為之可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曰：「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

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梓慶之鐻乎？顏延年代大匠斲而傷其手也。寸草莖，能爭三春色秀，乃知天然之趣遠矣。……謝康樂詩，佳處有字句可見，不免硜硜以出之，所以古道漸亡。」

靜居緒言：「有靈運然後有山水，山水之蘊不窮，靈運之詩彌旨。山水之奇，不能自發，而靈運發之。仆嘗一遊吳越之山水矣，每當即景延覽之際，憶『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之詩，擊杖而歌，低徊無已。乃其風泉奔會，林籟相發，與夫嵐靄煙霏，舉目無狀，乃知『異音同至聽』、『空翠難強名』諸語之妙有化工。故謂山水之奇蘊，無時不有，而遊非其人，不知也。」清詩話續編本

由玄言之浮淺，至山水之麗密，雖體有因革，亦世運所致。江左偏安之局，難有作為，迫使文學之士遁身山林，于文學辭章，則惟雕琢而已。文心雕龍明詩篇：「儷採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又物色篇：「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所言即此。隋書李諤傳載諤上文帝論文體輕薄書嘗痛詆之，文繁不錄。

在此文體日新，詩思日萎之時，淵明獨守古道，因未入乎輕綺，溺於玄風，暢乎仙篇，故不能與前代爭雄；因未放情山水，雕辭琢句，窮物追新，故亦為顏謝所掩，致文心竟無一語及之。然漢魏風骨所以不墜，至唐復昌者，賴此一脈耳！江左六朝，山水標聲，田園無聞，陶詩若河流入乎地下，春草潛乎雪中，待其勃然而出，賁然而發，則淩顏謝而直上，與建安諸子，互為表裏，成為漢詩長鏈之重要一環，所謂求之者弗逮，避之者反及也。

第二章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第一節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對陶詩首加品評者乃鍾嶸。詩品序曰:「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鍾嶸論文學流變,未及陶詩,論詩歌主題則言及「陶公詠貧之製」,善乎鍾嶸之論也。陶詩因「篤意真古」,不與世惟新,故外在於文學流變,然其於「田家」、「固窮」、「飲酒」等主題之創新,亦前所未有也。惜鍾嶸之論,未被史家所承。

南齊書文學傳論:「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則

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按：「朱藍共妍，不相祖述」，本蕭綱與湘東王書：「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梁書庾肩吾傳「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云云，確為卓見。陶詩寓變於不變之中，變其意而不變其體，與謝詩相較，似非同時，微鍾嶸備品歷代之詩，則無與知之者矣。

此類狀況，唐初猶然。晉書以淵明入隱逸傳，文苑傳序曰：「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薈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其文苑傳論列晉之能文者多矣，亦無一字及淵明。

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曰：「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辭義可觀。」

此史家所論，異口同聲，高標顏、謝，兼及照、脁，惟於淵明，付之闕如。何哉？蓋淵明孤光先發，拔出衆類，更無羽翼者，雖為「隱逸詩人之宗」，然於當時並未形成流派，觀其所贈者，均素心之

人,雖往來廬山,並無詠吟之句;與顏延之日夕酣飲,更無贈答之言;靈運文名蓋世,與延之同參劉義真幕府,且皆遊惠遠蓮社,然觀淵明文集,似不知天壤間復有謝客者。其自持之高,不屑於俗,可槩見矣。史家闕而不言,正適其心,所謂求仁而得仁,夫復何怨!

通典卷十六:「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彫蟲之藝,盛於時矣。」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引

此雖為儒士之論,然亦可見當時之風氣。淵明於此時,舍莊子而尊孔子,外山水而入園田,篤意真古,其不能為世所重也明矣!紀昀愛鼎堂遺集序曰:「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為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為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心為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

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鬭巧爭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頹弊之習，亦不欲黨同伐異，啓門戶之爭，孑然獨立，自為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為一途焉。」范文瀾文心雕龍通變篇注引淵明即遺世獨立、遁世不悶者，赋诗吟句，自适其适而已，亦何待於後人之論定哉！

第二節　唐初文士，仍承舊論

鍾嶸之後，惟陽休之「頗賞其文」，其陶集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採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託仍高。」全隋文卷九所見尚不及昭明。能发孤响於闃寂之时者，劉孝孫一人而已。

其沙門慧淨詩英華序曰：「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顏、謝摛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為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全唐文卷一四五

按：舊唐書劉孝孫傳：「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文會。大業末，沒于王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為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蓋節義之士，非惟以文辭擅名者也。以彭澤繼步兵之後，允為知言。

然唐初文士，仍承史家之論。盧照隣南陽公集序：「自獲麟絶筆，一千三四百年，遊、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敘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豔發。精博爽麗，顏

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黄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幽憂子集卷六

駱賓王和道士閨情詩啓：「竊惟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群彦，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爰逮江左，謳謡不輟，非有神骨仙才，專事玄風道意。顏、謝特挺，戕罰興麗。自兹以降，聲律稍精，其間沿改，莫能正本。」駱賓王文集卷六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啓：「自微言既絶，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騖，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竝馳，不能免周、陳之禍。」王子安集卷八

楊炯王勃集序：「仲尼既沒，遊、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羅之迹。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僶俛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羣材，周、隋衆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狥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楊盈川集卷三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

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顦顇矣，逶迤陵頹，流糜忘返。」全唐文卷二三八

觀其所論，對江左文風頗有非議，一似不知其時尚有淵明在者。論者謂陳子昂有意學陶，吾以為不然，蓋伯玉承四傑之迹，欲跨六朝而上，直接漢、魏。其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兢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糜，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陳伯玉集卷一所謂「晉宋莫傳」云云，明其於江左文章無所取也。

第三節　盛唐詠歌，獨慕康樂

後此之王、孟，於陶詩間有所取，然其基本詩風，仍承三謝餘蘊。王維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忽有愁霖唱，更陳多露言。平原思令弟，康樂謝賢昆。」全唐詩卷一二七孟浩然答秦中苦雨思歸而袁坐丞賀侍郎：「淚憶峴山墮，愁懷襄水深。謝公積憤懣，履舄空謠吟。」孟浩然詩集卷上韓翃和高平朱參軍思歸作：「狂歌好愛陶彭澤，佳句惟稱謝法曹。」全唐詩卷二四三謝法曹者，謝惠連也，靈運因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岑參則專取康樂，敬酬杜华淇上见贈兼呈熊曜：「得君江湖詩，骨氣淩謝公。」全唐詩卷一九八送嚴維下第還江東：「嚴子灘復在，謝公文可追。江皋如有信，莫不寄新詩。」全唐詩卷二百一

李白於谢朓外，獨慚康乐。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李太白集注卷二十七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爾則吾惠連，吾非爾康樂。」卷十八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

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卷二十二同族侄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二首之一：「遠公愛康樂，為我開禪關。」卷二十勞勞亭歌：「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卷七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卷八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卷十四遊敬亭寄崔侍御：「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卷十四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興與謝公合，文因周子論。」卷二十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岩寺：「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遊入會稽。」卷二十又隱然以謝康樂自比。

遊謝氏山亭：「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卷十八題東谿公幽居：「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卷二十二早夏於江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卷二十七則合康樂、淵明而言之矣。九日登巴陵望洞庭則曰：「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羣。」卷二十一是其於淵明之守田園尚有不屑，蓋其豪邁之氣，若仗劍俠士，千里不留行，非拘守者之比也。許渾途經李白翰林墓詩：「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禰生狂善一作解賦，陶令醉能一作吟詩。碧水鱸魚怨，青山鵩鳥悲。至今孤塚在，荊棘楚江湄。」丁卯詩集卷下可謂得太白之心，傳酒仙之神。

胡祗遹題劉仲修悠然亭詩十首之五：「太白、淵明總一身，休將出處較比隣。密雲未作西郊雨，要與前賢繼絶塵。」又題汴州二賢堂之三：「謫仙人對坐忘身，誰與高風鮮寫真。記得龍眠出塵手，白蓮社裏見斯人。」龍眠畫淵明：「義熙甲子有斯人，李白丰神是後身。不遇龍眠高世手，紛紛俗筆豈能真。」紫山大全集卷七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余嘗持此論，而人多疑之。杜本庾信矣，李與陶似絕不相近。不知善讀

古人書，在觀其神與氣之間，不在區區形迹也。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豈非桃花源記拓本乎？」

以予觀之，李白好酒似淵明，愛遊如康樂，故其詩常出入陶謝之間，得陶之意，兼謝之神。其蔑棄冠冕之氣概實與陶相近，然無耕耘體驗，薄固窮之節，喜好交遊，此又與謝相似。

第四節　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

直至杜甫出，始陶謝並稱。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杜詩詳註卷三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杜詩詳註卷十毛際可燈下讀杜：「當年望古希陶謝，未許青蓮得雁行。」仇兆鰲杜詩補註卷上引所言即此。

杜甫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可惜：「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杜詩詳註卷十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録事：「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杜詩詳註卷十一亦隱然以淵明自比。

劉長卿送薛據宰涉縣：「縣前漳水綠，郭外晉山翠。日得謝客遊，時堪陶令醉。」劉隨州集卷七

皎然詩式卷三論盧藏用陳子昂集序：「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三傅，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陳君乎？藏用欲為子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掩

曹、劉,下遺康樂,安可得耶!」雖顯具揚謝傾向,然將淵明與康樂、明遠並提,且不復稱道延之,疑其亦承杜說也。

李賀申胡子觱篥歌序:「申胡子,朔客之蒼頭也。……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真強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樂天亦然,哭王質夫:「篇詠陶謝輩,風流嵇阮徒。」白氏長慶集卷十一又卷四十三代書:「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絶。」又曰:「予佐尋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又卷七十醉吟先生傳:「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後遂以為常。

李群玉贈方處士兼以寫別:「清如南薰絲,韻若黃鍾吼。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李羣玉詩集卷上又送鄭子寛棄東遊便歸女几:「新詩山水思,靜入陶謝格。」許渾南海使院對菊懷丁夘別墅:「罷酒慙陶令,題詩答謝公。」丁卯詩集卷下黃滔貽李山人:「松竹寒時雨,池塘勝處春。定應雲雨内,陶謝是前身。」黃御史集卷二

梅堯臣答了素上人用其韻:「我趨仁義急,不解如陶謝。」宛陵集卷三十五王安石示俞秀老二首之二:「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臨川文集卷二十九蘇軾次韻程正輔遊碧落洞:「詩成輒寄我,妙絶陶謝並。」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

黃庭堅和邢惇夫秋懷十首之九:「吾友陳師道,抱瑟不吹竽。文章似揚、馬,欬唾落明珠。固窮有膽氣,風壑嘯於菟。秋來入詩律,陶謝不枝梧。」山谷集卷四又二十九跋與張載熙書卷尾:「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愊塞,因學書盡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真知言哉!」又庚寅乙未猶泊大雷口:「雄文酬江山,惜無韓與柳。五言呻吟内,慚愧陶謝手。」山谷外集卷五又出迎使客質明放船自瓦窑歸:「惜無陶謝揮斤手,詩句縱横付酒杯。」山谷外集卷七

陳師道絶句：「此身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後山集卷八張耒奉答文潛戲贈：「鄧子詞鋒魯孟勞，剬鐘剸玉盡鉛刀。風流陶謝枝梧困，擊節期君僕命騷。」柯山集卷三十吳則禮贈希先：「戲為韻語亦復工，曾參陶謝得一滴。」北湖集卷二又卷三至青陽先寄韓子蒼：「遊方便具屈宋眼，出世真成陶謝流。」周行已再和蔡八十約歸：「風流定是輸陶謝，應笑癡人似步兵。」浮沚集卷九王安中次韻題李公休輞川圖：「小詩氣象更清絶，遠跨陶謝追風騷。」初寮集卷二此言王維詩也。例多，不暇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引詩眼曰：「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

陶、謝各代表一種詩學風格，謝以寫意之筆寫實，陶以寫實之筆寫意，陶語言質實，却達之於虛，謝詞藻清省，反凝之於實，陶以平淡見風骨，謝以清新寓離憂。二人雖同處江南，詩風不同如是，陶之詠史，頗有河朔之聲，謝之紀遊，則具匡廬之韻。陶時出奇筆，謝間發豔採。

陳善捫蝨新話：「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以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予時聽之，矍然若有所悟。」

錢謙益題馮子永日艸：「今稱詩之病有二：曰好奇，曰好豔。離岐以爲奇，非奇也；丹華以爲豔，非豔也。十九首，五言之祖也，亦奇亦豔，驚心動魄。自是以降，左之詠史，阮之詠懷，陶之讀山

海，奇莫奇於此矣。郭弘農之遊仙，謝康樂之遊攬，江記室之擬古，艷莫艷於此矣，而人不知也。」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八

據宋書謝靈運傳：「襲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此亦屈原「幼好奇服」之意。於詩亦然，能與古惟新，開山水一門，為後代法式。靈運為山水詩之祖，亦猶淵明為田園詩之宗也。謝詩非如淵明無意為詩而妙手偶得，乃鍛煉所至，然亦有神來之筆；陶詩多得之於自然，然亦有豐華綺靡之句，不乏錘煉之功。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自然妙者為上，精工者次之，此著力不著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真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謝者失之餖飣。孰能處於陶、謝之間，易其貌，換其骨，而神存千古。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此老猶以為難，況其他者乎？」

若能融會陶謝，而獨處機杼，則為詩之作手矣。此惟李、杜能之，若王、孟、韋、柳，雖亦陶、謝兼取，然未得其全。

白居易首夏南池獨酌：「春盡雜英歇，夏初芳草深。薰風自南至，吹我池上林。綠蘋散還合。赬鯉跳復沉。新葉有佳色，殘鶯猶好音。依然謝家物，池酌對風琴。慚無康樂作，秉筆思沉吟。境勝才思劣，詩成不稱心。」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九即樂天亦不能兼有陶、謝之長也。

然有唐一代，承六朝餘聲，慕淵明者少，愛康樂者多。皇甫冉閑居作：「篇詠投康樂，壺觴就步兵。」全唐詩卷二百五十

劉長卿題蕭郎中開元寺新構幽寂亭：「康樂愛山水，賞心千載同。結茅依翠微，伐木開蒙籠。孤峰倚青霄，一徑去不窮。候客石苔上，禮僧雲樹中。曠然見滄洲，自遠來清風。五馬留谷口，雙旌薄煙虹。沉沉眾香積，眇眇諸天空。獨往應未遂，蒼生思謝公。」全唐詩卷一四九

韓愈薦士：「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全唐詩卷三三七李益

送襄陽李尚書：「莫廢思康樂，詩情滿沃洲。」全唐詩卷二八三儲嗣宗得越中書：「詩想懷康樂，文應吊子胥。」全唐詩卷五九四

孟郊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康樂寵詞客，清宵意無窮。徵文北山外，借月南樓中。千里愁並盡，一樽歡暫同。胡為戛楚琴，淅瀝起寒風。」全唐詩卷四七六

貫休常思謝康樂：「常思謝康樂，文章有神力。是何清風清，凜然似相識。一種爲頑嚚，得作翻經石。一種爲枯槁，得作登山屐。永嘉爲郡後，山水添鮮碧。何當學羽翰，一去觀遺迹。」禪月集卷二

陸龜蒙北禪院避暑：「堪悲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屐。高名不可效，勝境徒堪惜。墨沼轉疎蕪，玄齊踰闃寂。遲遲不能去，凉飈滿杉栢。」唐甫里先生文集卷十三例多，不俱舉。



第三章　康樂文章,江左莫逮

第一節　靈運才名,江左獨振

唐人何以愛謝,原因多端,約略言之。首先,康樂非一身孑立,乃前有所承,後有所接,同時又有羽翼者。鍾嶸詩品卷上評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 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發。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又:評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評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李獻吉曰:「康樂詩是六朝之冠,然其始本自陸平原。」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七引

曹旭詩品集注:「陸機、曹植詩風相近,故齊梁時多加連舉。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謂『子建、士衡,咸有佳篇。』蕭繹金樓子立言

篇曰：『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然仲偉謂陸機出曹植，曹植源出國風，則陸機亦出國風。詩品序謂『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可知，由曹植、陸機、謝靈運構建漢、魏、晉、宋詩史，當以國風為主，楚辭為輔也。」

靈運詩頗行於代，攡辭者多有摹倣，郁然為詩家正宗。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又曰：「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又曰：「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據詩品，淵明源出應璩，應璩祖襲魏文帝曹丕，曹丕詩其源出於漢都尉李陵，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並曰：「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若淵明，亦文多悽愴，其退居園田，亦似屈原之流放瀟湘。然淵明實亦有承於豳風〔1〕，仲偉舍此而不論，何哉？然仲偉論謝，非一家之私語，乃當世之公言也。

其次，謝之羽翼頗衆，詩品卷中評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故尚巧似。體裁綺密，然情喻淵深，動無虛發，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故是經綸文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顏詩源出陸機而非曹植，仲偉列之中品，顏、謝齊名，其詩標興

〔1〕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二：「終漢魏、六朝之世，善學三百篇者，以淵明為最。……淵明之於三百篇，非即而取之，但遙而望之。望之而見，無所喜也；望而不見，亦無所慍。此其所謂淵明之詩也。」

會於一時,小異而大同。又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又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採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魏書溫子昇傳:「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所言均此。

詩品卷中又評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

宋書謝靈運傳:「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明惠連詩亦受靈運影響。他如鮑照、謝朓,亦一時之選,皆為康樂羽翼,則康樂之詩,非一人之詩,乃劉宋一代之詩也。

再者,謝詩非幽谷絕響,後之承接者代不乏人。通典卷十六:「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詩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南齊書文學傳論:「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

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是當時即有謝靈運體也。南齊書卷三十五高祖十二王傳：「武陵昭王曅，……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沈約雖創四聲之說，自謂此秘千年未覩，然「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詩品卷中。

靈運奮發於江左文壇，亦猶曹植馳騁於建安翰苑，曹植之幸在於，同時無大隱而能詩者，蓋曹氏以才待士，天下操筆執管者不遠而至，鄴下之英，即國中之選也。惟一偶吟梁甫之孔明，亦不敵三顧之勤，為蒼生起。若孔明堅而不出，以出師之才，發而為詩，竊以為千載而後，曹植於建安文學之地位將岌岌乎危哉！康樂之不幸在於，同時有隱而能詩若淵明者。然淵明乃孑然獨立，其詩雖佳，終不能敵以康樂為代表之六朝之詩，唐代辭人，自四傑、陳子昂，直至李、杜，無不以承接風雅為己任，然風雅非虛中可求，必須確立詩之形式，豐富詩之語言，六朝詩雖風骨殆盡，興寄都絕，然其四聲之說，却有助於唐初辭人確立詩之形式，其詞藻繁雜，亦有助於盛唐辭人鑄造詩之語言。陶詩以意為主，修辭乃其末事，其語言之古樸固有可採之處，然於詩之形式却貢獻無多；再者，陶詩貴在自然，自適其適，並不以載道為己任，故唐之四傑、陳子昂等無所取裁。至其作品，雅俗兼備，然並不能兼衆體之長，雖上薄風騷，而未下該潘、陸，更未掩三謝之孤高，顏、鮑之密逸，盛唐詩人法陶者少，取謝者多，此乃詩歌發展之必然，非人力所能干預者也。

第二節　康樂優遊，必造幽峻

唐庚書三謝詩後：「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

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眉山文集卷十唐詩實承三謝而來，至杜子美始鎔鑄陶謝焉。

靈運得唐人尊崇，非惟其詩，亦因其人格魅力。宋書謝靈運傳：「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又曰：「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

康樂之遊山水與淵明之守田園，前人亦有論者。晁説之娱山堂記：「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抗頂葺館，殷峰啓軒，呈美表趣，百種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迫矣。迨陶淵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遶屋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何簡易耶？何所往而不得其樂耶！若淵明者，真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之德，不其慚歟。」景迂生集卷十六

汪藻翠微堂記：「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為樂。惟高人逸士，自甘於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為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丘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於沖融杳靄之間而有感於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於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

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眞。故古人有貴於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浮溪集卷十八

楊維禎張北山和陶集序：「吾嘗評陶謝愛山之樂同也，而有不同者，何也？康樂伐山開道入，數百人自始寧至臨海，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得一於山者觕矣。五柳先生斷轅不出，一朝於籬落間見之，而悠然若莫逆也，其得於山者神矣。」東維子集卷七

錢謙益余澹生海月集序：「古之好遊者莫康樂若也，……雖然，康樂不知有遊者也。康樂祖父爲晉室功臣，通侯貴重，劉宋易姓，心念故國，憤憤不得意，以自放乎山澤之遊，其本志如此。史謂其欲參權要，恨不見收，肆意遨遊，無復期度，迺沈約誣詆前賢，以自文其過，要未爲知康樂者也。獨是志與時違，才非世用，康樂何不蚤棄侯封，絕人事，以介於孤峰疊嶂之間，而迺鑿山浚湖，伐木開徑，義故門生，隨從數百，善遊者固如是耶？彼蓋負曠代逸才，不屑當世，淩雲霞，弄泉石，庶幾古人入山採藥長往不返之風，而又以門第之重，聲名之高，僶勉蜷跼，終莫能躧屣去之也。不得已，而傲世輕物，縱誕詭越，以自發其無聊之氣。若康樂者，所謂有志而未聞道，不足以語乎遊者也。嗟乎！世之季也，士大夫或沉湎麯櫱，或遊戲倡樂以自晦，而輒以取敗，若夫涉名山，遊五岳，可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然亦必貧賤之士，不爲當時所指目者而後能。後之君子所以惜康樂之不幸，不專咎其過也。」梅村家藏集卷三十一

論之不同如是，蓋靈運實非樂遊，因不得志於時，故遊之，然亦能得山水之樂者；淵明實非樂守，亦因時不我預，故守之，然亦能得田園之趣者。二人表現迥異，而其本心却了無隔閡，易地而處之，則淵明亦康樂，康樂亦淵明耳。有唐一代，詩人遨遊不休，安史亂前，社會呈上升氣象，易受康樂開拓精神感染，難解淵明固窮心得，即杜甫亦僅以「避俗翁」視之。唐代文士似多慕達而患貧，即間有

隱者,亦不過為仕宦之捷徑而已。此外,康樂兼通內典,廣交方外,自慧遠以下,名僧多與之遊,迹徧寺院,題及精舍,此與唐人不謀而合。且唐代詩僧,若皎然、齊己、貫休輩多能詩,交接之際,無不以康樂為譽,故唐人之慕康樂,蓋亦有時代之特定因素然。

第三節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論陶而不及謝,則陶之精神難出;語謝而不及陶,則謝之心迹易晦,故就史傳所載稍引申之。淵明曾祖陶侃,康樂祖父謝玄,均東晉功臣,謝玄肥水之戰却符堅,陶侃石頭之役克蘇峻,二子承祖輩功烈,其不能得志於劉宋也明矣。惟淵明對劉宋不抱幻想,義熙之末招而不起;康樂則心存希望,出而就職,欲借劉宋以收失土,光復河洛。

宋書謝靈運傳:「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遺闕。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中曰:「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為傷心者也。」此表在當時可謂空谷足音。

初,劉裕伐長安,靈運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劉裕於彭城,作撰征賦,序曰:「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曆。於是採訪

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則其心亦欲繼先祖之功烈，非僅以文辭也。至其結局，較淵明為不幸。

宋書本傳：「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徙付廣州。後「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1]。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南史謝靈運傳論：「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又顏延之傳論：「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躓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然後人多有哀其死者。

劉克莊後村詩話：「嵇康以『非湯武』三字殺身，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謂之反形已具，可也。康樂安得全乎？然康樂若以改物為恥，竊負而逃可也，為淵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為子房、魯連，於誼未有所安，悲夫。」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

[1] 龔勝，避王莽招，絶食而死，漢書有傳。李業，王莽以爲酒士，病不至食，遂隱藏山谷，絶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征亡，辭志不屈，遂飲毒而死。後漢書有傳。

張溥謝康樂集題辭:「文帝繼緒,輕戮大臣,與謝侯無夙昔之知,綢繆之託,重以孟顗扇謗,彭城墜淵,尋山陟嶺,伐木開徑,盡録罪狀。其自訟表有云:『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山棲之士,而搆陵上。』言最明痛,不免棄市。蓋酷禍造於虚聲,怨毒生於異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齡丘壑,勢誠難之。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廣[1],隱遯非陶潛,而徘徊去就,自殘形骸,孫登所謂抱歎於嵇生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靈運志存故國,但牽於禄位,不能如徵士之高蹈,意欲以禄代耕;又義心時機,激發為狂躁,卒與禍遘。節雖不足稱,而志亦有足哀者。」

趙維寰評陶淵明集序:「淵明、康樂同為晉室勳臣之裔,靈運浮沉禅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鎚,身名並隕,惜哉!獨淵明解組肆志,鴻冥鼎革之間,一杯五柳,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春秋大義,雖寄懷沉湎,而德輝彌上,殆首陽之展禽,箕山之接輿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按:魏書孝靜帝紀:「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則靈運實以仕劉宋為恥也。宋書本傳又曰:「靈運為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毁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又廬陵孝獻王義真傳:「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顔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

[1] 晉書徐廣傳:「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將無小過也。』,廣收泪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志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

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又曰：「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則靈運亡形實見於此。

初，靈運坐「輒殺門生」，棄屍江流，為有司所劾，然僅免官而已，靈運於此時實應死而竟未死，後不應死而竟死之，此亦可見專制者生殺任己而不由理也。靈運心志似較淵明為高，不以立言為足，欲立功於當代，結局如此，豈不悲哉！淵明知立善之為虛，退居田園，躬耕柴桑，默以修其德，靜以明其志，淡以養其性，曠以適其真，自後世觀之，轉在康樂之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觀者至此，知士之不得志以立功於世者，亦非絕無可為也。

第四節　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盛唐之後，康樂詩名不墜，當歸功於皎然。其詩式論古詩可謂備矣，一以謝詩為準則，其文章宗旨曰：「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澈。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嘗與諸公論康樂為文，真於情性，尚於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慶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廬陵王墓、臨池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扳援哉！惠休所評『謝詩如芙蓉出水』，斯言頗近矣！故能上躡風騷，下超魏晉、建安製作，其椎輪乎？」

于頔吳興晝上人集序：「宋高祖平桓玄，定江表，文帝繼業，五

十年間,江左寧謐,魏晉文章,鬱然復興。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驅風雷於江山,變晴昏於洲渚,烟雲以之慘淡,景象為其澄霽,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麗則者也。迨于齊世,宣城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涵於氣格,不侔康樂矣。」皎然集序,叢刊本皎然乃靈運之後,故于頔推之如此。

韓愈薦士:「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奥。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全唐詩卷三三七白居易與元九書:「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艸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其論齊、梁、陳、隋略同。惟於宋,韓愈重鮑謝,樂天推陶謝,元稹一無所舉,蓋因其創作以樂府見長,無關乎陶謝,乃一己之見,非公論也。

白居易讀謝靈運詩:「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則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唯玩景物,亦欲攄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興諭。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白氏長慶集卷七其心儀康樂,自不待言。樂天實際創作,徘徊於淵明、康樂之間,出遊則侶康樂,家居則友淵明,惟風骨不及康樂清峻,本心不及淵明沖澹耳。

邵雍擊壤集提要:「自嘉祐以前,厭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樸還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達為宗,其文章亦以平實坦易為主,故一

時作者往往衍長慶餘風，王禹偁詩所謂『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杜甫、樂天皆以鎔鑄陶謝為己任，故陶謝終並駕而齊驅。



第四章　陶詩至宋,始遇知音

第一節　宋初,喜陶詩者少

宋初,喜陶詩者少。嚴羽滄浪詩話:「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然承唐餘緒,亦間有注意淵明者。

范仲淹試筆:「懶如叔夜書盈几,狂似淵明酒滿巾。」范文正集卷三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首因以綴篇之五:「籬邊醉傲淵明飲,隴上歌隨桀溺耕。」范文正集卷四但以酒人目之而已。

歐陽修偶書:「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閒。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閒何鮮焉。……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文忠集卷五十四但以閒人目之而已。

司馬光獨樂園七詠之見山臺：「吾愛陶淵明，拂衣遂長往。手辭梁主命，犧牛憚金鞅。愛君心豈忘，居山神可養。輕舉向千齡，高風猶尚想。」傳家集卷三但愛其人而已。

劉敞有續黃子温讀陶淵明詩十首，之一曰：「四海方蕩潏，匡山得三隱。若人獨秀士，逸響露深蘊。江漢東南流，滔滔未之盡。」之七：「昔在八州牧，功業濟衰晉。吾聞賢者後，鮮不祚休運。如何竟廖廓，天道蓋難問。」之十：「曩遊尋陽郭，懷古愴來暮。不意陳、蔡間，起予欣有遇。彼此共一時，悵然感佳句。」公是集卷四又同聖民圍棋釣魚：「得意物可遺，忘言賞逾精。此理俗鮮悟，固當屬淵明。」公是集卷八又卷十五有效陶潛體一首，虽有感淵明佳句，所效之作，亦未見豐致。

劉攽凝翠堂二首之二：「留徑人誰識蔣詡，開窗吾擬學陶潛。」彭城集卷四，又卷三有續董子温詠陶潛詩八首。卷十霍邱謝令寺丞明府：「光祿詩為樂，淵明酒自娛。公田皆種秫，三徑更何須。」光祿者，顏延之也。

陳舜俞寄虔州東禪惠長老：「學詩擬柴桑，陳編長在把。冥搜得佳句，沖淡相上下。」都官集卷十二以「沖淡」目陶詩，得風氣之先也。又次韻酬郟郎中：「公懷自曠達，陶然樂天均。作詩擬淵明，委形任屈伸。」則當時學陶者，亦不乏人，惟非執政如半山、著名如東坡之比，故不能動俗。又彭澤縣：「古來彭澤縣，應有折腰人。百里昔猶重，先生豈不貧。菊花還在否，柳色為誰新。白髮南遷客，淒涼問水濱。」都官集卷十三其淵明醉石已見上引，又撰廬山記，載淵明、遠公事甚詳。都官集提要：「舜俞少學於胡瑗，長師歐陽修，而友司馬光、蘇軾等，毅然有經世志，所進萬言策，自比於賈生，及貶死後，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事，而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今觀其詩，大半為謫後所作，氣格疎散，皆自抒胸臆之言。」蓋亦節義之士，白髮南

遷，宜其引淵明為同調也。

文同讀淵明集：「吏人已散門闌靜，公事才休耳目清。牕下好風無俗客，案頭遺集有先生。文章簡要惟華衮，滋味醇醲是太羹。也待將身學歸去，聖時争奈正升平。」丹淵集卷九又十六閒書：「逐出堪羞子溥，歸來可重淵明。試問七松處士，何如五柳先生。」[1]已論及文章，然等之崑山璞玉，未見其精耳。

曾鞏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澤清閒興最長。」元豐類藁卷七以少陵匹彭澤，允為知言。劉摯過彭澤：「孤舟倚彭澤，高節懷淵明。缾粟曾幾許，忽歸無留情。士生于内外，貴識所重輕。山高暮寒聳，江闊春風平。絃歌絶遺響，秋田今誰耕。我方事奔走，嗚呼愧先生。」忠肅集卷十五韓維陳情：「濠上蒙莊達，田中彭澤歸。安能陳道德，直可景光輝。欣奉燕臺集，恭陪漢相威。陽春同麗曲，清越滿金徽。」南陽集卷七

蔡確夏日登車蓋亭十絶之一：「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裡，卧展柴桑處士詩。」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引

宋初，梅堯臣得陶詩尤多。送永叔歸乾德：「淵明節本高，曾不爲吏屈。斗酒從故人，籃輿傲華紱。悠然目遠空，曠爾遺群物。飲罷即言歸，胸中寧鬱鬱。」宛陵集卷六又答新長老詩編：「唯師獨慕陶彭澤，奇迹仍收王會稽自注：嘗示余右軍書一軸。此焉趣尚已不淺，更在措意摩雲霓。」卷九又寄題張令陽翟希隱堂：「每讀陶潛詩，令人忘世慮。潛本太尉孫，心遠迹亦去。不希五斗粟，自種五株樹。曠然箕山情，復起濠上趣。今時有若此，我豈不懷慕。」卷二十三

[1] 新唐書鄭薰傳：「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於廷，號七松處士云。」南部新書卷五：「鄭少師薰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又送襄陵李令彥輔：「深希陶淵明，澹然意已真。」答中道小疾見寄：「詩本道情性，不須大厥聲。方聞理平澹，昏曉在淵明。」卷二十四寄宋次道中道：「與我數還往，以義為比隣。屢假篋中書，校證多護真。次述盈百卷，補亡如繼秦。中作淵明詩，平澹可擬倫。」卷二十五晚坐北軒望昭亭山：「況復慙詠歌，嘉辭前有謝。咀嚼在人口，甘美如食蔗。方同陶淵明，苦語近田舍。」卷三十七依韻馬都官宿縣齋：「常愛陶潛遠世緣，阮家仍有竹嬋娟。夜深風撼蕭蕭響，誰憶北窗人正眠。」卷四十一張淳叟獻詩永叔同永叔和之：「夜吟謝朓澄江練，露濕陶潛漉酒巾。」卷五十二送楚屯田知扶溝：「淵明節已異，潘岳趣還同。政治有餘力，歸來辭賦工。」卷五十六觀此，則堯臣於淵明興復不淺，然僅於詩稱之，未作文辨之，故從之者少。

堯臣擬陶體三首手問足、足答手、目釋，乃擬淵明形影神者，惜思致未深耳。

第二節　陶詩因東坡而發明

至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出，陶詩斯遇知音。范正敏遁齋閒覽：「王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荊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遥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今傳臨川文集稱美淵明處甚多，嶺雲：「交遊渙散淵明喜，吏卒蕭條叔夜寬。」卷十七題儀眞致政孫學士歸來亭：「彭澤陶潛歸去來，素風千歲出塵埃。……却尋五柳先生傳，柴水區區但可哀。」卷十九和晚菊：「淵明酩酊知何處，子美蕭條向此時。」狄梁公、陶淵明

俱爲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梁公壯節就夔魖,陶令清身託酒徒。政在房陵成底事,年稱甲子亦何須。江山彭澤空遺像,歲月柴桑失故區。末俗此風猶不競,詩翁歎息未應無。」卷二十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卷二十四寄虞氏兄弟:「久聞陽羨安家好,自度淵明與世疎。」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淵明未得歸三徑,叔夜猶同把一杯。」自注:「金陵有舊廬。」卷二十五題定林壁懷李叔時:「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卷二十六移柳:「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臨流遇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慙。」卷二十七送吳顯道五首之五:「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淵明歸去來。」卷三十六例多,不備舉。臨川非惟詩中稱美淵明以自比,亦嘗論之,至謂「淵明趨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蘇軾與蘇轍書:「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露葉風枝曉自勻,緑陰青子淨無塵。閒吟遶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聽武道士彈賀若:「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次韻黄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此外,蘇軾論及淵明詩文甚多,略散見於此書中,觀者可案之而稽考焉。

又次韻和王鞏:「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犇。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瀉五石樽。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騶忌子,廉折配春温。知音必無人,壞壁掛桐孫。」東坡全集卷十六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之十二:「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

也。某喜用陶韻作詩，盖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録何者，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又答參寥書：「見寄數詩及近編詩集，詳味洒然，如接清顔，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邪？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東坡全集卷七十六

初曰「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再曰「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答參寥書等，則不復稱道蘇州，知東坡晚年，已得陶诗三昧，反視韋詩，覺其不及陶诗能進乎道也。

蘇轍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月夜：「長愛陶先生，閒居棄官後。床上卧看書，門前自栽柳。低徊顧微禄，畢竟誰挽袖。」欒城集卷八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之槐：「淵明避紛亂，歸嗅東籬菊。嗟我獨何為，棄此北窗緑。」欒城集卷九又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此心淡無着，與物常欣然。虚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愛之欲吐玩，恐為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欒城後集卷二謂淵明「佳句如珠圓」，即自然天成、流轉無礙也。

黄庭堅題意可詩後：「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又山谷題跋卷七：「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毁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又與王庠周彦書：「所寄詩文，反

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山谷集卷十九又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山谷外集卷九

冷齋夜話：「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

其溪上吟序：「春山鳥啼，新雨天霽，汀草怒長，竹篠交陰，黃子觀漁于塘下，尋春于小桃源，從以溪童、稚子、畦丁三四輩，茶鼎酒瓢，淵明詩編，雖不命戒，未嘗不取諸左右。臨滄波，拂白石，詠淵明詩數篇，清風為我吹衣，好鳥為我勸飲，當其謬然，無所拘繫，而依依規矩準繩之間，自有佳處，乃知白蓮社中人，不達淵明詩意者多矣。過酒肆則飲，亦無量也，然未始甚醉，蓋其所寓與畢卓、劉伶輩同，而自謂所得與二子異，人亦殊不能知之也。」山谷外集詩注卷一此謂淵明之飲酒，與竹林諸子旨趣不同也。

又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政有南風手，誰爲聽之難爲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一軒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山谷外集詩注卷二此詩格律似杜甫，氣勢類李白，非深有得於淵明之志者不能作也。

又王才元惠梅花三種皆妙絶戲答三首之二：「舍人梅塢無關鎖，攜酒俗人來未曾。舊時愛菊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山谷集卷五放言十首之五：「微雲起膚寸，大蔭彌九州。至仁雖愛物，用捨如春秋。晴空不成雨，遠岫行歸休。何疑陶淵明，一去如驚鷗。」山谷外集卷二又和答李子真讀陶庾詩：「樂易陶彭澤，憂思庾義城。風流掃地盡，詩句識餘情。往者不再作，前賢畏後生。君言得意處，此意少人明。」山谷外集诗注卷三又南歌子：「詩有淵明

語，歌無子夜聲。論文思見老彌明。坐想羅浮山下羽衣輕。　何處黔中郡，遥知隔晚晴。雨餘風急斷虹横。應夢池塘春草若為情。」山谷詞

論者曰「江西之派，實祖淵明」[1]，是也。淵明亦江西人，故山谷致意如此。吴可藏海詩話：「東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餘，而於淵明則為不足，所以皆慕之。」此言近是。

張耒次韻淵明飲酒詩序：「因讀淵明飲酒詩，竊愛其詞文而慕其放達，因次其韻。嗟余與淵明神交于千載之上，豈敢論詩哉！」柯山集卷七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末章：「淵明非無心，似以酒忘憂。如以藥愈疾，未佳寧免憂。」卷八

以吾觀之，世之所以重陶詩者，因其人也。欲解淵明之詩，必考其行迹及所處之世，此非尋常讀者所能。再者，無耕耘之體驗，乏固窮之志節，缺有志難騁之遭遇，絕高飛遠舉之夢想，或身貧而世不貧，或世貧而身不貧，或處世家而不墜，或出草野而不拔，皆難悟陶詩旨趣，故必待豪傑之士起而庚和之，闡釋之，若蘇軾、黄庭堅者，他人尋是以求，始能窺其一斑，然終難入堂奥，蓋其詩不能於字句間求之，當於生活中求之，於田野間求之，於耕耘内求之，於寧静處求之，於笑傲時求之，於歷代先賢遺烈之墳土前求之，是以千載而下，詠解陶集者紛如江鯽，然求有不可馴之龍性者，尚需夷考晉前之高士傳耳。

第三節　學陶和陶蔚成風氣

蘇、黄執北宋詩壇之牛耳，蘇既倡之於前，黄復揚之於後，蘇門

〔1〕 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又曰：「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宗風既祧，居仁移其俎豆於山谷，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

四學士無不致意於陶詩秦觀所論見下,且山谷所創之江西詩派,近法杜甫,遠仰淵明,旁鎔康樂,故有宋一代,論詩者多承其說。

釋道潛讀聞復詩卷:「詩律久已廢,宏綱誰與操。斷絃那慮續,吾黨有英髦。氣穩侔彭澤,詞幽近楚騷。未輸湯從事,獨託碧雲高。」參寥子詩集卷九又與廖明略學士賦余干縣白雲亭一首呈吳明府:「能賦自疇昔,騷人遺典刑。嗣音竟有屬,異代逢淵明。揮毫無停綴,臨流有餘清。光風轉洲渚,爽氣生軒楹。」卷十一又贈權上人兼簡其兄高致虛秀才:「上人餘力擅風騷,三昧何妨間遊戲。窮愁肯學郊與島,高瞻已能追晉魏。文章妙處均製饌,不放鹹酸傷至味。少陵、彭澤造其真,運斤成風有餘地。」卷十二東坡答參寥書勉之「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參寥於同時作者也以彭澤勉之。

釋覺範十六夜示超然:「此詩若散緩,熟讀有奇趣。便覺陶淵明,仿佛見眉宇。」石門文字禪卷四又卷五余遊侯伯壽、思儒之間久矣,而未識季長,昨日見之,夜歸作此寄之:「此詩摹寫見標格,晴湖無風照春色。滄海遺珠果見之,邵陽他日如彭澤。」又卷六雪霽謁景醇時方築堤捍水修湖山堂復和前韻:「愛公有俊氣,句法洗凡馬。清婉繼彭澤,寒陋笑東野。」又卷十超然自見軒:「夙習尚嗟消未盡,壁間時録和陶詩。」又卷十一至筠二首之二:「雨窗燈火清相對,畫出淵明五字詩。」卷十二次韻彥周見寄二首之一:「君應歸誦陶彭澤,我亦南尋率子廉。」卷十四履道見和復答之十首之五:「公詩如淵明,語直氣益遠。此篇猶可人,幽趣更清婉。」書阿慈意消室:「風過淵明卧處,林間子厚来時。睡起一杯春露,壁間數句坡詩。」登控鯉亭望孤山:「水面微開笑靨,山形故作横陳。彭澤詩中圖畫,為君點出精神。」謂陶詩「清婉」,蓋本鍾嶸詩品。

沈遼答文翁:「陶令初尋彭澤來,相如已構臨邛臺。正當銜杯行樂事,惠我鴻筆何為哉。」雲巢編卷一提要曰:「遼文章豪放奇麗,

無塵俗齷齪之氣，而尤長於歌詩。王安石嘗贈以『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句，而安石子雱亦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皆以柴桑格調為比，其傾倒可謂甚至。」可知以淵明譬人之詩，當時已成風氣也。

呂南公題陶集：「未讀陶詩已愛閒，自從能讀轉思山。」灌園集卷五晁補之澠池道中寄福昌令張景良通直：「可但知君愛彭澤，不應言我薄淮陽。」雞肋集卷十七淮陽，張巡也。

李之儀宿青山坊君錫館置甚欵時方興圩：「命駕追彭澤，開懷得士龍。」又次韻俞希賢大暑家居寄天寧二老：「靜退陶彭澤，風流支道林。」姑溪居士前集卷七

謝逸讀陶淵明集：「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不如歸田園，萬事付一醉。揮觴賦新詩，詩成聊自慰。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貴。意到語自工，心真理亦邃。何必聞虞韶，讀此可忘味。我欲追其韻，恨無三尺喙。嗟嘆之不足，作詩示同志。」溪堂集卷一

又卷三寄題黃文昌觴詠亭：「門前五柳陶淵明，酣卧柴桑呼不醒。錦官城西杜少陵，醉挹浣花溪水横。几杖顛倒杯盤傾，似聞殷殷金石聲。乃知達士未忘情，一觴一詠有餘清。銀杯落手新詩成，仰視寥廓鴻冥冥。富貴于我浮雲輕，興來慎勿騎長鯨，人言唯君可卿卿。」

周行巳和任昌叔寄終南之什：「少陵作者今卓爾，彭澤一觴意何已。詩工酒逸覺有神，此理浪傳嗤俗子。」浮沚集卷八

李若水雜詩六首之四：「相如貧立壁，淵明老林邱。文字照千祀，何人與之儔。我生造化間，一萍寄洪流。收心短檠底，要偕古人遊。」忠愍集卷二

黃裳書子虛詩集後：「或言陶潛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為諸家之體然後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為古淡；

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為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為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為古今體者,趣古淡則為陶潛,趣飄逸則為李白、杜牧,何可以為常哉！夫詩之為道,要在吟詠情,性發於自然,乃得至樂,有意於是體,牽合而後為之,不亦有傷於性乎？非詩之至也。」演山集卷三十五又戲寄南華翁三首之二:「山陰劉子無清策,彭澤陶公有逸才。」演山集卷十三則又謂非古淡也。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建安、陶、阮之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謝康樂『池塘生春草』,顏延之『明月照積雪』案此乃謝靈運詩,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更幽』,謝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皋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街』,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麤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

又曰:「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白、韓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又曰:「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又曰:「黃魯直自言學杜子美,子瞻自言學陶淵明,二人好惡,已自不同。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子瞻則又專稱淵明,

且曰『曹、劉、鮑、謝、李、杜諸子皆不及也』。夫鮑、謝不及則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詩，亦何愧淵明。即淵明之詩，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詩，微婉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錯之氣，固不可優劣論也。」

張戒論詩雖盛稱子建、子美，然將陶置於阮上，阮時代處前，視三百篇猶在陶後也。

第四節　陶詩進入研究階段

南宋學者，於陶詩進入研究階段，於陶集作品、享年、行迹及心志等，多有辨證，和陶注陶者即有數家。葛勝仲丹陽集卷八有書淵明集後三首，略見上引，王質有紹陶譜，吳仁傑作陶靖節先生年譜，張縯又從而辨證之。湯漢箋注陶集，於述酒詩別有發明，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以廣之。羅願陶令祠堂記、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等，論陶詩頗有見識。葛立方韻語陽秋于陶詩考辨尤多。苕溪魚隱叢話「國風漢魏六朝」外，別列淵明一家，前集二卷，後集一卷，此亦可見宋人論陶之盛也。此外，李綱、朱熹、陸遊、楊萬里、劉克莊等，對陶詩亦推崇備至。

李綱濁醪有妙理賦：「分田種秫，未訝淵明之迂；看劍引杯，更覺少陵之俠。」梁谿集卷四又卷六次大安驛雪霽：「寂寞樽盈陶令酒，飄零淚滿仲宣襟。」卷八志宏見和再次前韻二首之二酴醾：「子美惟愁花欲飛，淵明自愛門常閉。」卷十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志宏早會凝翠閣晚遊泛碧齋：「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卷十四得家信報避寇海陵：「子美無家尋弟妹，淵明有酒引兒童。」卷十七九月五日對菊小飲簡申伯叔易：「淵明愛此九日名，對菊無錢可留客。杜陵爛醉作生涯，青蘂空嗟未堪摘。」卷一百四十粲華贊：「淵明一樽，子美三嗅。永結清歡，相從白首。」均淵明、子美並言。卷十二次

韻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之末章:「我讀古人書,獨與淵明親。」卷二十六自河源陸行如循梅雨齊天氣頗佳偶成古風:「已矣勿復道,晚節師淵明。」又別有和陶詩百數十首,提要曰:「綱人品經濟,炳然史冊,固不待言。即以其詩文而言,亦雄深雅健,磊落光明,非尋常文士所及。」其著意淵明,乃得之己心,非惑於流俗也。

葛勝仲次韻良器真意亭探韻:「我愛陶淵明,脫穎深天機。……妙詩發天奧,流轉同衡璣。自謂處人境,喧無車馬騑。心與塵事遠,地偏堪遁肥。東籬秋色晚,悠然望翠微。真意不可辨,佳氣隨鳥飛。詩辭向千載,凜凜猶光輝。」丹陽集卷十六此詩有長序,是書他處已分別引之,不復出。

李光縣齋清坐有懷:「君詩如清琴,平淡猶賀若。泠然山水音,妙響振林壑。」莊簡集卷一賀若本蘇軾說。又水調歌頭序:「李公伯紀寄示水調一闋,詠歎李太白詞採秀發,然予於太白竊有恨焉,因以淵明為答。」詞曰:「元亮賦歸去,富貴比浮雲。常於閙裏,端的認得主和賓。肯羨當年軒冕,時引壺觴獨酌,一笑落冠巾。園圃日成趣,桃李幾番春。 揖清風,追往躅,事如新。遺編諷詠,歛衽千載友斯人。君愛謫仙風調,我恨樓船迫脅,終污永王璘。何似北窗下,寂寞可棲神。」莊簡集卷七

張擴子溫姪用再聞誦新作,突過黄初詩,作十詩見遺,輒勉強次韻之五:「國風久淪亡,毛、鄭紛六鑿。譬如秋水篇,破壞向與郭。千年見淵明,五字配前作。誰傳古人訣,定自顧方略。」東窗集卷一又卷四寄題黟縣舒先生十柳軒詩二首之二:「五字格言彭澤詩。」

朱松答國鎮見迓之什二首之二:「淵明把菊對清秋,醉裏詩豪萬象流。畫出多情愁絶處,七峰明滅斷雲收。」韋齋集卷五

吳芾和樓大防韻:「矯矯淵明賢,千載誰能紹。瓶粟雖無儲,風標松比峭。詩篇雖不多,筆力天與妙。顧余豈能詩,微吟蚯蚓

窾。可笑不自量，輒欲賡高調。」湖山集卷三又卷二十四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之二：「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飛鳥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陳淵越州道中雜詩十三首之七：「胸中有佳處，妙意不期會。弄筆作五言，心手無内外。千古陶淵明，秀句含天籟。偶然遊其藩，遂爾厭彫繪。」之八：「淵明已黄壤，詩語餘奇趣。我行田野間，舉目輒相遇。誰云古人遠，正是無來去。展卷味其言，即今果何處。」默堂集卷五

葉夢得杜堅大夫作南窗求詩為賦：「意得不願多，心閒本長虛。超然適有契，天地良有餘。頗念彭澤老，所懷常晏如。南窗僅幾何，盤薄萬古初。束帶悟已往，世紛便能疎。懸知千載情，共有三間廬。杜子老不遇，買田賦歸歟。西山鬱攢空，江水繞故墟。衡門閉松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酒，安知我非渠。」建康集卷一

陳與義題酒務壁：「野馬本不羈，無奈卯與申。當時彭澤令，定是英雄人。客來兩繩牀，客去一欠伸。市聲自雜沓，爐烟自輪囷。鶯聲時節改，杏葉雨氣新。佳句忽墮前，追摹已難真。自題西軒壁，不雜徐、庾塵。」簡齋集卷三「不雜徐、庾塵」者，乃承山谷之説。

周紫芝舒嘯軒：「淵明磊落人，啾唧倦吟諷。聊將舒歗聲，一為洗喧閧。寄言梟獍徒，請勿恣嘲哢。君看半嶺間，依稀有鳴鳳。」太倉稊米集卷十三

吳儆獨酌：「松竹開幽徑，蓬蒿閟荆扉。庭前兩梧桐，濃緑涵清輝。南楹開半山，晨夕異煙霏。樽酒自賓主，幽鳥更塤篪。飲罷兩無言，還讀淵明詩。」竹洲集卷十七

趙蕃十月八日聞鷄鳴即起案上偶有陶集繙閲數詩有懷斯遠三首之二：「寒缸燭餘膏，破爐明宿火。嬾復布衾眠，遂作藜牀坐。默坐亦何為，姑取陶詩課。我友安在哉，良思與之和。」淳熙

稿卷一

朱翌雨止讀陶詩有感:「涓涓泉溜木欣欣,便覺居閑思不羣。快覩朝霞開宿霧,少休時雨靄停雲。無絃琴上宫商足,有酒篇中醉醒分。誰是知音誰可酌,置琴罷酒對爐熏。」灊山集卷二

陸遊跋淵明集:「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牀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莫,家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渭南文集卷二十八又讀陶詩云:「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退歸亦已晚,飲酒或庶幾。雨餘鉏瓜壟,月下坐釣磯。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劔南詩稾卷二十七又小園:「小園煙草接鄰家,桑柘陰陰一徑斜。卧讀陶詩未終卷,又乘微雨去鋤瓜。」讀陶詩:「陶謝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疎句,還許詩家更道不?」卷八十

此外,杭湖夜歸:「莫謂陶詩恨枯槁,細看字字可銘膺。」劔南詩稾卷二十一書南堂壁之二:「閒惟接僧話,老始愛陶詩。」卷三十六客有見過者既去喟然有作之二:「研朱點周易,飲酒和陶詩。」卷四十初夏野興之三:「數行褚帖臨窗學,一卷陶詩傍枕開。」卷四十五二月一日作:「柴荆終日無來客,賴有陶詩伴日長。」卷五十書適:「海石陳書几,陶詩貯藥囊。時時一到眼,亦足傲羲皇。」卷五十四渡頭之二:「歸舟莫恨無人語,手抱陶詩側卧看。」卷五十五砭愚:「錯自彈冠日,憂從識字時。今朝北窗卧,句句味陶詩。」卷五十八自勉:「學詩當學陶,學書當學顏。正復不能到,趣鄉已可觀。」卷七十可知陸遊視陶詩若道德箴言,固不可一日無此君也[1]。

宋代詩人慕康樂者少,追淵明者多,迥异乎唐,此亦可觀世變也。宋詩輕象而重理,唐詩輕理而重象。所以然者,唐國勢鼎盛,

---

〔1〕 近人陳散原陸靄堂求題其遠祖放翁遺像:「陶集沖夷中抗烈,忠義從今欲語誰。道家儒家出遊俠,放翁孤抱頗似之。皆奇男子無分别,可憐垂死望王師。歷劫天留團扇面,起扶名教與論詩。」可參看。

學者無外患則乏內憂，於安身立命之地，多不致思，其觀注者在外而非內；宋則反之，將士失疆土於外，學人辟方塘於內，所謂天光雲影相與徘徊者，多無奈之辭耳。陶詩之理較康樂為多，故尤能動人觀感。

第五節　陶詩因朱熹而確定

朱熹答鞏仲至曰：「嘗聞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晦庵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

朱熹將陶詩納入詩歌之正流，視為三百篇、楚辭、漢魏古詩之直接承傳者，似顏、謝之後，數百年詩，乃其發展史上之彎曲階段，至李、杜始納入正途。斯論至高至當，故後之言詩者，無不將陶置於顏、謝之上。

又題霜傑集曰：「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識眉宇，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肯輕為折腰

客。胸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奇特。」晦菴集卷十

樓鑰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吳給事芾:「淵明千載人,風節仰孤峭。豈惟辭督郵,蓮社不得召。書不求甚解,眼高得玄要。詩亦本無意,但寫胸中妙。齊、梁紛衆作,嘈雜春禽叫。」攻愧集卷一又卷二青林:「風流陶彭澤,骯髒阮步兵。看劍引三尺,論文驅六丁。」

辛棄疾於淵明致慕尤深,今人多有論者,不多述,瑞鷓鴣詞曰:「暮年不賦短長詞,和得淵明數首詩。」則稼軒亦嘗和陶詩也。

王十朋題徐致政菊坡圖:「無心學淵明,偶與淵明契。」梅溪後集卷十九袁説友和林子長韻二首之二:「我老倦吟哦,君詩如淵明。秀句出閒暇,熏然有餘情。」東塘集卷一薛季宣讀靖節詩:「聲滿天地間,清越窮幽深。遊魚漾澄瀾,宿鳥投故林。忘肉為聞韶,羲皇到於今。」浪語集卷六

楊萬里讀淵明詩:「少年喜讀書,晚悔昔草草。迨今得書味,又恨身已老。淵明非生面,稺歲識已早。極知人更賢,未契詩獨好。塵中談久睽,暇處目偶到。故交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琱空那有痕,滅迹不須掃。腹腴八珍初,天巧萬象表。向來心獨苦,膚見欲幽討。寄謝潁濵翁,何謂淡且槁。」誠齋集卷二十二謂陶詩非「槁淡」,潁濵翁,蘇轍也。

又卷七:「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又題劉德夫真意亭二首之二:「淵明有意自忘言,真處如今底處傳。客子若來問真意,鏡中人影水中天。」誠齋集卷四又卷二十六觀水歎二首之一:「我方卧舟中,仰讀淵明詩。忽聞灘聲急,起看惟恐遲。」卷三十歸來橋:「已賡彭澤辭,更擬輞川詩。」菊坡:「西風破幽馥,東籬散清好。淵明不可作,解后薌林老。」卷三十七寄餞湖廣總領張子儀少卿赴召:「哦詩五字如淵明,讀書萬卷如子美。」

廖行之再酬湯無邪:「少陵自嘆休問天,高歌杜曲希陶潛。兩

翁潔身如清漣，流行坎止停則淵。不肯相邀事趣走，相望異世俱稱賢。又如雙鶴立表表，長庚共月相輝皎。人言兩翁皆大才，頗恨當時用之小。」省齋集卷一

裘萬頃保福寺對橙菊有感：「平生愛菊陶彭澤，清夜移橙杜草堂。千載詩魂招不得，獨留風味在僧房。」竹齋詩集卷三

俞德鄰次韻周遺直京城苦雨五首之三：「古今浩浩多詩豪，清辭麗句誰能高。大曆飢寒少陵杜，義熙歸去彭澤陶。」佩韋齋集卷七

陳造題五柳先生詩編年後二首之二：「陶翁詩百篇，優造雅頌域。九原不容作，妙意渠能測。」江湖長翁集卷五又卷九次韻徐監岳四首之二：「素琴濁酒槃礴地，頗領淵明千載心。」

劉克莊伏日：「屋山竹樹带疎蟬，净掃風軒散髪眠。老子平生無長物，陶詩一卷枕屏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四又春日五首之四：「老懶何心更出嬉，閉門終日讀陶詩。湘南二月花如掃，恰似扶疎遶屋時。」卷五又九日二首之二：「落英果可充腸否，空和陶詩續楚騷。」卷二十九

韓淲秋懷之四：「我愛淵明詩，超出俗調度。執卷良自羞，在手不忍去。有時成誦之，行歌倚松樹。好風從西來，瀟然尚何慮。三歎或已暮，不知衣上露。俗物忽敗人，蒼茫認歸路。」澗泉集卷四

張侃晨起：「朝來北窗邊，天清雲不飛。桂樹充緑潤，其色光陸離。静坐息萬慮，手攜淵明詩。飲酒得真趣，神氣常自怡。」張氏拙軒集卷一

王柏夜觀野舟浩歌有感：「康衢久寂寞，擊壤音微茫，南風啟簫韶，拜手賡明良。周衰二雅廢，鳳兮歌楚狂，楚狂已再變，三閭竟哀傷。俯仰千載後，嗟嗟情性荒。梁選尚遠思，淵明粹而莊。開元生李杜，我宋推蘇黄。宗派亦淪墜，紛紛師晚唐。吟骨不淳古，記魄不自强。雕鏤心肺苦，何曾徵宫商。濂翁著和澹，感興開紫陽。

紫陽尚六義，六義興已亡。鄭、衛日盈耳，冰炭攪我腸。」魯齋集卷一

此言朱熹雖尚六義，然其創作實踐非蘇、黃可比，故南宋詩風已不及北宋。惟其陶詩之論，挾理學之勢，多為後世接受耳。真西山编文章正宗，悉本朱熹之意。王邁滄洲塵缶編序：「有請曰：『若然則刪後信無詩乎？』先生曰：『有之，寬閒寂寞之濵，寄興沖澹，惟有陶靖節；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惟有杜少陵。其餘則有之不為補，亡之不為缺。』先生雖不喜作詩，而其言則深於詩矣。」劉克莊後村詩話：「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属余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宫怨之類，皆勿取。……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太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可見一時之風概矣。

張溥陶彭澤集題辭：「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窗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為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為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為清臣，不仕則為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誡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絶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為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

李夢陽刻陶淵明集序：「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空同集卷五十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十九：「韓昌黎從來稱揚雄而不及董江都，説詩稱建安七子而不及陶靖節。至東坡始推獎靖節，而朱子大表章之，至與張留侯竝著，數千年人物，須得朱子出而論始定。」又曰：「朱

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推史、漢、韓、柳之類。」

觀朱熹答鞏仲至，欲別裁偽體，以存風雅，然取材尚廣，陶淵明、李白、杜甫外，即郭璞、王維、韋應物，亦不盡棄，至真德秀則曰陶、杜而外，諸詩人之作，「有之不為補，亡之不為缺」，此論雖高，然學者尚不盡從，蓋杜詩亦承楚騷而來，果舍太白而不論，則三百篇無後矣。李、杜優劣之爭，古今紛紜，迄無定論，學者樂道杜，讀者多喜白，浮生六記之芸即「宗杜心淺，愛李心深」，且曰：「杜詩錘煉精純，李詩激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此言有味哉！

宋人何以不賞三謝而喜淵明，除時代變遷外，還應視彼此之品質，三謝詩雖名高一代，開山水一門，為後人法式，然因品質不及陶詩為純，且情與物之隔，尚未盡融，故為唐之王、孟、韋、柳一派超越，宋人於王、孟、韋、柳且賞之不暇，自然無心顧及三謝矣。陶詩則不然，詩與人融合無間，人與物亦無隔閡，寓大痛於大樂之中，以閑澹之筆表醇鬱之情，以東坡之才，其和陶詩亦不能掩其孤高，東坡以下，能無感愧乎！

此外，三謝人品多有可議之處，不及淵明處亂世而能保其真，參諸侯之幕而能全其身，遊廬山而不入其社，遇華軒而不羨，守空室而固窮，過荒塚而能發其歌，抱素琴而能得其樂，臨絕命而能宣其和，斯皆可為後人之楷模者也。宋代後期，因北方淪陷，世運日頽，歲歲納幣，書書稱臣，革新失敗，北伐失利，唐之豪放遨遊之風藐乎不可及，理學興起後，文尚節義，詩貴談理，陶詩正因有關乎天彝人倫之重，並以哲思灌注其中，故最為朱熹激賞，陶之幸實因宋之不幸所致也。

第六節 阮、陶、顏、謝諸家詩散論

秦觀韓愈論:「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淮海集卷二十二謂杜詩集諸家之長,蓋本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元稹集卷五十六,惟以鮑昭代顏延之,並增陶潛、阮籍二家而已。

邢恕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嘗讀阮籍、陶潛詩,愛其平易渾厚,氣全而致遠,二人之學,固非先生比,然皆志趣高邈,不為時俗所汩没,事物所侵亂,其胸中所守者完且固,則其為詩不類於繩削而自工。」

許尹黄陳詩注序:「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来,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繒染縠,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黄陳詩注引

此謂陶詩「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是也。淵明不處朝廷,即忘乎朝廷,與身處江湖而心懸魏闕者比,不尤勝乎! 處田園而序廊廟,於少陵或相宜,於淵明則失其真,所以觀詩當論其世及其人也。

雪浪齋日記曰:「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衒鬻以為文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引

漫叟詩話:「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

詩，乃知阮嗣宗當斂衽，何況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引

許顗彥周詩話：「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詞，所以能爾。」

黃徹䂬溪詩話卷五：「顏延之嘗問鮑昭己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鍾嶸詩品乃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採鏤金。』與本傳不同。傳又稱：延之嘗薄惠休制作，以為『委巷中歌謠耳』！豈惠休因為延之所薄，遂為『芙蓉』、『錯鏤』之語，故史取以文飾之耶？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取況亦類此。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又曰：「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劉克莊戊子答真侍御論選詩：「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遊栗里，僇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体與左太冲相类，古意浸微矣。玄暉又工於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能就，但陶公於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又後村詩話：「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

後村論阮、陶，亦崇陶備至，其趙寺丞和陶詩序曰：「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蕩，棄禮矜法，傲犯世患，晚為勸進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又卷二十五雜興十首之七：「元熙以後義熙前，曹、馬灰寒不復燃。寧作歸来詞引避，可為勸進表求全。斜川妙語超言外，廣武狂談發酒邊。賴有遺文堪可質，世誰陶、阮豈其然。」

陳著悠然軒記：「惟勇以決其壯，靜以虛其舍。熟讀淵明詩，以豁達其門户。他如明道之『傍花隨柳』，康節之擊壤集，東坡之『掛起西窗浪接天』等作，是皆與造物者遊，朝夕涵泳，久當自得。得則自有悠然之時，此趣難言而不能無言也。後日而固有所得，則所言又在悠然之外矣。」本堂集卷四十九

林希逸跋趙次山雲舍小藁：「今江西諸吟人又多祖陶、謝矣。陶、謝詩之典刑也，不假鉛華，不待雕鐫，而態度渾成，趣味閒適，一字百鍊而無鍊之之迹，學者亦難矣。」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三

蕭常續後漢書阮籍傳：「蘇武、李陵初為古詩，高簡雅質，為西漢正體。建安中，七子作而詞氣盛，逮夫潘、陸，益尚才華，古意始衰矣。惟東漢之十九首與阮籍之詠懷十七首，託物寓興，辭旨幽婉，曠逸邁往，如醉語無敍，吐出真實，高風遠韻，邈不可及。其後陶潛出於應璩，靜深簡麗，委運乘化，悠然天地同流，與籍作相表裏，於是為魏、晉古詩之正。歷齊、梁、南北、隋、唐，至陳子昂之感遇，李白之古風，杜甫之諸詠懷、懷古，韓愈之秋懷，柳宗元、韋應物、蘇軾、黄庭堅之諸五言雜體，及朱熹之齋居感興，與近世元好問之『萬化如大路』等，其風格氣骨皆本於籍、璩、潛。嗚

呼，籍雖狂，而其中蘊蓄者如是，乃為詩家規矩大匠，亦人豪也哉。」

劉履風雅翼卷六：「詩稱陶、謝尚矣。鮑明遠謂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此但言其詞之鮮美，不假雕繢耳。愚謂康樂陶寫性靈，往往深造自得，誠有它人所不能及者。然較之靖節之安於義命，而不忘憂國，見於詞氣者，又非康樂可得而並矣。」

王世貞書謝靈運集後：「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漸愛之，以至于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照對顏延之之請隲，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繢滿眼也。自有定論。」讀書後卷三

方逢辰邵英甫詩集序：「詩不必工，工於詩者，泥也。諸所以吟咏性情，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為詩者昌黎，以史為詩者少陵。……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為詩有不能皆出於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已。」蛟峯文集卷四

張萱顏謝優劣：「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即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為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即昭明所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疑耀卷七

王夫之薑齋詩話：「『池塘生春草』、『蝴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則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

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查慎行寓樓讀陶詩畢敬題其後:「顏、謝非同調,千秋第一人。精深涵道味,爛漫發天真。有恥難諧俗,無官肯計貧。平生頑懦意,感動賴先民。」敬業堂詩集卷四十二

魏裔介選詩選跋:「若乃優柔温厚,曠識逸懷,淵明當為獨步。」兼濟堂文集卷十五田雯古歡堂集卷十七亦曰:「淵明一出,空前絶後,學者誰敢輕加位置,由其詩高,其人異也。」他尚多,不俱引。

第七節　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臞翁詩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詩人玉屑卷二引

此評於唐前詩人但取曹操、曹植、鮑照、謝靈運、陶淵明,誠有見識。曹操乃四言詩之終結者,後之作者,即嵇康、淵明亦不能逾之,「東臨碣石」一篇,比「大風起兮」或不足,較「風蕭蕭兮」則有餘,謂之「奸雄」,不其宜乎!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極於古者,三曹之間,孟德為最。其感慨時事之作,頗有少陵三吏之風,非專意摛藻者所能及也。

曹植乃五言詩之定型者,詩品上:「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王通中說卷三:「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兩漢學人，多致意於賦，逮曹植始肆力於詩，以國風之體制，發楚騷之幽思，洛神之賦，不愧於宋玉，求試一表，何亞於孔明，實兩漢文章之集大成者。文心雕龍事類篇：「陳思，群才之英也。」指瑕篇：「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所言即此。再者，江左聲律之學，亦肇端於曹植，前人論之已詳，茲不復述。其薤露行曰：「騁我徑寸管，流藻垂華芬。」又前錄序：「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後江左之論文者，無不本此。

鮑照則七言古詩之開創者，此前，若魏文帝等，亦間有作，然體氣未暢，蘊藏不富。詩品中：「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唐自盧照隣以降，宋自蘇軾以下，喻人之詩，多借重於鮑照。杜甫春日憶李白亦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詩詳註卷一梅堯臣和潘叔治早春遊何山：「誰愛鮑參軍，登臨多秀句。」宛陵集卷十陸遊跋鮑參軍文集：「鮑明遠，宋元嘉中人，比陶淵明、謝靈運差為晚出，然與靈運詩名相埒，體製亦頗相類，故世稱鮑謝云。」渭南文集卷三十

謝靈運揭山水之秘，表遨遊之趣，盛唐諸家，皆循其迹，即效法淵明者，如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等，論其主體，亦近康樂。若淵明者，單論其詩，亦不能盡掩此四人，惟人品超絕，可為師範，故詩亦因之而增光焉。

予因是而有感焉。兩漢以降，運思飛辭，編卷結集者，史不勝載，然能卓然屹立，笑傲流年，並使後人懷管執器，樂以追隨者，屈指堪數，何哉？縱觀歷代，詩以人傳者有之，人以詩傳者有之。人以詩傳者，曹植、謝靈運、鮑照是也；詩以人傳者，曹孟德是也。惟淵明人以詩傳，詩又因人而傳，人耶詩耶，融合無間，讀其詩，即覺

其人猶在目前，可班荊就菊，歡然以相酌也。

以予管見，求詩之可傳，似有三途，一曰新其體製，一曰變其主題，一曰改其作法。若鮑照憚精於七言，斯新其體製者也；康樂運思於山水，此變其主題者也。他如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左思詠史亦然。韓愈之入古文，斯改其作法者。至於詩之格律，因非成於一時，亦非定於一手，然有功於此者，亦能占一席之地。淵明新其文體，則有歸去來辭，變其主題，則有詠貧之製，田園、飲酒諸章，亦屬變更主題者。惟其創新變更，非有意為之，亦非邀世俗之好，乃其生存之狀态，性情之品質使然，故能達於自然之境，非獵奇逐豔者所能及也。此三塗之外，若曹植、杜甫，能集大成，則當別論。

或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但能道出性情，即為佳耳，何需體製、主題、作法之創新哉！此論甚高，亦甚確，予所疑者，其所道乃常人之情也。此等常情，道與不道，與詩何傷？若果有別於他人之情者，此奇情逸志，若表見於言辭，即不思創新，亦必有新制以容納之。如淵明處窮獨之中，不作詠貧之製，可乎？鮑照寒微，不振於世，不作七言以暢憤懣，可乎？韓愈志在復古，不作古文之詩，可乎？「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倘有志斯文，銳意創新，雖不能截斷衆流，地載海涵，亦可獨辟別徑，使觀者有水窮雲起之趣焉。



第五章　論陶詩地位及風格

第一節　後人論陶詩之地位

陶詩避開世流，獨溯而上，能守古法，漢魏傳統經六朝而猶不斷者，賴此一脈耳。然陶詩又非漢魏之摹倣者，亦非有感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乃自然而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非人力所及，殆天所授也。陶詩地位，經六朝、至唐宋而後定，先儒論之已詳，無容置喙。散入本書者，不復鳩集，他者擇錄數則，以供參考。

陸九淵與程帥：「詩亦尚矣，原于賡歌，委于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然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象山集卷七舍建安七子、三曹、三謝而不論，獨推淵明、少陵者，蓋因二子

「皆有志於吾道」也。

李存䄲説:「風,詩之首義也,所以明善癉惡者也,故聖人尚焉,無所於風,何詩為?三百篇勿論也,下讀屈原離騷,令人感憤眷顧,弗忍相薄遺;陶潛詩令人翛翛哉忘貧賤;李白詩蕩蕩乎廣人志,輕世欲;杜甫詩令人渾然端且厚,慨然有忠節。舍是,吾未見其多益於人也。」俟菴集卷十二

熊禾題童竹澗詩集序:「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胸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里巷,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痛憤憂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鎪,泯泯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勿軒集卷一

倪瓚拙逸齋詩稟序:「詩必有謂而不徒作,吟咏得乎性情之正,斯為善矣。然忌矜持,不勉而自中,不為沿襲剽盜之言,尤惡夫辭艱深而意淺近也。三百五篇之詩,删定出乎聖人之手,後人雖不聞金石絲竹詠歌之音,焕乎六義四始之有成説,後人得以因辭以求志,至其風雅之變,發乎情亦未嘗不止乎禮義也。詩亡既久,變而為騷,為五言,為七言雜體,去古益以遠矣。其於六義之旨固在也,屈子之於騷,觀其過於忠君愛國之誠,其辭繾綣惻怛,有不能自已者,豈偶然哉!五言若陶靖節、韋蘇州之冲淡和平,得性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興懷,忠義激烈,是皆得三百五篇之遺意者也。夫豈流連光景,歲鍛月鍊,而為缛麗誇大之辭者所可比哉!」清閟閣全集卷十

按:此説蓋本蘇軾,韋詩非陶詩之比,詳論見下。

羅倫蕭冰厓詩集序:「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之奥,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絃歌,而為法

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閨門而達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愾，陶彭澤之沖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引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苏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絶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綴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参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皇明文衡卷二十五謂淵明「直超建安而上之」，是也。

何喬新論詩：「自已刪之後，詩雅蕭條，如蘇、李之高妙，嵇、阮之沖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其詩非不工也，然嘲詠風月，

亡裨風教,求其有補風化者,晉之淵明而已,觀其自晉以前皆書年號,自宋以後惟書甲子,是豈可與刻繪者例論耶? 如元微之之雄深,韋應物之雅澹,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怨,其詩非不美也,然夸耀煙雲,無關政體,求其愛君憂國者,唐之杜甫而已,觀其杜鵑之詩,忠愛之心於言外,北徵之詩,憂國之意見於終篇,又豈可與浮靡者例論耶?」椒邱文集卷一

焦竑陶靖節先生集序:「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為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沖、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採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讀矣。」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楊兆京與沈朗倩書:「靈均自是至性人,憂讒畏譏,忠君愛國,別有一腔悲憤,故離騷、九歌遂成千古絶調。十九首高情逸態,洵乎夐絶風流,因詩而可見其人矣。……山林人物,惟靖節為領袖,故得其一語,勝讀逸民、高士傳百篇。」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七

黃淳耀尹伯衡先生詩集跋:「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為訓,非取其廉纖綽約聊有風採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後言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自染翰為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者恒失之枯,學杜者恒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之音不可復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故也。夫賢達之士,奇情浩氣,素蕰畜於胸中,仕則託功名氣節以傳,不仕則為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之詩大抵從窮入也:有陶之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有其恬澹任真、超絶六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避亂而後有其沉鬱頓挫、跨壓三唐之詩。

豈獨陶、杜而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閒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天下幽憂沉廢之士，凡國家之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物宜之璅細，皆遡覽而周知之，故其為詩可興可觀，確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淺淺者所得而究與？」陶菴全集卷八

潘希曾秋日寫懷詩序：「詩三百篇尚矣，而非必始諸此也。歌非必始諸虞，謡非必始諸堯之時，則詩也者，古今人心之形也，謂詩始諸心可也。是故觀乎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古人發泄性情，矢口而成，抑揚短長，恊而成聲，皆不得已而鳴，非如後世規規為之者。自楚騷一變為漢魏古詩，再變以極于唐律，若蘇子卿、陶靖節、少陵、昌黎諸君子，名節志義，鬱中發外，卓然名家矣。學之者或不得其心，其有至焉者鮮矣。」竹澗集卷六

王世貞章給事詩集序：「自昔人謂言為心之聲，而詩又其精者，予竊以詩而得其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青蓮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之言宏奇而饒境，左司之言幽沖而偏造，香山之言淺率而尚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樹頤頰，以高下為境，然要自心而聲之，即其人亦不必徵之史，而十已得其八九矣。後之人好剽竊餘似，以苟獵一時之好，思踳而格雜，無取於性情之真，得其言而不得其人，與得其集而不得其時者相比比也。」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

吴淇六朝選詩定論：「詩三百篇，作者不必儘是聖賢之徒，而聖賢之徒為多，而周公尤為拔萃。故刪詩十僅存一，而周公無逸詩。六朝詩，其作者聖賢之徒甚少，相類者止陶靖節一人，其所以為詩，每合乎聖賢之道。使夫子生六朝之後，其於諸人之詩，誠未知其取捨，若靖節之詩，必多所存。惜選主詞不主意，所取者少耳。靖節之人，聖賢之人也，其言純乎聖賢之言。唐以後，合乎聖賢之言者，惟杜少陵而已。然靖節之詩，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少陵之詩，正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世人謂少陵每飯不忘君，少陵雖遭喪亂，而繼位者猶是唐家，故其

詞顯著。靖節獨當易姓之際,更有難於言者,觀入宋以後詩,以甲子紀年,何嘗一刻忘君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千秋以陶詩為閒適,乃不知其用意處,朱子亦僅謂詠荊軻一篇露本旨。自今觀之,飲酒、擬古、貧士、讀山海經,何非此旨?但稍隱耳。往味其聲調,以為法漢人而體稍近,然揆意所存,婉轉深曲,何嘗不厚?語之暫率易者,時代為之,至於情旨,則真十九首之遺也。駕晉宋而獨遒,何王、韋之敢擬。抑文生於志,志幽故言遠,惟其有之,非同泛作,豈不以其人哉!千秋之詩,謂陶與杜可也。」

湯斌劉山蔚詩序:「詩者心之聲也,尚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我所推重獨靖節、少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宴如,蓋置身羲皇以上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氛祲,曾無虛日,而感時憂國,忠愛纏綿,即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我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即以之續三百篇可也。」又曰:「夫靖節、少陵當時,詞章瑰麗,樹幟藝林,蓋不乏人,然或馳情富貴,濡迹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著書,志意皭然,聲名獨翱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輞川舊迹具在,後人過之,豈能與栗里、浣花同其歆慕哉!」湯子遺書卷三

李光地無欲齋詩鈔序:「詩之格歷代屢變,然語其至者,則不離乎虞書言志、莊子道性情之說,苟其志高矣,性情厚矣,雖不能詩,固所謂風雅之宗也。漢魏以降,陳思、靖節之詩,獨邵千古者,所處皆不逢,而二子者志甚高,性情甚厚,忠孝發於中,節義形於外,慷慨纏綿而不可遏,故其超邁之氣,淳古之質,非夫搜華摘卉者所可庶幾。」榕村集卷十二

魏裔介楊猶龍續刻詩集序:「古之善為詩者,莫周公若,如關雎、麟趾、豳風、東山及大小雅文王、瓜瓞諸什,大抵皆周公作也,

顧周公大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世善為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得與之方駕齊驅。雖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於天者有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聲譽蔚起，海內人士仰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炙其光儀不可得，而其遇合往往不偶，或解綬彭澤，或潦倒夔峽，或遠謫瓊崖，或縶繫廣信，當時既惜之，而後世讀書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欷噓，嚮往不能自已。」兼濟堂文集卷五

他如，田雯古歡堂集卷十七曰：「典午之末，陶公出焉，絕唱高蹤。清才逸響，亦從蘇、李、十九首来，特襟懷不同，故詩境異耳。」魯九皋詩學源流考曰：「迄陶公降生，以西山之節，師柳下之行，不激不隨，超然閑淡，時時歌詠其性情，而真詩以出，風雅之盛，復媲于建安矣。」皆本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茲不詳錄焉。

第二節　後人論陶詩之風格

關於陶詩風格，蘇軾以為「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貌似「枯澹」，而中實膏美。然陶詩亦有因事興懷，忠義激烈，得三百篇、楚騷之遺意者，風格非「平淡」二字所能涵蓋，詩品謂「質直」而外，亦有「風華清靡」者，朱熹又謂「豪放」，辛棄疾曰「清真」，彼此參核，始得其實。

蘇軾書唐氏六家書後：「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東坡全集卷九十三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嘗曰：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秦觀亦云「陶潛之詩長於沖澹」。

孫覿與曾端伯書：「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中，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

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而至之，不能到也。」鴻慶居士集卷十二

李復讀陶淵明詩：「淵明才力高，詩語最蕭散。矯首捐末事，濶步探幽遠。初若不相屬，再味意方見。曠然閑寂中，奇趣高蹇嵯。衆辭肆滂葩，姦怪露舒慘。彫刻雖云工，真風在平澹。距今幾百年，有作皆愧赧。」潏水集卷九

謝逸讀陶淵明集：「揮觴賦新詩，詩成聊自慰。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貴。意到語自工，心真理亦邃，何必聞虞韶，讀此可忘味。」溪堂集卷一

楊時龜山先生語錄：「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李彭北窗睡起有懷吳世南：「縱觀兩郎傳，明如丹青畫。獨于避俗翁，英姿猶可借。此翁多新詩，天成妙風雅。不從人間來，句法殆神化。」日涉園集卷四

辛棄疾鷓鴣天詞序：「讀淵明詩不能去手，戲作小詞以送之。」詞曰：「晚歲躬耕不怨貧。支雞斗酒聚比鄰。都無晉宋之間事，自是羲皇以上人。　千載後，百遍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四

慕容彥逢讀陶淵明集：「晉末何所似，波心躍長鯨。生民畏擾攘，蹙額視欃槍。淵明當此時，棄爵務躬耕。葛巾漉家酎，杯乾壺再傾。恢然聊寄傲，無心事將迎。眼底不足語，筆下漫攄情。襟懷有佳趣，落紙字字清。有如碎寒冰，貯之琉璃罌。又如湛秋水，含茲霜月明。秀氣如可掬，妙理不可名。辭中有餘意，此致尤更精。班豪誠可厭，曹侈無足評。斯文孰比擬，誦之清風生。」摛文堂集卷一

程俱讀陶靖節詩：「吾觀靖節詩，三歎有遺音。卧看起詠之，愔愔澹多心。欲學靖節詩，慎勿忘其語。心源如古井，衡氣光發宇。言無出言意，妙語自天與。譬如清泠淵，月湛不可取。嶔崎阨

驚湍，乃若震雷鼓。斯言可深味，往往棄如土。」自注：「盧鴻草堂歌：白玉徽兮流水音，聽之愔愔澹多心。」北山集卷三

袁燮題魏丞相詩：「古人之作詩，猶天籟之自鳴爾，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聖人斷之曰『思無邪』，心無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純，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舂容恬暢之風，而陶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所及。故東坡蘇公言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能矣。然『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為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鐫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絜齋集卷八

朱熹晦庵別集卷二：「向見子澄説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又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造語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四引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琱琢者所為也。」

杜範題何郎中和陶韓詩後：「陶詩平淡閒遠，韓詩英健瑰傑，如天球神劍，不同其為器而同其為寶也。」清獻集卷十七

強幼安唐子西文錄：「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黃震張史院詩跋：「詩本情，情本性，性本天。後之為詩者，

始鑿之以人焉。然陶淵明無志於世,其寄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然以感,雖未知其所學,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刪後無詩也。」黄氏日抄卷九十一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元好問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二首之二:「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眞贋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徒爭妍。枯淡足自樂,勿為虛名牽。」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二論詩絶句:「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卷十一

胡祇遹朔休暇午窗睡起:「離騷讀罷詠陶詩,憂喜殊情孰我師。留住汨羅江上月,緩移花影上東籬。」紫山大全集卷七

吳澄送彭澤教諭劉芳遠序:「謹于守身,熟于應務,厚倫理之常,明古今之變,居之不失其正,行之不失其宜,此靖節之所以為靖節也。其發于詩文也,人徒見其沖澹退遜,而絢麗雄健藏于中,後之辭人,盡力學之而不能到。名明字亮,盖自比于諸葛,真一代之人豪也。」吳文正集卷二十七

又送袁用和赴彭澤教諭詩序:「桂之芳也以秋華,梅之和也以夏實,士之重於世,惟其華與實而已矣。彭澤,淵明仕國也,往仕于彼者,其亦想淵明之遺風乎?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玩。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然其為詩也沖澹,華而不衒,如絅裹之錦,讀者莫知其藏絢麗之美也;其為人也隱退,實而不沽,如匣中之劍,論者莫知其負經濟之畧也。然則淵明之華之實,知之者鮮矣。」吳文正集卷三十一

薛瑄讀書錄：「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當以真情為主。」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趙孟堅詩談：「吾嗤彼云士，努力事詩妍。竟日搜枯腸，抽黄對白間。爾何無達觀，跼促自縛纏。不見淵明陶，有詩累百篇。要以寫吾心，出語如流泉。採菊見南山，得句於悠然。少陵動感慨，忠義膽所宣。有時心境夷，亦復輕翩翩。纖纖白雲閑，無心遊日邊。風石激而奇，奔迸生雲煙。詎以天然態，而事斧鑿鐫。陶爾一觴酒，警爾心地偏。少焉明月上，高掛西山巔。聽我曳杖歌，金石聲撼天。」彝齋文編卷一

陳模懷古錄：「淵明人品素高，胸次灑落，信筆而成，不過寫胸中之妙耳。未嘗求人稱其好，故其好者皆出於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孫緒沙溪集卷十五：「昌黎詩曰：『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美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其意即陶靖節所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靖節未能忘情于死生，昌黎則深憂於世變，其趣一也。然陶詩冲淡閑遠，非昌黎所及矣。」

李夢陽刻陶淵明集序：「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空同集卷五十

施德操北牕炙輠録卷下：「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結于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則發之于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毫作為。』故余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淡無事，空

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直發其藏,義但隨所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發于正夫之論也。」

方夔讀白樂天詩:「淵明避俗士,出語未必俗。銜口吐奇偉,往往寫心腹。外韜中勁剛,芒刃不堪觸。如渠不絃琴,非絲亦非木。」富山遺稿卷四

錙績霏雪録卷下:「古今人詩,尚質者或失之枯燥,尚華者或失之輕浮;唯淵明則不然,質而甚腴,華而甚典。學之不造其妙,如繪日月,形體雖具,而精彩蔑如也。」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趙善括趙清獻帖跋:「陶彭澤之詩,發言古澹,誦其言則知其忘機,械脱風塵,邈乎其遠矣;顔魯公之書,立法端莊,覩其字,則知其抱忠赤,秉節義,確乎其敬矣。」應齋雜著卷四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淵明托旨沖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謂為自然,謬以千里。」又曰:「『問君何為爾?心遠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清悠淡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

鄧雲霄鄧邸小言:「凡作詩者,須置身於仙掌,濯魄於冰壺,吹灑得静,方不墜俗。離騷是也,晉人語也,陶也,韋也,孟也,皆仙掌冰壺,可以吹灑者也。」陶淵明資料彙編引

王文祿文脈:「魏晉以來,詩多矣,獨稱陶詩。陶辭過淡,不及曹、劉之雄,謝、江之麗,然多寓懷之作,故誦者慨然有塵外之思。唐以詩取士,詩盛矣,獨稱杜詩。杜調太重,不及陳、李之逸,王、駱之華,然多述懷之作,故誦者惻然有由中之感。二子見道率性之言,誠能動物也。」陶淵明資料彙編引

唐順之與茅鹿門主事書:「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

律，彫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彫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説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荆川集卷四

謂陶詩見其本色，是也，蓋古往今來，無高尚之人品，斷無高尚之詩品，即小有才華，亦惟能見稱於俗子，不足語夫方家。

陸時雍詩鏡總論：「素而絢，卑而未始不高者，淵明也。艱哉，士衡之苦於縟繡而不華也。夫温柔悱惻，詩教也，愷悌以悦之，婉娩以入之，故詩之道行。左思抗色厲聲，則令人畏；潘岳浮詞浪語，則令人厭；欲其入人也難哉！」又曰：「讀陶詩如所云『清風徐来，水波不興』，想此老悠然之致。」歷代詩話續編

劉朝箴論陶：「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平淡自得，無事修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饑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為文詞，則率原作「牽」，蓋誤，以意改意任真，略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而下，訟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嚮往，不能已已。」陶淵明資料彙編引

陸世儀思辨録輯要卷五：「作詩之家，能合興觀群怨者，雖人有幾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離騷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則劉文成、陳白沙。其他如李太白、白樂天、陸放翁亦合格者多，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為宗，故時與靈運合也，而離於漢也。」

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六：「靖節詩，初讀之覺其平易，及其下筆，不得一語仿佛，乃是才高趣遠使然，初非琢磨所至也。……朱子云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斯得之矣。」

王圻稗史：「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

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迹。」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盧格陶潛書晋辨:「淵明為人,閑靖寡欲,恬淡樂道,初無舍己為人之意,故其著於詩文和平深粹,亦無怨尤迫切之詞,天性自然,不待勉强,求之於古,其所謂逸民者歟?惟熟讀其詩文,則得之矣。」明文海卷一百十二

屠隆李山人詩集序:「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清遠,出而土囊,吹而為吷,胡其夐乎?則其所託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真之操,達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勝哉!」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一引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阮、陶二公,抗迹塵寰,神致沖澹,妙寄筆墨之外。」

陳祚明採菽堂古詩選:「陶靖節詩,如巫峽高秋,白雲舒卷,木落水清,日寒山皎之中,長空曳練,縈鬱紆迴。望者但見素色橙明,以為一目可了,不知封巖蔽壑,參差斷續,中多靈境。又如終南山色,遠睹蒼蒼;若尋幽探密,則分野殊峯,陰晴異壑,往輒無盡。」

伍涵芬讀書樂趣:「陶淵明詩語淡而味腴,和粹之氣,悠然流露,最耐玩味,如移居詩云云。淵明詩大都如此。人初讀,不覺其奇,漸詠則味漸出。後人論詩藝者,有曰:『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平淡之極乃為波瀾。』陶詩足以當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賀貽孫詩筏:「陶元亮詩淡而不厭。何以不厭?厚為之也。詩固有濃而薄,淡而厚者矣。」又曰:「古十九首,人知其澹,不知其厚。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又曰:「夫惟能厚,斯能無厚。古今詩文能厚者有之,能無厚者未易覯也。無厚之厚,文惟孟、莊,詩惟蘇、李、十九首與淵明。後來太白之詩,子瞻之文,庶幾近之。」

吳瞻泰陶詩彙注序：「古詩自漢而下，定以靖節為宗，其詞旨沖澹，彌樸彌巧，真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者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顧璘逸士賦序：「吾於隱逸傳得五柳先生一人耳。觀其詩，原之性情，暢之天眞，而冲淡之味，蕭散之姿，孤高之節，有如寒泉出石，青蘭伴谷，獨鶴翔雲，疎桐倚月，每嘆飽清風於百世，而恨不得相與論志於一時也。」山中集卷五

姜宸英遂初堂詩集序：「張伯英、王逸少風流標格，高出世俗，故其書亦妙絕古今，而豈以求工於劍拔弩張之態哉！推此以觀古人之詩，陶淵明、左太冲、張孟陽、韋蘇州、白樂天其人品皆高潔，薄於世味，故其詩亦閒淡真率，稱其生平。至如潘岳之乾没，沈約之詭譎，唐沈、宋之躁兢，雖其才高辭麗，令人讀之索然無餘思者，不得澹泊故也。不澹泊則志浮動，志浮動則本不立，彼既惟利欲之是求，而復返於性情之正哉！」湛園集卷一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夫古質無如漢氏，沖澹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樸而實綺，清而實腴。……暨乎唐代，鍛煉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又雲林詩鈔序：「夫陶淵明之詩，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黯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溫汝能陶集彙評自序：「淵明出處具在，蓋始終不以榮辱得喪撓敗自天真者也。其心蓋真且淡，故其詩亦真且淡也；惟其真且淡，是以評之也難。……要之，淵明胸次悠然，雖寄懷沉湎，而德輝彌上，每當興會所到，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焉爾。」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朱庭真筱園詩話：「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十九首、蘇、李五言亦然；元氣渾淪，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後人慕之，

往往有心欲求自然,欲矜神妙,誤此一關,遂成流連光景之習,如禪家之頑空,不惟不能真空,反添空障,有何益哉! 蓋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適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諦,實非功夫。蓋根基深厚,性情真摯,理愈積而愈精,氣彌煉而彌粹,醞釀之熟,火色俱融,涵養之純,痕迹迸化,天機洋溢,意趣活潑,誠中形外,有觸即發,自在流出,毫不費力。故能興象玲瓏,氣體超妙,高渾古淡,妙合自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

按: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二曰「冲淡」:「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閲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違。」郭紹虞詩品集解引皋解曰:「此格陶元亮居其最。唐人如王維、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亦為近之,即東坡所謂『質而實綺,臞而實腴』、『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要非情思高遠,形神蕭散者,不知其美也。」

上已言之,陶詩風格,非「冲淡」一體,亦有慷慨磊落,寓意深刻者。然惟有田園歌詠,前逾古人,後難繼武。因此,談論淵明,應立足於園田,正是在田園中,淵明得獲詩意之存在,其他題材之作品,如詠史、詠物、行旅、贈別等,雖能豐富陶詩內涵,然並不代表陶詩品質。淵明田園詩之淡,乃剝落繁華所致,發源於真,歸乎自然,如風行水上,悠悠成文,非有意為之所能至也。平淡乃做人之極至,亦作詩之極至,淵明人而若詩,詩而若人,所求者乃真實之詩性生活,並在此生活中提煉出真實詩意,從而達到詩性之真實。

第三節　陶詩切於情事,但不文耳

自蘇軾以降,學人論陶詩雖有沖淡、清真、豪放之別,然皆推崇備至,有異辭者,惟陳師道一人而已。後山詩話:「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情事,但不文耳。」又曰:「淵明不為詩,寫

其胸中妙爾。」則師道於陶詩亦非不知旨趣者也。

包恢書侯體仁存拙藁後：「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謂其寫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敝帚藁畧卷五

都穆南濠詩話：「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皇甫湜曰『陶詩切以事情，但不文爾』，非知淵明者。淵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飾，無異鮑、謝，何以發真趣於偶爾，寄至味於澹然？陳後山亦有是評，蓋本於湜。」

方岳深雪偶談：「淵明詩有謂『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情事，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既變，音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册引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而不文。以不文目陶，亦大奇事。」此皆以後山為非者。

然後山非淺於詩者，其言必有故也。杜甫贈李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俊逸」即「華而不弱」之意，檢讀其詩，七古頗得老杜先聲，大雷岸寄妹一文亦佳。至於陶詩「切於情事」，殆無疑義，惟此「不文」一說，尚需斟酌。淵明詩頗多不求文採之作，然閑情一賦，文採又淩駕於徐、庾之上，可見非不能「文」，實無意於「文」也。

今傳陶集，文採斐然者，多作於早期，作於晚年者，如於王撫軍座送客，格調與三謝相近，其他贈人之作，亦風味澹雅，多警拔之語。惟自娱之作，如飲酒、擬古、雜詩、詠貧士、讀山海經、挽歌詩等組詩及詠田園諸作，多肆口而成、不尚文採者。

元好問陶然集詩序：「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蹰』、『既見復関，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

發，肆口而成，見取於採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為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尚可辱採詩官之求取耶?」遺山集卷三十七

楊鵬，字飛卿，有陶然集，增補中州集卷五十一引送元遺山詩一首，中曰:「兩朝文筆誰爭長，一代詩人獨數君。」遺山乃東坡、山谷之後，詩之一大家，此文自言其作詩體驗，非尋常論詩者所能及。文中又曰「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謂經東坡而造訪於淵明也。屈騷以下，論詩境之純粹，無過於淵明者。陶詩佳者過半，李、杜佳者十才二三，蘇、黃則十不至一，可知其境界，較淵明為雜。非惟詩雜，實乃心雜也。

觀詩三百篇，後世所樂誦者，多出國風，所謂「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但因民俗醇厚，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即合於自然之理，人倫之情，非有意作之也，乃天地之精神，草木之光華，山水之清音，田園之生意，於耕耘之末，跋涉途中，遊觀之際，宴飲之時，相思之頃，交感於內，鬱而不釋，排而不去，必借助音聲以表達之，歌詠者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是則純情流露，本心寄存，薄而厚，停而流，淺而深，夸而真，能動人觀感也。後世之為詩者，但知追辭藻之華麗，而不尚古人之質樸，其所得者，真莊子之所謂「糟魄」也。

先儒論詩，多曰「欲造平淡難」，此言當矣，惟不能用之於淵明。蓋淵明之身，雖不得不放浪於義熙之末，而其心却無時不徘徊於羲皇之上。和郭主簿一:「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時運第四章:「黃唐莫逮，慨獨在余。」讀史述九章之一:「採薇高歌，慨想黃虞。」五柳先生傳以無懷氏、葛天氏之民自任，與子儼等疏則「自謂是羲皇上人」。淵明所以致慕泰古，勸農第一章，言之甚明，曰:「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又戊申歲六月中遇

火：「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上古之民，朝耕暮眠，無機心，無邪思，無曲行，合於造化，無違本心，因自足而傲然，惟抱璞始含真。桃花源記曰：「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此實淵明所設想「羲皇上人」之生活方式也。

觀此可知，淵明非但要決別委身周旋之晉宋，還要告別衰周、炎漢等所有文明時代，向上追溯，越過禹舜，進入羲皇時代，即伏羲尚未畫出八卦，倉頡猶未觀察鳥迹之時代。此時代，猶如桃源，惟對淵明開放，對他人却永遠關閉，即「一生好入名山遊」之李、杜，亦尋而不遇。

詩乃本質之語言，理應接近口語，目有所見，心有所感，脫口而出，不假思索，此詩之原生狀態，亦詩之最高境界。淵明正因心在羲皇之上，故其诗之作也，亦与古之植杖躬耘、击壤凿井者无异，信心而发，满口而成，即越建安七子，曹氏三傑，直接古詩十九首，由此而上溯十五國風。有些詩句，置之漢前民諺歌謠中，亦难辨别。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錄兩晉以下民歌，淺顯近情，然不及陶詩有古意。淵明之後，得此神理者，惟唐之王凡志，惜禪味太濃，非直接從生活中來。故曰：淵明已圍困當世之詩歌語言。從論語中亦可看出此類傾向，不必使用華麗語言，而語言已通過德性之修養達於諧美境界。

第六章　陶詩源出於應璩

第一節　陶詩品第

蕭統之前,鍾嶸即推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詩品中:「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鍾嶸注意到淵明詩「質直」而外,亦有「風華清靡」者,蓋自然之本來面目即如此也。然後人於陶詩之品第多有非議。

閔文振蘭莊詩話:「鍾嶸品陶潛詩云云,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說郛卷八十一引

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録卷四則曰：「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

仲偉何以將陶詩置於中品，或曰：察詩品詩人品第，凡居上品者，其源必出於上品，或直接源自國風、小雅、楚辭；而源出於中品者，惟能居於中品或下品。應璩既位居中品，則源出應璩之陶潛亦不能居上品也。

觀其所言，似鍾嶸因體例所限，始將陶詩置於中品。豈然，其豈然也？詩品體例固審，然仲偉著例以品詩，安能因例而廢詩哉。唐人直到杜甫始陶、謝並稱，皎然後於杜甫，其論詩專尊康樂；其詩義論文意曰：「論人，則康樂公秉獨善之資，振頽靡之俗。沈建昌評：『自靈均已來，一人而已。』此後，江寧侯溫而朗，鮑參軍麗而氣多，雜體、從軍，殆淩前古。恨其縱捨盤薄，體貌猶少。宣城公情致蕭散，詞澤義精，至於雅句殊章，往往驚絕。何水部雖謂格柔，而多清勁，或常態未剪，有逸對可嘉，風範波瀾，去謝遠矣。」詩式卷一重意詩例：「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覩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唐五代詩格彙考引

葛立方後於蘇軾，其韻語陽秋卷一：「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耳：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渾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何嘗以難解為工哉！」

嚴羽於朱熹為後，論詩亦極崇康樂。滄浪詩話曰：「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

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又曰:「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又曰:「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唐宋之論詩者且如此,安能要求仲偉處六朝間,置淵明於康樂之上哉! 詩品非品一人之詩,乃品歷代之詩,將詩人放於詩歌長河中考察,非嘗鼎一臠而已,仲偉欲取江左文壇之代表,以殿上品之末,舍康樂而取淵明,於理亦不合也。淵明遺世獨立,旁無羽翼,後無承接,外在於文學主流,以筆者所見,仲偉於齊梁之際,將陶詩置於中品,與顏延之、鮑照、江淹、謝朓並舉,已冒很大風險,若置之上品,恐其書將不傳。文心雕龍無一言及陶,何耶?

第二節 源出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二句,後人議頗歧紛。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 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山谷云『淵明於詩直寄焉耳』,絳雲在宵,舒卷自如,寧復有派? 夫無派,即淵明之派耳。鍾記室謂其源

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果何見而云然耶？」

毛晉詩品跋：「靖節先生詩，自寫其胸中之妙，不屑屑於比擬，乃謂其出於應璩，不知何據。豈以靖節述酒諸篇，悼國傷時，仿佛百一詩託刺在位遺意耶？」津逮祕書本詩品引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目為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賀貽孫詩筏：「鍾嶸云陶彭澤出自應璩。陋哉斯言！使彭澤果出自應璩，豈復有好彭澤哉？余謂彭澤序桃源詩：『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此即陶詩自評也。……陶公不知有古今，自適己意而已，此所以不朽也。」

此外，謝榛四溟詩話卷二、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及古夫于亭雜録卷四等，亦均有所論，除毛晉有所疑問外，皆以鍾嶸之言為非也。

許學夷以為陶詩與應詩有相近之處，然亦非源於應詩。詩源辨體卷六曰：「太沖詩渾樸與靖節相類，又太沖常用魚、虞二韻，靖節亦常用之，其聲氣又相類。應璩有百一詩，亦用此韻，中有云：『前者墜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又三叟詩簡樸無文，中具問答，亦與靖節口語相近。嶸蓋得之於驪黃間耳。要知靖節為詩，但欲寫胸中之妙，何嘗依倣前人哉！」

然亦有是之者，晁説之和陶引辨：「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之勝之也。」景迂生集卷十四

按:案詩品上:「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詩品中:「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又:「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詩品上:「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詩三百篇,凡風雅頌三體,三代以降,頌轉化為他體,風表見於樂府,逮至魏晉,阮籍以繼雅為己任,淵明以承騷為宗旨,是以為古詩之正。惟阮籍曾作勸進表,宋人等之於揚雄之劇新美秦,於其人品多有微辭,故非淵明之比也。

蕭常續後漢書阮籍傳原注:「初學記[貧]門載應璩雜詩:『貧子語富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得粟,採彼南山葛。箪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文苑英華載璩三叟詞云:『昔有行路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對鉏禾莠。駐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夜臥不覆首。下叟前致詞,室內婦麄醜。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鍾嶸詩評謂淵明詩『其源出於應璩』,然璩詩世不多見,宋人以璩百一詩較之,謂淵明與璩全無關涉,殆未見前二詩邪。大率前輩議論,悉有依據,譏評之際,不可不慎也。」

王夫之古詩選評曰:「鍾嶸以陶詩『出於應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論者不以為然。然自非沉酣六義,豈不知此語之確也。」又評陶詩擬古四迢迢百尺樓篇云:「此真百一詩中傑作,鍾嶸一評,千秋論定耳。」

吳旦生歷代詩話卷二十九:「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凡五篇,藝文志璩有百一詩八卷,李充翰林論璩作五言詩百数十篇,孫盛晉陽秋璩作詩百三十篇,蓋鍾常侍在梁時,或見其全詩,而格調旨趣,陶若近之,故有此語。而石林去古愈遠,僅據文選之一篇,遂可輕議古人耶!」

此論較公允。然陶詩何為源出應璩,後之釋古者亦不無揣測之言。張錫瑜詩平、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許文雨詩品講疏、逯欽立

鍾嶸詩品叢考、王叔岷鍾嶸詩品疏證、陳延傑詩品注皆嘗論之，竝無卓見，茲不錄焉。

第三節　應璩百一詩考

觀上可知，論者於陶詩「協以左思風力」無異辭，所疑者，惟「其源出於應璩」耳。嘗夷考之，不揣淺陋，筆之於下。後漢書應劭傳：「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李賢注：「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應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裴注引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

又曹爽傳：「弟羲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則應璩百一詩或亦作於此時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載應璩百一一首：「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盧；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藝文類聚卷二十四引應璩百一詩一首：「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樂，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台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

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又初學記卷八引應璩百一詩:「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李善文選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七應璩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傅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文章録曰:『曹爽多違法,璩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己無宣孟之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諷諫,所謂『苟欲娱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禍。或謂以百言為一篇者,以

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輀困桑下，於陵食李螬。』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應璩百一詩。文選僅保一完篇。其餘皆已亡佚。詩紀搜輯逸詩亦僅有三篇。然考各書多引應氏新詩。此新詩即百一詩也。而他書所引雜詩亦往往又名新詩。則詩紀所載雜詩實亦原出百一。」

陶宏景肘後百一方序：「昔應璩為百一詩，以箴規心行。」則應詩非留戀光景自遣幽懷者可比，乃有感於時事而作也。文心雕龍明詩篇：「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才略篇：「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謂應詩能標其志，未言其文體之格調如何，「辭譎」者，曲辭以見意也。

賀貽孫詩筏：「應璩百一詩，在鄴中諸體中，頗稱古澹，不獨諷諫曹爽，而一段愧勵慚負，深有負乘覆餗之意，詩品與人品存焉。視王粲從軍詩，豫以聖君推曹瞞，以天朝擬鄴都，而自處於負鼎之伊尹，以圖翦漢興魏之業者，相去有閒矣。」

比之淵明，蕭統陶淵明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淵明不肯仕宋一節，論者多褒美之。若淵明者，亦晉之遺直也。

第四節　論陶詩源出於應璩

百一詩中已有「田家」、「斗酒」之句，甚類陶詩。御覽卷二十五引應璩雜詩：「秋日苦促短。遙夜邈綿綿。貧士感此時。慷慨不能眠。」卷六百九十六引應璩新詩：「革帶繩為續。履舄穿無

底。」初學記十八引應璩雜詩：「耕自不得粟，採彼北山葛。簞瓢恒日在，無用相呵喝。」亦近「陶公詠貧之製」。

韻語陽秋所引「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四句，頗似淵明飲酒諸作。至其風格，應詩以質直見長，然亦有華靡者，此與淵明正同。應詩感慨時事，針砭世病，可諷可味，無玄虛縹緲之詞，乃魏晉之交詩歌之別流，此亦同於淵明。

然愚為鍾嶸斯論，非僅限於詩，蓋休璉於詩之外，復「留意詞翰」。文心雕龍書記篇：「休璉好事，留意詞翰。」[1] 張溥應德璉休璉集題辭：「休璉書最多，俱秀絕時表。德璉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藻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為長。……規諷曹爽，殷勤指論，憂患存焉。……而世無賞音，義存優孟，嗟乎命也。」

文選卷四十二引應璩書四首。與侍郎曹長思書曰：「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限哉！」則亦知道之言也。

又與滿公琰書：「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觀，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泉台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又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未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烝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

〔1〕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應璩集序：『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書鈔一百三引）文選書類所選二十四首書中，休璉之作，即有其四。嚴可均全三國文卷三十所輯休璉文，全為箋書。舍人稱其『留意詞翰』，洵不誣也。」

志也。」

藝文類聚卷三十五引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懸罄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薪芻既盡，舊穀亦傾匱，屠蘇發撤，機榻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蹙，良不可堪。」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饑於陳蔡，無以過此。」

又與尚書諸郎書：「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槁蒸單竭，擔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

再者，與劉公幹書：「鵜鶘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文選卷二十六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李善注引

其言田家，言歸隱，言斗酒，言郊遊，言躬耕、言獨處，言識真、言營宅，言貧乏，言乞食，實在淵明之先。又應璩書：「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疊，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為仁矣。」全三國文卷三十其與淵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長在」亦相近。

晉書李玄盛傳：「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僚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將「應璩奏諫」與「諸葛訓勵」相提並論，尊之可謂至矣。

梁書劉杳傳：「沈約報杳書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

美，望慕空深，何可仿佛。」亦美其閑适之述，可比仲長統。

觀上所引，知應璩心在周、孔，其詩文亦「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其為人亦「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其百一詩缺佚頗多，意其指諷時事外，尚有詠歸隱與田家者，故鍾嶸云然，論者不留意其書翰，即肆異說，非之者固不足知鍾嶸，即是之者亦非鍾嶸知己也。

按：南齊書文學傳論：「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體源出靈運，一體源出應璩，一體源出鮑照，源出應璩者，「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蕭統曰陶詩「語時事則指而可想」，鍾嶸曰「篤意真古」，「世歎其質直」，則陶詩亦源出應璩，追無疑義也。



第七章　顏延之陶徵士誄

第一節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顏延之陶徵士誄序以隱者目陶，故但稱其高。曰：「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並將之與黔婁、展禽並論。「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黔婁取其固窮之節，展禽又曰柳下惠，三仕三退，率性任真，淵明自號五柳，固宜引為同調也。

宋書顏延之傳：「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

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疑此誄即作於「屏居里巷,不豫人間」之時,故言辭之間,感喟殊深。

延之五君詠慷慨寥落,有楚騷風,後人多與之。王士禎為幼華題五子論文圖:「馳情渭北樹,注目江東雲。不是顏光禄,誰當詠五君。」漁洋精華録卷九

王通中說卷三遍論六朝文人,多致貶詞,獨曰:「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王世貞書謝靈運集後以文中子之說為非,曰:「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顏延之,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讀書後卷三

雖然,延之「遠弔屈大夫,近友陶徵士」,謂其有君子之心,亦無不可。南史顏延之傳:「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其庭誥雖散佚,而大體尚存,觀其言旨,去儒未遠,王通所論,蓋本此也。其論靈運之言或非,然不能因之斷論延之之言亦非也。延之蓋東方曼倩之流,隱於朝者,謂其「不能約以則」是也,惟其時「約以則」者,多隕名且隕身,即淵明隱於田畝,杜甫尚曰「放浪陶彭澤」,延之不放浪,又安能與陶公日夕酣飲乎?

又宋書隱逸王弘傳:屢徵不就,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敍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淵明之

誄竟就，則延之於淵明，實有感於胸中也。

毛奇齡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誌銘：「近代多諛墓，非好為佞，亦以其人無可述，不得不張門閥，鋪官階，夸飾所無有。獨顏光祿誄陶徵士，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文，第約舉大槩，而其人已見。」西河集卷九十四可知文選取此誄，非偶然也。

第二節　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顏誄陶亦以敘德為事，於其文，但稱「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而已。「學非稱師」本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文取指達」本孔子。論語衛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朱熹集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皆言其本義而已。

陸機文賦：「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文心雕龍明詩：「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陸遊暇日坐山麓松石間作：「幽事類分皆可譜，高情辭達自成詩。」劒南詩稾卷六十延之於淵明之文之學兼而論之，其言雖簡，旨意深永。

司馬光答孔司戶文仲書：「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傳家集卷六十

蔣之奇都官集序：「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缺

然於道,何取焉!」見四庫本都官集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東坡全集卷七十五又與王庠書三首之一卷七十五、答虔倅俞括奉議書卷七十六亦論及之。

孫覿参政兄内外制序:「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于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也。」又翰林莫公内外制序:「孔子云『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其説蓋本蘇軾。

此後,唐瑑唯室集序四庫本、沈作喆寓簡卷八、吴泳陳侍郎文集序鶴林集卷三十六、吴師道歸田類稿序四庫本、胡祗遹語錄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五、楊弘道送趙仁甫序小亨集卷六、王褘朱元會文集序王忠文集卷五、方孝孺與舒君遜志齋集卷十一、楊慎丹鉛續錄卷五、林春贈冒玉華遊南雍序明文海卷二百八十、王世貞喻吳皋先生集選序弇州續稿卷五十五、胡直刻陳兩湖先生全集序衡廬續稿卷二、施閏章吳舫翁集序學餘堂文集卷五、朱彝尊報李天生書曝書亭集卷三十一、唐宋文醇序四庫本御製文初集卷九等,皆嘗論之,或謂養氣,或謂明道,或謂自然,或謂有序,能致辭達。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辭達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東坡嘗拈此示人,然以東坡詩文觀之,其所謂達,第取氣之滔滔流行,能暢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謂達,不止如是也。蓋達者,理義心術,人事物狀,深微難見,而辭能闡之,斯謂達。達則天地萬物之

性情可見矣，此豈易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氣當之乎？以其細者論之，『楊柳依依』，能達楊柳之性情者也；『蒹葭蒼蒼』，能達蒹葭之性情者也。任舉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托出豪素，百世之下，如在目前，此達之妙也。三百篇後，到此境者，陶乎杜乎，坡未盡逮也。」

按：先儒論「辭達」，言語紛紜，皆有是處，难以徧引，惟孔子所謂辭，非後世之詩文，乃四科之「言语」也。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説卷六：「孔子所謂辭者，謂夫有用而不可廢者也。如春秋列國，使命往來，一言之間，即關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豈空言而已乎。辭不足以達意，敗事之端，乃在乎此。」所言是也。外交辭令，既關國體，亦繫邦基，故孔子次德行而置於政事、文學之上。觀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及家語致思篇，其義昭然可見。

孔子所謂「文學」者，乃言語、政事之預課，故誨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繼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禮者，政事也；樂者，德行也。惟成德者始能樂。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政事關乎內，言語及乎外，然其學問皆源於詩。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詩以達意。」明文學乃四科之基礎，其教材即詩也。古者，惟誦詩可以稱之為學文。學文之目的在「達意」，能達意者，惟言詞耳。

許尹黄陳詩注序：「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詩之用於世如此。」四庫本山谷集詩注引所言是也。

「辭達」者，使人曉知其意也，故無物失序邪思之言不預焉。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而入邪,則必不能達。故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莊子漁父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必也內無邪思,表見於外,或以政事,或以言語,以政事則功成而利民,以言語則誠立而紛解,史記滑稽列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是也。由言語、政事而進乎德行,若曾皙之鼓瑟,宓子賤之理琴,即「成於樂」矣。書畢命:「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此指政府詔令,故體尚端莊,詞貴扼要,非孔子「辭達」之辭也。

孔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然則非「質直而好義」者,不能達也。辭至於達,則能事已畢,若更言之,即辭費也。又曰:「欲速,則不達。」達者,能至遠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所謂「弘毅」,即「質直而好義」。遠有二義,一為地理,一指時間,孔子曰「辭達而已」,非不文之謂也,欲其行之久遠,正需文耳,故又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後世文人,以載道相高,屑小道而不載,必與夫大道,然其所載之道,無大於先秦著作之已載者。

後世論辭達者,異乎孔子之旨,非謂使人曉知,乃指自我表見,但求辭之能達我心、暢已意、致於思而已,人之知與不知,不計也。顏誄稱渊明「文取指達」,昭明发挥「指達」之义,曰「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是真善讀陶集者。辭達,非明白曉暢之謂也,非詭譎隱約之謂也,非沖淡和平之謂也,非怨誹忿詰之謂也,乃使聞者由吾言而知吾心之謂也。若淵明述酒一詩,即黄庭堅亦不能解,謂讀異書而作,然不可因此曰淵明之辭不達也。

第八章　論淵明思想實質

第一節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

顏誄以述德為事,此對昭明實有啓發。故蕭統已論及其人品與詩品之內在聯繫,陶淵明集序曰:「其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盪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又曰:「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弛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1]梁昭明太子

〔1〕 梁書蕭秀傳:「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掾。」則梁世,淵明之德已為執政之蕭氏所尊崇也。

文集卷四

孔稚珪北山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文選卷四十三昭明此文,或得意於此,故亦視淵明為幽居之士也。謂其詩雖不入主流,然孤峰秀出,卓傑無匹,後鍾嶸「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云云,即承斯旨。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 不若蕭統云云,此言盡之矣。」王文祿詩的:「陶靖節自桓公來世為晉臣,故詩年記義熙,有麥秀、黍離之歎,音調法古詩十九首,誦之令人起塵外之思,昭明真知言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胡鳳丹六朝四家全集序:「靖節為晉第一流人物,而詩亦如其人,澹遠沖和,卓然獨有千古。夫詩中之有靖節,猶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後可以起八代之衰,詩亦必如靖節,而後可以式六朝之靡。昭明太子謂其詩獨超衆類,莫與之京,豈阿所好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1]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惟君風軌英邃,德音徽遠,播餐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隱逸上引後漢書王暢傳:「暢曰: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淵明嘗言「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此「先師」,指孔子;「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此「遺烈」即謂伯

〔1〕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於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夷等人也。

淵明詠貧士二：「何以慰此懷，賴古多此賢。」淵明思想，前人多謂內儒而外道，實則不然，蓋其外在之表現，亦與當時之崇尚老莊者不同，其所實踐者，實為周孔之學，而非老莊之道也。飲酒二十後四句乃飲酒詩之總結，全詩主旨在「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對孔子可謂敬美有加矣。

都穆南濠詩話：「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厲，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元亮與白蓮社中人朝夕聚首，雖勸駕有人，終不為所污，及觀其詩，乃多涉仙釋，可見人只要心有主宰，若假託之辭，何必莊老，何必不莊老；何必仙釋，何必不仙釋。放浪形骸之外，謹守規矩之中，古今來元亮一人而已。」

據晉書陶侃傳，曰：「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1]陶侃上遜位表曰：「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晉書史臣曰：「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

〔1〕 顏氏家訓雜藝篇尝论博弈，曰：「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

華。」陶侃出自江左溪族,故世說新語容止溫嶠對庾亮有「溪狗」之稱,據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考證,「其種姓出於世奉天師道之溪族」。

太平御覽卷二四五引陶氏家傳曰:「侃遷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尤明詩、易,以孝行聞于時,儲選殊難其人,特召君焉。」「善談玄理」者,乃其少年所為,欲以此干進耳。士之生於末世,欲求功名以顯於時,不得不委屈以周旋,可勝言哉!觀其晚節,已翻然改圖,本傳雖未言其崇尚儒學,然其於老莊、释氏均疾之矣。淵明承侃遺風,故不入蓮社,安能樂老莊之浮華哉!

又晉書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蘇軾書陶淡傳:「陶士行諸子皆兇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乃有潛。潛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隱約有行義,又皆貧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蘇軾文集卷六十六晋书淵明與陶淡並傳,其無一言及之者,或因所守之道不同耳。

第二節 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

淵明擬古二:「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一作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田疇,字子泰。三國志魏志田疇傳注引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

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觀疇居徐無山所建諸策,非惟「文武有効,節義可嘉」,實亦經國之大器,治軍之將才。劉虞乃漢宗室,牧幽州,虞死則不復仕,絕袁紹之辟,拒曹操之命,所以出奇策助破烏丸者,蓋哀邊民之生業,非自獵功名也。

劉敞鐵漿館:「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曠原開磧口,別道入松亭。敵馬寒隨草,奚車夕戴星。忽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齡。」公是集卷二十二

郝經續後漢書田疇傳:「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疊,莫不奸回僭竊,撐裂鼎命,污利疢義,狡狡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烈與關羽、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玆六人,皆在夫燕趙,豈其風土豪勁,質直尚義而然哉!惟疇不幸而陷于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而優禮之,義烈炳烺,有以厭之也。」

又詠貧士七首之七:「落落田子春,不負劉幽州。竟辭萬户侯,魯連真其儔。昔年過燕山,飲馬易水流。斯人不復見,悵望生隱憂。日暮一樽酒,碧雲誰與酬。西風薊丘前,雁叫疎竹修。」陵川集卷七

陳徵君行路難:「我欲叩天閽,天高無窮手難捫;我欲浮大海,八月仙槎不相待。出門四顧空徬徨,歸來覽卷坐高堂。感彼古來人,逢世能激昂。安得如魯仲連,飛書約矢以遺燕,解紛排難不受賞,拂衣長嘯歸園田。安得如田子泰,仗劍西行氣慷慨,掉頭不顧都亭侯,回心肯賣盧龍塞。高風逸節不可攀,世無斯人空長嘆,浮雲蔽日塵滿眼,擊劍空歌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何處深山有薇

蕨,我欲攜家入山去。」閩中十子詩卷七

魏裔介田子春論:「韓昌黎祭田横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夫田横,齊之壯士耳,義不臣於漢高,其客五百人,皆死於海島,慷慨同心,固世之所稀有,宜昌黎洒泣墓下也。若漢末之田疇者,余讀其傳,掩卷太息,徘徊不能去,竊以為世之所稀,殆有過於田横者矣。原其奉命長安,間關出塞,得報馳還,虞已被害,謁墓哭泣,陳發表章,逃遁窮山,遠邇嚮附,與其宗族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復怨雪恥之志,昭若日星矣!其後曹操北征烏桓,用疇之策,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遂登白狼,破蹋頓,操欲加以封爵,疇義不肯受,復令夏侯惇就宿寓意,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録哉!』千載而下,盖鮮有知其心者。余讀陶淵明詩云云,淵明之悦慕於疇如此,亦必有其故矣。世或以為疇不受侯封,為狷介小節,余則謂操之所為,疇必有所大不足于中者,故欲刎剄自明,以遂己志。假令操破烏桓,而表劉虞之忠節,以正公孫瓚之罪,則知己之感,豈不重于侯封乎?嗚呼!此則余之歔欷洒泣,不禁百世而相感者也。」兼濟堂文集卷十四

錢謙益陶廬記:「子年謂疇事死如生,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淵明擬古詩云云,淵明之與子春,蹤迹懸矣,其亦有如子年之云,曠世而相感者乎?子春雖不克爲幽州復讎,卒能運籌盧龍,躪烏丸,斬蹋頓,少展英雄之畧。……余近有病榻詩云:『無終路阻重華遠,只合南村訂卜居。』」牧齋有學集補

按:王嘉,字子年,其拾遺記卷七:「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

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其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原,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王嘉晉人,早於淵明,其記田疇事,雖近荒誕,然亦可證田疇忠義之節,流布民間,為人所樂道。淵明擬古,取以入篇,致其仰慕之意,非偶然也。所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者,非此之謂乎!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曰:「疇始從劉虞,虞為公孫瓚所害,誓言報仇,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丸。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此謂陶公亦習聞者,近是。謂田疇「節義亦不足稱」,然三國志與管寧同傳,續後漢書與臧洪同傳,彼時節義足稱者,更有在管寧、臧洪之上者乎?宋自蘇軾好非議古人,至朱熹尤甚,朱子語類多率爾之言,門人不察,皆奉為圭臬。蘇晚年頗有悔意,故於淵明、孔融等津津樂道,然無救於流俗矣。

淵明又有讀史述九章,其四詠春秋時程嬰、公孫杵臼,曰:「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可知淵明所敬慕之義士,非獨如公孫杵臼之殺身成仁者,淵明尤重留身以報知己如程嬰、田疇者。殺身以成仁不易,留身以取義尤難也,稍有鬆懈,即前功盡棄,令名不存矣。

文天祥海上:「天邊青鳥逝,海上白鷗馴。王濟非癡叔,陶潛豈醉人。得當須報國,可隱即逃秦。身事蓋棺定,挑燈看劍頻。」指南後錄卷一觀淵明詠史三章,述史、拟古諸篇,亦有「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之慨。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指南後錄作於生死傾刻之際,思留取丹心以照汗青之時,其有感於淵明,與顏真卿之意同,後之方孝孺於淵明亦眷眷不忘,此三子者,以忠義氣節拔出三世,為學人楷模,皆瞻仰於淵明,豈無謂耶!

第三節　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三：「陶淵明亦只是老莊。」又卷一百三十六：「淵明所說者老莊，然辭却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却密。」吳澄跋朱子所書陶詩：「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皆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蓋其詩意出於道德經之緒餘也。」吳文正集卷六十一所言即此。

趙汸對問江右六君子策：「晉有陶淵明者，實生於九江，出處大節，世蓋擬之諸葛孔明，而先儒觀其詩，乃或疑其出於老子，其信然乎？」又曰：「夫典午氏之亡也，南面之君欣然操筆，以位禪强臣而不悔，一時在廷之士，誰復為綱常計者，獨彭澤令陶潛，以大臣之孫，恥事二姓，其於君臣之義得矣。慕諸葛而以其名為字，詠荆軻而惜其劍術之疎，則子房博浪之心，孔明復漢之志，元亮猶有不能忘於心者乎？然觀乎其詩，則斂英氣於沖陶，寄深心於淡泊，有類乎知白守黑之為者，而世俗之論，亦惟見其杜德機焉。此子房所以誅秦蹶項，以報私讐而終身不以告人者也。故先儒謂其出於老氏，其亦可謂知言者矣。然其言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自昔清談之士，謂淳漓樸散，緊禮法使然，孰知魯叟彌縫將以淳之邪！此孔明之正大，所以不為三代以下人物者，元亮其無愧焉。嗟夫！使晉室之冑而有一人焉庶幾乎昭烈之賢，則夫子房、孔明之所優為者，吾知元亮其兼之矣。後之君子，向慕比儗而以為不可企及者，其亦有感於斯乎！」東山存稿卷二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莊以放曠，屈以窮愁，古今詩人不出此二大派，進之則為經矣。漢代諸遺篇，陳思、仲宣意思沉痛，文法奇縱，字句堅實，皆去經不遠。阮公似屈兼似經，淵明似莊兼似道，

此皆不得僅以詩人目之。」又卷四曰：「陶公所以不得與於傳道之統者，墮莊老也。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非聖人獨立不懼，君子不憂不惑不懼之道。聖人是盡性至命，此是放肆也。」此說亦本朱熹。

楊慎丹鉛總録卷二十七：「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又丹鉛餘録卷十二：「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或者門人記録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朱熹此論或率爾之言，門人不察，亦草草入編，至楊慎敢肆微言。趙氏以淵明杜德隱機，類似張良，故謂朱熹為知言，比類揣測，殊不足據。方氏皮相之見，不足深論。上以言之，淵明萬化之思本出賈誼，賈誼賦鵩鳥不害其為真儒，淵明偶言縱浪即謂其墮入莊老，可乎！方氏「古今詩人不出屈莊」云云，亦非通論。庄周之放曠、屈原之窮愁，皆得其一端而失中正者也。

今人謂淵明受莊子思想影響者，其主要依據在陶集中用莊子較論語為多，然莊子文本十倍於論語，若照此說，用莊子應十倍於論語才是，然據學者統計，相差無幾。且淵明所引，益其辭氣而已。淵明好酒，於竹林七賢竟無一言，觀其集，孟府君傳外，不談兩漢以下人物，視越名教而任自然者，蓋蔑如也，其高風寧阮籍、劉伶輩所能及哉！謂其受玄風所扇，未能砥立於中流，可乎！

淵明直接言及莊子僅一處。擬古八：「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卷四：「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知世莫可為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瞑不

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賦遠遊也。」

吳瞻泰陶詩彙注卷四：「此篇無倫無次，章法奇奧。始而張掖、幽州，悲壯遊也；忽而首陽、易水，傷志士之無人。忽而伯牙、莊周，歎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難得也。公平生志節，亦盡流露矣。」

此詩之旨，乃慨歎知音不遇。伯牙逢子期以賞其琴，莊周得惠施以作其質，今淵明饑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却不見伯夷、荊軻，其有慕於伯夷之遺烈、荊軻之慷慨，固不待言，非有慕於莊周、伯牙也。

郝經和陶詩序：「三百篇之後，至漢，蘇李始為古詩，逮建安諸子，辭氣相高，潘、陸、顏、謝鼓吹格力，復加藻澤，而古意衰矣。陶淵明當晉、宋革命之際，退歸田里，浮沈杯酒，而天資高邁，思致清逸，任真委命，與物無競，故其詩跌宕於性情之表，直與造物者遊，超然屬韻。『莊周』一篇野而不俗，澹而不枯，華而不飾，放而不誕，優遊而不迫切，委順而不怨懟，忠厚豈弟，直出屈宋之上，庶幾顏氏子之樂，曾點之適，無意於詩，而獨得古詩之正，而古今莫及也。」陵川集卷六

郝氏謂淵明心志學養超屈宋而直上，是也。若謂此詩非屈宋之比，乃愛屋而及烏之論。然此詩實跌宕超拔，恍恍惚惚，怨誹而不怒，可作一篇小遠遊讀之。

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陶徵士詣趣高曠，而胸有主宰，平生志在吾道，念切先師，其性定已久。故有時慨想羲皇，而不狃於羲皇；寄託神仙，而非惑於神仙。」又曰：「有晉一代，知尊孔子者，元亮一人而已。此豈孤僻一流人所能望其項背者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錢鍾書談藝錄：「以山水通於理道，自亦孔門心法，……陶公不入此社，固也，與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擬古肯稱莊周為

『此士難再得』；阮學老莊，而達莊論乃大言莊周不足道。……余復拈出其儒學如左，以見觀人非一端云。」詳觀詩意，淵明歎為『難再得』者乃伯夷、荊軻，非莊周，錢氏所言，蓋誤。

淵明時運序：「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遊，欣慨交心。」第三章：「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可證，淵明樂田畝，步東皋，遊斜川，臥北窗下，採籬邊菊，其所師者，乃曾皙而非莊子。錢氏言雖雜亂，然「陶尊孔子」一語，亦非無見也。

第四節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陸九淵語錄：「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此非虛言，今傳陶集言志者甚多，榮木第三章：「志彼不舍，安此日富。」第四章：「先師遺訓，余豈云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感士不遇賦序：「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則其所志可知矣！其曰肆志、攸志、猛志、蕩志、宏志、雄志、雅志、弱志者，蓋體用分言。九淵論其本體，曰淵明有志於孔子之道，是矣。

魏鶴山費元甫陶靖節詩序曰：「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

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闚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声，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二謂其有合於先儒，亦陸象山「有志於吾道」之意。

真德秀跋黄瀛甫擬陶詩：「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源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從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秘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耶？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慷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真文忠文集卷三十六此乃針對朱熹而發。

葉適習學記言卷三十：「陶潛非必於隱者也，特見其不可而止爾。其所利所得雖與必隱者無異，其所守則通而當於義，和而蹈於常，所以為優也。至於識趣言語足以高世，而詠歌陶然順於物理，則不惟當於義而又有文詞之可觀焉，蓋中世之士，如潛者，一二而已。潛之所稱，山林居處，殆孔子所謂不堪顏子之憂者，潛能樂之。而後世乃欲以徇利不已之心，過奢無制之物，有羡於潛而庶幾之，豈不誤哉！」

羅願陶令祠堂記：「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反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叫號裎袒，便足欺世，傾身障簏，猶為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頹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

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饑則乞食，醉便遣客。不籍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乎，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離樸散，翳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將以淳之也。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亦審矣。」羅鄂州小集卷三

章祖程白石樵唱序：「詩自三百篇、楚辭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為心，杜子美以天寶為感，為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文集原序

郭祥正讀陶淵明傳二首之二：「陶潛真達道，何以避俗翁。蕭然守環堵，褐穿瓢屢空。粱肉不妄受，菊花欣所從。一琴既無絃，妙音默相通。造飲醉則返，賦詩樂何窮。密網懸衆鳥，孤雲送冥鴻。寂寥千載事，撫卷思沖融。使遇宣尼聖，故應顏子同。」青山續集卷二

劉克莊戊子答真侍御論選詩：「陶公是天地沖和之氣所鍾，非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停雲、榮木諸作，優遊自有風雅之趣。在五言尤高妙。其讀書考古，皆與圣矣不相誖，而安貧樂道，遁世無悶，使在圣門，豈不與曾點同傳。」後村集卷一百二十八

又林寒齋墓誌銘：「昔揚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以累世故，濡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後村集卷四十

黃文煥陶詩析義自序：「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煉字煉章，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

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

張昱古詩之十：「淵明君子儒，心事甚夷曠。醉來得佳眠，自謂羲皇上。文章固可誦，節概尤所仰。且無州縣拘，安得言不放。託志聖賢録，千載成絶響。」可閒老人集卷一

鄧雅擬古九首之八：「淵明守道者，衆妙藏心胸。讀書不求解，吟詩不求工。得酒兀然醉，何曾計窮通。斯人去已久，舉世高其風。」玉笥集卷一

陸世儀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九：「陶淵明竟是儒者，當兩晉之後，舉世崇尚老莊，清譚放縱，廢棄名檢，而彼獨知尊孔子，其所作詩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榮木詩『先師遺訓，予豈云墜』，自序曰『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屢稱孔子為先師，又自云聞道，皆儒者之言，其生平出處亦不倍于道，特風味似晉人，而詩又特佳，故世遂以詩人稱之耳。」

崔銑刋陶詩後序：「其陶子淵明乎？潔身如嵇康而安，遯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六朝無良才，詞浮靡而論玄虛矣。陶子出言深靚，希志洙泗，數百年中，斯文而已。」洹詞卷十

歸有光陶菴記：「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意，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愠，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脱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為娱，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滓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

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饑寒憯於膚，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震川集卷十七

王庭幹靖節先生集跋：「夫人文聿盛，崇尚之途有常；風雅載興，詠歌之情不一。然古之君子，玄言微文，寄興託諷，必歸於溫柔敦厚，不失詩人之本意者，斯可傳而可久也。三代尚矣，自兩京以至晉宋，藻麗之士，其聲屢變，獨陶元亮之集，傳頌日新，謂非以其有風人之義者耶？元亮心遠曠度，氣節不羣，力振頹風，直超玄乘；遭時不偶，遂解綬歸田，賦詩見志，不煩繩削，而有天成之妙。恢之彌廣，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詞林之獨步也。……惟江州為先生故里，梓文思賢，尤為風教之倡。況太樸既散，則高尚之標舉；清談彌盛，則忠靖之義著；邁倫出類，因文志道，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者，豈徒以其文章擅美已耶！」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趙撝謙送趙中孚詩卷後序：「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於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尚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於六經，卓卓然固不待言。夷考孔孟而下，如荀況、司馬遷、揚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於文，韓信、衛青、班超、鄧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浚之志於武，董仲舒、管寧、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於道，龔遂、黃霸、房、杜、韓、富之志於平治，蘇武、楊彪、王導、顏真卿、文天祥之志於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於孝，枚乘、曹植、王粲、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於詩，程邈、王次仲、史遊、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於書，皆極其至而沉潛篤樂者，故其名華於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趙考古文集卷一謂淵明志於道，與董仲舒等並倫，是誠有見也。

張英讀陶詩慨然有作：「我愛陶徵君，胸次頗寥廓。忘情寄麴

藂，避世憩泉壑。嶺上白雲飛，松間夕陽落。三諷陶家詩，微知顏子樂。」文端集卷八

方體晉徵士靖節先生祠碑記：「嗚乎！自古高隱之士，或憤世嫉俗，或委蛻遺榮，其中心之皭然不滓者，皆有貫日星而流金石之氣，是以精曜同乎天地，令名傳於無窮，蓋其志節有不可磨滅者矣。先生當晉宋易代之際，名位未顯，功業未就，而介石之操，如海月皎空，晴雲映嶽，有嵇叔夜之憤而不及於禍，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其高風峻節有不可及者。後之人不深究其始終，而僅以詩人共相標舉，不已失乎！」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樓儼題歸去來館：「朱子評靖節先生謂『是明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象山陸氏則以為『有志於吾道』，合之昭明頑廉、懦立之論，可見南山採菊，自是春風沂水襟懷，要不徒以歸去來兮自潔其身而已也。」四庫本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三引

溫汝能陶集彙評自序：「嗣宗詠懷，言遜而意深，不無所感，然白眼壘塊，迹近於狂。淵明則詩真懷淡，超越古今，其所形諸詠歌，並無幾微不平之見，而安貧樂道，即置之孔門，直可與顏、曾諸賢同一懷抱。論者謂風騷以後，陶詩其近道者，此語良然。」

魏裔介荆園小語序：「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敻絕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兼濟堂文集卷六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二十一：「漢魏而降，惟陶靖節詩須全讀。其立言之旨，息息與周孔相關，故韓昌黎惜其不遇孔子。世人但笑其出口便溜到酒上，彼何等時，尚敢以行坊言表自居乎？」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十：「愚嘗謂陶公之詩，三達德具備：沖澹虛明，智也；溫涼和厚，仁也；堅貞剛介，勇也。蓋夷、惠之間，曾皙、原思之流。」

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陶公所以異於晉人者，全在有人我一

體之量，其不流於楚狂者，全在有及時自勉之心。故以上諸詩，全是民胞物與之胸懷，無一毫薄待斯人之意，恍然見太古，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景象無他，其能合萬物之樂，以為一己之樂者，在於能通萬物之情，以為一己之情也。若後世所稱，不過如宋景濂所云，竹溪逸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灎，共月爭清輝，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吟深泓，絕可聽。此得隱之皮貌，未得隱之精神，得隱之地位，未得隱之情性。似此一味作快樂，不知有世，不知有物，天地間亦何賴有此人乎？三代以後，可稱儒隱者，舍陶公其誰與歸！」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譚嗣同致劉菘夫書：「真西山稱陶公學本經術，最為特識。如足下所舉之外，它如『道喪向千載』云云，『汲汲魯中叟』云云，皆足為證。然嗣同尤有妄解，以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無意於世者，世人但以沖淡目之，失遠矣！朱子據箕子、荊軻諸篇，識其非沖淡人。今按其詩，不僅此也。如『本不植高原』云云，似自明所以不死之故；『若不委窮巷』云云，傷己感時，衷情如訴，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興亡之際，蓋難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錚錚以烈鳴矣。今其詩轉多中正和平也者，斯其涵養深純，經術之効也。張南軒譏其委心之言，不知其不得已而託焉者也。且南軒能知其所委為何心乎？後此若王、孟、韋、柳、儲、蘇，特各各成家，於陶無涉。世人輒曰『原出於陶』，真皮相之言也。故嘗云『學詩宜窮經，方不終身囿於詞人』，聞者或不信之，今於陶公，既驗其然矣。」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劉廷琛陶靖節先生祠堂記：「靖節先生高風，敻乎上矣，雖夫人孺子，田夫野老，皆知愛慕，豈待贊述哉！余幼讀先生詩，喜其閒澹沖逸，歎為知道之言。不幸遭國大變，乃知先生憫世憤俗，拳拳

故國,其詠貧士、飲酒諸作,類深微沉痛之詞;至若慨荊軻之雄心,騁誇夫之誕志,其志量所自負者,何如哉! 鍾氏僅以隱逸之宗當之,陋矣! 昔吾夫子,疏食飲水,視富貴如浮雲,而悲天命、憫人窮,則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翼得一當,以成東周之志。蓋窮達命也,則聽諸天;仁義性也,則盡諸人。聖賢所營,凡以盡其性而已。先生於出處,則明澹泊之志;於君國,則極悲憤之情,蓋與吾夫子之旨有合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宋以後之論詩者,取二人則屈原、杜甫,取三人則必以淵明置乎其中,其所求者乃文以載道,非詩歌美學。陶詩本為審美而寫,與李白相近,惟其涵養六經深湛,復暢以孔之道德,孟之仁義,先賢之遺烈,君子之固窮,雖無意載道,道亦常見於其中,此朱熹、陸象山等夢寐思服而不能致者,故亟挽入之,曰其「有志於吾道」也。

第五節 陶淵明詩專用論語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晉人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古詩源卷八:「晉人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楊,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康樂亦善用經語,而遜其無痕。」

劉熙載詩概:「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又曰:「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荊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陳延傑詩品注:「鍾嶸謂陶詩出於應璩,沈、劉二氏謂陶詩源於論語,其實一也。蓋應璩亦學論語者,如百一詩:『下流不可處』,『是謂仁者居』二句,可證也。」

略檢陶集，用論語者所在多有，茲引幾例如下：時運序「春服既成」及第三章，讀史述九章五：「恂恂舞雩，莫曰匪賢。」見先進：「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榮木：「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用子罕：「四十、五十無聞，斯亦不足畏矣。」贈長沙公：「進簣雖微，終焉為山。」悲從弟仲德：「為山不及成。」用子罕：「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土，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勸農：「孔耽道德，樊須是鄙。」用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圃。』」命子：「寄迹風雲，冥茲慍喜。」用孔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形答影：「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用衛靈公：「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在己何怨天。」用憲問：「不怨天，不尤人。」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用述而：「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屢空常晏如。」飲酒十一：「屢空不獲年。」用先進：「回也豈庶乎？屢空。」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扇上畫贊：「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用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又「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用衛靈公：「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又「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勸農：「沮、溺耦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扇上畫贊：「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用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責子:「阿宣行志學。」用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簞瓢謝屢設。」用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謬得固窮節。」飲酒二:「不賴固窮節。」飲酒十六:「竟抱固窮節。」有會而作:「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詠貧士二:「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用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用季氏:「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又「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用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飲酒十一:「顏生稱為仁。」用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飲酒二十:「鳳鳥雖不至。」用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感士不遇賦:「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用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為槨。」用先進:「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歸去來兮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用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與子儼等疏:「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用顏淵:「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祭文:「寵非已榮,涅而不緇。」用陽貨:「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此外,用經傳諸子之孔子事語者,亦多。如:形答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用左傳昭公二十年:「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盡。」用說苑雜言:「孔子見榮啓期,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詠貧士三:「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利口巧剌,

孔子常黜其辨。」挽歌詩一：「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用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文選李善注引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用易文言：「君子進德修業。」歸去來兮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用莊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是之，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非也。」桃花源記詩：「借問遊方士。」用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用孔門弟子事語及孟子者，亦多。如詠貧士五：「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用韓非子喻老：「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雜詩八：「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用孟子萬章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讀史述九章箕子：「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用萬章下：「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桃花源記詩：「斑白歡遊詣。」用梁惠王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上已言之，淵明外祖孟嘉之弟孟陋，精通三禮，嘗注論語，其詩文多用論語及孔子之言，亦有原委也。雖亦閒用老子、莊子、列子、淮南子等，然遠不及論語、六經為繁，蓋其隱乃儒者之隱，非道者之隱也。感士不遇賦「原百行之可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弗顯，不矯然而祈譽」云云，亦可證之。

第九章　論淵明本志及品格

第一節　恥復屈身異代，但題甲子

後人推崇淵明，多因其不肯屈身仕宋。李昱淵明醉像：「玉山頹矣葛巾偏，老僕扶持步不前。莫道先生渾不醒，醉中猶記義熙年。」草閣詩集卷六郭鈺甲子：「淵明賦歸去，正合書義熙。衣冠晉江左，寄奴我何知。春秋乾侯筆，凡例日星垂。誅心雖探微，臨難將安施。乃知書甲子，當在永初時。古人日已遠，澆風日已漓。空餘五柳樹，蕭瑟西風吹。」靜思集卷二方夔九日讀陶淵明詩：「晉有靖節翁，古昔稱高士。自陳簪組後，為義不兩仕。雖乏報韓功，深懷帝秦恥。拂衣歸故園，寒菊被栗里。醉餘灑新詩，題自庚子始。託此明大閑，言外有餘旨。」富山遺稿卷一所詠即此。

黃震黃氏日抄卷四十八：「六朝乍起乍滅，生民塗炭，推所自來，實原於三綱淪，九法斁，而君臣上下之義不明也。南史分國以傳其臣，似

矣，然仕於齊者，往往嘗仕於宋，今日之仕於梁者，他日未必不仕於陳也，亦何取於分國也哉！愚觀六朝，惟陶淵明不事二姓。……其餘紛紛，若沈約之流，皆當以歐陽公五代雜臣之法，處之可也。」

章懋楓山語録：「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拔，冲淡深粹，悠然自得為言，要皆未為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殆亦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鶴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為人。而節槩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據宋書本傳：「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文選卷二十六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劉良注：「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

秦觀王儉論：「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晋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尋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晋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淮海集卷二十二他如顏真卿、黃庭堅等，皆以陶集但書甲子為美談，高其不臣二姓之節，略見上引，不復出。羅隱謝江都鄭長官啓：「陶公染翰，本慟晉朝。」羅昭諫集卷六或亦指此也。

「但題甲子」一說，思悅等人已有辨。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曰：「嘗考集中諸文，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遊斜川詩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

『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也。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概,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為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

陸文圭悠然亭記:「世以淵明為隱者,淵明豈無功名之志哉!觀其命子之篇,歷敍陶族之興,追想桓桓長沙之業,自以晉世衣冠,恥事異姓,義熙以後止題甲子,故得朱氏綱目『晉徵士陶潛』之書,則謂淵明為隱者,非知淵明者也。謂淵明有志於功名者,亦非也。」牆東類稿卷八

宋濂題淵明小像卷後:「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黄庭堅、秦觀、李燾、眞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皇明文衡卷四十五

朱鶴齡陶潛論:「沈約陶潛傳云云,後世因仍其說,宋人有辨其不然者。……謝叠山則云:『晉隆安四年庚子,劉牢之使劉裕討孫恩。元興二年,裕平桓玄,改元義熙。淵明賦歸去來詞,實義熙元年也。十四年,裕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二年庚申,禪宋。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

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則劉氏篡位之基，實始自隆安、元興間，淵明庚子以後，即題甲子，蓋逆知末流之必至于此也。』疊山之論固核，然吾觀淵明之意，有進于是者，彼夫劉裕之猜忌，傅亮、謝晦諸人之賣國，不難以司馬天子為机上肉，其肯容晉室遺臣傲然削新朝之帝號，而優遊以羲皇上人終老耶？况淵明之祖烈，淵明之清名，又諸人所深惡而思欲媒蘖其短者耶？故其詩之止書甲子者，所以存其恥事二姓之心；書甲子而始于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泯其不書年號之迹。王弘之要路可就也，顏延年之酒錢可納也，任天下以羸疾弃我，曠達容我，絶不以養高釣名疑我，夫然後可以逍遥容與，卒全此生于東籬北牖之間，不然而洵如沈約所稱，其有不嬰宋氏之網羅者幾希矣。前乎淵明有孫登，亦隱于魏晉之間者也，其規嵇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得薪所以保其耀；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識眞所以保其才。』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者，其亦以識勝也夫。」愚菴小集卷十一

按：宋濂謂淵明清節，不待書甲子而後始見，是也，疊山、鶴齡之論，可備一說。然沈約何以致誤，古今學者均無說，愚謂此非史家之失，乃流俗之惑。淵明因義熙末不應徵命，與周續之、劉遺民有「尋陽三隱」之稱，周入廬山事釋慧遠，劉亦遁迹匡山，淵明則躬耕田園而已，意者民間或有其所以不仕之說，史家採之附入本傳耳。不然，何以牴牾如此耶？「但題甲子」之說雖無據，然其集中無書劉宋年號者，則確切無疑，其恥事二姓之節，非惟行以踐之，實亦言以表之，陶徵士誄曰：「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所指或即此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1] 此事與淵明不書劉宋年號，頗相

〔1〕 藝文類聚卷五引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咸，為廷尉監，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乎？」詳見後漢書陳寵傳。

類,論者或曰宋書本此,愚謂非是,蓋沈約撰宋書,於陶集未必盡讀,即盡讀,亦不應得出「但云甲子」一說,其據傳聞無疑,即陳咸「用漢家祖臘」,亦屬傳聞,撰史者焉能實際考察哉!

第二節 淒其望諸葛,抗髒猶漢相

謝靈運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淵明雖未明言,詠荊軻一章,亦寓斯旨。故後人論淵明,若言其志,多與張良、孔明並論,言其忠君愛國,則多與屈原、孔明並提。至謂其名字亦自孔明而來。

黃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抗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撝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予剛制酒,無用酌杯盎。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四此作慷慨磊落,能道淵明心事,歷代詠陶諸作,惟顏真卿一篇,差可彷彿。

朱熹向薌林文集後序:「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横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朱熹此論，頗為後世所遵。蘇軾於淵明但愛其人之野，詩之妙，能達乎道者，於淵明之節，略少褒揚，所以然者，蓋因識淵明於晚年，已無志於世，結廬以草茅，遊戲於人間，心境與幽居者相似，故能得淵明之真。朱熹則以道義自任，見淵明迹近於是，故亟挽入之，其所言者乃理想之淵明，未必事實之淵明也。

于石述懷：「孔明臥隆中，世事若不聞。草廬兩三策，大義固已明。陶潛晉處士，束帶恥屈身。浩然歸去來，把酒惟長吟。潛魚遊深淵，好鳥鳴高林。是以古君子，出處各有心。」紫巖詩選卷一

吳澄詹若麟陶淵明集補註序：「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為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為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覩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强臣之移國，而俱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倘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又陶詩註序：「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國，懷王信讒踈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

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勦，又滅秦滅燕，挾鎮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吳文正集卷二十一

虞集悠然亭記：「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採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道園學古錄卷八又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道園學古録卷四十亦論及之。

貝瓊題淵明像：「素琴無絃不復鼓，清樽有酒還相持。老奴遷鼎亦苦早，先生拂衣應已遲。子房結客報秦日，武侯出師匡漢時。古人今人本同調，坐對南山惟賦詩。」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五

劉壎隱居通議卷八：「古今咏淵明者多矣，獨山谷翁深入閫奥，其懷陶令之詩云云，此詩允為得淵明之心者，世以陶公為幽人隱士，非也。身逢禪代，悲憤不自勝，欲如孔明紹休漢室，思致中興，而世無英雄如昭烈者，可與興復，既不可為，則姑自放于詩酒而已。晚年以字為名，而更別其字曰元亮，景慕孔明，意可槩見，或者但見其棄官彭澤，歸逸柴桑，遂以幽隱待之，誤矣！」

謝肅和陶詩集序：「古之君子，苟秉忠義之心，雖或不白於當時，而必顯暴於天下後世者，是固公議之定，亦其著述有所於考也。若楚三閭大夫屈原、漢丞相諸葛亮、晉處士陶潛者，非其人乎！方楚之絀屈原也，秦數紿楚，原復切諫，而君弗悟，反信讒而遷之，原

雖溘死，而其心則見于離騷二十五焉；及漢之末，有諸葛亮者，感激三顧，輔翼兩朝，以再造王業，事雖不就，而其心則見于出師二表焉；若夫陶潛，乃晉室大人之後，耻事異代，超然高舉，安於義命，雖無益於國，而其心則見於歸去来辞與諸詩賦焉。之三君子，所遇之時不同，忠義之心則一，而天下後世之所共知者也。奈之何或者作反騷以議，累書入寇以外武侯，託『白璧微瑕』以譏靖節，則其忠義之心不亦泯沒于天下後世乎！以今觀之，離騷足以見其愛君憂國，雖九死而不悔也；出師表足以見其仗義履正，不得興復舊都不止也；歸去来辞與諸詩賦，足以見其不慕世榮，惓惓乎其本朝也。是以紫陽夫子或校注其遺文，或發明其偉烈，或表見其幽光，於是三君子忠義之心炳乎如白日之行青天矣！亦孰得而泯沒之邪？然余又以謂大夫、丞相皆嘗列位于朝，其行事故易考而知也，若處士則徒以一縣令，在官不久，尋復歸田，其迹甚隱，宜與屈、葛若不相似然。然而讀史九章，其首述夷、齊，非孔明識義利大分之謂乎？其次述箕子，非靈均不忍宗國危亡之謂乎？其曰精衛塡海，非孔明為漢復讎鞠躬盡力之謂乎？其曰與三辰遊，非靈均悲時俗迫隘而輕舉遠遊之謂乎？至於所謂山陽歸國、平王去京，不自知其涕之流者，其忠義之心，視屈、葛為何如也！有志之士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人，而神交於千載之上。」密庵文藁辛卷

方孝孺立春偶題二首之一：「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閱盡靜中聲。効忠無計歸無路，深愧淵明與孔明。」遜志齋集卷二十四

毛晉陶靖節集合序：「余家藏宋刻四先生傳，並詩文遺事百篇，迺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也。先儒序云：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明君臣之義之心則一也。余讀而嘉之。然子房為韓而圖斃呂、秦，孔明為漢而圖誅曹魏，雖未儘快其志，已略表見矣。若三閭、五柳，無高帝之可倚，無昭烈之可輔，蒿目讒姦，簸弄君國，莫可如何，則不得不託之忠言以

洩其憂愁悲思,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酸鼻隕心也。如讀離騷僅能獵豔詞,拾花草,而閑情一賦,反謂白璧微瑕,不重可惜哉!」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此外,唐之狄仁傑亦嘗令彭澤,故亦有與之相比者。王惲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内者唐相梁公也。歲貌殘圮,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關于世教者然也。……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絃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仕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恥臣于宋,豈惟隱居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書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讒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可久可速,藏器俟時之意遠。若二公者,考其迹則異,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者是也。」秋澗集卷三十九

劉將孫彭澤縣學三賢祠記陶淵明、狄仁傑、蘇軾:「見不可而不知退,知難而猶欲覬於行,聞彭澤之風,以之立身,以之持己,亦可以悟也;事有屈而道信,勢有曲而志遂,尋梁公之迹,以之事君,以之從政,猶庶幾於有補也。身可辱而論不可易,名可毀而理不可誣,咏儋州之遺烈,與離騷爭光,亦所謂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養吾齋集卷十六

古之論者皆以劉裕篡晉為非,然揆諸情實,裕不篡晉,逮其死後,其家族必難免。霍光已為前車之鑒矣。霍光扶宣帝繼位,論功可比周公,然骨尚未冷,即滿門屠滅。司馬氏之情勢,與劉裕同。專制政體,既種惡因,必結惡果,置喙紛紛,皆屬無謂。

淵明於晉,處有意無意之間,若謂其視晉若波上之閒鷗,泛泛然相忘於江湖,非真知淵明者。蓋陶氏本奚族,風俗異乎中華,逮侃以蓋世之才,勤勉不懈,斥老莊之浮華,務儒家之實學,終崛起之,抗江左世族於一時。淵明對晉室之忠誠,實亦對祖先之敬慕

也。雖然,謂淵明以晉之遺老自居,如微子之詠麥秀,屈子之懷郢都,亦非知淵明之志者。蓋淵明與司馬氏之關係,不及微子之於商,屈原之與楚也。故其視晉之亡,雖悲憤而不失本性,淵明本性澹泊,所謂猛志、雄志者,偶有所發,即為攸志、宏志所淹。觀者當循影撫形,反復鑒之,斯不失其真。

第三節　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

朱子語類一百三十六:「陶淵明古之逸民。」故後世若論其賢,則恒與伯夷、柳下惠、子皙、段干木、顏淵、原憲、宓子賤、鄭子真、揚雄、嚴子陵、管寧、孔融、孔明、邵雍等並言。

李白贈閭丘宿松:「何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二賢名。」李太白集注卷十一牟融題朱慶餘閒居四首之三:「路通元亮宅,門對子雲居。」全唐詩卷四六七韋驤和簡夫遊南巖:「子賤鳴絃方暇逸,淵明解綬已来歸。」錢塘集卷二

張謂夜同宴用人字:「北斗回新歲,東園值早春。竹風能醒酒,花月解留人。邑宰陶元亮,山家鄭子真[1]。平生頗同道,相見日相親。」全唐詩卷一九七

晁補之寂默居士晁君墓表:「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雞肋集卷六十三

呂本中次韻季叔友賀堯明登第三首之一:「柴桑無復陶元亮,谷口虛傳鄭子真。二子風流知有在,且留餘味及吾人。」東萊詩集卷九吳芾和陳澤民見寄:「敢希寄傲陶元亮,且學躬耕鄭子真。」湖山集卷八

[1]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老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陳淵答胡寧和仲郎中:「蒙論及淵明事,若以人物言之,如雲漢在天,可仰而不可及。……伯夷、柳下惠,孔子皆以為賢,孟子亦曰『其趨一也』,何高下之辨乎? 故論其高,淵明乃千載之士,論其是,古人軌轍,較然亦可見也。」默堂先生文集卷十七

辛弃疾浣溪沙:「細聽春山杜宇啼。一聲聲是送行詩。朝来白鳥背人飛。 對鄭子真嵓石卧,赴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誦北山移。」稼軒詞卷四

陸遊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為韻之五:「君子尚大節,又甚惡不情。魯連故可人,用意終近名。千載高夷、齊,採薇忘其生。周公述易象,所以貴幽貞。去聖雖已遠,江左見淵明。我讀飲酒詩,朱絃有遺聲。」劍南詩藁卷五十二

姜特立野步:「晚來行野色,晴意滿江山。舊得貧中樂,今於老後閒。淵明五柳下,顏子一瓢間。此道如能會,孤標不可攀。」梅山續藁卷十六

姚勉愛竹軒記:「三代後人物,可愛者有幾? 大義自任,利鈍不知,吾愛諸葛孔明;勁氣如龍,傲睨奸獪,吾愛孔文舉;高風遠韻,不折於時,吾愛陶淵明,下是已矣。」雪坡集卷三十五

樊樹同吳西林城東看花遇大風戲爲長歌:「澆花擬向下公墳,彈絲亦就周家柏。淵明、子晳兩達人,天地寧非百年客。」山房集卷八

姚燧歸來園記:「屈原之愛君,周子之鳴道,陶潛之明達,林逋之隘狷,能發四賢足矣。又可他求為耶? ……雖然,周子為人,鄒孟氏之亞,其言亦六經、洙泗之遺餘,固不在淺學之妄論,餘三子則皆有説。屈原之不忘君,其失未免怨懟,激發而不平。林逋終身遁棄而忘君,又類潔身亂倫,其吟嘯多賦近體,句律清快,可誦者有數。陶潛既仕矣,則其心為不忘君,知其不可,以恥束帶見督郵為目以去,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又其言和平微婉,猶玄

酒希聲，後世雖有效而和之，終不能一造其堂奧。三子之中，古所謂吾無間然者也。」牧庵集卷八

戴表元韓君美經歷賦孟夏草木長五詩示僕因寫鄙懷通呈阮使君君美時與諸公講易：「吾評陶淵明，略似段干木。詩文雖滿家，不飽妻子腹。仰瞻清風柯，俯窺白雲谷。誰能為升斗，辛苦受羈束。因君寄高韻，千古動遐矚。」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徐明善菊逸說：「人知靖節逍遥酣暢，不為簪組所勞，斯之謂逸。然夫子列逸民，首夷、齊，下聖人一等，其品級甚高，靖節夙志聖賢，任重道遠，在榮木一詩，讀者當有省矣。他如『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此意娓娓，集中至謂『宴安自逸，歲暮奚冀』，直與七月、無逸相表裏，此所以貞而不渝，窮而愈堅，下夷、齊一等，千載之下，未易倫擬也。」芳谷集卷下

馬祖常讀陶潛詩：「伯夷恥粟餓，屈原避讒死。獨有柴桑翁，一不失張弛。所以百世下，風流激頹靡。遐觀八極表，衰榮何足數。」石田文集卷一

李邦獻省心雜言：「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古忠臣義士等，何耶？豈顏氏子以退為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趙撝謙龍丘稾序：「故孔子戹陳而不慍，孟軻阻隔而歸天。至若顏子之簞瓢，原思之甕牖，榮公之帶索，袁安之卧雪，陶潛之乞食，雖罹蹇阸困苦，然修名之士，亘古不朽，彼之阿權縱横肆毒逞欲者，奚啻蜉蝣之聚暮朝而已哉！道所以卒歸于正也。」

又丹山書院記：「使其能充大正己如孟、荀，潛心确守如董仲舒，淵默去就如郭林宗，通達應變如諸葛孔明，安貧樂分如陶潛，棲神辨博如弘景，高潔如邵雍，隨時如周、程、張、朱，用則正義而蹈道，不用則高尚而樂天，此所以行藏一致，而必有以稱于時而名後世也。」趙考古文集卷一

朱晞顏容安堂記：「聖人稱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以明夫道之所存，即吾樂之之事也。後之誕者乃欲以外物而求之，不亦謬乎？此東晉嵇、阮之流卒為名教之罪人也哉！惟陶潛以邁往之才，高出當世，不肯屈身束帶，往見督郵，輒賦歸來，退樂故里，顧其名節炳燿，風厲千古，是非外忘世故，内有所安，篤於道者不能爾也。」瓢泉吟稿卷四

楊慎丹鉛總録卷十九：「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

呂柟涇野子内篇卷六：「光祖曰：『陳寔、郭泰、管寧、陶潛四人，皆傑士也，敢問孰優？光祖欲學焉孰從？』先生曰：太丘有仁之量，林宗有仁之材，以言其錫類則均也；幼安有仁之信，淵明有仁之智，以言其仗節則均也。子欲學守身，無如管、陶；子欲學及人，無如陳、郭。然必有管、陶之節而後有陳、郭之用。斯四傑吾不能為之優劣。」又卷七：「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杯中物自遣；若顔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於言也。」又四書因問卷四：「此不可多求，而簞食瓢飲，顔子未嘗自言『吾簞食瓢飲』，惟夫子稱之；若淵明則曰『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顔』，似猶露其甘貧之意，終不若顔子忘貧耳。然其豪邁特立亦不可少也。」

葉子奇草木子卷二：「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李蘭陶靖節先生祠記：「人無賢愚，莫不願砥礪名節，為一時高士，而自衒自媒者鮮克韜光，如脂如韋者初終易轍，無他，聞道淺也。古今來用行舍藏，與道污隆，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孔、顔而後，吾於晉得一人焉，蓋陶靖節先生者是。夫先生之名，習於童叟，先生之行，炳於宇宙，然世之知先生者，謂其遺情軒冕，樂志林泉，詩酒自娱，保真獨善，位置巢父、許由之列，而不知先生志不在隱逸，假隱逸以樂道；意不在詩酒，資詩酒以寄迹者也。先生性沖澹，氣邁逸，達觀時務，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春風沂水，寓目

皆天性之真；松菊詩文，觸處悉怡情之具；潔靜精微，深於易教；屬辭比事，志擬春秋。朱紫陽謂其元熙革姓間，默寓忠貞，此尤志節之大者，脱令入孔氏之門，則安貧樂道，固得躋顏子之班，而達天知命，亦可幾希聖之學。梁昭明有云『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是誠有助於風教，堪為百世之師者。」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五引

崔銑松窗寤言第六十一章：「管幼安之避魏，存漢也；陶靖節之不仕，存晉也。生於漢代，奈何乘亂而佐姦臣以覆之，況毀裂冠冕，身為晉室功臣之裔，而腆顏以事二姓乎？劉靜修曰：夷吾霸業，漢武雄才，幼安默如也。亦民無得而稱焉者乎？」洹詞卷九

羅洪先陶靖節贊：「先生自況，無懷、葛天。又曷似之，黔婁之言。止酒而醉，其忘者天。世無孔、孟，夷、齊孰賢。吁嗟先生，近於自然。」念菴文集卷十

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曾點與人偕樂，朱子謂其灑落處後人不能及，以其氣象大而志趣別也。陶公不得與人偕樂，而陶然自樂，其空曠處後人亦不能及，以其性情真而意境遠也。要之，寄懷童冠，感念殊世，陶公意思，亦與曾點一般。偕樂者無不可以自樂，自樂者無不可以偕樂，曾點、陶公，易地則皆然。」

按：淵明陶然自樂處固多，與衆樂樂者亦多，觀其集自可見之。鍾秀所言，乃其一偶也。

第四節　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

此外，語其放則與接輿、莊周、二疏、邴曼容、揚雄、梁鴻、仲長統、龐公、王羲之、謝安、皇甫謐、王子猷、張季鷹、元結、李愿、白居易、林和靖等並言。

舊唐書隱逸傳序:「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

元稹月三十韻:「荷鋤元亮息,回櫂子猷歸。迢遞同千里,孤高净九圍。」元氏長慶集卷十三

杜牧許七侍御棄官東歸瀟灑江南頗聞自適高秋企望題詩寄贈十韻:「凍醪元亮秫,寒鱠季鷹魚。」全唐詩卷五二一

韋驤和禮部蘇尚書稃栝:「淵明植五柳,萬古清風傳;子猷種脩竹,幽况亦飄然。峥嶸韓退之,甘受庭楸牽。由來高爽姿,氣欲凌雲烟。嗜好脱凡近,孰能窺後先。」錢塘集卷一

梅堯臣秋日同希深昆仲遊龍門、香山,晚泛伊川,觴詠久之,席上各賦古詩,以極一時之娱:「醉來同淵明,興盡殊子猷。」宛陵集卷一

歐陽修西湖念語:「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臥輿,遇酒便留於道上。」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稱。」

黄庭堅荔支緑頌為王公權作:「揚大夫之拓落,陶徵君之寂寞。惜此士之殊時,常生塵於尊勺。」山谷集卷十五

陳旅次韻寄太乙宫上官:「揚雄不徼名,拓落猶遠客。美矣陶徵君,斂裳去彭澤。」安雅堂集卷三

趙蕃寄題安福士人家賞静軒聽雨二首之一:「心遠淵明趣,室虚莊叟書。宅邊種柳樹,濠上樂鯈魚。往者不復作,斯人今則踈。誰為賞静者,吾欲並門居。」章泉稿卷二

王沂二賢贊序:「仲長統樂志論,陶淵明歸去來辭,……二賢之心迹,固見於論與辭,若其言行之詳,有非辭與論所能盡者,廼為二賢贊,俾有以希慕云。」伊濵集卷二十二

葛勝仲賀宇文寶文時中知湖州啓:「雖陶令已歸於田園,而龐

公不入於城府。」丹陽集卷五

陸游送嚴居厚棄官歸建陽溪莊：「曼容不過六百石，淵明僅留八十日。寥寥千載有兩公，海内至今推絶識。」劍南詩稾卷三十六李復送趙侗承議致仕歸：「聊為五斗陶元亮，却愛三龍邴曼容。」[1]潏水集卷十五

張侃歲時書事之九：「酒中有妙理，勿學淵明笑。淵明曠蕩人，行藏同荷篠。天外有奇趣，勿學孫登嘯。孫登隱逸輩，施為異常調。萬事付自然，吾方詣至妙。」張氏拙軒集卷一

胡助隱趣園記：「夫隱居之趣，是與造物者遊，逍遥乎塵埃之外，彷徨乎山水之濵，功名富貴何曾足以動其心哉。嗚呼！古之君子真得隱居之趣者，亦不多也，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愿而已，此其人何如哉！噫，東風花柳，禽鳥和鳴，佳木陰濃，池蓮香遠，水清石瘦，黄菊滿籬，雪積冰堅，挺秀蒼翠，四時之景可愛，而千載之心攸存，慨然飛雲之想，而不忘泰山之瞻，斯為無忝乎？隱趣云爾。」純白齋類稿卷二十

姚勉送廬陵郭僉判致仕歸序：「漢西都時，風俗偷惰，疏廣、受始立高節以障頽波，然而世知賢其人，終未知蹈其節。自晉而下，有張季鷹、陶淵明，一以蓴鱸去，一以松菊歸。在李唐時，則有裴晉公、白太傅皆以强健乞身去之，數君子其爵位雖殊，名節一也。」雪坡集卷十七

趙孟頫次韻舜舉四慕詩：「子皙有高志，悠然舞雩春。接輿諒非狂，行歌歸隱淪。周也實曠士，天地視一身。去之千載下，淵明亦其人。歸來北窗裹，勢屈道自伸。仕止固有時，四子乃不泯。九原如可作，執鞭良所欣。」松雪齋集卷二

高濂高子自足論：「故子房之高蹈遐舉，功盖千古；少伯之滅

[1] 與鄭子真同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迹潛踪,名著人間〔1〕;淵明嗜酒,人未病其沉酣;和靖栽梅,世共稱其閒雅。是皆取足於一身,無意於持滿,能以功名道德為止足,故芳躅共宇宙周旋,高風同天地終始耳。」遵生八牋卷七

李夢陽事勢篇第七:「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萬世師,不謂之用何邪? 子陵、淵明,世遺之矣,然聞其風者,必起塵外之思,不謂之用邪?」空同集卷六十六

鄭真雲巖小隱詩序:「夫山川以人而勝,南陽以諸葛也,東山以謝安也,彭澤以陶潛也。蘭亭以王羲之而始著,浣花溪以杜少陵而益顯。匡廬、香山以李謫仙、白居易居之,而後人為之嚮慕興起。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即其地而想其人,而其人為不可忘矣。」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五

錢大昕題尤西堂夢遊三山圖序:「圖爲海寧俞體仁畫,作莊生、曼倩、淵明、太白、東坡五像,最後一人則西堂也。王阮亭、朱竹垞、韓慕廬諸公皆有題詠,予亦作六君詠繼之。」潛研堂文集續集卷十

張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三:「張西農曰:昔人品題名士,不以風流所歸,乃在門庭蕭寂。漢晉叔度而下,其風軌有足懷者,如右軍、靖節淡然泊然,真陋巷風味,坦坦幽人,而論者不列儒林,得無以清辭妙翰,漉酒安歌,言不及已發未發,太極無極,遂非聖人之徒耶?」

古今論者甚多,惟擇其要者錄之。更有散見本書他處者,比讀合勘,則淵明之心志行品可見矣! 以顏延之、蕭統以降,衆口一辭,皆褒美之,豈偶然哉!

〔1〕 意林卷五引楊泉物理論曰:「範蠡,字少伯,楚宛人也。使越滅吴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玲人寫其狀,恒朝禮之。」

第十章　陶詩至唐始入文學主流

第一節　陶詩在六朝，進前而不御

陶詩雖得蕭統賞識，鍾嶸品題，然其生活之時代，對文學源流之化遷却影響甚微，即其託體山阿之後，亦未融入文學主流，劉勰撰文心雕龍，竟無一言及之，或其旨在於干謁圖進，故置而不論乎？後為東宮太子舍人，日隨昭明遊，倘觀其所編陶集，能無愧哉！

六朝之詩，今所傳者，惟鮑照、江淹曾學陶體。鮑氏集卷四有學陶彭澤體詩一首，曰：「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罇酒滿，朋舊數相過。秋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提琴當戶坐，歎息望天河。保此無傾動，寧復滯風波。」其中「綺羅」二字，與陶詩殊不類。

江淹雜體詩三十首有陶徵君田居一首。曰：「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文選卷三十一此詩曾誤入陶集[1]。

嚴羽滄浪詩話:「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葉適答劉子至書:「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又卷八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絶句之三:「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竹莊詩話卷三引詩評云:「文通能體物,善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又引韓子蒼云:「淵明田居,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開徑望三益』一句為不類。」

薛蕙雜體詩序:「詩自曹、劉,下逮顏、謝,體裁各異,均一時之儁也。及江文通擬諸家三十首,雖間有未盡,然可謂妙解羣藻矣。」考功集卷二

陸時雍詩鏡總論:「江淹材具不深,凋零自易,其所擬古,亦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者耳。擬陶彭澤詩,祇是田家景色,無此老隱淪風趣,其似近而實遠。」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七:「江文通雜體詩,所儗既衆,才力高下,時有不齊,意製體源,罔軼尺寸。爰自椎輪漢京,訖乎大明、泰始,五言之變,旁備無遺矣。雖孫、許似道德論,淵明為隱逸宗,亦并别搆,成是總雜。唯永明聲病,不在舊列也。」又曰:「儗陶能得其自然。」

---

〔1〕 黄庭堅山谷别集卷十一跋江文通擬淵明詩後:「此江文通擬淵明詩,文通自有序述,又梁昭明太子列於文選,可斷不疑也。而遂編入淵明集中。」洪邁容齋三筆卷三東坡和陶詩亦嘗論之。

賀貽孫詩筏：「江文通陶徵君一首，非不酷似，然皆有意為之。如富貴人家園林，時效竹籬茅舍，聞雞鳴犬吠聲，以為勝絕，而繁華之意不除。若陶詩則如桃源異境，雞犬桑麻，非復人間，究竟不異人間；又如西湖風月，雖日在歌舞濃豔中，而天然澹雅，非粧點可到也。」

據詩品中：「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此詩非惟體制類陶，氣味亦相似，如集淵明句以成者，惟不能見田園之精神耳。

錢鍾書談藝錄：「當時解推淵明者，惟蕭氏兄弟，昭明為之標章遺集，作序歎為『文章不羣』，『莫之與京』。顏氏家訓文章篇記簡文『愛淵明文，常置幾案，動靜輒諷』。顧二人詩文，都沿時體，無絲毫胎息淵明處。昭明與湘東王書論文祇曰：『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宋陳仁子撰文選補遺，趙文作序，述仁子語，亦怪昭明選淵明詩，十不存一二。可見淵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為貴。即今衆議僉同，千秋定論，尚有王船山、黃春谷、包慎伯之徒，或以為淵明『量不弘而氣不勝，開遊食客惡詩』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或以為『今情五言之境，康樂其方圓之至矣，猶之洙泗之道，遍及人倫，雖陶彭澤亦夷、惠、老、莊之列也。』夢陔堂文集卷三與梅蘊生書或以為淵明詩『不如康樂詩竟體芳馨』見藝舟雙楫卷一答張翰風書歸去來辭『言不麗而意無則』卷一書韓文後下篇。則當時之進前不御，奚足怪乎！」

按：蕭統錦帶書十二月啓南呂八月：「既傳蘇子之書，更泛陶公之酌。」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則其於陶似僅好其酒而已。鮑照學陶彭澤體下有注曰：「奉和王義典。」似王義典亦有學陶彭澤體詩，然則陶詩於當時亦非完全「進前不御」也。

楊慎丹鉛總録卷二十一：「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

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此詩高趣,可並淵明。」

愚謂此詩非淵明之比,「樂道讀玄書」云云,明其所樂者乃時尚之道而非太古之道也。六朝效彭澤體者,或別有其人,惟學而不似,愛而難近,淵明之孤高,即後世之白樂天、蘇東坡天才卓絕,亦不能掩其所長,六朝詩人,謝靈運以降,謝宣城、江文通、徐孝穆、庾子山輩,迹謝客猶不及,安能復事淵明哉!

此外,錢氏雖言六朝時陶詩「進前不御」,然未言何以致此,以愚管見,蓋陶詩乃沉思之產物,非寧靜者不足以知之;根植於田園,非躬耕以食者亦不能樂之。自晉至隋,戰亂頻仍,政權疊更,宋、齊、梁、陳四朝,篡弒之頻,向所罕見。文學之士,廉恥喪盡,張惶失路,有志者遭屠,懷才者被羈,北馬飲南江之水,南人歌北國之風,即暫遭冷落者,亦放縱山水,清談竟日,彼此標榜,吹彈邀譽,略無默想之日,焉有沉思之時,且一己之憂思尚無暇排遣,焉能體他人之憂思;無田園之夢想,焉能解好風、時鳥、停雲、南山之真意!

淵明詩歌主題,以隱逸為主,其文章風格,以閑澹見長,修辭惟立其誠,著筆不尚藻彩,在南朝四聲、宮體盛行之時,鮮人問津,亦在情理之中。又,淵明隱居不仕,其高風亮節,於六朝不以節氣為高之時,難為世所重,亦原因之一也。此外,淵明之詩,一如其人,外在於詩歌發展軌迹,在各類文體之延進猶未完成之時,其深厚詩意尚難以釋放。

晁説之和陶引辨:「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景迂生集卷十四其以老氏比陶,雖有未妥,然其謂陶詩別為一派,外在於詩歌發展主流,則確切無移。

第二節　我愛陶靖節,清風激頹波

直至唐初,此冷淡景況始有改善。先以史家論之。宋書列淵

明於隱逸傳，然並未特別加之以贊。至唐初，修晉書，亦入隱逸傳，然將淵明列入晉書本身，即示對「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之肯定。且多出對王弘之語。史臣曰：「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中「或箕踞而對時人」一語，即謂淵明也。

李顯唐中宗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得秋字序：「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詩曰：「九日正乘秋，三杯興已周。泛桂迎尊滿，吹花向酒浮。長房萸早熟，彭澤菊初收。何藉龍沙上，方得恣淹留。」全唐詩卷二

楊炯和劉長史答十九兄：「風標自落落，文質且彬彬。共計陶元亮，同推周伯仁。」盈川集卷二唐上騎都尉高君神道碑：「陶元亮攝官於彭澤，道契羲皇；陳仲弓歷職於太邱，德符星緯。」盈川集卷八

吳筠高士詠序：「在昔，玄晏先生皇甫謐因其所美而著高士傳，梁伯鸞有高士頌，愚今有高士詠，亦各一時之志耳。太初渺邈，難得而詳，洪崖之流，無迹可紀，故始於混元皇帝，終於陶徵君，舉其絕倫，明其標的，為五十首，以吟諷其德音焉。」其陶徵君曰：「吾重陶淵明，達生知止足。怡情在罇酒，此外無所欲。彭澤非我榮，折腰信為辱。歸來北窗下，復採東籬菊。」宗玄集卷下

王維送六舅歸陸渾：「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王右丞集箋注卷三

劉昚虛尋陽陶氏別業：「陶家習先隱，種柳長江邊。朝夕尋陽縣，白衣來幾年。霽雲明孤嶺，秋水澄寒天。物象自清曠，野荷何綿聯。蕭蕭丘中賞，明宰非徒然。願守黍稷稅，歸耕東山田。」河岳英靈集卷上

李白贈臨洺縣令皓弟時被訟停官:「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鼇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又口號贈楊徵君:「陶令辭彭澤,梁鴻入会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李太白集注卷九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一作狂歌陶令前。」卷十三

杜甫奉寄河南韋尹丈人:「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杜詩詳註卷一石櫃閣:「優遊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安,謝爾性所適。」杜詩詳註卷九

顏真卿栗里:「張良思報漢,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捨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為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逐孤雲遠。心隨還鳥泯。」全唐詩卷一五二斯作於淵明心事,頗能道著,真知淵明者也。

皎然五言哭呉縣房聳明府:「素高陶靖節,今重楚先賢。芳躅將遺愛,可為終古傳。」杼山集卷六

錢起酬陶六辭秩歸舊居見柬:「靖節昔高尚,令孫嗣清徽。舊廬雲峯下,獻歲車騎歸。去俗因解綬,憶山得採薇。田疇春事起,里巷相尋稀。淵明醉乘興,閑門秪掩扉。花禽驚曙月,隣女上鳴機。畢娶願已果,養恬志寧違。吾當掛朝服,同爾緝荷衣。」錢仲文集卷三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峰道者:「寧辭園令秩,不改淵明調。解印無與言,見山始一笑。幽人還絶境,誰道苦奔峭。隨雲剩渡溪,出門更垂釣。吾廬青霞裏,窗樹玄猿嘯。微月清風來,方知散髮妙。」錢仲文集卷三

又藍上採石芥寄前李明府:「淵明遺愛處,山芥緑芳初。玩此春陰色,猶滋夜雨餘。隔溪烟葉小,覆石雪花舒。采采還相贈,瑤華信不如。」錢仲文集卷五題張藍田訟堂:「角巾高枕向晴山,訟簡

庭空不用關。秋風窗下琴書靜，夜景門前人吏閑。稍覺淵明歸思遠，東皐月出片雲還。」卷七又晚過橫霸寄張藍田：「亂水東流落照時，黃花滿徑客行遲。林端忽見南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卷十

李德裕畏途賦：「訪尋陽之故里，懷靖節之舊居。陳一樽之遙奠，悲三徑之久蕪。當其辭簪組，返蓬廬，逸妻賓敬，稚子歡娛，臨流賦詩，對南山之幽靄，蔭嘉木之扶疎。不為軒冕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寤，居一世之不如。」李衛公別集卷二

顧況擬古三首之三：「浮生果何慕，老去羨介推。陶令何足錄，彭澤歸已遲。空負漉酒巾，乞食形諸詩。吾惟抱貞素，悠悠白雲期。」華陽集卷上閑居自述：「榮辱不關身，誰為疎與親。有山堪結屋，無地可容塵。白髮偏添壽，黃花不笑貧。一樽朝暮醉，陶令果何人。」華陽集卷中

孟郊隱士：「本末一相返，漂浮不還眞。山野多餒士，市井無饑人。虎豹忌當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貪競者，日與患害親。顏貌歲歲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禍，取富不取貧。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松栢忌出山，出山先為薪。君子隱石壁，道書為我鄰。寢興思其義，澹泊味始眞。陶公自放歸，尚平去有依。草木擇地生，禽鳥順性飛。青青與冥冥，所保各不違。」孟東野詩集卷二

崔塗過陶徵君隱居：「陶令昔居此，弄琴遺世榮。田園三畝綠，軒冕一銖輕。衰柳自無主，白雲猶可耕。不隨陵谷變，應只是高名。」全唐詩卷六七九

徐鉉送薛少卿赴青陽：「我愛陶靖節，吏隱從絃歌。我愛費徵君，高卧歸九華。清風激頹波，來者無以加。」全唐詩卷七五五

正因淵明人格於晉史受到官方肯定，執政者倡之於上，攡辭者和之於下，其作品魅力始有釋放並為世效倣之可能。陳繹曾詩譜：「陶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幾於十九首

矣,但氣差緩耳。至其工夫精密,天然無斧鑿痕迹,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説郛卷七十九下引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皇明文衡卷二十五

唐初,即李世民亦不免為宮體所惑,何則? 蓋詩歌形式尚未臻於完備,詩歌亦有其内在發展之規律,正如人,在其形體尚處成長階段,斷不可載重致遠,文以載道,亦須在文體成熟之時,始可言之。此外,社會進入長期安定階段,文學之士謀求功名之暇漸多,安逸思想雖未上升為社會主流,然在民間已有醞釀之所,陶詩因内容充實,意蘊深厚,措辭簡潔,風味純正,斯漸為文學之士接受並效倣之。且其人品高絕,詩與人融合無間,後之有意於世而志不獲騁以至退居寡交者,宜引以為知己,從其作品中感受到某種支持。當然,陶詩受重視,在於内在品質,雖篇章無多,而主題豐富,不似謝靈運僅具玄言山水,不似庾信僅有豔辭哀賦,故唐初,陶詩雖處於邊緣位置,然已不再為世遺忘,並在某些詩人心靈深處發出聲音。

第十一章　王績

第一節　澹遠竝真素,絕類陶徵君

唐興,文章承江左餘風,祖尚宮體,至陳子昂始變雅正,其所論著,當世以為法。然在子昂前,王績已顯效陶迹象。其兄王通,有「當世孔子」之稱[1],所著中說已及淵明。據績友呂才王無功文集序,其弟褒以「文學見貴於時,而亦溺於酒德,自方陶潛、故叟。龍門人至今傳之,故號君為小賀褒。君聞之笑曰:『我得方賀褒,是以不減陶元亮、故許倫,復何所很。』」五卷本王無功文集則其人與王績相若也。

王績遊北山賦序:「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贈學仙

〔1〕 新唐書王績傳:「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按:王通元經,今傳。

者:「誰知彭澤意,更覓步兵耶。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醉後:「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歌。」將淵明與阮籍並譽,蓋二人皆不得志於世而寓於酒者。田家一:「草生元亮逕,花暗子雲居。」將淵明與揚雄並云,蓋因其皆窮居而寂寞也。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晚年敍志示翟處士:「庾袞逢桑䟫,陶潛見吏羞。三晨寧舉火,五月鎮披裘。自有居常樂,誰知身世憂。」嘗春酒:「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千日醉,何惜兩三春。」則言淵明而不及嗣宗矣。

遊北山賦:「昔者,蔣元卿之三逕,陶淵明之五柳,君平坐卜於市門,子真躬耕於谷口,或託閭閈,或歷山藪,咸遂性而同樂,豈違方而別守。」答馮子華處士書:「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牕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田家:「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濆。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其效倣淵明之意,皎然可見。

答刺史杜之松書:「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憂句盡。」醉鄉記:「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觀其集所仰止者惟此數人耳。

陸淳刪東皋子後序:「莊叟之後,綿歷千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於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份而安。忘所居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籍之放情,行不忤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全唐文卷六百一十八言績兼陶、阮之長,然績於嗣宗、叔夜亦有微詞,田家一:「阮籍生年懶,嵇康意氣踈。」五斗先生傳:「生何足養？而嵇

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1]其真正引以為同調者，惟淵明一人而已。

此外，淵明有五柳先生傳，王績有五斗先生傳；淵明有桃花源記，王績有酒鄉記[2]；淵明撰自祭文，王績自作墓誌；淵明以田園、飲酒為詩歌主題，王績集中亦多田園、飲酒之作，其所同如此，宜乎後世將其與淵明並論也。

曹荃曹刻東皋子集序：「往余讀王先生醉鄉記，訝其言誕漫不經，意其人必頹然自放者。比卒讀東皋集，始知先生蓋有道君子哉！……進而求之，其栗里賢人之伯仲乎？」黄汝亨黄刻東皋子集序：「東皋子放逸物表，遊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其酒德詩妙，魏晉以來，罕有儔匹。行藏死生之際，澹遠真素，絕類陶徵君。……東皋子集，宜與陶淵明集並傳。」

蘇軾和歸園田居六首之六亦曰：「斜川追淵明，東皋友王績。」唐桂芳答友：「平生企酒徒，陶潛與王績。」白雲集卷一謝遷五月十七日山庄避暑次韻答雪湖：「陶潛適俗悲塵網，王績逃名托醉鄉。」歸田稿卷六胡應麟題畫贈陳生東父兼柬王伯寵將軍十八韻：「北海盟投禰，南山趣逼陶。惟應伴王績，西第日醄醄。」少室山房集卷四十四錢謙益東皐種菊詩四首贈稼軒給諫一：「君畊東臯田，復種東籬菊。王績與陶潛，俯仰共一屋。」牧齋初學集卷十張英八哀詩之楊檢討仙枝：「吟詩愛陶潛，嗜飲師王績。」文端集卷七所言皆是也。

---

〔1〕 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卷三詠隱逸之王績：「無功始亦仕，季代遭亂屯。投紱乃徑歸，不作嬰網鱗。結廬河渚北，喜與瘖士鄰。相逢雖多言，不若無語真。種黍養鳧雁，逍遥度秋春。乘牛過酒家，留連或經旬。嗜飲豈沉湎，醉鄉可逃身。北門與樂署，暫屈誠此因。賢哉焦史妻，相饋不厭勤。酣歌自遺世，嵇、阮其能倫。」

〔2〕 王惲秋澗集卷十八寒菊：「蕭蕭五柳門前路，何處斜川接醉鄉。」

第二節　三仕竟無功，退居東皋下

王績常躬耕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樂酒，有集五卷，並撰酒經一卷、酒譜二卷，其事迹見新舊唐書隱逸傳[1]、唐才子傳，然以呂才王無功文集序所述最詳。茲擇其尤要者言之。績官宦世家，名高一世，同時之人多有贈答，後世之才，慕其酒德，亦頗有論及，若盡而譚之，非另文莫辦，今删繁就簡，取便閱讀而已。

王績三仕無功。王無功文集序：「大業中，應孝悌廉絜舉，射策高第，除祕書省正字。性簡傲，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君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水仙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所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將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遂出受俸錢，積於縣門外，託以風疾，輕舟夜遁。」

此其初仕於隋，感天下將亂，故溺之於酒，亦所謂有所託而逃焉者。遊北山賦序：「地實儒素。」答程道士書：「昔者，吾家三兄王通，命世特起，先宅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爲匡扶之要略盡矣。然嶧陽之桐，以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事羽翮？故頃以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觀此，知績起家之初，亦非

〔1〕　程俱北山集卷十六唐三隱賢贊：「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為出處係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得而臣；世之戮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偺渾沌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拘然乎？」

無意功名者，奈「逢時之不仁」遊北山賦也。

王無功文集序：「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君又與河南董恒、河東薛收友善，二人並早卒，君追惜不已。後為思友文及二人誄，詞甚感至。君舅河東裴稀覽而歎曰：『不圖文誄之至於斯也。莊周讀此，亦當酸鼻。』」今此數文並不存，若存，當與淵明祭從弟敬遠文等並讀耳。

「唐武德中，詔徵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時為武皇千牛，謂君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也。』特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中，以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此績之二仕也。

王績何以仕唐而辭歸，史未明言，其遊北山賦中自注曰：「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氏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也。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多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稱，方莊周，薛實妙言理也。吾兄仲淹，以大業十三年卒於鄉館，時年四十二，門人謚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子道未行於時。余因遊此溪，周覽故迹，蓋傷高賢之不遇耳。」[1]

杜淹文中子世家則曰：「河南董恒、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

---

[1] 王無功文集序：「年十五，遊于長安，謁越公楊素。……初，君第三兄徵君通，嘗以仁壽三年因上十二策，大為文帝所知賞，素時亦欽其識用，至是謂君曰：『賢兄十二策，雖天下不施行，誠是國家長算。』君曰：『知而不用，誰之過歟?』素有慚色。」

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將千餘人。」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

故王應麟疑之,困學紀聞卷十八:「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愚謂當日同遊者,如房、杜、魏等,皆位至公輔,不行文中子之道,既不行其道,又何師之有? 其不及之者,蓋風之也。又答處士馮子華書:「知房、李諸賢,肆刀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非微言乎? 王績亦難行文中子之道,其辭官,或有感於此也。

王無功文集序:「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謝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羞居漆園,老聃恥在柱下也。』卒授之。數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猶時時送酒。歲餘,袁氏又死。君歎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此王績之三仕也。

以「家貧赴選」,與淵明何其相似。其求為太樂丞,與阮籍求為步兵校尉同意,然「此中有深意」一語,却來自淵明。在京期間,逢故人,作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一詩:「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回。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斂眉俱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侄,若個賞池臺。舊園今在否? 新樹也應栽。柳行疏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 羈心只欲問,為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園萊。」[1]與淵明念望田園之心

[1] 朱熹擬答王無功問故園:「我從銅州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總強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牆富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坰。柳行隨堤勢,茅齋看地形。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皋耕。」可參看。全唐詩卷三十八曰:「朱仲晦,王績鄉人。」蓋誤。

同趣。

此後，王績擺落立名立善之心，與隱士仲長子光相交，為杜康立廟，以焦革配饗，葛巾驅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悠遊以終。

第三節　酒德遊鄉里，兀然醉而歸

答處士馮子華書：「吾河渚間，元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邊，東西趣岸，各數百步。……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搆茅屋，并厨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蔗蓑、黍秫而已。……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誦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山林陂澤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澤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庵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携酒對飲，尚有典刑。……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税耳，帝何力於我有哉！……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絶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栢羣吟，藤蘿繄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髪，同羣鳥獸，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弾琴誦書。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答程道士書：「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𦺋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情安和，血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踞散髪，玄談虛論，兀然同醉，悠然

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

其所言如此,似无意事功者矣。然自作墓誌文曰:「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聽書,自達理,不知榮辱,起家以祿仕,歷數職而進一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

王福畤王通少子錄東皋子答陳尚書書略曰:「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多言見窮乎?」

則其「歷數職而進一階,才高位下」者,或為太尉長孫無忌所抑也。其辭官乃不得已,非其初即有志於隱者。舊唐書隱逸傳序:「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八嘗論之,文繁不錄。然淵明晉亡即不復出仕,王績隋亡而仕唐,且頗有讚美之辭,此又其不同也。

第四節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採薇

王績思想較淵明為雜,以儒為體,釋、老兼而用之。故其論道,總以孔子居首,老莊次之,釋迦殿後。贈程處士曰:「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河水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臥,時取醉消愁。」故隱居東皋後,常以莊、老遣意,答處士馮子華書:「牀頭素書数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並時與山僧往來。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

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為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此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

然其精神之支柱還在於儒學。閱家書：「下帷堪發憤，閉戶足為儲。為向揚雄說，無勞羨石渠。」即寄託此意。重答杜使君書論及禮，亦有「先人遺旨，頗曾恭習」之語。

楊慎升庵詩話卷二：「王績贈學仙者：『採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煙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也，更覓步兵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泛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此詩深有風諭於世之妄意長生者，比之朱子脫屣非難，殊為正論，無愧文中子之友于矣。」

其田家一：「阮籍生年懶，嵇康意氣疎。相逢一醉飽，獨坐數行書。小池聊養鶴，閑田且牧豬。草生元亮逕，花暗子雲居。倚杖看婦織，登壠課兒鋤。迴頭尋仙事，併是一空虛。」亦言仙之不可學。

即其師範莊、老，亦與竹林七賢有別。古意二：「竹生大夏溪，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密。霜霰封其柯，鵷鸞食其實。寧知軒轅後，更有伶倫出。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離保終吉。」不求有用於世，但保其終吉而已。與阮、劉輩之厭棄禮法、疾世若仇者不同，此蓋家學淵源既深，又有感於文中子之教也。

其自作墓誌文：「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亦同淵明神滅之說矣。古意四：「松生北岩下，由來人徑絕。布葉捎雲煙，插根擁岩穴。自言生得地，獨負淩雲潔。何時畏斤斧，幾度經霜雪。風驚西北枝，雹隕東南節。不知歲月久，稍覺枝干折。藤蘿

上下碎,枝干縱横裂。行當糜爛盡,坐共灰塵滅。寧關匠石顧,豈為王孫折?盛衰自有時,聖賢未嘗屑。寄言悠悠者,無為嗟大耋。」其立意與淵明神釋同。

堦前石竹:「上天布甘雨,萬里咸均平。自顧微且賤,亦得蒙滋榮。萋萋結緑枝,曄曄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其委化順遷亦與淵明同。「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二句,与淵明歸園田居二「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並讀,尤有情致。秋夜喜遇王處士:「北場芸藿罷,東皐刈黍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似散麥秸之清香,非身臨其境且有耕耘之體驗者不能道也。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爲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玄,真開迹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黄花吐,方知素節回。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樽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随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之家,盛師友之門,恩誼暖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人,所謂福慧雙入者耶!」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引

楊慎王績野望詩:「『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況文中子之道德乎?乃知名亦有幸不幸,古云蓋棺事乃定,若此者,千年猶未定也。」升庵

詩話卷二

提要：「史稱其『簡放嗜酒』，嘗作醉鄉記、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其醉鄉記為蘇軾所稱，然他文亦疏野有致。其詩惟野望一首為世傳誦，然如石竹詠，意境高古；薛記室收過莊見尋詩二十四韻，氣格遒健，皆解滌初唐排偶板滯之習，置之開元、天寶間，弗能別也。」四庫簡明目錄：「古意六首，亦陳、張感遇之先導。」

何俊良四友齋從說：「武德之初，猶有陳、隋遺習，而武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與性情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遺風。」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王無功以真率疎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群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派。」王績詩一如其人，外在於文學主流，與陶詩同，翁氏所言，是也。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一淵明耳。樂天效之，便傷俚淺，惟王無功差得其仿佛。陶、王之稱，余嘗欲以東皋代輞川。輞川誠佳，太秀，多以綺思揜其樸趣。東皋蕭灑落穆，不衫不履，如『來時常道貰，慚愧酒家胡』；『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粗』。至若『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真齊得喪、一生死之言。曠懷高致，其人自堪尚友，不徒音響似之。」又曰：「彭澤、東皋，皆素心之士，陶為饑寒所驅，時有涼音；王黍秫果蓏粗足，故饒逸趣。以九方皋相馬之法觀之，顧不河漢。」

王績詩與陶詩相通，蓋因其人品相近，自古及今，無高尚之人品，亦斷不可能有高尚之詩品也。王績文中亦偶露其文學見解。北遊賦序：「詩者，志之所之也；賦者，詩之流也。」答處士馮子華書：「題歌賦詩，以會意為功，不必與夫悠悠閒人相唱和也。」可知王績最重視者乃詩與人之結合。答處士馮子華書：「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

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河渚賦不傳。觀此,亦非對文辭不重視者,或文質彬彬,正其所求也。後之喜陶詩者,若白居易、蘇軾等,於王績以常譚及之,茲不述矣。

然王績詩何以不及淵明哉! 前人無論,不揣淺陋,略陳數端:王績家世昌盛,當朝諸公,多其舊遊,其退居田園,固有不得已者,然其族門,本非憑其廣大,故心中不平之氣,即間有所發,亦易消解,其辭多直書胸臆,無所顧忌;淵明則不然,陶侃為庾亮所忌,於其身後奏廢其子夏,又殺其子稱,由是陶氏頹廢,不顯於公卿之列,淵明乃陶家四世,祖茂既已不聞,父又早亡,末世家聲,有待淵明以振奮之,且淵明亦非不樂繼長沙之業者,故幾度出仕,依桓玄,追劉裕,然時不我遇,才不獲騁,道不偶時,退居田園,其牢騷鬱勃之氣當有非王績所能仿佛者,發而為詩,故能情動於中,事感於外,且其所處之世,山雨欲來,風雨滿樓,不敢明言直宣,故委屈以求之,其辭意深沉,內蘊深厚,自不待言矣。

王績於隋亡後兩度仕唐,蓋其家世與隋之關係較淵明為疏,且隋末天下糜爛,李氏起而振之,逐鹿中原,蕩平羣雄,結束割據,開太平之世,其取得政權之方式與劉宋不同,故王績出仕於唐,於情於理均無可議之處,其仕而無功,多為個性散漫所致。淵明晉亡則不復出仕,蓋有感於中,不能自已,故發憤以抒情,其詩於閑澹之中,時挾風雷之氣,詠史諸篇及述酒詩不論,即閒居田園之作,亦偶露崢嶸,致其作品剛柔相濟,寄託遙深,非復尋常吟詠可比。

此外,王績雖家世儒學,然後期雜入莊老、釋迦,正所謂欲作何等人,即尋何等理,飲酒之日多,沉思之時少,致其詩學亦蕪而不精,率而不深;淵明則有異於此,居近廬山,稀聆佛唱,抱樸含真,不溺莊老,固窮之志,白首未衰,此亦因其家道貧乏,躬耕非以適意,

乃維持生存所必須，家有弱男，室無萊婦，勤勉壟畝，尚不無乞食之厄，屢欲止酒，竟難免斷炊之日，個中辛酸，非言可表，既不能如阮、劉之縱情放逸，即欲效王績之狂放亦不能也。故其詩雖主題衆多，而品質純粹，因所守者堅，其入也深，觸及人類生存之根本，為解決存在之困境，提出建議，作出示範，此其所以高跨百代，為後世之師者也。



第十二章　孟浩然

第一節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

王績於陶乃師其意而不師其迹,對陶詩修辭之法研究無多,即偶有所到,亦興之所致,非有意學陶詩者也。有意學陶者首推王維、孟浩然,然論者以為不及寒山之近似也。

張鎡題尚友軒:「作者無如八老詩,古今模軌更求誰?淵明次及寒山子,太白還同杜拾遺。白傅、東坡俱可法,涪翁、無己總堪師。胷中活底仍須悟,若泥陳言却是癡。」南湖集卷五涪翁,黃山谷也。山谷論詩亦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其戲題戎州作余真:「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山谷別集卷二自比於寒山,如東坡自比於淵明。

然寒山與淵明之詩歌精神相去甚遠,淵明詩來源於人境而無車馬之喧,寒山詩出發於山林偏有風塵之色,即論語言,淵明雖以

口語入詩，然非主流，其煉句之精，選字之警，有非少陵不能及者。寒山詩則多為口語，非從園田中來，乃佛家偈語與禪宗悟語之混合耳[1]。其所作蓋有意於世也，此與淵明以自娛自寓者，有本質區別，未可一概而論也。

河岳英靈集卷下載崔顥結定襄獄効陶體一詩，中曰：「是時三月暮，遍野農桑起。里巷鳴春鳩，田園引流水。」李華珍河岳英靈集研究引汲古閣刻本河岳英靈集何焯批語曰：「不似陶而命意得建安體骨矣。」此詩又見國秀集卷中。

李白贈崔秋浦三首之一：「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一作栽五楊柳，井上一作夾二梧桐。山鳥下廳事，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之二：「崔令學陶令一作君似陶彭澤，北窗常晝眠。抱琴時弄月一作待秋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東皋多種黍，勸爾早耕田。一作東皋春事起，種黍早歸田。」李太白集注卷十未知此崔秋浦果為崔顥否。

河岳英靈集評曰：「顥少年爲詩，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凛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至如『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上新絃』，可與鮑昭並驅也。」崔顥效陶作品無多，且未得其神理，茲不具述。

雪浪齋日記：「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閒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

[1] 寒山子詩集提要：「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至云『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語，大抵佛語、菩薩語也。今觀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禪門偈語，不可復以詩格繩之，而機趣横溢，多足以資勸戒。」

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薾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引

詩至於唐,百餘年間,諸體璨然大備,名家紛呈,如羣巖疊嶂,爭奇鬭秀,不可勝言,蓋詩人於青春時節多慕康樂之優遊,待年華剝落,壯志消退,轉致意於淵明之放浪,故能熔燴陶、謝,自鑄偉辭,各樹骾骨而成一代之盛焉。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九:「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引孔文谷曰:「陳子昂之古風,尚矣,其含光飛文,懷幽吐奇,廊廟而有江山之致,煙霞而兼黼黻之裁。着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杜子美稱李太白詩,清新俊逸,然却太快。太白謂子美詩苦,然却沈鬱,緣其性褊躁婞直,而多憂愁憤厲之氣。其用字之法,則老將之用兵也。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典雅沖穆,入妙通玄,觀寶玉於東序,聽廣樂於鈞天,三家其選也。過此以往,不能遍觀而盡識矣。」

田雯古歡堂集卷十七:「王維、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閒,取神於陶、謝之間,而安頓在行墨之外,資制相侔,神理各足。儲光羲似少遜之,元結别有風調。」又曰:「韋蘇州、柳柳州一則雅澹幽靜,一則恬適安閒,漢魏六朝諸人而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韋、柳也,非廑貞元、元和間推獨步矣。」

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三人均有意效陶者。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六:「五言自漢魏至六朝,皆自一源流出,而其體漸降。惟陶靖節不宗古體,不習新語,而真率自然,則自為一源也。然已昭唐體矣。」又曰:「康樂詩,上承漢魏、太康,其脈似正,而文體破碎,殆非

可法。靖節詩，真率自然，自為一源，雖小偏，而文體完備，實有可取。康樂譬吾儒之有荀、揚，靖節猶孔門視伯夷也。」又曰：「靖節詩真率自然，傾倒所有，晉、宋以還，初不知尚；雖靖節亦不過寫其所欲言，亦非有意勝耳。至唐，王摩詰、元次山、韋應物、柳子厚、白樂天，宋蘇子瞻諸公，並崇尚之，後人始多得其旨趣矣。」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曰：「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中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虞集楊叔能詩序：「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沖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隨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一

復增儲光羲、柳宗元二家，然此五人，王維乃取謝客山水而入禪宗者，且其於淵明人品頗有不解，即學陶亦僅師其迹而已。且詩風與浩然相近，論人品，則襄陽優於右丞遠矣。本書既取浩然，則王維不復述矣。

第二節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

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咸閣筆,不復為繼。丞相范陽張九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大理評事河東裴揔、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閒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士源他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疢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侶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

士源與浩然同時,出家為道,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詔書徵謁京邑,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遂集其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為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製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然「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毁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獲」,則是編非浩然全集明矣。

舊唐書孟浩然傳:「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

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臥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新唐書孟浩然傳：「張九齡為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為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此其事迹之大略也。當世頗有哀其不遇者。河嶽英靈集卷上：「余嘗謂禰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罄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

陶翰送孟大入蜀序：「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幼為高文，天寶年始遊西秦，京師詞人皆歎其曠絕也。觀其匠思幽妙，振言故傑，信詩伯矣，不然者何以有聲于江楚間。嗟乎，夫子有如是才，且流落未遇，風塵所已。謂天下無否泰，無時命，豈不謬哉！」文苑英華卷十二

白居易與元九書：「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又讀鄧魴詩：「塵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潛詩。看名知是君，惻惻令我悲。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京兆杜子美，猶得一拾

遺。襄陽孟浩然,亦聞鬢成絲。」白氏長慶集卷十

王之望上宰相書:「孟浩然在開元中,詩名亦高,本無宦情,語亦平淡,及北闕、南山之詩,作意為憤躁語,此不出乎情性,而失其音氣之和,果終棄於明主。」漢濱集卷九

趙蕃偶用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感孟浩然事作孟浩然詩一首:「吾評孟浩然,雅意作詩人。死經四百載,賦詩名愈新。爵禄豈不賞,不義寧賤貧。身雖遭放還,未必非得仁。」淳熙稿卷三

真德秀送林子序:「予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則必有所託以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然隱於詩,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退之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燿之也。彼數子者,豈有求而後獲哉!」西山先生真文公集卷二十九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後評曰:「孟浩然高抗有節,一時豪傑翕然慕仰,非特以其詩也。張承吉云:『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所以自處者如此。而韓竇方訝其不來,多見其不知量也。」

王世貞孟襄陽浩然留客:「散髪池上酌,好客偶爾會。童子三四人,盤飧無兼味。蕖露時自滴,松風為誰至。冉冉落日盡,悠然發真醉。陶公既已往,千載淪茲意。」弇州四部稿卷九

第三節　霸橋風雪中,蹇驢欲何之

隱居而能詩者,淵明外,首推浩然,故後人於其人品詩品均推崇而不懈,此亦激揚風俗、淨化塵垢之一法也。王維畫浩然圖,歷代文士,多有詠者,此亦與淵明東籬採菊相類。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王維「嘗寫詩人襄陽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於世。」李復書郢州孟亭壁:「孟亭,昔浩然亭也。世傳唐開元間,襄陽孟浩然,有能詩聲,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春之南,

摩詰戲寫其寒峭苦吟之狀於兹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嚮榻摹傳，摩詰所寫，迄今不絶。」滹水集卷六

唐彦謙憶孟浩然：「郊外凌兢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風柳絮中。」全唐詩卷六七一

蘇軾贈寫真何充秀才：「君不見潞州别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横撚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飢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東坡全集卷六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孔周翰：「君不見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見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卷八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九：「山谷題浩然畫像詩，平生出處事迹，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後來誰復鈎槎頭。」

韓淲孟襄陽灞橋風雪：「玉堂伴直我何如，想見歸來不作詩。今日秦川灞橋語，蹇驢吹帽也相宜。」澗泉集卷十八

劉克莊孟浩然騎驢圖：「壞墨殘縑閲幾春，灞橋風味尚如真。摩挲只可誇同社，裝飾應難奉貴人。舊向集中窺一面，今於畫裏識前身。世間老手惟工部，曾伏先生句句新。」後村集卷四

趙秉文春山詩意圖：「何年身入畫圖傳，似是三生孟浩然。詩句工夫驢背上，醉鄉田地酒旗邊。一川芳草緑堪染，夾路杏花紅欲燃。想見歸來泥様醉，却如蘸水柳三眠。」滏水集卷七

王惲灞陵風雪圖：「詩瘦清于飯顆山，蹇驢駝入畫圖間。姓名得挂金鑾月，風雪長途是等閒。」秋澗集卷三十三

牟巘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窮浩然，老摩詰，平生交情兩莫逆。也曾攜去宿禁中，堪笑詩人命奇薄。只應寂寞歸舊廬，此翁殷勤殊未足。作詩借問襄陽老，詩中猶恐憶孟六。悠悠江漢今幾秋，

一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寫出騎驢圖,風度散朗貌清淑。更有倜儻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貌。行復行,向何許? 酸風吹驢耳卓朔。向來十上困旅塵,驢飢拒地愁向洛。不如乘興且田園,萬山亭前大堤曲。鱖魚正肥甘蔗美,雞黍可具楊梅熟。一樽相與壽先生,醉歸勿遣驢失脚。」牟氏陵陽集卷三

方回孟浩然雪驢圖:「往年一上岳陽樓,西風倏忽四十秋。詩牌高掛詩兩首,他人有詩誰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氣呑雲夢澤;其一杜子美,解道吳楚東南坼。浩然詩不多,句句盡堪傳。天下詩人推老杜,老杜又專推浩然。我亦嘗遨江漢邊,梅花臘月猶年年。一句新詩學不得,謾飽槎頭縮項鯿。雪天誰寫詩窮狀,凍合吟肩神氣王。短褐長夜死不朽,貂蟬何必凌煙上。偶隨故人直玉堂,龍鱗不顧嬰君王。李太白、賀知章,三郎不識放歸雲水鄉,子美先生餓欲僵。浩然先生不直内廐一疋馬,可是蜀棧騎驢山路長。」桐江續集卷二十三

張仲深題灞橋風雪圖:「長安雨雪大如甕,馬蹄曉蹴東華凍。長安雨雪大如掌,磔磔商車競來往。先生名利兩不干,騎驢底事衝風寒。風髯獵獵雪種種,三尺蹇驢僵不動。自知清骨為詩瘦,不道玉山和雪聳。君不見長安有客似龜縮,夢魂不到山陰曲。陶家風味党家奢,煮茗烹羔總庸俗。清標何似襄陽老,一片襟懷自傾倒。只因灞橋覓詩忙,非是長安被花惱。豪吟往往凌鮑、謝,長才靡靡壓郊、島。載披毫素眼生花,悲吒無端動清昊。」子淵詩集卷二

真桂芳陳雲岫愛騎驢:「君不學少陵騎驢京華春,一生旅食長悲辛;又不學浪仙騎驢長安市,凄涼落葉秋風裏;却學雪中騎驢孟浩然,冷溼銀鐙敲吟鞭。」元風雅後集卷八

李純甫灞陵風雪:「君不見浣花老人醉歸圖,熊兒捉轡驥子扶;又不見玉川先生一絶句,健倒莓苔三四五。蹇驢駝著盡詩仙,短策長鞭似有緣,政在灞陵風雪裏,管是襄陽孟浩然。官家放歸殊

不惡，蹇驢大勝揚州鶴。莫愛東華門外軟紅塵，席帽烏韡老却人。」中州集卷四

梁寅題王維所畫孟浩然像：「孟君故人好事者，摩詰當年號瀟灑。薦之明主既不能，綵筆徒誇善描寫。滻川風急天正寒，灞橋雲黃雪初下。蹇驢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飯顆山頭杜少陵，溧陽水濱孟東野。飢寒一身人共歎，聲名千載天所假。南山故廬拂袖歸，五侯七貴俱土苴。龍鍾如此君莫嘲，平生貴在知我寡。」石門集卷二

杜範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孟浩然以詩稱于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以重千古之稱也。」清獻集卷十七

葛立芳韻語陽秋卷十四：「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嘗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云：「掛席數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雖縑軸塵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1]

家鉉翁跋浩然風雪圖：「此灞橋風雪中詩人也，四僮追隨後先，苦寒欲號，而此翁據鞍顧盼，收拾詩料，喜色津然，貫眉睫間，其胷次灑落，殆可想矣。雖然，傍梅讀易，雪水烹茶，點校孟子，名教中自有樂地，無以衝寒早行也。」則堂集卷四

---

〔1〕 韻語陽秋卷十八：「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甚，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於內苑，而遇明皇，遂伏於床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為詩，至有『不才明主棄』之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慍，乃爾嘿嘿，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此言未必公允，可參看。

董逌書孟浩然騎驢圖:「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褦襶,負苓箵,陊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羈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絶,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迥絶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突,則胸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强為此哉! 不然綮何以得知此?」廣川畫跋卷一

第四節　故人不可見,江山空蔡州

浩然卒後,悼之者甚多。王維哭孟浩然時為殿中侍御史,知南選,至襄陽有作:「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全唐詩卷一二八劉昚虛寄江滔求孟六遺文:「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鄰。在日貪為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一為問家人。」[1]全唐詩卷二五六

杜甫遣興五首之五:「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淩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杜詩詳註卷七白居易遊襄陽懷孟浩然:「楚山碧巖巖,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藹若有餘芳。舊隱不知處,雲

---

〔1〕 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卷五徐東田詩序:「淵明自叙飲酒詩,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淵明殆懶自詮次者。而劉昚虛寄江滔求孟襄陽遺文曰:『相如有遺草,一為問家人。』予讀其詩,輒流涕。夫人不幸不得有為於世,而僅以詩傳;又傳之不得其人,什九泯滅,是可悲也。然士處貧賤窮厄,轗軻無聊,雖雅善詩,老病頹放,不自收拾,非得其故人深惜而裒集之,亦往往不存。」可參看。

深樹蒼蒼。」白氏長慶集卷九

張祜題孟處士宅：「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全唐詩卷五一一朱慶餘過孟浩然舊居：「命合終山水，才非不稱時。塚邊空有樹，身後獨無兒。散盡詩篇本，長存道德碑。平生誰見重，應只是王維。」卷五一五羅隱孟浩然墓：「數步荒榛接舊蹊，寒江漠漠草淒淒。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塚便低。」卷六五七張蠙吊孟浩然：「每每樵家說，孤墳亦夜吟。若重生此世，應更苦前心。名與襄陽遠，詩同漢水深。親栽鹿門樹，猶蓋石床陰。」卷七百二陳羽襄陽過孟浩然舊居：「襄陽城郭春風起，漢水東流去不還。孟子死来江樹老，煙霞猶在鹿門山。」文苑英華卷三百七

貫休經孟浩然鹿門舊居二首之一：「孟子終焉處，遊人得得過。樣深黃犺小，地熂白雲多。孔聖嗟大謬，玄宗爭奈何。空餘峴山色，千古共嵯峨。」之二：「花落谷鶯啼，精靈安在哉。青山不可問，永日獨徘徊。塚穴應藏虎，荒碑祇見苔。伊余亦惆悵，昨日郢城迴。」全唐詩卷八百三十

唐彥謙過浩然先生墓：「人間萬卷龐眉老，眼見堂堂人草萊。行客須當下馬過，故交誰復裹雞來。山花不語如聽講，溪水無情自薦哀。猶勝黃金買碑碣，百年名字已煙埃。」全唐詩卷六七一盧延讓吊孟浩然：「高據襄陽播盛名，問人人道是詩星。」全唐詩卷七一五明一統志卷六十：「孟浩然墓在鹿門山故居。宋顏堯詩：『可憐垂世詩千首，換得荒墳數尺碑。』」

嚴羽寄郭招甫時在尋陽：「夢向三江買釣船，掛帆西去白雲邊。窗開曉色香爐見，門落寒聲瀑布懸。百年酒興陶彭澤，四海詩名孟浩然。何日真尋塵外迹，焚香酌茗話先賢。」滄浪集卷二

孫承恩經孟浩然故里：「孟六亦高人，神思乃清朗。讀書陋拘牽，制行喜疎曠。賦詩妙天趣，力索不可倣。沖融大雅音，金石振

遺響。禁中遇天子，召對心所向。終焉意不合，歸哉南山放。唐詩盛千古，公也李、杜行。布衣一時窮，高譽後人仰。我來經故里，慨矣勞緬想。鹿門當時月，依依漢江上。」明詩綜卷三十九

王越襄陽懷古：「衰柳斜陽古大隄，秋風禾黍習家池。小兒不唱攔街曲，過客猶尋墮淚碑。左傳註成元凱癖，唐音刻盡浩然詩。興亡多少傷心事，惟有襄山漢水知。」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八十六引

薛瑄襄陽雪中雜詠：「少年曾讀浩然詩，襄漢風流百世師。今日雪中清興好，論文翻恨不同時。」敬軒文集卷四

第五節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浩然当世即有盛名，王维、李白、杜甫等交称誉之。李白贈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集注卷九李白詩屢用「清芬」一詞，所謂「清芬」，指其隱而言。又「故人西辭黄鶴樓」云云，千古絕唱，非愛慕至深，斷不能賦此。

張子容除夜樂城逢孟浩然：「遠客襄陽郡，來過海岸家。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東山行樂意，非是競繁華。」全唐詩卷一一六以孟嘉、謝安為比，美其名士之風。

王迥同孟浩然宴賦：「屈、宋英聲今止已，江山繼嗣多才子。作者於今盡相似，聚宴王家其樂矣。共賦新詩發宮徵，書於屋壁彰厥美。」全唐詩卷二一五言其才能繼屈、宋英聲。

同時詩人唱酬雖多，皆美其人，無論其詩者。及亡，杜甫始論之，曰：「賦詩何必多，往往淩鮑、謝。」[1]解悶十二首之六：「復憶

〔1〕 林光朝艾軒集卷六示成季：「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陶元亮輩中人，名不虚得也。怪見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

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如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杜詩詳注卷十七清確為孟詩品質。

河岳英靈集卷下：「浩然詩，文采豐茸，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山遥對酒，孤嶼共題詩』，無論興象，兼復故實。又『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亦爲高唱。」

皮日休郢州孟亭記：「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屿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争勝於毫釐也〔1〕。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為士之道，亦以至乎。」皮子文藪卷七又曰：「襄陽曩事，歷歷在目，夫耆舊傳所未載者，漢陽王則宗社元勳，孟浩然則文章大匠，予次而贊之。」松陵集卷一

畢仲遊戲贈濟陰令羅正之：「飲酒不論彭澤令，草書渾學右將軍。更知近日詩為苦，未及襄陽有幾分。」西臺集卷二十洪芻次韻閱道見貽之句：「醉鄉彭澤陶元亮，句法襄陽孟浩然。」老圃集卷下

陳造題孟浩然集後：「孟浩然襄陽賢士，當世名公猶欽慕之，高懷清致，使不能詩，亦時楷式。而是集所載，謹格律於閑淡，隱嚴密於紆餘，不深於詩，未必知之。」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一

王炎懶翁詩序：「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

〔1〕 李復潏水集卷六書郢州孟亭壁不同此說，曰：「予觀浩然詩高尚馴雅，澄淡精緻，頗有佳趣，難以一一摘句比擬。」

窮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詩,士以能詩取高科、登達宦者接踵,然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妙有不可揜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高下,當定於公論,非私意所能翕張。」雙溪類稾卷二十五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遥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方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嵩詩意。」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嚴羽滄浪詩話:「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又曰:「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許顗彥周詩話:「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老杜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吳師道敬鄉録卷十引喻良能曰:「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霅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蹤高隱,要不得為俗氛所蔽。」

劉辰翁孟浩然詩集跋:「浩然詩高處在不刻畫,只似乘興,蘇州遠在其後,而澹復過之。」

后世遂王、孟並称。柳貫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齊軌獨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為知言,是不單論其辭矣。」待制集卷十八

王鏊震澤長語卷下:「子美之作,有綺麗穠郁者,有平澹醖藉者,有高壯渾涵者,有感慨沈鬱者,有頓挫抑揚者,後世有作,不可及矣。若夫興寄物外,神解妙悟,絶去筆墨畦徑,所謂文不按古,匠

心獨妙，吾於孟浩然、王摩詰有取焉。」

李東陽麓堂詩話：「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磨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王江寧、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陸時雍詩鏡總論：「孟浩然材雖淺窘，然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

徐獻忠唐詩品：「襄陽氣象清遠，心悰孤寂，故其出語灑落，洗脫凡近，讀之渾然省淨，而採秀內映，雖悲感謝絕，而興致有餘。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調不及王右丞，而閑澹疎豁，翛翛自得之趣，亦非二公之長也。世代下流，崇慕冠紱，孟君淪落江海，遂阻聲華，傳之後世，悠悠隱意更高。孟君之節，夫亦久而後定者也。」

陳善捫虱新語：「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二者，孟浩然得之矣。」古詩紀卷一百五十二引

桂天祥批點唐詩正聲：「浩然體本自沖澹中有趣味，故所作若不經思，而盛麗幽閒之思時在言外，蓋天降殊才，非偶然也。」

胡震亨唐音癸從籤卷五引吟譜：「孟浩然，詩祖建安，宗淵明，沖澹中有壯逸之氣。」

朱竹垞曝書亭集曰：「謫仙云『詩傳謝脁清』，惟清之至，乃能麗密，唐之孟襄陽、宋之姜白石、明之徐迪功，盡洗鉛華，極蕭散自得之趣，故獨步一時。」

宋育仁三唐詩品：「其源出於謝惠連，挹彼清音，謝其密藻。

五律含華洗骨，超然遠神，如初日芙蕖，亭亭秀映。唐書稱其方駕李、杜，固知名下無虛。」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鱧詩：「孟襄陽，素心士也。其庭橘詩『並生憐共蒂，相示感同心。』一何婉昵！至若『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真有生香真色之妙，覺老杜『香霧雲鬟』、『清輝玉臂』，未免太宮樣妝矣。」

亦有言其所短者。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論詩文當以文體為先，警策為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吴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此論盡之。」

陳師道後山詩話亦曰：「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鎦績霏雪録卷下又以東坡之論為不然，曰：「襄陽詩如玄酒，至味存焉。總有材料，亦著些子不得。」

陸遊跋孟浩然詩集：「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閻九、歲莫歸南山之類皆然。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為捍之耶？」渭南文集卷三十一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二：「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秀句；而輕飄短味，不得與高、岑、王、儲齒。」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李空同評孟浩然送朱二詩曰：『不是長篇手段。』浩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卷江河之勢，空同之評是矣。」

賀貽孫詩筏：「詩中有畫，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氣，似欲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範圍內

者，王厚於孟故也。吾嘗譬之，王如一輪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則江月一色，蕩漾空明。雖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與影耳。」

按：浩然詩就整體而論，不及王維，因王維之詩歌主題更為豐富，且諸體皆備，均有佳作。然浩然之當行處，亦非王維所能掩也，且其人品，有唐一代，罕有可比。蘇軾之詩文馳騁才學，不重神韻，故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嚴羽論詩獨重妙悟，則以為浩然詩在韓愈之上，兩相折中，則浩然之地位可以略見矣。

第六節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

今傳孟浩然詩集中言及彭澤者有數首，李氏園林臥疾：「我愛陶家趣，園林無俗情。春雷百果坼，寒食四鄰清。伏枕嗟公幹，歸山羨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佟培基孟浩然詩集箋注卷下：「李氏園：據詩意當在洛陽。孟浩然前有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詩：『聞君息陰地，東郭柳林間。左右瀍澗水，門庭緱氏山。』即此地。此詩作於開元十七年孟浩然落第後客滯洛陽時。」

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耆舊：「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躭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為者，恓恓徒問津。中年廢丘壑，十上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當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箋注卷下：「漢南園：即襄陽南郊孟浩然家園舊業。」

此詩作於下第自洛陽歸後，「吾慕潁陽真」已有隱世之意。浩然早先與張子容同隱鹿門山，功名之心，原較淡漠。開元元年七一三，張子容應進士登第。開元五年，浩然二十九歲。八月，遊洞庭。干謁張說。登岳陽樓，作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有「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之句。

開元六年，居家，作書懷貽京邑同好：「維先自鄒、魯，家世重

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沾末躬。晝夜恒自強,詞翰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當途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箋注卷上欲仕之心甚烈,觀「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云云,知其仕為奉親也。家貧不擇地而仕,亦孔門遺訓也。

晚春臥病寄張八:「南陌春將晚,北窗猶臥病。林園久不遊,草木一何盛。狹逕花將盡,閒庭竹掃淨。翠羽戲蘭苕,赬鱗動荷柄。念我平生好,江鄉遠從政。雲山阻夢思,衾枕勞歌詠。歌詠復何為,同心恨別離。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垂。遙情每東注,奔晷復西馳。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命,欲向論中推。」箋注卷中:「張八,即張子容。」

據魏書劉芳傳:「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慼慼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然芳終至宦達,浩然於此,蓋有感焉。

開元十三年,李白出蜀,遊洞庭、襄漢。浩然與之交。次年三月,浩然遊揚州,途經武昌,遇李白。李白於黃鶴樓作詩送行。開元一五年冬,赴進士舉往長安。次年,舉進士不第。王維與浩然一見傾心,為之畫像,為忘形交。秋,在秘書省聯句,賦「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四座稱賞,譽滿京師。九月,獻賦無音,「我愛陶家趣」、「最嘉陶徵君」云云,即作於此時,後即無意出仕矣!

浩然詠田園詩凡數首,其較得淵明況味者,東陂遇雨率爾貽謝甫池:「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予意在耕鑿,因君問土宜。」箋注卷上田家元日:「昨夜斗迴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強仕,無祿唯尚農。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卷下過故人

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同上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樵牧南山近,林閭北郭賒。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不種千株橘,惟資五色瓜。邵平能就我,開徑剪蓬麻。」全唐詩卷一百六十均澹而有味。

秋登萬山寄張五:「北山白雲里,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飛逐鳥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箋注卷上澗南即事貽皎上人:「弊廬在郭外,素產惟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朝市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將尋靜者論。」卷下虽不及「心远地自偏」,然其高致可见也。贈王九:「日暮田家遠,山中忽久淹。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潛。」卷中隱然以陶自比。

觀浩然詩,得於靈運者多,取於淵明者少,即其為人,亦喜遊覽山水,放縱詩酒。及投策不報,舉第不及,獻賦不遇,拂衣歸來,困臥田園間,始有效法淵明之意。然其家境雖清,不竟於貧,交遊雖稀,不落於孤,下第雖感,不及於憤,有固窮之意,無不屈之心,蓋其生當開元之時,雖有山雨欲來之徵,尚見皓月當空之霽,故其為詩,一荷清拔,孤峯秀出,置身李、杜間,若翠竹猗猗然於松柏之側也。

淵明已仕而辭職,後可仕而不仕,其節之高,有浩然所不能及者。浩然初不欲仕,後因張子容及第而思仕,仕而不及,不發惻惻之音,其風之長,亦有後世所不可及者。若淵明處唐之開元時,必無鹿門之隱,徑出而仕矣,蓋其立善之心,無時或忘也。倘浩然處晉之義熙間,恐僅如周續之,初隱以求高名,後出入宋庭,亦不之愧矣。

陶詩越建安而上,直接風騷,其詠田園之詞得之於豳風,然其

隱憂又承之於離騷，古今論者，多言其取法古詩十九首，未有謂其得意於楚騷者，茲一並論之。孟詩專效六朝，正如杜甫解悶所云「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其取法既低，故有清氣而乏古韻，且其題材有限，多投贈之制，少表志之作，蓋其胸中本亦無濟天下之志耳。至於風格，亦以清新見長，無「金剛怒目」之作，其不能比於淵明，固不待言，即王維亦難並驅也。然其人品之高，又非王維可比，讀其集，閒有雜念，全無俗心，即李白之豪邁，杜甫之殷勤，亦慕其清風，後之下於此二子者，寧無傾倒哉！

陶詩雖外於六朝詩歌主流，然經王績、王維、孟浩然等，已逐漸融入唐代之文學洪流，鍾嶸所謂「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至此亦得以驗證。



第十三章　儲光羲

第一節　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

儲光羲，舊唐書無一言及之。新唐書藝文志三：「儲光羲正論十五卷。」注：「兖州人，開元進士第，又詔中書試文章，歷監察御史，安祿山反，陷賊自歸。」又藝文志四：「儲光羲集七十卷。」宋史藝文志七：「儲光羲集二卷。」晁武公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儲光羲集五卷。儲光羲，魯人。開元十四年進士，嘗爲監察御史。後從安禄山僞署，賊平貶死。」

顧况監察御史儲公光羲集序：「開元十四年，嚴黄門知考，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者，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轔轢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急病，綽有賢達之風，挾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何以言命。然窺其

鴻洞窈窕之氣，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扃邃宇，景物寥映，綠流翠草，嘉禾瑞鳥，不足稱珍。」華陽集卷下

薛據冬夜寓居寄儲太祝：「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居夜，巢鳥飛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鄰砧。」河嶽英靈集卷中

殷璠河嶽英靈集叙：「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嶽英靈也。」卷下又曰：「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述華清宮詩云：『山開鴻濛色，天轉招搖星。』又遊茅山詩云：『山門入松柏，天路涵虛空。』此例數百句，已略見荆揚集，不復廣引。璠嘗覩儲公正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言博理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又論王昌齡曰：「元嘉以還，四百年内，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迹。且兩賢氣同體别，而王稍聲峻。」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光羲，兖州人。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有詔中書試文章。嘗為監察御史。值安祿山陷長安，輒受偽署。賊平後，自歸，貶死嶺南。工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養浩然之氣。覽者猶聆韶濩音，先洗桑濮耳，庶幾乎賞音也。」此其事迹之大略也。

儲光羲與王維有伯仲之交，唱酬甚密，其仕安祿山偽官，或亦受王維所染耶？然維因弟縉之故，僅降官而已，儲則陷獄投荒，今集中有獄中貽姚張薛李鄭柳諸公詩，曰：「誣善不足悲，失聽一何醜。大來敢遐望，小往且虛受。中夜囹圄深，初秋縲絏久。疏螢出暗草，朔風鳴衰柳。河漢低在戶，蠨蛸垂向牖。雁聲遠天末，涼氣生霽後。」言极凄惻。

朱熹向薌林文集後序：「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李若水忠愍集提

要：「儲光羲詩格古雅，其集亦裒然具存，徒以苟活賊庭，身污偽命，併其詩亦不甚重。至於張巡所作，僅聞笛及守睢陽兩篇，而編唐詩者無不採錄，豈非以忠孝者文章之本耶！」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五：「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偽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其詩云『為己存實際，忘形同化初』，又曰『松柏生深山，無心自貞直』，可謂極有見地者，而何失節於安祿山也！其非本心安之，亦可知矣。」

按：胡氏曰「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是也，若肅宗不能撥亂反正，則後人必以見機譽之矣！胡直唐詩律選序：「儲光羲云：『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如此語，其幽懷忠抱，雖千載猶能感動，其於古三百篇之義，何以加焉！」衡廬精舍藏稿卷八則光羲亦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者也。

苏轍題韓駒秀才詩卷：「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欒城後集卷四又欒城遺言曰：「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低處似王摩詰。」説郛卷十六下引

時天彝唐百家詩選後評曰：「自儲光羲而下，王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詞旨淳雅，蓋一時風氣所鍾如此。元和以後，雖波濤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邃遠清妙，不可得也。」吳禮部詩話引

陳謨郭生詩序：「稱詩之軌範者，盖曰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短章貴清敻纏綿，涵思深遠，故曰寂寥，造其極者，陶、韋是也。大篇貴汪洋閎肆，開闔光焰，不激不蔓，反覆綸至，故曰舂容，其超然神動天放者，則李、杜也。不及乎寂寥者，為柳子厚、王摩詰、儲光羲、孟浩然，而六朝之靡靡以淫、促促以簡者弗與焉。」海桑集卷六

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卷三十一:「開元、天寶間,則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徐獻忠唐詩品:「儲公詩格調高遠,興寄超絕,亦風雅之餘波也。盛唐作者太尚格氣,而盡黜文藻,六代浮華,鏟削殆盡,而儲公與王昌齡、常建皆其流也。」鍾惺唐詩歸:「儲光羲閑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沈德潛唐詩別裁:「太祝詩學陶而得其真朴,與王右丞分道揚鑣。」

提要:「其詩源出陶潛,質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于王維、孟浩然間,殆無愧色。殷璠河岳英靈集稱其『削盡常言,得浩然之氣』非溢美也。」

亦有言其短者。王士禎居易録卷二十一:「唐五言詩,開元、天寶間,大匠同時並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齡、岑參、常建、劉昚虛、李頎、綦毋潛、祖詠、盧象、陶翰之數公者,皆與摩詰相頡頏;獨儲光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闊不切事情,而古今稱儲、王,何也?」

賀貽孫詩筏:「儲光羲五言古詩,雖與摩詰五言古同調,但儲韻遠而王韻雋,儲氣恬而王氣潔,儲於樸中藏秀,而王於秀中藏樸,儲於厚中有細,而王於細中有厚,儲於遠中含澹,而王於澹中含遠,與王著著敵手,而儲似爭得一先,觀偶然作便知之。然王所以獨稱大家者,王之諸體悉妙,而儲獨以五言古勝場耳。」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白石云:『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予觀儲太祝古詩,深、遠、清、古則有之矣,獨於和字有缺。彼雖自有一種沉奥音節,然終不似陶、韋、王、孟之諧適入人心者,殆由強力索而為之,非其本心所欲出歟?」

宋育仁三唐詩品:「其源出於陶公,淡飾成妍,天然入韻。千

里蓴羹，固是南中佳味，猶嫌意盡於言。」

第二節　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儲光羲遊茅山五首之三：「平生非作者，望古懷清芬。心以道為際，行將時不群。」全唐詩卷一三七觀其詩，確有古詩十九首遺風。

田家即事：「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全唐詩卷一三七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之一：「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燋。田家惜工力，把鋤來東皋。顧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共相譊。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其二：「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宜。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為。我心若虛空，此道將安施。暫過伊闕間，晼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其三：「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全唐詩卷一三七

田家雜興八首之二：「衆人恥貧賤，相與尚膏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漁。山澤時晦暝，歸家暫閒居。滿園植葵藿，繞屋樹桑榆。禽雀知我閑，翔集依我廬。所願在優遊，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壺。」其六：「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其八:「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閑園里,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全唐詩卷一三七

鍾惺唐詩歸:「寄興入想,皆高一層,厚一層,遠一層,田家諸詩皆然。有此心手,方許擬陶,方許作王、孟。」又引譚元春曰:「此君與右丞真難上下,想當日同筆硯之樂,因緣不小。」喬億劍溪說詩:「儲、王並稱,儲自不及王,獨田家諸詩;歸愚先生以為儲勝,蓋此題詩更宜樸質也。」

賀貽孫詩筏:「吾觀彭澤詩自有妙悟,非得法於蘇、李、十九首也。其詩似十九首者,政以其氣韻相近耳。儲、王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為詩。有意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尚在,詩人之意未忘。若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己懷而已,何嘗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以吾詩某篇必可傳而勤勤焉為之?名士與詩人,兩不入其胸中,其視人之愛憎,與身後所傳之久暫,如吹劍首,一吷而已。彭澤作五柳先生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其戒子書云:『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味『自娛』二字,便見彭澤平日讀書作詩文本領,絕無名根。而所云『開卷有得』,所得何事?豈從字句間矜創獲者哉!且以區區樹蔭鳥聲,遂與開卷同一冥會,則其開卷時已置身空明之內,耳目間別有見聞,其視『樹木交蔭』皆自然之文章,而『時鳥變聲』皆自然之絲竹也。所謂『悠然見南山』,豈虛語哉!大抵彭澤乃見道者,其詩則無意於傳而自然不朽者。」

儲詩淺於王、孟,然頗得田家之趣,且不乏風世之思,蓋其心於名利兩途均有未達,然置之開元、天寶間,猶劉姥姥之進大觀園也。其深於經學,而不炫博奧,志在天下,而能事一室,亦難能也。然即

以詠田家而論，儲詩亦不及陶，何哉？蓋陶著意田園，非以修名，乃以養生也。田園乃其安身立命之所，乃同世界之搏鬪中必須堅守之最後陣地，舍此而外，別無所適，故其視田園非為他物，乃另一自我，深入田園，即深入內在自我之中，故其描述田園，即表現真實之自我。田園於陶，其重要性並不在酒之下，觀其詠田園諸作，覺其間有真人呼之即出，原因在此，斯絕非儲詩所能比也。

儲詩內容較孟詩豐富，田園諸詩之古澹外，亦有意境遥深者。題虬上人房：「禪宮分兩地，釋子一為心。人道無來去，清言見古今。江寒池水綠，山暝竹園深。別有中天月，遙遙散夕陰。」尋徐山人遇馬舍人：「泊舟伊川右，正見野人歸。日暮春山綠，我心清且微。岩聲風雨度，水氣雲霞飛。復有金門客，來參蘿薜衣。」全唐詩卷一三九置之王、孟集中，亦上乘之作。至其修辭精警，於同諸公秋日遊昆明池思古可見，慷慨悲壯，有少陵之风；想像奇瑰，兼太白之神，殷璠謂儲詩「格高調逸」，非虛言也。至其體物之細，亦有可觀者，如「魚龍隱蒼翠，鳥獸遊清泠；菰蒲林下秋，薜荔波中輕」，錢鍾書談藝錄嘗論之，文繁不錄。



第十四章　元結

第一節　建州稱良吏，樊水號漫郎

唐代詩人，不學陶而得陶之真樸者，有元結。元結，字次山，舊唐書無傳，惟良吏袁滋傳曰：「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也。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來依焉。每讀書，玄解旨奧，結甚重之。」

新唐書有傳。略曰：「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

御史里行。……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久之，拜道州刺史。……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又蘇源明傳：「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

顏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身重於今，雖擁旌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彌綸秉憲越於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政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絶，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顏魯公文集卷五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洄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聱叟，酒徒呼為漫郎。」

按：中行子乃蘇源明號，令狐楚刻蘇公太守二文記唐文粹卷九十六亦言之。

其自箴敍曰：「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元次山文集卷六

漫酬賈沔州曰：「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嘗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

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玆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

計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四:「次山作退谷銘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銘曰:『爲人厭者,勿泛焉。』乃曰:『孟士源嘗黜官,無情于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有招孟武昌詩云:『武昌不仕進,武昌人不厭。退谷可正遊,杯湖任来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来,令我鳥獸驚。』」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三:「中興頌一文,燦爛金石,清奪湘流。作詩著辭,尚聱牙。天下皆知敬仰。復嗜酒,有句云:『有時逢惡客。』自注:『非酒徒,即惡客也。』」

蘇軾遊武昌寒谿西山寺:「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則其風致,亦可見矣。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朝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1] 杜詩詳注卷十九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征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

〔1〕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六:「杜子美褒稱元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樸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乃過乎? 秦少遊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又洪邁次山謝表容齋隨筆卷十四述之甚詳，文繁不錄。

葉適習學記言卷四十二：「元結放浪其迹，以文墨自命，出處不常，若非利禄所能羈紲者，而實有材用，論能扶世，政能便民，與温造、李渤之流，唐時高品人物，不過如此也。」

周紫芝元次山祠：「次山方少年時，頗以氣自許，慷慨論天下事，言治道必極古帝王，使行其言，未必專尚虛名如房次律輩，惜乎肅宗用之不盡其才。代宗立，丐居樊上，聱齖漫浪，依隱玩世，浮沈酒中，以詩自名。晚路得州，有古循吏之風，所全活不可勝數，奈何卒不能究其所設施，使為中興賢宰相？雖一時才名，充塞天地，而文章辭採，足以照耀今昔，猶不得一椽自庇其身，卮酒臠肉不丐餒魂，豈造物者與之以此則不得於彼也。」太倉梯米集卷六十一

林之奇送衡州趙使君序：「元次山之為道州，蓋所謂惻隱而多恕，寬慈而近厚，號為循良豈弟之尤者也。其在當時譏訶詆罵之聲，不絶於上下，而有識者賞焉。故老杜以謂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此豈非以為次山所挾之術是誠彝倫之必不可易也歟！循良豈弟之施於郡縣，有如春風陽和之煦萬物，小用則小利，大用則大利，所以如元次山輩為邦伯，遂能使萬物吐氣而俾天下以安者也。」拙齋文集卷十六

蘇天爵浯溪書院記：「初，安史之兆亂也，元公受教于其父曰：『汝曹逢世多故，勉樹名。』觀所上肅宗時議三策，及説來瑱之言『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則豈偷生自私者哉！」滋溪文稿卷二

觀其建言立策，乃有德可守，有勇足持者，故能受命於安危之

際,奮發乎戰亂之時,折衝疆場之上,頒惠黎民之間,大有古良吏之風。蓋其先祖,世代為將,「鷹犬聲樂是習」,及其祖始「以儒學易之」。顏真卿銘序述其本末甚詳,茲不俱引。

第二節　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

元結以古文著名,韓愈以下,多有論者。韓愈送孟東野序:「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皇甫湜題浯溪石:「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若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與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全唐詩三六九

李商隱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次山「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得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李商隱文集卷四

歐陽修唐元次山銘:「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集古錄跋尾卷七

晁補之變離騷序上:「元結振奇,自成一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可尋玩,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雞肋集卷三十六

高以孫子畧卷四：「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閒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絶，不蹈襲古今。某觀柳柳州雄才英藻，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

王十朋瑞昌李宰贈元次山集：「蒼然山色冷然声，次山之文讀可驚。令君贈我有深意，歎以漫浪更吾名。我雖有官真漫耳，誰遣夔門称刺史。開卷欣逢子元子，尤爱清冷瀼溪水。」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十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十六：「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

陳泰送耒陽劉百川時為余領省檄而歸就赴永庠教：「君方欲識顏平原，我亦想像元次山。浯溪石刻照肝膽，勁氣長在滄浪間。」所安遺集

張雨讀元次山集感而有作：「漫叟古之賢達歟，憤世直言七不如。著書首補雲門樂，取醉政賴石湖魚。湘中韶濩遺欸乃，天下漫浪知猗吁。餓死杜陵拾遺老，唯有舂陵能起予。」句曲外史集卷中

湛若水元次山集序：「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

乎！」叢刊本唐元次山文集引

張英讀元道州賊退示官吏詩慨然有作：「我愛元次山，詩篇獨簡質。短章如長謠，仁心自洋溢。至欲委符節，甘心採菱實。昔人志康濟，豈云躭暇逸。置身君民間，無能濟憂恤。汗顏拖長紳，不如腰帶銍。古人恥曠官，斯義久蕭瑟。誰無湖畔山，浩歌撫遺帙。」文端集卷七

賀貽孫詩筏：「晉人詩能以真樸自立門戶者，惟陶元亮一人。唐詩人能以真樸自立門戶者，惟元次山一人。次山不惟不似唐人，并不似元亮。蓋次山自有次山之真樸，此其所以自立門戶也。」劉熙載詩概：「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以『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以不必似，為真似也。」此論其詩者。

提要：「結性不諧俗，亦往往迹涉詭激。……頗近古之狂。然制行高潔，而深抱憫時憂天之心；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尚其舂陵行，稱其可為天地萬物吐氣。晁武公謂其文如古鍾磬，不諧俗耳。高以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之前毅然自任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

此美之者，亦有微言者。歐陽修唐元結陽華巖銘：「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集古錄跋尾卷七晁補之答劉壯輿書：「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闒懂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雞肋集卷五十二

此後，楊慎升庵詩話卷二、王世貞元次山墓碑帖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胡應麟題元次山集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五、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十七皆論及之。又，次山大唐中興頌，顏真卿書，刻浯溪石崖，

後之題詠辯論者甚多[1]。亦一話題,因去陶詩已遠,擬撰別文以記之。

第三節　此尊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元結與王、孟等不同,非惟有創作實踐,亦有文學主張。篋中集序:「風雅不興,幾及千年,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适,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盖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繫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引自隋唐五代文論選

元結雖以風雅自任,然其才實不能匹敵李、杜、韓、柳,賴真性自出,善為古調,不屈曲於聲律之中,不知者笑其樸拙,惟知者方能味其趣耳。

劉侍御月夜讌會曰:「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蹰為故人,且復停歸船。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凉風來,明月正

---

[1] 蘇天爵浯溪書院記:「昔唐天寶之季,忠烈之士,奮濟時艱,遂復兩京,號稱中興。水部員外郎元公結作為雅頌,鋪張宏休;撫州刺史顏公真卿大書其詞,刻諸崖石。今四百餘年,過者觀其雄詞偉畫,猶足聳動。」

滿天。河漢望不見,幾星猶粲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娱不可逢,請君莫言旋。」元次山文集卷四

石魚湖上作序曰:「漶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元次山文集卷四

又石魚湖上醉歌序:「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来者。乃作歌以長之。」元次山文集卷四

其窊尊詩:「愛之不覺醉,醉臥還自醒。醒醉在尊畔,始為吾性情。……此尊可常滿,誰是陶淵明。」其言飲酒,頗得陶公之趣,惜其手中無菊耳。漫歌八曲將牛何處去二首之一:「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之二:「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亦樸拙可喜。

其節氣既高,視功名若蔽履,若身處晉之義熙間,亦一「避俗翁」耳。惜學養不足以充其志,匹淵明固不足,然亦爲唐之翹楚也。



第十五章　韋應物

第一節　滿階看古集，惟陶是吾師

蔡寬夫詩話：「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爱日滿階看古集，祇應陶集是吾師。』」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引

今檢全唐詩，薛能、鄭谷效陶詩皆未見。鄭谷讀前集二首之一：「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之二：「風騷如線不勝悲，國步多艱即此時。爱日滿階看古集，祇應陶集是吾師。」雲臺編卷中則陶集乃其所師者。又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李白欺前輩，陶潛仰後塵。」自注：「公有寄符郎中詩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又「公有論詩一章

云: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刋。」雲臺編卷下

可知,薛能論詩一章,蔡寬夫詩話作「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刋」,蓋誤。又,司馬札效陶彭澤全唐詩卷五九六、劉駕效陶卷五八五、曹鄴山中效陶及田家效陶卷五九三等,均形似而已,茲不論。此外,唐彥謙有和陶淵明貧士詩七首,略已見前,茲不復引。

唐人祖述陶詩者,惟韋應物、柳宗元差近其理。葉適答劉子至書:「盖自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弃衆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楷可法,独淵明、蘇州,縱極力倣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倪瓚謝仲野詩序:「詩亡而為騷,至漢為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淵明乎!韋、柳冲淡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詰矣。何則?富麗窮苦之詞易工,幽深閑遠之語難造,至若李、杜、韓、蘇,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踰前而絶後,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遺風,則間然矣。」倪雲林詩集附錄

王世懋望崖録:「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右丞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傅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詰從寡欲入,故多矜潔清浄;樂天從知足入,故多廣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遊戲,當以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玩可也。」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九引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濃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皇明文衡卷二十五

沈周讀陶詩二首之二：「元氣本無聲，宣和偶宮徵。渢渢合自然，其音無沾灉。流之天地間，六代激綺靡。遡觀刪餘什，雅豈不在是。後來庶有知，韋、柳實興起。更後邈無人，斯文止于此。」石田詩選卷八

吳訥晦庵詩抄序：「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爲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迨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絶響而闖淵明之閫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皇明文衡卷四十三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十：「曹子建、鮑明遠、陶淵明三家，直開三派：曹全以氣勝，開杜、韓之派；鮑才人之詩，頓挫淩厲，開太白之派；靖節閒雅自然，開韋蘇州之派。」

胡翰童中洲和陶詩後跋：「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絶。」

道衍笠澤舟中讀陶詩：「應物趣頗合，子瞻才足當。允言究臻極，二子在其旁。偉哉梁蕭統，至論何昭彰。於焉天地間。萬古垂休光。」古今禪藻集卷十八

東坡以降，論詩者多陶韋、韋柳並稱，韋詩之清澹處，與陶相近，然其精神，則實不相類。柳詩之精神與陶相近，然風格峻峭，亦非陶詩之比。柳州論者多矣，蘇州言之者少，今試述之。

第二節　兵衛森画戟，燕寢凝清香

韋應物，二唐書均無傳，舊唐書無一言及之，新唐書藝文志四：「韋應物詩集十卷。」文藝傳上：「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

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白居易吳郡詩石記：「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画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类，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其事迹為史家記載，首見於李肇國史補，曰：「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坐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趙璘因話錄卷四：「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制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詠。因語晝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伏其鑒別之精。」

此條又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七十三。又唐詩紀事卷二十六：「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惟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列，與之唱酬。」

今韋集中有寄皎然上人詩一首。皎然有答蘇州韋應物郎中全唐詩卷八一五一首，孫望韋應物詩集繫年校箋卷九曰：「貞元五年七

八九冬間作。皎然答蘇州韋應物郎中詩有云：『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何必鄴中作，可為千載程。』極稱應物詩格之高。又有『受辭分虎竹，萬里臨江城。到日掃煩政，況今休黷兵』之語，極稱其為政之得。凡此足見相慕之深。彼詩又云：『恨未識君子，空傳手中瓊。』此詩亦云：『叨慕端成舊，未識豈為疏。』是截至貞元五年為止，應物與皎然猶未謀面也。然則趙璘因話錄所述皎然謁應物論詩一節為傳聞之談，不必為事實矣。」

唐後，宋人喜韋詩，於其事迹多有考證。洪邁容齋随笔卷二：「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摴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敍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云，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沈作喆補韋刺史傳：「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内，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復返灃上，園廬蕪没，貧無以自業，客遊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因從事河陽，去爲京兆功曹，攝高陵令。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爲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爲屈，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起爲鄠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郊，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明年出爲滁州刺史。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

郡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邑。俄擢江州刺史,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1],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惸嫠甚恩。」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上「牧首」門:「若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亦可謂循吏,而世獨知其能詩耳。韋公以清德為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為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獨隱,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見旌引,與之唱酬,其賢於人遠矣。」罷蘇州刺史後,寓居蘇州之永定寺,未知所終。今人傅璿琮韋應物繫年考證見唐代詩人考,甚詳,可參看。

韓子蒼曰:「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者?豈蘇州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才本絕人,莫能爾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五引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九:「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杜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

[1] 據傅璿琮韋應物繫年考證,原蘇州刺史孫晟貞元四年七月去職,韋任刺史應在此後。

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掃地焚香諸事，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賀裳宋人論事失核：「余意二說俱非。『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乃劉夢得事。劉、韋俱刺蘇州，故誤入劉事于韋。

按：姚寬為韋年譜及沈明遠所作傳，歷歷敘其生平，咸有可據。余更就其詩，繹所未備，既云『十五侍皇闈』，又云『弱冠遭世難』，則韋之宿衛當在天寶十一載，至貞元二年，始為蘇州刺史，則已歷四帝，經三十五年矣。其間遭逢禍亂，流離失職，凡數數焉。逢楊開府一詩，自是實錄。豪華任俠之事，既所深悔，故其立言如漢韋玄成，惟有循理省愆，無復感憤不平之意。故非閱世變，或原一困窮巖穴之士，必不能和平溫克如是。茹蔬啜茗，固在酣飫之後耳。又其聽鶯曲曰：『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不惟形容鶯語入妙，即說箏笛亦得箇中三昧。觀此益信漁隱之貶固謬，子蒼亦多此一番回護。」載酒園詩話卷二其辨是，錄之供參看。

陳基風林亭記：「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也，入則應制參扈從，出則揚節為刺史，秩比漢二千石，亦可謂顯榮矣。然每休沐，或不知所以歸，退與諸生假寓僧舍，簞食陶飲，悠然自適，而所謂『共愛風滿林』云者，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句也。」夷白齋稿卷二十八

戴正心玉笥集序：「古今論詩以平淡為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若陶淵明、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其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者，非區區模擬所易到，誠可謂深造自得者歟！或有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為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鄧雅玉笥集引

第三節　蕩漾學海資，鬱為詩人英

韋詩當世即為人所稱。孟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塵埃徐、庾詩，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孟東野詩集卷六秦系即事奉郎中韋使君：「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玄暉。」全唐詩卷二六二

皎然五言和蘇州韋應物郎中：「詩教殆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覩風騷韻，會我夙昔情。蕩漾學海資，鬱為詩人英。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何必鄴中作，可為千載程。」全唐詩卷八一五

劉太真有顧十二況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生既至，留連笑語，因亦成篇，以繼三君子之風焉一詩。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十九：「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云何情致暢茂遒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則知蘇州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画戟，宴寢凝清香』也。」

李紳和韋應物登北樓詩：「君詠風月夕，余當童稚年。閑窗讀書罷，偷詠左司篇。」[1]

白居易與元九書：「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竹莊詩話卷二十注引本事詩：「劉禹錫云：白二十苦愛我石頭

---

〔1〕 全唐詩卷四百八十注：「韋應物為滁州刺史，有登北樓詩。紳後為刺史繼和，存句止此，見方輿勝覽。」

城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我自知不及韋十九詩：『獨憐芳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今本本事詩未載。

韋詩當時已散佈人間，惟外在於盛唐詩歌主流，詩名為李、杜、王、孟、高、岑等所掩，僅為志趣相知者所賞耳。及經樂天鼓吹，始見重於時。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二十三：「唐人五言古，氣象宏遠，惟韋應物、柳子厚，其源泉出於淵明，以蕭散沖淡為主。然要其歸，乃唐體之小偏，亦猶孔門視伯夷也。」此論於韋詩最當。蓋唐代文學主體，首重自創，如王維、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等，均熔彙百家，自鑄偉辭，若韋應物煉辭於靈運，悟意於淵明，雖亦足名家，然非此數子之敵也。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来，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又和孔周翰二絕之觀淨觀堂效韋蘇州詩：「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蝸舍兩相宜。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蘇軾詩集合注卷十五

晁說之題東坡詩：「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景迂生集卷十八曾季貍艇齋詩話：「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三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顏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者。」說郛卷八十一引

洪芻跋橘帖二首之一：「蘇州句法追彭澤，九日題詩興有餘。可是門生藏橘帖，不勞博物見新書。」老圃集卷下

傅自得韋齋集序:「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叩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許從遊。間宿于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為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衡口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棙。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為詩之趣。」按:朱松乃朱熹之父,有韋齋集,朱熹論詩,亦重蘇州,有自來也。

晁武公郡齋讀書志卷四上: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除地而坐。詩律自沈、宋以後,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韻婉諧,属對麗密,而嫻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云。」

沈作喆補韋刺史傳:「應物性高潔,善爲詩,氣質閒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予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嘆。……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而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論文下:「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曰:「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

及也。」

呂氏童蒙訓曰：「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蘇庠後湖集曰：「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奔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蒹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坌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幾靜對，神遊八極之表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五引

蔡絛西清詩話曰：「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又卷十三：「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三：「岑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邁閒澹之趣，居然自異。」

元好問東坡詩雅引：「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

韋應物、柳子厚最為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絶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為風俗所移為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遺山集卷三十六

又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二首之一：「今古幾詩人，擾擾劇毛粟。吾愛陶與韋，泠然扣冰玉。大雅久不作，聞韶信忘肉，求音扣寂寞，一歎動鄰屋。水風清鶴夢，月露洗蟬腹，白頭兩遺編，吟唱心自足。誰為起九原，寒泉薦芳菊。」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二

劉須溪評語：「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其詩如深山採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徧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石，孟詩如雪，雖淡無彩色，不免有輕盈之意。」叢刊本韋江州集引，

王沂題胡士恭濠上藁：「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上下乎清都之境，翱翔乎白雲之鄉，士恭以是求之，則觀魚之樂，亦有合於蒙莊。」伊濵集卷二十二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詩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韻婉諧，屬對藻密，而閒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馳驟建安以還，各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為時論所右。而風情不能自已，如贈米嘉榮、杜韋娘等作，皆杯酒之間，見少年故態，無足怪矣。」

紹興蘇州校刻韋集後序：「其爲文，峻潔幽深，詞意簡遠，指事言情，格力閒暇，下可以凌顏、謝，而上可以薄風騷，擺去陳言，纖濃合度，而自成一家，想似其爲人也。」韋江州集引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八：「汾陽孔文谷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緑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

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

謝榛詩家直說:「絶句如王摩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一篇;韋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皆風人之絶響也。」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附録引

郎廷槐師友詩傳録:「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 其次則兩漢諸家及鮑明遠、陶彭澤,駸駸乎古人矣。子建健哉,而傷于麗,然亦五言聖境矣。韋蘇州其後勁也。」

顧炎武菰中隨筆:「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於天下。陶詩『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何等豪宕! ……大凡伉爽高邁之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耳。」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伍涵芬讀書樂趣:「劉仲修作槎翁詩序,有云:陶淵明、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皆魁壘奇傑之士,不得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儁偉之才,高古沖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後。可知文之有豪氣者,未有不從曠爽得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第四節　清詩舞豔雪,孤抱瑩玄冰

提要曰:「其詩七言不如五言,近體不如古體。五言古詩源出於陶,而熔化於三謝,故真而不樸,華而不綺。但以為步趨柴桑,未為得實。如『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陶詩安有是格耶?」

提要所引見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一詩,曰:「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嶢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

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校箋卷一:「此亦大曆六年夏間所作,應物方罷居同德寺。」則其詩乃其早期作品。

據傅璇琮考證,應物約生於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逾弱冠,始折節讀書,贈舊識曰:「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逢楊開府:「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則其初學乃三謝也。即其晚年,秦系尚有「郡中今有謝玄暉」之譽,應物答秦十四校書曰:「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須翠碧棄床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校箋卷九則言謝不能為矣。

韋集有效陶體二首。效陶彭澤:「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校箋卷四:「疑大曆十四年秋冬之際作。時應物退居澧上,特愛陶潛詩,故有模效之作。」

又與友生野飲效陶體:「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校箋卷四:「疑建中元年春間作,時應物辭官退居澧東,詩中『聊舒遠世蹤』及『坐望還山雲』,與當時情景亦合。」

周紫芝竹坡詩話:「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云,此詩非惟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陳師道後山詩話:「右丞、蘇州皆學於陶,得其自在。」劉克莊後村詩話卷四:「陶、韋異世而同一機鍵,韋集有一篇云云,題曰效陶彭澤,此真陶語,何必效也。」

賀貽孫詩筏:「韋蘇州擬陶諸篇,非不逼肖,而非蘇州本色。蘇州本色在『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

迹』,『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歇』。如此等語,未嘗擬陶,然欲不指為陶詩,不可得也。」又曰:「釋皎然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以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作,乃大稱賞,云:『何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即此可見作詩當自寫性靈,摹倣剽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其言此二首非韋本色是矣。蓋韋亦非不知摹倣之無益,偶有所為而已。

應物於大曆十四年六月,除櫟陽令,七月以疾辭職,歸善福精舍。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中曰「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樂陶唐人,服勤在微力。」校箋卷四已漸有栗里風味。此前,寄子西曰:「藍上舍已成,田家雨新足。託鄰素多願,殘秩猶見束。日夕上高齋,但望東原綠。」校箋卷三:「大曆十二年夏間作,時任京兆府攝高陵宰。詩謂『藍上舍已成』,則子西在藍田營宅可知。」已言及田家,奈殘秩見束,不得託鄰耳。

大曆十二年,應物喪妻,斷續作哀詩一十九首,中十八首作於妻喪一年之內。又觀田家:「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校箋卷三:「大曆十四年春三月任鄠縣令時作。」此後始有意學陶。並有效陶體二首。

其郊居言志曰:「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疏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簀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頹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校箋卷四:「建中元年作。讀詩中『出去唯空屋,弊簀委窗間』之語,見應物家境蕭然,室無長物之概矣。」並引劉辰翁批起四句曰:「不曰效陶,實得其意。」

又答暢校書當:「偶然棄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園

林養愚蒙。雖云無一資,尊酌會不空。且忻百穀成,仰歎造化功。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時伐南澗竹,夜還灃水東。貧蹇自成退,豈為高人蹤。」校箋卷四引鍾惺曰:「亦以其氣韻淳古處似陶,不在效其清響。」此詩已言及躬耕。

種瓜:「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踈。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窘迫,過時不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此又其所以不及淵明者也。

此後,歷刺滁州、江州、蘇州,非惟陶詩不效,即文章亦疏矣。贈丘員外二首之一:「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未真南宮拜,聊偃東山居。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疏。每一睹之子,高詠遂起予。宵晝方連燕,煩悰亦頓祛。格言雅誨闕,善謔矜數餘。久踻思遊曠,窮慘遇陽舒。虎丘愜登眺,吳門悵躊躇。方此戀攜手,豈云還舊墟。告諸吳子弟,文學為何如。」校箋卷九:「蘇州刺史任內作。」「宵晝方連燕,煩悰亦頓祛」云云,誠非「避俗翁」所敢想也。

經無錫縣醉吟寄丘丹:「客過無名姓,扁舟繫柳陰。窮秋南國淚,殘月故鄉心。京洛衣塵在,江湖酒病深。何須覓陶令,乘醉自橫琴。」校箋卷九:「諸本均無此詩,惟王立名本收之,未知所自。……當是牧吳任內之作品。」此詩有老杜風調,異與淵明,其言「何須覓陶令,乘醉自橫琴」,蓋「已得琴中趣,不勞絃上聲」矣。

新理西齋:「方將甿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閒暇一芟除。春陽土脈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疏。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校箋卷九:「貞元六年春蘇州任上作。」

寓居永定精舍蘇州:「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羇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精。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嬰。」校箋

卷九:「貞元七年秋間作,時應物已罷蘇州刺史,寓居永定精舍。」此詩大有栗里風味,仕與不仕,其不同如此。

洪邁容齋随笔卷十四絕唱不可和:「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覓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遥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絶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許顗彦周詩話:「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菴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曾幾三次蘇字韻:「陶詩雖瘠元非枯,確論近出眉山蘇。……安得才似柳刺史,好辭玉珮鳴瓊琚。」茶山集卷三

徐瑞松巢漫稿卷二夏日讀陶韋詩偶成:「詩道貴和平,由來寫性情。要知衝口出,絶勝撚髭成。理到辭須達,神超韻自清。無人融此趣,庭戸緑陰生。」鄱陽五家集卷七

劉岳申張文先詩序:「陶淵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而終身不遇漢高皇、蜀昭烈,徒賦詩飲酒,時時微見其意,而托於放曠,任其真率,若多無所事者,其在晉人中可與劉越石、陶士行並驅争先,而超然遠引,不可為孔文舉、嵇叔夜,故其詩以至腴為至澹,以雄奇恢詭為隱居放言,要使人未易窺測。韋蘇州固富貴中人,有豪俠

氣，其逢楊開府本非創奇，其寄全椒道士亦非謾語，其胸懷本趣，薄富貴，厭紛華，故其詩以盛麗為簡寂，以疎宕為幽雅，如神仙足官府，如佛相具莊嚴，故言詩者曰陶韋。而和陶效韋，高者不過自道，下者乃為效顰。」申齋集卷一

陳旅靜觀齋吟藁序：「三百篇而下，漢、魏諸詩弗可及已。晉、宋間則陶淵明為最高，後世之務為平澹者，多本諸此，然而甚難也，蓋平則貌凡，澹則味薄，為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此以為甚難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諸人，不得專以是體論之。若韋蘇州輩，其亦平而不凡，澹而不薄者乎？蓋其天趣道韻之妙，有非學力所能致者。」安雅堂集卷五

何湛之陶韋合集序：「晉處士植節於板蕩之秋，遊心於名利之外，其詩沖夷清曠，不染塵俗，無為而為，故語皆實際，信三百篇之後一人也。唐刺史作，不虧情理，少涉濃郁，未必與處士雁行，乃效陶潛諸作，可稱逼肖，其模倣之工不盡似者，則時尚所移也。雖然，曠代稀聲，寥寥寡和，若刺史者，亦處士之後一人也。」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陸時雍詩鏡總論：「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將韋詩陳對其間，自覺形神無間。」

楊慎升庵詩話卷八：「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淩空散，舞羅起徘徊。』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復也。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回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觀此，知韋詩非但醸意，亦煉字不苟，惟其所醸之意出人意表，所煉之字亦鞭辟入裏，故能卓然成家，於山猶雁蕩也。初困草莽，

及為人知,則皆驚其峻秀矣。擬之詞家,其姜白石之比歟!余讀其集,覺其韻味由清入冷,如坐寒流,如對雪山,其贈王侍御:「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均見校箋卷一自言其詩風如此,誠不虛也。

然其得陶之一偏,故非陶之比也。陶詩澹而不虛,平中有凸,似冷却熱,若遠實近,雖間有詠物狀景之辭,亦以儒家愛人及物之心包容之,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明兩萃時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酬劉柴桑:「榈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一:「鳥弄歡新節,泠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鬱鬱荒山里,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因詠懷以及物,非及物以詠懷,且氣象闊大,非韋詩所及。如和郭主簿二:「露凝無遊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於王撫軍座送客:「寒氣冒山澤,遊雲倏無依。洲渚四綿邈,風水互乖違。」歲暮和張常侍:「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洌洌氣遂嚴,紛紛飛鳥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之二:「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己酉歲九月九日:「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宵。」此等境界,非少陵不能造之。何以然者,蓋應物有意作詩人,淵明則本無意於詩也。

此外,淵明哲學思考較應物為深,於名利生死看得較應物為透,故其詩能含而不露,露而能收,華而復萼,萼而至實,其深沉思考有非應物所能及者;應物本三衛少年,侍奉玄宗,任俠負氣,洎漁

陽兵亂，流落失職，乃折節讀書，欲以詩邀名，後連刺三州，留連酒宴，其本既不豐，培復不厚，既慕世榮，又交方外，無窮可固，乏節可守，其不及淵明，固不殆言矣。淵明非惟人生之描述者，實亦人生之實踐者，其躬耕以食，看似求腹之一飽而已，然其中包含一辛酸真理，即自古以來，人生之實踐者，若匹夫匹婦，因被剝奪教育之權利，無力描述人生，即對人生偶有描述，亦為權利話語所抑，外在於大雅之堂，惟以歌謠流布。淵明之出現，實乃文化發展之偶然。然人生之實踐者並未因此而贏得描述人生之權利；應物乃人生之描述者，而非實踐者，故其詩雖及山水之靈氣，而未得天地之精神，可勝言哉，可勝言哉！應物長於詩，無文傳世，冰賦一首，幾不可讀，此亦其有別於淵明者。

韋詩對後世亦有影響，嚴羽滄浪詩話有「韋蘇州體」、「韋、柳體」。吳寬秋日曝書偶閱韋蘇州集：「白日落未盡，竹陰滿前除。翛然暑氣退，高簷當雨餘。新松無悴色，萱花亦已舒。偶觀草木性，中懷一欣如。脫帽被粗葛，庭際方收書。愛此韋郎句，把誦意蜘躕。焚香更掃地，適喜中堂虛。累月猶在告，深慚此閒居。」家藏集卷十此詩即頗有韋趣，錄之以參看。



第十六章　柳宗元

第一節　宗元以文名，餘事做騷人

宗元以文名，餘事做詩人，故同時若韓愈、劉禹錫等皆稱其文，劉禹錫唐柳先生文集序：「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崔、蔡，崔駰、蔡邕也。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搆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新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

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其詩多寫於貶謫之後,深得騷人遺意,學陶直其餘事耳。至其為人,亦有可觀者。洪邁柳子厚黨叔文:「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讎。』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内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吕温、李景儉、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上素被疾,詔下内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實録,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蹤迹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容齋續筆卷四關於叔文變法,洪邁亦有論,兹不復引。子厚于叔文,生死一之,雖貶逐蠻荒,疾貧交困,未有所悔,蓋君子之操,一有所定,終不可移而屈之也。

嚴有翼柳文序:「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為尚;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為工;至於法度

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為一王法者，獨推大歷、貞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宫，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為，然與文珍、韋皋等相忤，内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吕温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宫，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絶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

王安石讀柳宗元傳：「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晁補之續楚辭序：「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云云，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之，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

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惓惓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雞肋集卷三十六

王十朋和永貞行序:「予自少喜讀柳文,而不忍觀其傳,惜其名齊韓愈而黨陷叔文也。退之與柳善,及作順宗實録未嘗假借,公議之不可屈也如此。戊辰仲冬二十有二,夜讀韓詩永貞行,至『予嘗同僚情可勝』之句,則知退之雖惡伾、文,亦未能忘情於劉、柳輩也。」梅溪前集卷九

宗元因交王叔文,至豫八司馬之貶,因無關本書題旨,更不詳考,引此數文,以為準鑒。范仲淹、王安石皆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後之論八司馬者,多無從政經驗,妄肆異說,予所不取。

第二節　纖濃發簡古,至味寄澹泊

子厚詩直至晚唐,始為世所重。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為遒逸,非無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瑮瑮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柳宗元集引其論詩文相通之理備矣,將柳詩與韓詩並論,頗具宏識。

蘇軾書黄子思詩集後又將其與韋應物並譽,謂「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

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許顗彥周詩話：「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又曰：「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

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九：「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又卷十：「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

蘇軾好柳詩，東坡題跋多言及之。評韓柳詩：「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蘇軾文集卷六十七書柳子厚詩：「仆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劍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劍鋩，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為化作身千億，遍上峰頭望故鄉。』」題柳子厚詩二首之一：「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曰：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同上之二：「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同上書鄭谷詩：「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同上

王士禛分甘餘話卷二:「東坡謂柳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矣。余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揚州作論詩絶句,有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句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又古夫于亭雜録卷四亦譚及之。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七引劉履亦曰:「柳子厚詩世與韋應物並稱,然子厚之工緻,乃不若蘇州之蕭散自然。」

愚謂東坡之言是也。柳詩實在韋詩之上,作品雖不及韋集之豐,然内容及修辭均較韋詩為富,且見解不凡,時有出群之思,閒具超世之想,憂民之心,無時或忘,閑澹或有未及,沈鬱則過之。嚴羽答出繼叔臨安吴景仙書:「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滄浪詩話附錄此言近是。士禛能觀句之内,而不能照言之外,其論詩但崇神韻,故掇華而遺實,若土地者,雖不及山水之有神韻,然可遽謂其非天地之大詩乎?

蘇軾既謂柳、韋詩極似陶,後之論詩者遂以為常。韓子蒼曰:「渊明诗,惟蘇州得其清閒,尚不得其枯淡;柳州得之,但恨少遒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之所好,獨不可及也。」竹莊詩話卷八引

陳善捫虱新話:「山谷常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唯子厚詩為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

楊萬里誠齋詩話:「五言古詩,句雅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敖陶孫臞庵詩評:「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蔡絛西清詩話曰:「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又曰:「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

劉克莊後村詩話:「陶、柳詩率含蓄不盡。……韓、柳齊名,然

柳乃本色，詩人自淵明沒，雅道幾熄，當一世競作唐詩之時，獨為古體以矯之。未嘗學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數篇，雜之陶集有未易辨者。其幽微可玩而味，其感慨者可悲而泣也。」

魏慶之詩人玉屑：「晦庵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

包恢答傅當可論詩：「以為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為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沖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焉。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真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無補天之縫罅，物各傅物，無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真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觀之雖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派，來自天稷者，尚庶幾焉。……唐稱韋、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寫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近似耳。』此語有味。」敝帚藁畧卷二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此言疑非，子厚詩所以不及退之者，非才氣遜之，蓋視詩為文之餘事，且生年不及退之長耳。

元好問論詩絕句之二十：「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

喻良能雨後曉行序：「曉景未炎，宿雨新霽，山容水色，如在屏障間。喻子以巾漉酒，履不借手，竹根如意，從以樵青，攜淵明、子厚詩篇，臨清流，坐白石，上蔭翠樾，下數遊鯈，詠南山之篇，歌清池

之章，好風為我吹衣，好雲為我娛目，於是心恬形適，抵掌頓足而起舞曰：人生為樂亦有過於此者乎！樂而無詩，如此景物何？乃作五言一篇，書之木葉云。」曰：「宿雨曉初收，長天澹如洗。解帶臨清流，泉聲細娛耳。有如到愚溪，還似遊栗里。人生若此少，貧賤非所恥。」香山集卷一

甫嚴澍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每讀謝康樂『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及柳柳州『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語，便如此身在佳山水間，當林居川，觀時取二語高詠之，覺山氣林容，益增秀色。」卞永譽書畫彙考卷五十一引

亦有謂韋、柳學陶，但得其形似者。方回桐江集：「柳子厚學陶，其詩刻峭，束縛羈絆，無聊之意，殊可憐，形似而精神非也。韋應物學陶，其詩登山臨水，僧友道侶，語意瀟淡，然本富貴宦達之人，燕寢兵衛，豈真陶乎？兼少年豪俠，形似之而胸腹非也。」

林右北郭集序：「惟高不絶俗，近不遺理，喜怒在物，死生優遊，廓之通造化，歛之存方寸，始為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澹然無作，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韶濩。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唐史不載其為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酣豢富貴，胸中固非泊然自靜者矣，及投荒裔，居閑漱滌，其辭雖清吟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時泄于其間，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逐其辭，雖子厚猶不能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許恕北郭集引

李東陽麓堂詩話：「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為正耳。」

愚謂學陶當自田園入，韋、柳非入田園之門徑也。韋詩長於林木，柳詩長於泉石，其旨趣與陶有別，此亦不可不辨也。

第三節　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高似孫緯略卷二：「柳宗元天對精深瓌古，成一家言，離騷而後，一人而已。」嚴羽滄浪詩話：「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為騷。」

子厚詩取意於楚騷，藻發於靈運，見志於淵明，徘徊於摩詰、浩然間，雖非韓愈之匹，要非應物可敵，蓋其才學富澹，志懷高尚，遭遇坎坷，多歷水山，其晚年貶逐，如靈均之放瀟湘，故其為詩，頗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論者乃謂其但有蕭散沖澹之趣，何不知子厚之甚耶！

覺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疏發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卷一謂此詩作於元和四年八〇九春。並引曾季貍艇齋詩話曰：「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置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引孫月峰評點柳柳州集卷四十三曰：「全學陶，然比陶力量較薄。起四句佳甚，道情真切，以歎惋出之，尤覺有味。」

此前，子厚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曰：「苟伸擊壤情，機事息秋毫。」箋釋卷一謂此詩作於元和三年秋。則宗元亦因接近土地始復接近淵明，淵明似已為後代文人面對生活困境之最後依靠，孤獨窮困中之唯一朋友，此又非淵明始願所及也。即筆者撰寫此文，亦因失業固窮耳。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

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閒,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

箋釋卷一謂此詩元和四年九月前作。「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二句,恐淵明聞之,但發其笑耳。此時,宗元雖貶黜有日,然不平之氣,銷而不能,發而不可,內心矛盾,表之辭章,亦多言而非實者,然其真虛乎！非也,以詩言虛,以人言則實也。其詩未得言實而人虛之妙,蓋猶不能忘己也。而淵明實處則人詩皆實,虛處則人詩皆虛,詩之與人,融合無間,非子厚所能及也。

南澗中題:「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箋釋卷二謂此詩作於元和七年。

蘇軾東坡題跋卷二曰:「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又曰:「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施補華峴傭說詩:「柳子厚幽怨有騷旨,而不神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沉至語多也。南澗一作,氣清神斂,宜為坡公所賞。」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曰:「南澗詩從樂而說至憂,覺衰詩從憂而說至樂,其胸中鬱結則一也。柳子之答賀者曰:『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讀此文可解此詩。每見評者曰近陶,或曰達,余以山樞之答蟋蟀,猶謂其憂深音蹙,然即陶詩『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意也。」

按:韋集中已動輒垂淚,柳集亦然,今傳陶集,言及淚者,凡五處,悲從弟仲德:「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祭從弟敬遠文:「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此為親人而灑者。述酒:「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據舊注,乃為

晉恭帝被弒而灑。感士不遇賦：「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乃為古之哲人無偶而灑。惟雜詩九：「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為己而灑，然亦非因罷官去職，乃為田園不忍遽舍。另外，言「悲」雖多，而不及垂淚，其所感之大，固有非宗元、應物所能及者。

子厚首春逢耕者：「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回首煙雲橫。」箋釋卷二：「當作於永州。」

此詩乃耕者所感，所謂「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非其本心，故寧作「羈囚」而不能如淵明之歸去來也。遣詞近陶，情却非陶也。「春風無限瀟湘竟，欲採蘋花不自由」，子厚待罪之身，即欲自由，亦不能也。

論者謂宗元學陶，蓋因其有田家詩三首。其一：「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其三：「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箋釋卷二：「韓醇詁訓柳集卷四十三曰：『以詩意觀之，亦在永州也。』今從。」賀貽孫詩筏：「嚴滄浪謂『柳子厚五言古詩在韋蘇州之上』。然余觀子厚詩，似得摩詰之潔，而頗近孤峭。其山水詩，類其鈷鉧潭諸記，雖邊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陵一隙，自有日月，與韋蘇州詩未易優劣。惟田家詩，直與儲光羲爭席，果勝蘇州一籌耳。」

子厚非有意學陶者，其詩淵源於騷，益之以謝，惟田家數首，語

句類陶,然其意亦不在陶,蓋其為農事之旁觀者,而非實踐者,有哀農之心,為其可貴之處。其詩中幾無一語及陶,然謂其不學陶亦非,蓋其詠荊軻、詠三良、飲酒均有擬陶迹象也。

讀書:「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詠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1]箋釋卷一:「當作於元和四年,其詠史、詠三良、詠荊軻等,似皆當時讀書有感之作。」詠三良、詠荊軻已見本書上篇。「俛默窺唐虞」,與淵明同志。

飲酒:「今夕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淥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箋釋卷二:「陶淵明有飲酒詩二十首,此用其詩題。……作於永州。」曾吉甫筆墨閒錄曰:「飲酒詩絕似淵明。」蔣之翹柳集輯注卷四十三曰:「陶詩人信不可學。子厚讀書、飲酒二首,不知如何費許多力氣摹倣,終是自做自家詩耳。論者遂以逼真淵明,不特不知陶,並不知柳矣。」

此詩有明顯擬陶迹象,然淵明飲酒「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

---

〔1〕 謝薖竹友集卷三追和柳子厚二詩之一讀書:「吾生後淵明,頗亦念黃虞。要知千載外,所學非殊塗。兀坐對聖賢,撫卷一長吁。彼智自明哲,惟狂益昏逾。一源同濫觴,派別乃差殊。我觀載籍中,世事何所無。痴人不識古,謂與古人俱。相望何遥遥,清都視積蕪。咄此不可獻,諷誦聊相愉。嗟哉子柳子,文章蓋群儒。速進自貽戚,南冠成縶拘。天孫不與巧,溪神亦為愚。讀書雖滿腹,何曾救饑劬。乃知伾、文輩,要路難齊驅。」可參看。

天」，子厚則「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何相去之遠耳。子厚未得酒中趣，故亦難體物之真也。陸時雍詩鏡總論：「詩貴真，詩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間。認真則又死矣。柳子厚過於真，所以多直而寡委也。三百篇賦物陳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詞，所以意廣象圓，機靈而感捷也。」過於真則失真，蓋真者必乘虛而入，始能得之也。

然宗元乃唐代之思想家，其哲學思考斷非應物所能比。掩役夫張進骸：「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事，聊且顧爾私。」沈德潛唐詩別裁卷四曰：「『一朝纊息定』二語，見貴賤賢愚，古今同盡，此達人之言也。『我心得所安』二語，見求安惻隱，非以示恩，此仁人之言也。」此亦作於永州，真可與淵明神釋並讀，然子厚達於人而不達於己，何哉！

柳之學陶，非學其意，但取其辭而已。蓋其意已多，無暇旁顧。即學騷，亦為抒其牢騷鬱勃之氣耳。因其詩中有人，故反得陶之真髓，遠出韋詩之上。故黄山谷跋書柳子厚詩曰：「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珮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子厚雖多交方外，而其儒學較韋深湛，有用世之心，懷哀民之意，自放逐永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舊唐書劉禹錫傳，亦難能者矣。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

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二善乎韓子之辭也。



第十七章　白居易

第一節　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

韋、柳後，有意取法淵明者，當推白居易。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訐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

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又效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樂天因淵明既述五柳先生傳，又作文以自祭，亦傳醉吟本末，而自銘其墓，後世遂將之與淵明並論，然二人實有不同也。樂天首夏：「食飽慙伯夷，酒足愧淵明。壽倍顏氏子，富百黔婁生。有一即為樂，况吾四者并。」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九又北窗三友：「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一彈愜中心，一咏暢四肢。猶恐中有間，以酒彌縫之。豈獨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詩有淵明，嗜琴有啟期，嗜酒有伯倫，三人皆吾師。或乏儋石儲，或穿带索衣。絃歌復觴詠，樂道知所歸。三師去已遠，高風不可追。」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九蓋其生存狀態優於淵明，故蘇軾至真州再和二首之二曰：「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四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叢刊本：「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敍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揔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齊己送僧遊龍門香山寺：「君到香山寺，探幽莫損神。且尋風雅主，細看樂天真。」全唐詩卷八百四十謝西川可准上人遠寄詩集：「江上傳風雅，靜中時卷舒。堪隨樂天集，共伴白芙蕖。」卷八四三

賀行軍太傅得白氏東林集：「樂天歌詠有遺編，留在東林伴白蓮。百尺典墳隨喪亂，一家風雅獨完全。」卷八四四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皮日休白太傅居易：「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欻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清望逸内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標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毁，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脱蟬。仕若不得志，可為龜鑑焉。」皮子文藪卷十

亦有非之者，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廵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皷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1]樊川文集卷九

此唐人之論也。樂天初與元稹唱和，後與劉禹錫往還，贈答甚多，此不備引，至其人品，亦有論者。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奥，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

〔1〕 新唐書白居易傳：「杜牧謂『纖豔不逞』云云，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賀貽孫詩筏：「杜牧之譏其詩云云。但考樂天所行，不愧端雅，其詩亦未見淫褻。」

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白居易傳:「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蘇軾書樂天香山寺詩:「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1]蘇軾文集卷六十七

蘇轍李簡夫少卿詩集引:「予時方以遊宦為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書白樂天集後:「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幼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遊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欒城集後集卷二十一

洪邁琵琶亭詩:「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已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遥自得也。』」容齋三筆卷六對樂天人品均崇之不殆。

徐鉉洪州新建尚書白公祠堂之記:「大丈夫處厚居實,據德依仁,豈徒潔身,將以濟世,故著於事業,發於文詞,而後功績宣焉,聲名立焉。蓋有其實者,必有其名,是以君子恥没世而名不聞也。若

〔1〕 洪邁容齋随笔卷一白公詠史亦曰:「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乃格於穹壤，漸於蠻夷，大則藏民於金匱石室之書，細則誦於婦女稚孺之口，則古今以来，彰灼悠久，未有如白樂天者，不其異乎！故神明相之，攸居不傾；黎氓懷之，餘風不泯；士大夫神交道親，若旦暮焉。」徐公文集卷二十八

黃溍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僅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所讀之所及歟！」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六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近世士大夫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為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與！」

葛寅亮建陶白祠記：「夫陶公之詩，篇篇有酒，然意不在酒，特以酒為寄。而白公居東都，亦輒拉乃弟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此其得趣豈真在酒哉！故陶以無絃寓素心，而白亦託琵琶以見志，聞其居常與嵩山僧為空門友，平泉客為山水友，而又與楊虞卿為姻而不累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善而不黨元稹、僧儒，為裴晉公所推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深嫉，此其恬淡高遠，香山居士與五柳先生固無兩也。」江西通志卷一三三引此論其人者也。

第二節　時傾一罇酒，坐望東南山

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

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范仲淹唐異詩序：「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范文正公集卷六

蘇轍詩病五事：「予愛其杜甫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欒城集三集卷八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思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短處。如長恨歌雖播於樂府，人人稱誦，然其實乃樂天少作，雖欲悔之而不可追也。……長恨歌，元和元年尉盩厔時作，是時年三十五，謫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詩工拙，遠不侔矣。如琵琶行雖未免於煩悉，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

楊萬里誠齋詩話：「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絶唱也。」王鏊震澤長語卷下：「格調雖不甚高，而工於模寫人情物態，悲懽窮泰，吐出胸臆，如在目前，吾於樂天有取焉。微之效嚬而終不似，才有餘韻不足也。」

賀貽孫詩筏：「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

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褚先生也。蓋龍門與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中流出也。」

此論其詩者也。自宋以降，論白詩者甚多，怪其淺露者有之，美其才大者亦有之，茲不俱引。宋之學白體者甚多，即蘇軾、黃庭堅亦不能外。

王禹偁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間半歲，不復省視，因長男嘉祐讀杜工部集，見語意頗有相類者，咨于予，且意予竊之也。予喜而作詩，聊以自賀：「命屈由來道日新，詩家權柄敵陶鈞。任無功業調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閒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自注：「予自謫居，多看白公詩。」[1]小畜集卷九

蘇軾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自注：「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軾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閒適之樂焉。」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八又贈善相程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2]卷三十二

---

〔1〕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五引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2〕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可參看。

許顗彥周詩話:「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吳聿觀林詩話:「樂天既知韋應物之詩,而乃自甘心於淺俗,何耶? 豈才有所限乎?」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查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耳。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為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

樓鑰跋白樂天集目錄:「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為高勝,而可輕之乎?」攻愧集卷七十六

樂天之所重者乃諷喻,後之學者多在意其閒適,此又不能不為

樂天所笑也。樂天自張為詩人主客圖尊為「廣大教化主」，頗行於晚唐及宋初，因其淺近直質，亦為民間所喜，然其詩實淺而深，質而綺，李、杜之後，蘇軾或能及之，然亦不能兼之。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冲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為一，是以高視古人，然而不能廢古人。」閑閑老人釜水文集卷十九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二：「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即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所論不同如此，然亦各有所見也。夫之詩才不及太白、東坡，然其學識實在二子之上，故敢發微言也。

謂東坡學太白者，非是，蓋太白不能學，東坡仕宦經歷與樂天略似，其取於樂天者實較太白為多。唐詩正因韓、白，始成立體構架，宋詩人學李、杜或不及，實乃融合韓、白，又益之應物、子厚、牧之、商隱而已。摩詰、浩然一派，幾成絕響。何以言者？蓋白詩之平易實乃盛唐高曠詩風發展之必然，白詩非如韋詩之外在於詩歌主流者。盛唐詩歌以言志為主，志則不能不散而為意，志凝而意隨，志孤而意多，故元、白之詩多達數千首，且意態重復，雖多可讀之作，而鮮見驚鬼泣神之篇；此外，盛唐詩歌以頌為體，兼有及於雅者，雖哀而不怨，此可於杜甫見之，降而為風，則不能不怨矣。故樂天詩有諷世之什，刺時之作。然風之旨在於怨而不怒，故樂天詩意

存忠厚,間有閑適之作,亦自我排解,不及於怒。自此以降,則變風變雅作矣,李賀、杜牧可謂雅之變者,若商隱可謂風之變者矣。此亦關乎世之衰降者,即李、杜處樂天之時,亦不能不作樂天之詩,學者知此,可以舉一隅而三隅反矣。

趙翼甌北詩話卷四:「香山詩閒適之趣,多得之於陶、韋。其自吟拙什云:『時時自吟詠,吟罷有所思。蘇州與彭澤,與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惟有元微之。』又題尋陽樓云:『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此可以觀其趣向所在也。晚年自適其適,但道其意所欲言,無一雕飾,實得力於二公耳。」

許學夷詩源辨體:「白居易五言古,其源出於淵明,但以才大而限於時,故終成大變;其敍事詳明,議論痛快,此皆以文為詩,實開宋人門戶耳。」

錢鍾書談藝錄:「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於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閒適,則一高玄,一瑣直,形而見絀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則一沈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故余嘗謂:香山作詩,欲使老嫗都解,而每似老嫗作詩,欲使香山都解;蓋使老嫗解,必語意淺易,而老嫗使解,必詞氣煩絮。淺易可也,煩絮不可也。」

淵明五言詩固因高玄為樂天所不及,然亦因此而致篇幅簡短,無長江大河之氣象,蓋其所處之時,文學發展之流向尚不明朗,如江水諸源之未入峽,即謝靈運亦僅具九里十八澗之幽深冷峭而已。及唐,數百年之積蓄經李、杜以發之,如秋水灌河,浩蕩奔放,橫無際涯,兩岸之間,莫辨牛馬。至樂天時,似江水已入平原,流漸平緩,初時挾裹之泥沙俱現,故但見其渾濁耳,然登臨眺望,亦自有波濤灝渺之致。如樂天詩五言古一反淵明之簡潔,動輒百數十韻,即其醉吟先生傳,雖做五柳,而敍事詳盡,開合有度,頗有六朝小品豐致。此猶唐代傳奇,雖不及世說之言簡韻高,然亦自有其面目,自

具其風採，未可因其淺直而忽之也。文學發展有其內在規律，即以敍事而論，左傳高矣遠矣微矣，似不可加矣。然太史公出，於人物傳神寫照，呼之欲出。後班固端莊文體，精練修辭，於太史公外又別占地位。此後，敍事文學由朝廷流於民間，自不能取漢書之體與史記之辭，必別開生面，由此溢為志怪、傳奇、說唱、評彈，由文言轉為白話，由文字見之話語，此固文學發展之大勢也。樂天若求「詩家遠微深厚之境」，則不合時變，外在於文學主體，豈能主天下之文柄哉！

與元九書曰：「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曰：「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後人專論其詩，不顧其時，何哉！

又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曰：「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郎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九則樂天固知「詩家遠微深厚之境」，而竟不達之，此正其高尚之所在也。

第三節　數峰太白雪，一卷陶潛詩

樂天官舍小亭閑望曰：「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峰太白

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回謝爭名客,甘從君所嗤。」

其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序曰:「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其十一曰:「吾聞尋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為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挂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白氏長慶集卷五

后貶尋陽江州司馬時,又作訪陶公舊宅,序曰:「予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川閑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曰:「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白氏長慶集卷七則樂天學陶,非惟其詩,即其人,亦敬而慕之。

然其飲酒十六首,惟第八首近之,曰:「原生衣百結,顏子食一簞。歡然樂其志,有以忘飢寒。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賢。衣食幸

相屬，胡為不自安。況玆清渭曲，居處安且閑。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寒負簷下日，熱濯澗底泉。日出猶未起，日入已復眠。西風滿村巷，清涼八月天。但有雞犬聲，不聞車馬喧。時傾一罇酒，坐望東南山。稚姪初學步，牽衣戲我前。即此自可樂，庶幾顏與原。」

即此首，亦未得淵明「高玄」之意，蓋其詞散漫，若將十六首凝於一篇，或能與栗里「避俗翁」相視而笑也。然其詞之散漫，乃時會使然，至其本人，沖口而處，遵孔門「辭達而已」之教，不加彫飾，故少沈鬱頓錯之致。再則，樂天所處之時，亦異於晉、宋易代之際，毋須隱晦其意，而淵明則不然，其志既較樂天為高，意復深，痛亦大，既不能長歌以當哭，故濃縮於短章簡句之中。在樂天，言之不盡則長言之，長言之不盡則歌呼之，歌呼之不盡則尋幽探勝以釋放之，若此而不足，則交遊方外，浸潤佛、老，至胸中終無阻礙之不可除去者，故其詩流麗盡情，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務言人之所知而未言者，並無求工見賞之意，而趣味橫生，易為人所喜愛。

然樂天正因胸中無牢騷鬱勃之氣，對痛苦體味不深，相應而言，也就無從體驗歡樂之真意。惟有內心懷有真正痛苦，又不為痛苦所征服者，斯能體驗到歡樂之真意，此惟淵明有焉，杜子美亦間能及之。柳子厚雖體驗到痛苦之內涵，然不能超越此痛苦，故缺乏真實之歡樂，即其優遊山水之時，亦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趣也。若淵明則不然，其內心之痛苦，有非言辭所能表露者，有非樽酒所能消解者，有非遊覽所能移遷者，有非疾病所能馴服者，有非躬耕所能磨損者，顯而易見，此痛苦乃與生俱來，淵明之高在於，並不為此痛苦而痛苦，相反，還盡一切所能來養育之，正是此痛苦賦予其心靈以不朽生命，使其衰老之軀內永駐古樸青春。正因淵明與痛苦共存，故其距離歡樂最近，正是在歡樂與痛苦之間，淵

明領悟到天地萬物息息相關之奧妙。

樂天山中獨吟:「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或對好親故。高聲詠一篇,怳若與神遇。自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樹。狂吟驚林壑,猨鳥皆窺覷。恐為世所嗤,故就無人處。」白氏長慶集卷六亦頗有杜甫「新詩改罷獨長吟」之意。

題尋陽樓曰:「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鑪峯烟。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白氏長慶集卷七

此外,又有讀謝靈運詩一首,已見本書上篇。此二詩均作於尋陽,則其所取,不獨淵明而已。與元九書:「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隱然以融會陶、謝為己任,而以關時及事之作以出之。王、孟、韋、柳實取陶之意,用謝之詞,故能文質彬彬,雖未盡善,然盡美矣。樂天則取陶心,和錢員外早冬玩禁中新菊:「仙郎小隱日,心似陶彭澤。」白氏長慶集卷十四足疾:「應須學取陶彭澤,但委心形任去留。」卷六十八劉禹錫答樂天戲贈:「詩情逸似陶彭澤,齋日多如周太常。」劉禹錫集卷三十一雖曰戲贈,却道中此老之病。

然此數人學陶之詩,實有不及。蓋淵明非有意為詩者。非其人而學其詩,僅得皮相而已。陳師道後山詩話:「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爾。」

蔡寬夫詩話曰:「柳子厚之貶,其忧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卒以憤死,未爲達理。白樂天似能脱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

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一引

陳模懷古錄：「淵明則毛皮落盡，唯有真實，雖是枯槁，而實至腴，非用工之深，鮮能真知其好。故常謂韋、蘇得陶之運度，而未得其雅澹渾然之處，王右丞得陶閒適，而未得其渾涵自然之工，柳子厚工處或傷於巧，又未免有意於求好；此陶所以不可及也。」又曰：「白樂天最不能忘情者，故發而為詩，彊身驅道，其實不悟斯理。陶淵明窮而至於乞食，其視樂天富貴聲色之樂，豈可同年而語？然淵明陶然自得，未嘗數數留意於外物，蓋真實有得於心者，與徒事虛言者不同。」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

謝肅和陶詩集序：「詩自聖人刪後，有正始風氣，成一家語，其惟陶淵明乎。蓋靖節乃東晉大臣之後，豪壯廓達，有志事功，遭時易代，遂蕭然遠引，守拙田園，故其賦詠多忠義所發，激烈慷慨，然讀山海經諸篇，有屈大夫遠遊之志；詠荊軻一首，有豫國士吞炭之心；其他未易悉數也。第其尋常措辭雅順，而人不覺焉。後世慕之者衆，或效其體，或次其韻。不失之槁，則失之華；不失之俗，則失之奇；不失之弱，則失之豪。其於似枯而腴，似易而高，似麤而微，即自然之趣，寓無窮之悲者，則求之千百無十一也，是其詩豈易和哉！」密庵集卷七

賀貽孫詩筏：「唐人詩近陶者，如儲、王、孟、韋、柳諸人，其雅懿之度，樸茂之色，閒遠之神，澹宕之氣，雋永之味，各有一二，皆足以名家，獨其一段真率處，終不及陶。陶詩中雅懿、樸茂、閒遠、澹宕、雋永，種種妙境，皆從真率中流出，所謂『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也。真率處不能學，亦不可學，當獨以品勝耳。淵明自云：『夏月

虛涼,高枕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顏延之作陶公誄,亦云:『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又云:『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又云:『解體世紛,結志區外。』此公之詩,所以為真率也。能如陶公,則不患無公之詩。然能如陶公,亦不必學公之詩。儲、王輩生平為人,事事不及陶公,其所以能近陶者,以其風流灑落,無俗韻耳。」此言為得。

此外,劉壎隱居通議四庫本卷十八、徐駿詩文軌範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引、葉燮原詩、施補華峴傭說詩等亦嘗論之,不俱引。竊謂後人學陶,非學陶之詩,實乃學陶之為人,然其人已不可及,其詩寧可及乎?淵明壯歲時有志事功,然世事崎嶇,志不獲騁,不得已退居園田,豈願立言以終老哉!立功不成,實已有意立德,逮至晚年,立善之心亦忘,實已達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境界,後人學其詩而不能迹其行,慕其詩而不能立其德,其不能及,乃必然耳。



第十八章　蘇軾和陶詩

第一節　淵明吾所師，夫子仍其後

淵明之知音，蕭統而後，當首推蘇軾。蘇軾自曰「世農」，仕途坎坷，有山水田園之志，故於陶詩體味尤深。晚年還寫過很多模範之作，有和陶詩一集傳世[1]。

樓鑰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吳給事芾：「淵明千載人，風節仰孤峭。……矯矯玉局翁，尚友謝浮漂。飽喫惠州飯，追和欲同調。」攻愧集卷一

劉克莊趙寺丞和陶詩序：「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数，使為陶體，則不近矣。本朝名公者，或追和其

---

〔1〕 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八跋東坡與杜子師書：「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為一集。」

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

郝經和陶詩序：「賡載以來，倡和尚矣。然而魏、晉迄唐，和意而不和韻；自宋迄今，和韻而不和意；皆一時朋儔相與酬答，未有追和古人者也。獨東坡先生遷謫嶺海，盡和淵明詩，既和其意，復和其韻，追和之作自此始。」陵川集卷六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並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

美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興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欒城後集卷二十一

費袞東坡改和陶集引：「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濱，使為之引。潁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才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云云，至『蓋未足以論士也』句止。此文今人皆以為潁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梁谿漫志卷四

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二：「潁濱之序，謂東坡責居儋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謂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則名言也。」

竊以為潁濱之作，東坡之改，均有意，東坡之於淵明，豈孔子取於老彭者可比哉！又，唐彥謙有和陶淵明貧士詩七首，則和陶非始於東坡也。

第二節　前身陶元亮，後身白樂天

蘇軾和陶，始於元祐七年一〇九二，時五十七歲，在潁川。初，元豐二年一〇七九，蘇軾涉以詩誹謗新法，下獄幾死，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蘗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置之死，鍛煉久之不決。上終憐之，

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欒城後集卷二十二

蘇軾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中曰「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蘇軾詩集合注卷十九雖豪情猶在,然已如驚弓之鳥,知祿位之難竊,聲名之可厭,殘生之可貴,福禍之相依,文字之為累矣。

元豐三年一〇八〇,蘇軾四十五歲,在黃州。與章子厚書:「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蘇軾文集卷四十九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蘇軾文集卷六十七後此書常隨其身。與程全父十二首之十:「仆廢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又十一:「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為二友。」卷五十二跋陶詩曰:「陶彭澤晚節躬耕,每以詩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晚寓黃州二年,適值艱歲,往往乏食,無田可耕,蓋欲為彭澤而不可得者。」蘇軾佚文彙編拾遺卷下

元豐四年,始營東坡,與章子厚二首之一:「仆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蘇軾文集卷五十五與子由弟十首之一:「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筍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累累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於莖心,或綴於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卷六十

作東坡八首，序曰：「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一王次公曰：「八篇皆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一引

此乃東坡擬陶之作，然不平之氣，鬱隱乎中。淵明躬耕，父老相見，但道桑麻長而已，東坡則尚需教之，其非「世農」可知。然東坡淪落致此，而不見衰憊，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者，亦難能矣。

元豐五年，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二：「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一雪堂記曰：「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軾文集卷十二此記以莊旨為軌，顯示其思想變化之迹。

黃州上文潞公書：「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蘇軾文集卷四十八

黃州安國寺記曰：「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

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蘇軾文集卷十二

則黄州乃其出入佛家之始,東坡學雜,以儒為本,出入莊、釋,然層次分明,以儒學為母語,視道學作方言,等佛學若外語,「不知者以為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1]

雪堂占盡名勝,與司馬溫公五首之三:「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蘇軾文集卷五十又江神子詞序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遊也。」詞曰:「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觀其所以引淵明為同調者,乃因「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也。王定國詩集敘:「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蘇軾文集卷十淵明知此,能無笑哉!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蓋專慕白樂天而然,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上東坡立名、洪邁容齋三筆卷五東坡慕樂天考之甚詳,文繁不錄。其喜慕淵明,或為樂天所引。

〔1〕 蘇軾文集卷十二南華長老題名記。

七月，泛舟赤壁，作前赤壁賦；十月復遊，作後赤壁賦。每有逸思遐趣，若與河漢雲山相表裏者，然兀傲不平之氣，常於短句見之。洗兒戲作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東坡詩曰：「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二其岐亭五首之三曰：「我身牛穿鼻，捲舌聊自濕。」豈此之謂乎！

東坡晚年自題金山畫像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詩集合注卷五十黃州乃其貶謫之始，亦立業之始，因躬耕而友向淵明之始，姑述之如此。

第三節　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

元豐七年四月，量移汝州。見滿庭芳詞序。途經廬山。作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其一：「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仍其後。掛冠不待年，亦豈為五斗。我歌歸來引自注：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杯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其二：「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三「淵明吾所師，夫子仍其後」云云，可見其雖經起用，亦不復以功名著心矣！

八月，遊蔣山，作次荊公四絕，之三：「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陸遊題跋曰：「東坡自黃州歸，見荊公於半山，劇談累日，約卜鄰以老焉。」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四引

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因司馬光之薦，除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元祐三年，作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終以明自膏」云

云,見其憂懼之心,尚有未定。送曹輔赴閩漕:「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為者,索身良獨難。」東坡處趙宋,猶康樂處劉宋,思若淵明之「門雖設而常關」,難哉。

次韻黄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謂王維詩承陶啓韋。後四句用佛家語,可與其書摩詰藍田煙雨圖「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蘇軾文集卷七十參看。

元祐四年,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召還,除翰林承旨。和林子中侍制曰:「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三尋以舊職知潁川。作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曰:「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啻鵲抵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四

黄山谷跋云:「東坡在潁州,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當作二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丸與蜣螂糞丸之比哉?」蘇軾詩集合注引

詩中「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云云,乃覺悟之言,東坡和陶,蓋起因於「絕歎其賢」也。

元祐七年七月,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序曰:「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

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其一：「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荊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五

第三首已見上引。他篇，非惟不類陶詩，亦異蘇軾別作，知其於陶但得形似而已，陶隱於酒，蘇放於酒，陶之意籍酒以宣之，蘇之愁借酒以釋之，同為飲酒，陶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蘇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之四，蘇軾非善飲者，其飲酒諸作尚不及樂天，蓋樂天善飲如陶也。次韻樂著作送酒云：「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蘇軾詩集合注卷二十東坡好飲非天性使然，此其所以不及也。

此時蘇軾仕宦正值佳境，然危機已伏，後之貶逐，實由知潁川而起。觀其詩，似有感覺。其八：「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獨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淩霄花，纏繞復何為。舉觴酹其根，無事莫相羈。」以霜松自比，為煌煌而淩霄者纏繞，亦無奈其何也。

其九：「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棲。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醉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回。」

「抵曲吾當回」者，乃自慰之辭，非悟道之語。然此詩意境高遠，縹緲有天際真人之思，謂其非悟道者，亦非，蓋此時之東坡，尚處悟與不悟之間耳。何以然者？淵明作飲酒時辭官已久，漸得耕耘之味，田園之真意藉酒以發之，其樂有不可言者。東坡則欲歸而無家，其內心之矛盾，亦表見於言辭，故不及淵明之醇粹清省。

其五曰：「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幾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金一作重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

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雖欲早計,然實亦不能歸也。

最後一首:「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頹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瘡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消疆秦。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元好問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東坡和陶,氣象秖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遺山先生文集卷四十

此詩氣象崢嶸,非他詩可比,然較之陶詩「羲農去我久」云云,相差亦遠。何以然者,陶詩乃「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東坡一時而和二十首,與樂天之飲酒十六首相似,均非偶然得之,乃有為而作,所謂文章本天成,未成而得之,鮮有不澀者,順天則為天才,違天則墜為人才,即東坡亦不能偶外。

再者,陶詩名為「飲酒」,而主題豐富,以哲學思考灌注其中,其內涵亦深沉多致,實由對生存狀態之深刻理解而來,具有異常鮮明之個性,有非淵明所不能道者。坡詩成於倉促,且其思考出入莊、老,看似豐富,而不能沈鬱,其和詩之歲,雖長於淵明作詩之年,然其對人生之體驗反不及淵明為深,何以如此,因蘇軾雖經烏台詩案,又閒居黃州數載,然其困窮實不及淵明之百一也。

東坡文名早世即著,流播海外,足迹所至,隱然於朝廷之外,又立一文化中心,其遭貶被逐,皆因其與朝廷爭士之故。而其本人,亦以此自許,樂於獎掖後進,有才之士,愧其不出己門,自黃庭堅以下,無不樂與之遊處。答李昭玘書:「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

知之。……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蘇軾文集卷四十九徘徊新舊兩黨之間，雖非以此漁利，實亦好士之所致也。

淵明則不然，「門雖設而常關」，乃自覺避世者。此亦關乎世運，淵明「逢運之貧」，東坡則否。此外，淵明博覽羣書，乃江左之最有學問者，然其詩却不以騁才為能事；東坡學高一時，其詩正以騁才見長，收縮於短篇簡句之中，頗覺拘束，了無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趣。

謝肅和陶詩集序：「自淵明之後，人知重其詩者，不為甚少：韋蘇州學之於憔悴之餘，柳柳州效之於流竄之後，倣之而氣弱者非王右丞乎？擬之而格卑者非白太傅乎？而蘇長公又創始和之，自謂無愧於靖節矣，然以英邁雄傑之才，率意為之，故無自然之趣焉。」密庵文藁辛卷飲酒二十首乃東坡和陶之始，姑述之如此。

第四節　三徑思元亮，平池憶惠連

紹聖元年一〇九四春，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連。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疏賢。」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七

東坡「三徑」之思屢見於詩。除夜病中贈段屯田：「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麤成資，一枝有餘暖。」蘇軾詩集合注卷十二留題蘭皋亭：「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卷二十五次韻周邠：「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市，有如疲馬畏陵坡。」卷二十六次韻錢穆父會飲：「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卷三十六集歸去來詩十首之七：「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欲安命，息交還絕遊。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卷四十三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

揚雄寄一區。」卷四十四

然欲歸而不能。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之二:「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餐彭澤米,夢歸時到錦江橋。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蘇軾詩集合注卷九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卷二十四又書王晉卿畫四首之西塞風雨:「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卷三十三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卷三十六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之五:「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其「老去尚餐彭澤米」者,蓋因「舉族長懸似細腰」也。跋李伯時卜居圖:「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為搢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蘇軾文集卷七十

思歸而無家可居,欲進而有志難達,仕與不仕間,東坡難乎哉!然東坡何不學淵明,徑掛冠歸田,釣魚蝦,友麋鹿,逍遙桑樹之間,詠歌風露之夕,菊華採之,酒熟飲之,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置帝力若無有,視造化如等閒,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乎? 以愚管見,上有已亡神宗知遇之恩,思有以報之;次因「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視民之疾苦有甚於己者。若歐陽修等,達其志而後歸可也,東坡猶未達其志,安能歸乎? 若因仕塗坎坷困窮即歸之,成為政治鬥爭之犧牲品,適遺政敵以樂,引友朋之悲。再者,本心好遊,以人生之旅行者自任,安居一地,非其性之所適;喜樂交際,聞先賢之德,則心嚮往之;覩後進之才,亦樂於獎掖,平生不喜藏人之善,

視人善若己有，此亦非隱者所能也。觀淵明之文，其譽古人者多，贈今人者少；東坡於同調均贊之而不殆，於古人自荀子以下，多憑己意訊之，好作反案文章，鄙揚雄之陋，譏劉伶未達，笑蕭統不學，乃其末者，其宅心之忠厚，去淵明略有一間，蓋世風澌降，即豪傑之士亦不能篤真守古而不移也。

繼而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次年，蘇軾六十歲，作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序曰：「三月四日，遊白水山佛迹岩，沐浴於湯泉，晞發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遊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

其一曰：「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七

愛日齋叢抄卷二：「李之儀云：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晚和歸去來辭，始載此語，要是胸中自負如此。魯直為千載人、百世士之評，的矣。」

葉適題瑞安宰董煟出蘇黃二帖後：「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

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邪?」

按:「春江」二句,見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二。東坡嶺南之行,豪氣未除,老而彌堅,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曰:「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遊。……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可謂不憚見罪於有司矣!此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1]云云,亦屬「偶發狂言」。然和陶歸園田居數首,並無田園氣息,蓋因其並非如黃州時躬耕於東坡也。

蘇和詩所以不及陶者,非惟句式有形迹可求,其意境亦不及陶詩深而且廣,陶詩「種豆南山下」云云,不求己之適,而憂物之不適,蓋其生命不復外在於物,乃蘊藏於物,此物為天所鍾,為地所載,春風風之,夏雨雨之,非家之長物,可置之度外者,亦非「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乃人之生命轉化於自然之生命者,淵明憂物之心較慮己為甚,此豈東坡所能及哉!

九月,作和陶貧士詩七首。序曰:「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將近,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同時有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曰:「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陳師道後山詩話:「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云云。」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九引則其「樽俎蕭然」,非虛詞也。

其二:「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羞獨賢。」

---

〔1〕 宋書武二王傳論:「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引詩眼曰:「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禄、産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禄、産,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辯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毁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郭麐靈芬館詩話:「東坡和陶貧士詩『夷、齊恥周粟』云云,詩眼極稱其工於命意,累數百言,蒙竊以為不然。此詩『古來避世士』以下四句,蓋譏四皓也,言其雖復避世,而不能無所動於功名,遂至晚節末路,自變其操,如朱墨皎然,而一無自研,不復分别;若夷、齊之特立獨行,雖周、武之聖,亦非之而自是,豈産、禄之徒,以卑辭厚禮能致所可同日而語哉!末四句,乃言淵明本無自高之心,絃歌為三徑之資,亦其誠言,故為縣令而不羞,至其不樂,乃即徑歸,亦足見其任真行意,而非為名高,與四皓之先自標置而後相矛盾者遠矣。」

淵明之進退,必參而言之,始合實情,其仕之初,亦有志濟世,後見事不可為,乃翩然引歸,其不汲汲於名利,不戚戚於貧賤,可以概見。東坡所言,乃一端也。和陶貧士詩一曰:「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其四曰:「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二子不並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則知其欲從之而不能也。

其六曰「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亦夫子自道也。

其七:「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見一作更不識,今與農圃儔。買田帶修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修。」

淵明令彭澤,尚能遣一力於其子,分薪水之勞,今東坡「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頳我顏」第五,比淵明尚有不及也。淵明曰「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詠貧士七,東坡之憂轉較淵明為甚矣。此組詩,前四首詠淵明,兼出己意,後三首則純詠己,與淵明之詠歷代貧士者異趣。

第五節 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

十一月一日,菊花始開,作和陶已酉歲九月九日詩,引曰:「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而壽[1],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中曰:「持我萬家春,一酬五柳陶。」

史鑄百菊集譜卷三:「東坡仇池筆記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嶺南冬至乃盛。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冬至微霜也,仙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

東坡詩非單純詠物者可比,總以史事貫穿其中,心見於言,言踐以行,淵明能之,東坡雖不能至,然亦心嚮往之。東坡乃借淵明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然亦非偶然相借,蓋其晚年,已知平生功業

[1] 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太尉胡廣患風疾,飲此水,遂瘳,年八十二薨。」

盡止於此，實欲師範其精神於萬一者也。和陶詩與陶詩相得益彰，淵明之節，因東坡愈亮，東坡之氣，因淵明漸和，古之人，欽善如此，寧我輩所能及哉！

紹聖三年，東坡六十一，在惠州，大事和陶。形影神三首、詠史三首、讀山海經十三首、移居二首、時運、答龐參軍四言等均和於是年。觀其賦辭著意，實借陶以抒其懷抱。不同者，陶以貧為悲，坡以病為悔耳。蕭統陶淵明集序：「不以無財為病。」淵明之貧，不妨行道，其悲實為五子而發，與子儼等疏曰：「抱茲苦心，良獨内愧。」淵明於己，固無憾矣。東坡則反之，有憾於己，無愧於子，其病在學道而不能行。和陶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中曰：「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三牢騷鬱勃之氣間有所露，然非如是，豈復為東坡哉！

思堂記：「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蘇軾文集卷十一又錄陶淵明詩：「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卷六十七上曾丞相書：「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己好則好之，己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卷四十八

舒岳祥劉正仲和陶集序曰：「予於二公之詩竊有感焉者，淵明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然其詩文無一語及時事，縱橫放肆，而芒角不露，故雖名節凜然，而人莫測其涯涘，歸去來之作，人謂其恥為

五斗米折腰耳,不知是時裕之威望已隆,淵明知幾而去之,此膰肉不至之意也。蘇公始以言語犯世故,罹憂患,自以為吐之則逆人,不吐則逆己,卒吐之,歲晚謫居嶺海之外,交遊息絶,獨尚友古人,而追和遺音,則言有可寄之地,不至於不吐而逆己,吐之而逆人也。此昔賢處變之法。」閩風集卷十

東坡乃強烈意識到個體之存在者,故其發言著辭,多獨抒己見,鮮雷同苟合,寧逆於人,不屈於己。千載而下,讀其詩文,猶生氣凜然,激蕩於天地之間,無所畏懼,聞其風貪夫可以廉,覩其迹懦夫有立志,非道高於人,行高於世,又以貞志以守之,安能致此哉!胡仔曰:「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其平日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疑若殺身成仁者;一經貶謫,則憂愁無聊,概見於詩詞。由此論之,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一所言是也。

和陶讀山海經引曰:「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抱樸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其一:「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關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其三:「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纊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遊。」其十三:「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

東坡晚年,欲參長生延年之道,於抱樸子內篇著意尤多。作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六。在儋耳,賦安期生引曰:「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

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一

趙汸跋東坡尺牘後:「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眞。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皇明文衡卷四十六

謂東坡學術三變，是也。謂其「內聖外王之道不明」疑非。東坡江子靜字敘云:「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蘇軾文集卷十觀此，東坡豈無道之人哉！蓋其道至深至微，常行乎闃寂之界，止於空闊之所，子由且不可及，況他人乎?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秦觀答傅彬老簡:「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淮海集卷三十

蘇軾一生，學術三變，詩風亦三變。嘉祐四年，二十四歲，作南

行前集敘曰:「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 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蘇軾文集卷十又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蘇軾诗集卷七則其文思尚有待於外物所感也。

元豐二年,四十四歲。作文與可畫筼簹谷偃竹記曰:「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蘇軾文集卷十一重寄:「好詩沖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蘇軾诗集卷十九則所養已成,惟收發不能自如耳。

晚年,流放嶺海間,作自評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蘇軾文集卷六十六則純任神行,雖己亦不能馭之矣。

與二郎侄:「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色彩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蘇軾佚文彙编卷四答黄魯直五首之二:「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少时氣象崢嶸,色彩絢爛,晚年文取指達,姿態横生,至足之餘,溢為怪奇,此於和陶之作,亦可見之。

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引曰:「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

釀，米亦竭。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亦以無酒為歎，乃用其韻贈二子。」詞曰：「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荊棘除，不憂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陶移居二首引曰：「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多病鮮歡，頗懷水東之樂。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又和陶時運引曰：「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均是年作。中曰「思我無所思」者，明其尚有俗事未了也。

第六節　幽懷忽破散，詠嘯來天風

紹興四年五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儋州今海南島也。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中曰：「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一蘇轍謂「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者，是也。見蘇轍，作和陶止酒。

作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一，此詩氣象雄偉，有太白仗劍赴山東之風。又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十七自寫其傲岸之氣。

陳師道後山詩話:「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師道乃就大體而論,然此二篇,實得太白之神。見東坡豪邁不羈之風乃天性使然,雖不及太白視冠冕如弊履,等富貴若浮雲,然臨難不苟,處窮猶達之懷,要非常人所能及也。

與程秀才書:「此間食無肉,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細數,大率皆無耳。……尚有此身,付於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蘇軾文集卷五十二書海南風土:「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歎不已。」卷七十一書淵明酬劉柴桑詩:「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卷六十七均可見其境遇之悽愴。

汪琬容安軒記:「古之達人其飢而欲食,寒而欲衣,旁皇無立錐之地,而欲得居處未嘗稍異乎人也。惟其中有自得,雖復加之以死生利害是非得喪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日用之區區者乎?是故藜藿之食亦可以飽,毳褐之衣亦可以暖,衡門圭竇之室亦可以居,豈有他哉,誠能安之而已。抑予思之,方夫靖節之棄官也,種秫採菊,悠然自得,不幸為窮餓所驅,往往賦詩乞食,而未嘗有幾微悔恨之意;文忠之在海上也,蠻煙瘴氣,極士大夫所不堪,而能刈桂以釀酒,儲藷芋以為糧,摘蘆菔蔓菁以為羹,日與黎子雲、老符秀才之徒幅巾杖屨,徜徉山市,若忘遷謫之無憀者,蓋其安之也

如此，夫然後知死生得喪，果不足以動達人之心而為之累也。」堯峯文鈔卷二十二

此言是矣，非艱難何以見君子，士之生於世也，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其下立言。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立德者固無須他人言之也。立功則否，若無秉筆之士，直若董狐，嚴如仲尼，放似史遷，莊擬班固，則雖立其功，後世亦弗可得聞，故有志事功者，多引能文之士以翼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與事固不可偏廢也。至士之見廢於時，上無可緣之梯，中乏輔助之杖，下缺推波之瀾，無功以達其志，非寄意於言，安得垂意於後世哉！愚謂丈夫處世，當刪史書，定禮樂，為後世立法，即不然，亦當發憤乎文章，繼高躅於千載之上，慰窮獨於百世之下，使後之困於時而不得騁其足者，有以處乎其身，不作騷騷一己之憂，不發咄咄書空之歎，身處空室，而憂及天下，凡一噓之微，一孔之光，無不與己息息相關，則庶幾矣！

和陶還舊居、和陶酬劉柴桑等數篇，即作於此時。其和陶勸農引曰：「海南多荒田，俗以留香為業，所產秔稌不足於食，乃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蘇轍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引曰：「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樸，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觀此，其「天其以我為箕子」云云，非虛言也。和陶停雲引曰：「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蘇轍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引曰：「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欒城後集卷五淵明成為二蘇困難時期最可信賴之友。

答李端叔書:「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蘇軾文集卷四十九

知今我之可貴,覺昨日之為非。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引浮生若夢,一樽還酹江月,東坡至南海,坐波濤灝渺間,靜觀自得,悟萬物之無窮,覺一生之為虛,今我不行樂,知有來歲否?故珍惜流年,逢隙則流,遇坎即止,所謂隨心所欲不逾矩者,非若是乎?恨不能起此老於九原之下以訊之,愈恨吾生也晚,不得一日從其彷徨壟畝之間,容與波濤之上。今斯人已逝,世界喧喧兮又千有餘年,然得其仿佛者,蔑乎無聞,何哉!

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在儋州。正月五日,與幼子過出遊,作和陶遊斜川。和陶郭主簿引曰:「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然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又答劉沔都曹書:「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

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蘇軾文集卷四十九

和陶擬古九首之一：「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和陶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作口號郊行步月作：「缺月不早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里情。怪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荊。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為詩酒縈。詩人如布谷，聒聒常自名。」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二末二句，真也。

此二詩頗得淵明閑淡簡遠之趣，知他篇之不類陶，非不能似，實意不在擬，寄其適而已。東坡取陶之人，非取其詩，故形非而質似；後之和陶者，取其詩而不取其人，故形似而質非。論詩者，因和詩不似陶，多有非議，非惟盲於東坡，亦昧於淵明也。

元符二年，作和陶贈羊長史引曰：「得鄭嘉會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詞曰：「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慚桑榆迫，久一作豈厭詩書一作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疏。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荊、舒。」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二末二句，見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和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頹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

適,惟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裀,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黄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二

淵明之詩因東坡而昭,淵明之賢因東坡而劭,然東坡知淵明之賢,非轉述他人語,乃由生存之體驗而來,東坡晚年遊心漸收,悟以往之不可諫,知來者之猶可追,不懈探問存在之祕密,由一旅行者逐漸上升為實踐者,斯與淵明產生内在共鳴。

元符三年,作和陶雜詩十一首,其二:「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遊有黄庭,閉目寓兩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永。西窗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由騁。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此可與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並讀。和陶桃花源、和陶歸去來兮辭、歸去來集字十首亦並作於此時均見蘇軾詩集合注卷四十三,不備引。

宋謙父賀新郎題雪堂:「喚起東坡老。問雪堂,幾番興廢,斜陽衰草。一月有錢三十塊,何苦抽身不早。又底用,北門摛藻。儋耳蛮煙添老色,和陶詩,翻被淵明惱。到底是,忘言好。 周郎英發人間少,謾依然,烏鵲南飛,山高月小。歲月堂堂留不住,此世何時是了。算不滿英雄一笑。我有豐淮千斗酒,把新愁舊恨都傾倒,三弄笛,楚天曉。」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九

東坡常欲忘言而不能也。和陶乃其晚年之慰藉,安能懼淵明之惱! 書子美屏迹詩:「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迹詩也、居士安得竊之? 居士曰:夫禾麻谷麥,起於神農、後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蘇軾文集卷六十七其不盜陶詩而和之,其尊陶

猶在子美之上，淵明安能惱哉！

第七節　後人論東坡之和陶

關於東坡和陶，多有論者。黃庭堅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再跋：「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進，惟覺書字，倍蓰增勝。復於范君仲處見東坡惠州自書所和陶令詩一卷，詩與書皆奔軼絶塵，不可追及，又悵然自失也。」山谷別集卷十二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又容齋三筆卷三東坡和陶詩：擬古九篇，「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曰：『前山正好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遊之意則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七亦曰：「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

歐陽守道陳舜功詩序：「沈休文長於音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唐李德裕非之，以為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大概謂韻局則句累，不若不韻之為愈也。夫自局於韻，猶病累句，況一用他人之韻，不局且累乎？唐人於詩和意不和韻，亦曰和詩，固不必韻也。近世往往以和韻爭工，甚則有追和古作，全帙無遺如東坡之於靖節翁者，語意天成，一出自然，不

似用他人韻也。由此言之,才力有餘雖用他人韻,亦復何局之有?」巽齋文集卷十二

楊萬里西溪先生和陶詩序:「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落英者也。」誠齋集卷八十

趙蕃東坡在惠州,窘於衣食,以重九近,有樽俎蕭然之歎,和淵明貧士七詩。今去重九三日爾,僕以新穀未升,方絶糧,是憂至於樽俎,又未暇計也。因誦靖節貧士詩,及坡翁所和者,輒復用韻之三:「誰云鍾期死,伯牙遂忘琴。淵明出晉、宋,東坡作知音。究其出處間,岨峿皆直尋。和詩固亡恙,端若一手斟。我時誦其集,危坐常加欽。緬懷兩先生,千古同此心。」乾道稿卷上又東坡和陶詩:「食已無餘事,坡詩信手繙。飄零落蠻蜑,收拾重璵璠。未易窮關鍵,纔能味語言。向來陶、謝並,今日要重論。」淳熙稿卷八

薛季宣讀東坡和靖節詩:「我讀淵明詩,頗識詩外意。坡公繼逸響,箇中有佳思。取友百世上,古來獨二士。陶固泉石人,蘇則廊廟器。出處了無同,聲名都自異。往者不可作,矧復通姓字。神交定忘形,飲食尚知味。蕤賓中聲律,片鐵猶應類。兹文在尼父,為復昌、旦事。今時道古語,莫作今世視。以我思惟心,充彼剛大氣。芥子納須彌,誰信署相似。」浪語集卷六

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二:「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為之,然非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為韻束縛。」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二:「陶詩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與天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不為詩發也。君子讀其和詩而悲之。」

舒岳祥劉正仲和陶集序：「自唐以來，效淵明為詩者，皆大家數，王摩詰得其清妍，韋蘇州得其散遠，柳子厚得其幽潔，白樂天得其平淡，正如屈原之騷，自宋玉、景差、賈誼、相如、子雲、退之而下，各得其一體耳。東坡蘇氏和陶而不學陶，乃真陶也。」閬風集卷十

杜範題何郎中和陶韓詩後：「追和古作，自坡公始，其和陶詩，至得意處自謂不甚愧淵明。嗚呼，愧不愧，他人不得而知也，公獨自知耳。」清獻集卷十七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寔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何嘗心競而較其勝劣耶？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胡祗遹讀陶詩因以自戒：「東坡晚流寓，始喜讀陶詩。使君未失志，陶亦田父辭。趣向苟乖隔，好惡等棼絲。在公猶未免，何訝輕薄兒。冥心味前言，勿易生瑕疵。」紫山大全集卷一

王義山讀東坡和陶詩有感：「北門西掖傍丹墀，此正坡仙得意時。不是惠州飯難喫，如何去做和陶詩。」稼村類藁卷二

戴良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十三：「世間有真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陶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囊穎。和陶三四詩，粲粲夜光炳。」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

張養浩和陶詩序：「夫詩本以陶寫情性，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既拘於韻，則其冲閑自適之意，絕無所及，惡在其為陶寫也哉。余嘗觀自古和陶者，凡數十家，惟東坡才盛氣豪，若無所牽合，其他則規規模倣，政使似之，要皆不歡而强歌，無疾而呻吟之比，君子不貴也。」歸田類稿卷三

楊維楨張北山和陶集序：「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迹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故假詩於淵明也，具解有合於淵明者，故和其詩，不知詩之為淵明為東坡也。涪翁曰：『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

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東維子文集卷七

宋濂題張泐和陶詩:「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沖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才,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文憲集卷十二

林弼跋童中州和陶詩後:「陶、蘇二公之詩,曠情達視,而能委順以樂其天者也,黄魯直謂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君子以為知言。」林登州集卷二十三

田雯石樓和蘇詩序:「當公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攜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因自謂半生出處較淵明為有愧,故欲以晚節規摹其萬一。今按其詩,自時運以至劉柴桑凡一百有九篇,大略依陶韻為之,至其記事用意,則又兩人各不相襲,以是知詩道之大,惟眎其人自為闢闔,而非一切拘牽聲韻者所得參也。」古歡堂集卷二十四

汪琬陶淵明像贊:「金行既衰,寄奴嗣起,螘鬬蠅營,公實憎恥。欲羣鳥獸,無所栖止,桃華之源,特寓言爾。風生北窗,菊抽東籬,何以悦志,拊琴賦詩。遺詩百篇,澹漠沖夷,二蘇而後,其孰能和之。」堯峰文鈔卷三十七

劉熙載詩概:「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為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古人和意不和韻,故篇什多佳。始於元、白作傭,極於蘇、黄助瀾,遂成藝林業海。然子瞻和陶飲酒,雖不似陶,尚有雙鵰並起之妙。」

此訾之者也,亦有非之者。晁補之書魯直題高求父楊清亭詩後:「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

淵明者，處喧為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雞肋集卷三十三

李之儀與孫肖之：「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只是其詩，加閒放爾，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

朱熹答謝成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遊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劉克莊跋宋吉甫和陶詩：「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烏乎辱？無得烏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為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一

衛宗武林丹嵒吟編序：「嘗論坡翁有和陶篇，槩亦相類，而卒不如優孟之學叔敖，何也？靖節違世特立，遊神羲皇，蓋將與造物為徒，故以其澹然無營之趣，為悠然自得之語，幽邃玄遠，自詣其極，而非用力所到，猶庖丁之技，進于道矣，詩云乎哉！坡之高風邁俗，雖不減陶，而抱其宏偉，尚欲有所施用，未能忘情軒冕，玆其擬之而不盡同歟？」秋聲集卷五

周瑛和陶詩序：「昔淵明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

已,必貽俗患』,故為縣令八十日,輒引去,卒有以保其身,全其名,其達于世故,審于自處,晉世一人而已。東坡蚤以才名動天下,中罹橫禍,晚斥逐海上,幾不可生,其精見獨識,果淵明類耶?」翠渠摘稿卷二

朱右西齋和陶詩序:「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則仕,一不獲志,則幡然歸去,夫豈有患得失之意歟?故其發於言也,清而不肆,澹而不枯,後人雖竭力倣效而不可得,趣不同也。蘇子瞻方得志為政,固未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迺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白雲稿卷四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東坡和陶詩,豪氣不除,鱗甲太露,那及其萬一。前人不許並論,今見其實。大凡文字,類比便不似。文中子擬論語,揚子擬周易,何曾一字相近,徒見譏於後世耳。」又曰:「長公與淵明胸襟不同,氣味不合。……陶是袖手不肯做,自討便宜。蘇原攘臂要做,做不來更得禍,才收拾雄心,作恬退消阻語。此即相隔天淵,兼之骨骼楂枒,聲高氣莽,都不是陶家路上人,強用其韻,了無干涉。」

萬廷言贈汪生序:「昔晦菴先生早年閉門學陶,旬鍛月鍊,句擬聲求,宜其似矣,然猶未盡仿佛,何也?先生顧瞻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志太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刷鉛華,歛抑豪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手,何也?先生和擬之心未忘,而刻意沖澹之志橫於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顧瞻理道、刻意冲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虛瑩,機出自然,不空則意見橫窒靈機,思多强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按: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是也。東坡之和陶,亦猶淵明之採菊,聊以寄其意耳。東坡富於篇章,和陶

詩一百又九首，有之不愈高，無之亦不見少，其作詩之日，本無意擬陶，他人以似否論之，但值一笑。和陶之意義更在於淵明，東坡乃陶詩之闡釋者，如形影神三章，哲思因和詩而顯；如詠史三章，和詩使原詩內涵愈加豐富；至於桃花源記，東坡之引，實乃淵明思想之發展。愚以為東坡和陶，猶王弼注老、郭象釋莊，乃淵明精神之發揚者，論者囿於一孔，所見既偏，發言輒謬，宜哉！

東坡之後，和陶者頗不乏人，茲且不述矣，所謂「曲終奏雅」，此文以淵明起，以東坡止，東坡以降，辭人愈多，詩道寢微，金、元之下，幾無詩可言，故本書以敘詩為名，寓述人之旨，人而不真，求詩之可傳，豈不難乎哉！



第十九章　陶集版本述略

今讀陶既畢，於陶集版本聊綴數言。淵明在世之時，即享盛譽，此乃陶侃功烈、孟嘉高風及自身文德所致。未仕之前，所作五柳先生傳，時人謂之實錄，則其德為鄉鄰所重，固無可疑。及出仕，則依桓玄，參劉裕，令彭澤，稍不愜意，即掛冠而歸，以酒德遊於栗里，而聞其風者，無不嚮往。當時文士，顏、謝齊名，顏延之守始安郡，嘗造訪之，日夕酣飲。王弘、檀道濟守尋陽，亦勤與周旋。惠遠一代高僧，却謝客於蓮社，反邀范寧、淵明入之。則淵明所交者，田父野老外，多當世名士，「尋陽三隱」之譽，非虛得也。故沈約撰宋書，入隱逸傳而非文學傳，南史、晉書承之。或曰此乃不重陶文之證，是不知古人高立德勝於立言也。

至於辭章，顏誄曰「學不稱師，文取指達」，似不甚重之。然義熙之末，以著作郎徵召；王弘宴客，邀其陪坐，並賦詩送行。移居詩曰：「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曰：「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陶集多贈和之作，是知淵明亦不乏同志也。稍後，鮑照有效

陶彭澤體一首，江淹有擬陶徵君田居一首，可證晉、宋之交，淵明之詩文已布在人口。搜神後記亦六朝人撰，假託於淵明，五孝傳及四八目因附陶集，故流傳不廢，此亦可證淵明文德為世欽仰也。世說、文心未及之，此乃二劉之失，非陶公之撼也。

淵明無意於浮名，乘興屬文，興盡輒止，即飲酒二十首，亦非作於一時，且「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則無手定本可無疑也。門人故友得其遺逸，所傳非一，至昭明時，尚無全本。陶淵明集序曰：「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目。」「並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簡文愛淵明文，常置幾案間，動輒諷味，其所諷者，或即昭明所定之陶集耳。

至北齊，陽休之復編次之，陶潛集序錄曰：「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並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並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則蕭本所缺者乃五孝傳及四八目又曰聖賢羣輔錄，而餘二本所缺者乃詩文，昭明「更加搜求」云云，是真有功於淵明者也。

五孝傳及四八目，經先儒考證，乃後人偽託。聖賢羣輔錄提要：「統序稱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八儒、三墨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贋，竟不能明。」陶淵明集提要：「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謂此二書乃昭明之後始出，異於休之所言。愚疑此二書乃淵明弟子或故人所撰，原附陶集以行，沈約去淵明未遠，宋書既未言之，則其非淵明之作，可無疑義；不然，此二書亦有助風教，昭明刪落之，與序旨不和也。然私相傳授，亦不能即廢，歷數百年而至休之，已不能別，即合三本而編為十卷之陶集耳。

隋書經籍志四:「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此即休之所撰本。隋志原注:「梁五卷,錄一卷。」則六卷本至唐猶存也。舊唐書經籍志下:「陶淵明集五卷。」則六卷本目錄一卷已缺矣。新唐書藝文志四:「陶潛集二十卷,又集五卷。」「二十」或「十」之誤,然通志藝文略卷七亦曰:「處士陶潛集二十卷。」又校讎略卷一闕書備於後世論:「如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竊疑鄭樵亦徒信新唐志,未必果能見之。與歐陽氏同修唐書之宋庠,所見陶集數十家,至多僅十卷耳。

入宋,陶集官私所行本凡數種。宋庠刊之,私記曰:「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

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為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則其所刻即陽休之本也。是後,思悅以「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寖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輯,曾未見其完正。」故「嘗採拾衆本,以事讎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篇,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為一十卷。」復取宋庠「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書陶集後此二本今皆不傳矣。

今見陶集最早刻本乃汲古閣藏陶淵明集十卷本,末附曾竑說曰:「親友范元羲寄示義陽太守公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曾竑書刊。」「刊」字疑衍。別有紹興本陶淵明集十卷;曾集所編陶淵明文集二冊,不分卷;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補注一卷;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四部叢刊所取即此本。陶集宋時所刻即有十數種,今多不傳,元後刻本愈多,注家紛紜,茲不述矣。

后　记　田園將蕪胡不歸

予讀陶集，略見上錄，遇不能解，即檢羣書，別其資料，分類而萃編之，爬梳剪裁，亦不無微勞矣。所懷之企圖，乃擺落悠談，再現五柳之全貌，洗滌污穢，重沐栗里之真風，然曰能淹而貫之，條暢無礙，達乎園田之充實，煥兮松菊之芳馨，則吾豈敢。古今論陶浩如煙海，即陶學名家亦未必能窮盡之，況一普通讀者乎？掛一漏萬之譏，尚恐不免，安可以此嘩世哉！

陶集文章無多，而是書所述，亦非篇篇皆及，懷景慕之心者，當取其集讀之，觀停雲於南山之端，聆鳥音於孤松之下，臨清流於菊黄之日，披好風於苗新之時，或有可得也，過此，吾尚何奉乎？才大如蘇子，非至晚年，拽杖逍遙於南海水天之間，與田父野老班野荊而話桑麻，遺世事於子虛，擲機心於烏有，亦不能解五柳之趣也。然坡翁雖解其趣，亦不能造之，可知淵明之趣，微矣遠矣，蔑以加矣！

晉宋之交，邦國分崩離析，生民流徙塗炭，公門懈廉讓之節，鄉

論廢月旦之評,執政惟望族,寒門稀高品,世運之貧乏,無過於是者,然亦因之而鑄成風流之形神,前之嵇、阮,後之陶、謝,高情逸韻,渺乎無儔。然是中能作後世楷模者,惟淵明焉。步止於斜川,夢至乎羲皇,身臨南窗,思接東户,騁誇夫之宏志,奮精衛之勁翮,惜荊卿之奇功不成,美二疏之謙退有節,躬耕荒山而有飄然高舉之勢,徘徊三徑而懷天際雲霞之想,耳無喧於車馬,目何羨乎華軒,脱落世氛,蔑棄樊籠,虚名且付於濁酒,衆善無先於任真,直達信仰之境,於審美情境中再造孤獨個體之豐富内涵,使後世欲求存在之真意者,知所取則,囚外在之陷阱者,困而不惑,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其功業之巍巍,豈不在秦皇、漢武之上哉!

余以斯言質諸友人,彼曰:孟子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則盡信古人亦不如無古人也。今去淵明之世,已逾千載,吾人所缺者,非小國寡民之遐想,乃民主自由之精神,子舍憲政法學而不論,偏抱殘以守缺,非假復古之名,以行欺諛之實乎!今已有人倒行逆施,欲復興儒教,寧不知儒學於古且不為教,何能為教於今乎?汝不思斬其轅而拔其幟,反推波以助瀾,真益吾憂也。且彼淵明者,名列高賢之傳,事載隱逸之篇,無聊者圖其形,好事者和其篇,然棄機事而不為,等耕耘若遊戲,世亂不濟,民窮不解,逡巡東皋,逍遙斜川,菊黄則遙望白衣以送酒,苗青即盤薄北窗以賦詩,自比於歸岫之雲,入巢之鳥,自吾觀之,直一自了漢耳,天地何須生此人邪?其遺於世者,除一醉石,數篇酒詩,半籬黄菊,一段閒情,更有何物哉!

今吾國之民,病寢數十紀而初醒,睡眼朦朧,見光即喜,弱骨支離,覩坎則驚,煤礦日添屈死之骨,學界時漏剽竊之風,書腐吏之名,早罄西川之竹,決東江之水,難洗雲門之腥,子不倡讜言於斯時,反尋「超女」於中古,曰汝非幫閒者流,誰其信之!有志於世

者,當尋理治之科學,溯源於希臘,問津於羅馬,遊觀維尼斯,取道日內瓦,回翔英吉利,盤旋歐羅巴,終而駐足於美利堅,察其三足鼎立之憲政,考其元首、議會、民衆之混合,各州、縣、镇之自治,思平衡政體、和諧社會之法則,於吾國吾民之未來,或有當也！焉能掘腐鼠而潤色之,紬陳編而彌縫之,若淵明地下有知,聞吾輩猶奉以為師,寧不為我等愧耶！

余聞此言,不禁莞爾,曰:甚矣,子之固也。子於陶集,狎玩亦久,寧不知歸去來辭乃不服從之文獻乎？寧不知歸園田居乃非暴力之不合作乎？寧不知三笑圖乃宗教寬容乎？寧不知桃花源記「無君無臣」乃平等之理想乎？寧不知「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乃自由之精神乎？寧不知與子書「此亦人子,可善遇之」乃博愛之襟懷乎？法蘭西革命所能貢獻於世界者非此乎？寧不知淵明畢生所實踐者乃自治藝術乎？寧不知民主之政治必以自治為基礎乎？不能自治而欲治人,寧不陷權力之糞溷乎？是以處今之世,以淵明為師,非效其飲酒也,非擬其採菊也,非法其耕耘也,非和其詠歌也,乃學其自治之藝術也。然淵明所以能領悟自治之藝術,並實踐之,且將其體驗向外界以言說之,亦非偶然,嘗試探之:

古往今來,論對女媧氏後裔之浸潤,無過於周、孔者,周公多材多藝,佐武王以滅商紂,相成王以治周原,遣伯禽以巡魯國,其微言大義,孔子受之。孔子生而無位,故汲汲於世,乃聖之時者,故於士君子用世之道,論之備矣。所授四科,皆從政之要,故弟子之賢者,皆具理治之才德。蓋孔子所處之世,草昧初辟,邦國衆多,即迨戰國末世,雞鳴狗盜之徒,亦入四公子門客之列,可謂士無賢不肖,皆有進身之所也。是以孔子於士之不能表見於世者,並無詳論,雖高伯夷之風,而不以荷篠耕耘為貴,周遊列國,垂垂老矣,始頹然而返,使雅、頌、禮、樂各得其所,並撰春秋,使亂臣賊子知所畏懼,其救世拯溺之心,一以貫之,可謂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矣。

逮嬴秦之亂天季，六合混一，列國煙飛，百家之勝談，三代之禮器，皆廢而不用，坑儒士而任刀筆，迤儷而至兩漢，文人學士始有不遇之歎焉。董生倡之於前，馬遷迹之於後，即淵明亦染翰慷慨，屢申而不能已也。士之處世藝術，不外兩途，觀孔氏書，用世之法，璨然備矣；然不用世之法，所論未詳，即有所論，亦無親身體驗以證實之，致「獨立不懼，遁世無悶」之旨，殊難法則。屈子欲遠遊以散離憂，賈生賦鵩鳥以解憤懣，楊惲擊瓦缶以遣索居，此皆未得中正者也。及竹林七子出，取濁醲而棄禮教，肆狂言以敵物語，迹類曠達，而心懷交戰，故或途窮而痛哭，或撫絃而悔恨，此孔子之所謂「狂簡」，過猶不及者也。

晉、宋之前，文士稍得隱居況味者乃揚雄，草玄以擬易，撰法言以匹論語。性嗜酒德，作酒賦以難法度士；家貧，作逐貧賦以解嘲。又嘗作反離騷以吊屈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蓋已得處己之道。今觀陶集，於子雲頗致傾慕，非偶然也。然惶懼投閣之迹，劇新美秦之譚，雖曰微瑕，亦不能為其諱之。若梁鴻、嚴子陵等，高風邁古，清譽鑠今，然本無意於世，且勿論已。故曰：士不用世之道，直至淵明出，始粲然成章。後人循迹以述，達乎栗里，亦可止步。過此以往，則桃花流水，別有天地，迥非人間矣！

吾友哂之，曰：子言辯則辯矣，似能屈人之舌，然不足服我之心。曰淵明已得不用世之道，吾且信之。吾所疑者，古之不用世者多矣，論語之楚狂接輿，孟子之陳仲子，莊子之漁父，見諸經傳，班班可考。梁鴻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皇甫謐高士傳序曰「梁鴻頌逸民」，即此也。嵇康繼作聖賢高士傳，「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孫綽亦有至人高士傳贊二卷。皇甫謐作高士傳六

卷，逸士傳一卷，高士傳序曰：「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則淵明之前，高人逸士固不勝書矣。他且不論，即管寧謂其未得不用世之道可乎？

予應之曰：子未觀是書之序乎？淵明之前，高人勝士多隱深谷而棲岩穴，卜肆以藏身，鬻藥以謀生，種瓜東平，耦耕曠野，亦自適其適而已，無室家之累，棄昌族之心，故能優遊不迫，與世無爭也。即范蠡，侶美人以遊江湖，賈贏餘而稱陶朱，此乃肥遁者，常人安能及之！管寧誠得道君子也，然其何以得道，未嘗言之，且其人恒懷矯世厲俗之心，安見其自治之藝術哉！後世所以稱道淵明者，因其膝環五子，室無萊婦，雖窮困至於乞食，病患漸就衰頹，猶能得生存之樂也。且其樂非盲者聞笑，孺子觀場，乃得諸耕耘之體驗，萬類之探究，存亡之思考，形影之領悟，故其樂乃真人之樂也。尋常者流，欲成就原本所是之人，可謂難矣，先儒嘗曰：「苟日新，日新，日日新。」然吾輩身處樊籠，耳喧車馬，苟一日非，則日非，日日非也。而淵明既知今日之是，旋祛昨日之非，竟成就之，且不假外力，不祈衆譽，以負耒荷鋤之事業，敵立國安邦之霸圖，並使種豆植桑之歌詠，美逾清廟朱瑟之喧嘩，不其遠乎！

福哉，靖節翁，所處之世，雖大僞斯興，相較唐、宋，猶為古樸，故成就原本所是之人較後世為易也。尤妙者，淵明不自祕其術，假數篇田園詩，一首桃源記，將自治之心得託出之，似漁人所刻之標記，果而循是以求，雖不能至，亦不遠矣。昔陳寅恪誄王靜安曰：「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氏能否當此讚譽，後學淺知，非敢擬倫。予所信者，欲學淵明，必法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失此二者，去傀儡土偶也幾稀，欲求詩意之栖居，猶南轅而北轍也。

予友三思頷首，繼曰：雖然，吾尚有惑焉，自朱熹云淵明所說者老莊，近世學人多承之，蓋其神辨自然之說，大化遺情之論，與莊周

近之;陳寅恪則云淵明所創者乃新自然主義,以祛竹林七賢代表之舊自然主義,是淵明儒道交融,彼此潤色,于學林已成共識。今更有好事者抛鴻篇而擲彩筆,曰淵明於釋迦亦興復不淺,吾心知其非而無暇辯之,觀汝讀陶,持淵明醇儒之見,美其值玄釋猖獗之世,猶持兩漢經學傳統於不墜,得非貴儒而輕玄釋乎?

予曰:唯唯,否否。予持此論,非尊儒學而輕玄釋,予於此三道,皆素未究心,予所貴者,獨立不懼,一以貫之也。淵明總角聞道,於先儒抱殘守缺之精神,恒贊慕之,焉肯睹異途而改初心哉!玄釋二學,逮至晉、宋,舉世尚之,若淵明當衆人皆溺之時,未能砥柱中流,亦效飛花以逐狂水,則其獨特之人品與詩品,將何以鑄之?淵明詩品之高絕,賴其卓異之人品,而其人品之清真無匹,非高尚思想以為支撑,能之乎?有識者嘗曰:吾國徘徊數千年而不進,積弱如此,有一根源,即無宗教之忠誠也。予三復斯言,長太息之。

當戰國淆亂,有孟軻守儒家之説以距楊、墨矣;及大唐中興,有韓愈據仲尼之道以排佛、老矣:東坡所謂「道濟天下之溺」者,即此也。惜天下滔滔,似此二子者,曠千載而難遇也。若淵明亦出入佛、老,雖以儒學為本,其精神之境界亦不能干青雲而直上,令後世難以企及。觀東坡亦可見之,早年禮敬於周、孔,中歲旁通於莊周,晚節周旋於釋氏,賴其才高學博,可以周流無礙,然詩亞於杜少陵,文弱於韓昌黎,書不匹顔真卿,詞難壓辛棄疾,何哉?蓋三道之逡巡不及一道之精深也。即王右軍、李太白似專意於道家,其書其詩亦非東坡能比。如王右丞、柳宗元,偏重釋氏,其詩文之境界,東坡寧不慕之!博而不精,雜而不純,此三蘇之蜀學所以不及二程之洛學,朱熹之理學又不及鄭玄之經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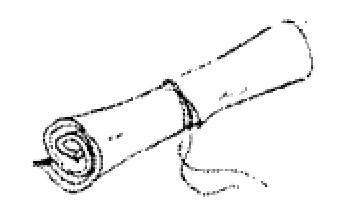
多元文化有益於羣體,此不待言者,然個體性格欲造崇高境界,尚須精神之獨立,惟個體樹獨立之精神,羣體之多元思想斯趨

向真實，若人皆徘徊於歧路之間，亦僧亦道，時儒時俠，則素心純學之士何從求之？無素心純學之士，則各派之精微以何見之？各派之精微既渺不可求，必退而折中之，失其特性孤旨，則文化之多元實不符名可知矣！若能於各派之外別開一流，採他家之枝葉以點綴之，或有可取，然此惟先知聖子能之，賢者無與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吾於淵明，益信之矣！書又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羲皇之高風，大同之理想，經六朝而不泯，實賴淵明之力也。

予本非學界中人，撰寫此書，近世之著述，幾無參考，時人之高論，何暇稽核，倘有博達之士肯以誨之，發曲學之蒙，補是書之闕，非惟淵明之功臣，即我等鄉野僻人，與有榮焉！雖然，今之論陶者，或取西人之說，譬諸接受美學、比較文學、精神分析學云云，加諸淵明，摛辭如楚雲，霈然成巫雨，然詳審其義，則膠柱刻舟，削足斷頸，安可勝言！甚有謂淵明任真抱朴，安貧守素，乃莊老之餘緒；銜戢知謝，冥報相貽，乃釋家之勝談。不知質文素繪，辨自尼父；銜草結環，說於上古。制樊籠以驅麇鹿，設釣餌以役魚蝦，不以陶心替我心，反將我意作陶意，此非吾輩之師，實乃淵明之敵，凡我同人，鳴鼓而攻之可也。

吾友既聞此言，拱手曰：果如此，吾無間然矣，田園將蕪胡不歸，當今之世，欲求自治之功夫，詩意之栖居，舍淵明其誰也？吾將惟陶翁之籃輿是瞻焉！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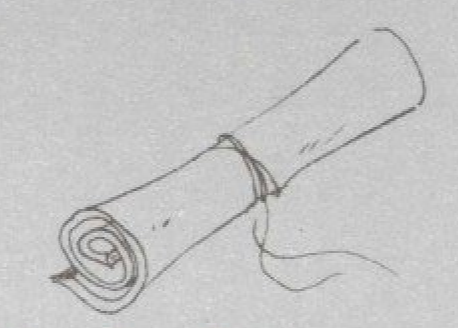
讀陶淵明集札記

胡不歸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讀陶淵明集札記

胡不歸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ERMES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讀陶淵明集札記



ISBN 978-7-5617-5123-7



定价:39.80元

www.ecnupress.com.cn

缘　起

晚清以降，华夏道术分崩离析，乃我国教育界和学界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晚近十余年“奋不顾身”的现代化使得华夏学术的如此局面更为彻底。整治大学文科、重新铺展学术的基本格局，已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学术课题乃至新时代的艰巨使命——太平盛世必有文治。

问题是，如何整治和重新铺展？

现代西学入华以来，我们要么不断竞相追逐西方“显学”（种种现代学说），要么与西方“魔怪”搏斗。令人深省的是：即便发扬自家传统的种种当代儒学论说，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从康德哲学出发批判性地抑或旁衍发皇地重新解释儒家传统，或者依照韦伯的社会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精神，一度被看作最精彩的儒学“新解”，与西方学术近两百年来用种种现代“学说”瓦解自家的古典传统别无二致——如今，这一局面因与西方后现代学术接轨而变得更为让人触目惊心！

与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盲目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比现代精神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传统;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倘若选择后者,则首先必须质疑并革除我们自"五四"以来所养成的凡事以现代来衡量古典的新传统。

如何重新获得已然丢失的古典传统,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的基本取向。我国现代学术的视域建立在现代西学的基础之上,由于对西学古典传统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当是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家的历代经典才会有坦荡、充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

晚近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表明,西方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然踏上了回归古典学问之路。不消说,这种学问取向虽然是古典的,其生存感觉却是现代之后的。"古典政治哲学"绝非一种学说,或某种"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换言之,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显学"一类的东西,更非一种所谓"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学问方向:悉心识读经典大书——如果非要冠以学科的名称,则可以叫做古典解经学。这种学问方向基于古典的心性:既然是一种心性,古典解经学唤起或寻找的便只会是心性相同的学人,并激励这些人自觉杜绝种种"盲目而热烈"的"后"学或"新"说(尼采语),挽回被现代文教体系的学科划分搞得支离破碎的学问大体,进而在我们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在近三百年来的西方、近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心性流离失所,已然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学堂。

继"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我们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

解释”系列，首先要表明的是：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进一步推进清代学人的积累——清代学术的不朽成就在于整理历代经典，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经典的研习和解释为核心，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本系列不拘形式——或点校、注释尚为善本的古书，或重新识读（疏解）历代典籍，或汇集民国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以研究文集的方式追踪某个专题……，唯一谢绝的是中西比较之论或种种现代一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高论。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焉”。

刘小枫　陈少明

2005 年 10 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自　序

予廿餘時，閑居鄉里，牧羊南山，點豆籬東，枕流讀莊，漱石誦騷，雖樂無可言，愁亦不至。偶取陶集讀之，有獲於中，作寫在陶集邊上一文，隨感而已，字僅萬餘。後入京，每懷「麥秀」之思，常詠「式微」之句，園田物景，直繞夢際，移晷難滅。

前歲六月，暫寓吾友曾照華處，偶值遐豫，復取陶集讀之，並檢舊稿，原欲錄成電子文本，網上發之，以就教於方家。轉錄中，並取淵明年譜數種，核而實之，間有所感，亦隨手記之，歷二十日，竟成一文，約五萬字。首見國學網，有篤真意古、好學敏求曰巴斯光年者，讀而校之，正我疎誤良多；有其意惟新、其志惟雄曰跨下馬掌中刀者，慨然以東坡和陶相示；有視人善若己有、立德先於立言曰有夏者，亦鏗爾相勗，惠然以誡。緬思己身，渺乎若窮，雜乎若蕪，叩其端，惟草木土瓦之聲，何以堪此！且感且愧，益思董理此書以報之。

奈七月初，入某公司試用，無暇及此。至十月，試用期滿，竟不

見錄，遂不復以工作介懷，肆力此書，取四部叢刊之電子版，並相關資料十數種，博覽以舒目，尋幽以縱情，食色兩忘，夜以繼晝，歷月餘，撰成初篇，改題今名，約二十六萬字。初發古風網，學人同好，攻瑕斧堊，誨之不懈，欲繼理之，惜為遊戲所泥，竟遺此矣！

今年初，閒閱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見能補吾書之缺者，輒志之。繼得四庫全書電子版，稍稍檢索，可徵者甚繁，愈知吾讀陶之淺陋，問學之逼仄，騁思之未博，長人未殲，即旋征旆，有美尚阻，已閑桂楫，其未見哂於學人，抑可怪耶，知恥近勇，予能不勉乎哉！故續加補苴，梳章櫛節，以為定稿。寫在陶集邊上間存片斷，示不忘本也。

春寒已褪，池塘草生，白鳥聯影，蘭舟自橫，青蛇上竹，堪成一色，小桃試花，先到東籬，天地所以惠人阜物者，非止一端。雖然，燕趙之鹿正肥，有大澤龍蛇逐之，吾何與焉？惟進無所適，退無可耕，寔深愧於淵明者也。

今處蕭瑟之室，可悅之物，獨陶集耳，然斜川之遊思而難躅，南園之菊夢不盈把，想此老醉臥北窗下，盤薄松音鳥語間，自謂羲皇上人，其心自放天地之表，而意傍通於萬物之理，翛然自得之樂，豈我等自囚者所能及哉！唐鄭谷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東坡亦云：「淵明乃吾師，夫子仍其後」，知淵明之可師，雖未得中庸，亦進乎道矣！唐宋以降，古風式微，曲學之士，但知坡仙可尚，而遺其所師，其不能造雪堂門庭也審矣。

嘗聞先儒曰：陶詩乃貧困者之友，抵禦厄運之盾牌，步入真實之途徑，接近自然之窗口。士之處世，養身以待命，修能以俟時，時之來也，爲雲龍風鵬，勃然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冥鴻，寂兮而退，未至窮獨，安需讀陶哉！然淵明於千載之上，孤光獨發，樹骾骨於青竹，布義風於學林，其沾溉來葉者，不能殫述，使東籬松菊與首陽薇蕨，並壽天地之間，何其偉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若淵明者，實伯夷之流亞也。

梁昭明序其集曰：「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真之於淵明，猶清之於伯夷，任之於伊尹，和之於柳下惠，雖未及孔子之集大成，然究其心志，則漢之武侯並倫；品其詩文，則楚之靈均是嗣，豈非文質彬彬，金聲而玉振者乎？予嘗求夫古仁人之心，必不在園田之外，處廟堂者或失之高，落江湖者或病其遠，所謂進退皆憂，安及鑿井擊壤之樂哉！虞舜耕於歷下，淵明耘乎栗里，北窗之風即五絃之歌也。是知求仙人不必姑射之山，即田園間自有天際真人在焉！

然同為躬耕，舜之聲教，及身而被於天下；淵明高節，閟閟數百載，必待東坡、紫陽而發明：此非淵明之不幸，乃六朝之不幸也。今有井水酒旗處無不知淵明者，然多誦其詩而不識其人，問其所以，則曰淵明誠高矣佳矣，惟不合時宜云。噫，是何言歟？詩曰：「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馬遷曰：「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淵明亦曰：「雖不能爾，至心尚之」，今諸君於淵明並無仰止嚮往之心，焉能景其行而繼其迹哉！舉世昏冥，莫之或覺，是以淵明韜光於義熙之末，復閉關於今日也。甚有謂淵明辭官乃避督郵嚴霜之擊者，口給輩孳其飛虻於前，蒙訥者禁其寒蟬於後，好事者執管影從；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尺鴳者流，槍榆槍枋，亦自謂得天池之容與，北海之逍遙，然其樂可喻之於井鼃，不足為方家道也。

往昔孔氏之門三尺童子羞言及五伯，而今廟堂華屋羽扇綸巾者却致慕於阿堵，舐痔之徒盈庭，逐臭之夫遍壄，真風謍盡，大偽斯宰，賈生之哭未聞，盛世之謳繼舞，處斯時也，欲起淵明於九原之下，揚其三徑之芳馨，播其孤松之真樸，使古老田園再現稻秫魅力與菊蘭青春，誠如退之所言，戛戛乎難矣哉！

雖然，「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敗節」，淵明一生學問，全在固窮，其於詩文，乃興之所至，

若良苗之懷新，似飛鳥之喧蔭，本無意後世之名，惟古今詠園田者必思齊於淵明，同乎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而其所以啟迪學人者，豈惟歌詠而已哉！

東坡曰：「聞吟遶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陸遊亦曰：「竹林嵇阮雖名勝，要是淵明最可人」，淵明之可人，非惟其詩，倘以詩人目淵明，則得詩而失人矣。淵明乃知道者，其於天彝人倫之際，情篤意摯，非竹林、蘭亭諸子可比。魏晉以上，得道者多不肯言；宋齊以下，能言者多昧乎道。言者，道之華也，發華繁者結實貧，中心疑者其辭枝。玄虛之談日茂，履道之屐愈微，非惟風雅不競，既管墨之實學等亦奉贊乏人矣。時運陵替，混沌不存，迤儷至於趙宋，理學繼起，然所得者，皆切思之辭，非擊壤之道也。

淵明之上，若梁鴻等亦因耕耘而知道，却秘而不宣，高飛遠舉，獨樂其樂，致後世但以桃源目之，不得其流而問津，雖聞風嚮往，而心無感激。惟淵明體道之深，得意之真，雖欲忘言，酒暢之際，亦不能不輒題數句以為歡笑，是與衆樂樂者也。今所傳詩文百數十篇，乃其生活之響影，非莊子之所謂「糟魄」也。循是以求，則淵明修身養氣之功夫，璨兮在目，即不能造乎其境，亦如孤松秀出平林，卓然而見之矣。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淵明「倚南窗以寄傲，臨清流而賦詩」，又「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既得動者之樂，復得靜者之樂；仁智合一，內外相諧，發春芳於秋日，寄閒情於澹泊，三代以降，惟淵明有之，此其所以高出晉宋人物，且永為後世之師也。若蘇軾，富於智而匱乎仁，故能動而不能靜，朱熹則反是，所養既偏，得樂不全，是以至於晚節，皆師範而不懈焉。

予嘗曰：東坡知淵明者藉其才高，朱子知淵明者賴其學博，皆非性情之正也。由性情而知淵明者，乃唐之顏真卿，宋之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清之譚嗣同，四君子者，非惟剛烈之氣，可感天地而泣

鬼神,即其文辭,亦如長江大河,源不濁而流不息。然皆致意於淵明,哀其徒懷猛志,不能奮飛,斂勁翮於樊籠,銷壯歲於菊酒,徒以區區詩文與世周旋,而其本心,冥晦沉淪,千載而後,尚抱不白之屈。四君子者,有感於是,故逮己效命立節之時,屹立如砥柱,堅貞若松柏,皓皓乎與崐山之雪比潔,涓涓兮同蜀魄之啼比熱,首既斷而干戚猶舞,魂難招而寄迹鄧林,使天下之貪夫狡童,每一聞之,即醒黃粱之迷夢,覺槐國之慘愁,是真堂堂乎難與並為仁者矣!

淵明嘗曰:「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予謂見遺烈不必上古之書,即脚下之土地,皆歷代未死精魂之所鑄也。淵明正因土地而悟形神之理,物我之別,拔出儕類,莫之與京。然處今世,言及土地,於莘莘攘攘者,如描漠海,爾等所見,皆苦難之象徵,衰悴之表相,且以為離之愈遠,愈能切近福祉。嗚呼,倘幸福如是之易得,人類又何不幸之有哉!愚謂幸福與否,在感受能力,此能力惟土地能培養之,切近土地,即可傾聽歷代先人之呼吸,領悟太古神祇之精神,春發華而秋結實,即不得彪炳青竹,亦有益於世矣。

予生也晚,未聞雅音弘旨於上林,竊慕凱風卿雲於太古,無避俗之名,有遁世之實,非淵明孰堪與遊,故染翰慷慨,屢申而不能已也。淵明曰:「欲知千載事,正賴古人書」,又曰:「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予撰此書,但求人之知淵明,則私願足矣。

今草稿既畢,將編纂之法畧陳數言:是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述淵明行迹及作品,下篇述陶詩對後世之影響。不敢曰論,以述稱之,亦信而好古之意也。是書乃學習之標記,非研究之成果,乃專於讀者,非肆於學者,不可以學術著作視之,名曰讀陶札記,最合其實。讀者之目的在豐富自身,學者之宗旨在傳授他人,是編不以傳授為己任,乃寓學習於著述者,故旁逸斜出,姿態橫生,至足之餘,不免溢為怪奇。至於引文,有加案語以引伸者,亦有重樓疊嶂,俾覽者以自思者,不屑灌輸,旨在啟發。閑詠短詩,亦隨文附之。非

人海採珠者,恐難畢讀,然吾又何求人之畢讀哉!吾撰此書,非託淵明以不朽,聊以寄意耳。

予撰此書前,於陶但聞名而已,未玩其華,惶論其實。惟每作皆陋,愧於仰賢之心,故核而實之,以遣閒暇。每稿數十日,凡三逡而定之。昔譚君百日以维新,予今百日以讀陶。维新者事敗而名垂,予每過其喋血之地,雖盛夏亦覺秋聲騷然聳起毛髮間,中心搖搖,醒而若醉,是真以退為進,因喪身而成人者也。予書雖成,似有所見,然未知其為淵明之形耶、影耶、神耶?抑糟粕耶、遺迹耶、蟬蛻耶?是所以有望於羣英,替予辨之焉。

二〇〇六年九月魯東後學胡不歸題

